

鄧焯大難不死,當了海盗,野心暗萌,為遂其獨霸海上的野心,逞勇悍,討歡心,令到碧波染血,而他的野心也逐步得已實現……正當他意得志滿之時,那知道却功虧一等……



情未了, 今期續刊之 L 大天二之死 7 ,是銜接上篇情節發展,哀艷感人,值得一讀 6 叙 大難不死,夤緣結識女盜頭子阿金母女,當了海盗 ,後來且得女盜掌珠阿娣對他情有獨鍾,入贅爲婿 ,自此平步青雲,可惜他暗萌歹志,狼子野心,爲 **遂其獨霸海上威信**,不惜逞盡陰謀,心狠手辣。結 果,在他意得志滿之時,竟然發覺自己功虧一簣

今期除了刋出馬雲的千門奇俠故事上機密一外 ,還有黃鷹新作し天劍]同期刊出,是篇爲黃君繼 [魔界]後最新作品,希望各位滿意,並請捧場。

作品, L 紅粉恩仇] 是一部似幻疑真, 亦人亦鬼亦 疑仙的紅粉報恩的故事,文中主角人物是一個美若 仙姬,温婉如閨秀,亦是一個俊美風姿的少年郎,

九龍刀(歷史宮幃故事)

金縷甲·秋水寒(俠情中篇故事)

魔域赤子(俠情傳奇故事)

珠緣佛劫龍鳳配 (新派武俠長篇)

大天二之死 (俠情技擊倫理故事) 他大難不死,野心復萌,冀圖獨霸海上威 信, 詎料在他狼子野心美夢逐步得以實現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影(攝影記者奇遇記) 護 (封神榜故事之十二) ◀三 ▶ …… 關 趙 于 41 法網難逃(民初 L追捕]故事) ◀下▶ 人死但如活(奇情短篇)………刀 劍 影 洣 踪(俠情中篇故事)

閹賊如虎狼 追殺禿少年…………」歐陽雲飛 75

念舊報恩典 寧作階下囚 …………… 西門 丁 91

被囚如上賓 審問似閒談 ………陳

密(千門奇俠故事)◀一▶

華裔科學家 酒店內失踪 …… 馬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臺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400半年26期NT.\$710

武侠世界

第27年 第32期

逢星期一出版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毎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碧波無涯,海天一色

眼目的金碧耀芒,一片風平浪靜 ,閃漾的海水泛射起一片眩人

滑行前來。 然從極遠的海面隱現出來,快速地向這面 一艘貨船就像從水底下冒出來般,忽

以上的大眼鷄(一種尖頭龍骨深,船頭左 在碧藍的天空中,份外觸目一 右兩邊有一個錨孔的海船)輕快地劃破水 但眨眼間 貨船在海上隱現的時候,只是一小點 船上那兩面褚紅色的布帆鼓滿了風 ,巳輪鄭呈現,是一艘三百担

,瞇着眼,往前面的海面張望着。 跟着, 便可以看到船頭有兩個人站着

這一處的海面,離岸邊少說點也有十

被逼當海盗

從貨船駛來的方向,應該是從香港駛來的 出海面外,遠離慣常的航道行駛的,這艘 是什麼貨,令人感到奇怪。 船不知要到什麼地方,船上載的,也不知 多里,離最近的礁島,也有一里過外,而 照說,很少貨船會繞個大彎,遠遠地駛

行駛,偶爾會有一艘外國的大輪船經過。 航道)對開的海面,浩瀚無邊,甚少船隻 若是從太平乘船到香港,那是必須經過的 大約在沙井對開的海面上,扼守住那條 這一處是大小鏟(兩個小島的名稱

藍如洗的天空,以及潔白如雪般的雲絮, 除了浩瀚閃漾着金芒的碧波外,就只有碧 胸前的一副望遠鏡,在海面上掃望着,但 貨船船頭上的兩個人之一,拿起掛在

裂開嘴戆笑着。 那一身漁民裝束的中年人

足那些二世祖之流,絕不像一個在海上 身穿一件白竹紗唐裝,下面穿一條西褲 頭上戴一頂飄壳帽,膚色白白淨淨的 那位潘老闆的年紀大約三十上下

體粗壯得有如一頭牛的中年人 穿一條褲脚寬寬,只到膝部的唐裝褲,身 有如鵝髻,帽沿向下曲垂,形狀頗爲特別 漁民及鄉民愛戴的一種竹帽,帽頂圓圓的 戴了頂圓頭帽(那是東莞寶安沿海一帶的 個年約四十多歲,皮膚晒成黝黑色,頭上 人放下望遠鏡,滿臉是笑地拍一下身邊那 一水船若是平安到埗,有你的好處!」那一阿水,這條水道果然風平浪靜,這),身上穿着一件發黃的短袖汗衫,下身

輕快地飄掠過。

起來。

上望去。

阿水也不說什麼,眯着雙眼,向海面

老闆說着,又拿起望遠鏡,朝海面上掃視

「阿水,這一水船,全靠你了

撈」的人。

地吸了口清新的空氣,朝阿水道:「阿水

你在這裏守望,我去躺一下

潘老闆發現不到海面上有其它的船隻出現

,今日的天氣實在好,連風也是柔柔的

海面上一片平靜,連海鷗也不見一隻

,旣滿意又放心地將望遠鏡拿下來,深深

一阿水

「潘老闆,一定會平安到

吧,我担保沒有事發生的。」

阿水忙道:「潘老闆,你放心睡一會

潘老闆笑着拍拍阿水的肩頭

,向後艙

那邊走去。

眨眼間,已來到一塊突出水面一大截的海 貨船輕快地在柔滑的海面上滑行着

左前方,相距貨船起碼有半里過外 說得正確一點,那塊海礁是在貨船的

巨鯨。 大的魚鰭般,彷彿海水下,正浮沉着一條 但駛近了,形狀却變了 遠看那海礁有如一支斜指向天的長劍 有如一塊碩

別的留意 是看了那魚鰭般的海礁一眼,沒有加以特 那海礁確是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

阿水似乎對這一帶的海面很熟悉,只

但絕不能藏着一條船,舢舨之類的小艇還 ,孤零零地聳立在海面上,雖然很寬大

那塊海礁。 才敢坐舢舨行走,因爲大海是變幻無常的 ,只要掀起一個大浪,便可以將之吞噬。 ,就像一個神經質的婦人,說翻臉便翻臉 所以,阿水非常之放心,不再看一眼 在這種一望無涯的大海上,只有傻子

飯來 ,突地,從礁石後面,飛一樣射出一艘舢 但就在貨船行駛至與那塊礁石平行時

兩挺在陽光下閃泛起烏光的機關鎗。 划獎,中間站了兩名漢子,手上赫然握着 阿水驚覺時,那艘舢舨已像箭一樣 那條舢舨上有四個人,一前一後兩個

到海面上突然出現了一隻海怪一般,駭住 船不到三十丈! 貼着海面,一下子便射出二三十丈,距貨 阿水大驚失色,瞪大一雙眼,就像看

一回事 神情猛地一震,阿水終於明白是怎麼 居然有人胆敢在這海面上,利

足的火力,除了他之外,每一個人都有一 伙計在內,足有十五個人,而且配備了充 近瘋狂的行動,令人難以置信! 用一艘舢舨來截刦這艘貨船,這簡直是跡 支鎗,還有一挺機關鎗。 因爲,他知道貨船上連潘老闆及水手

就是撞,也可以輕易地將它撞沉。 常有海盗出沒的那一帶水域,而他以前會 如奔馬,不要說與舢舨上的海盜開火了 ,但却是裝了一台機器的,開動起來,快 帶水」(領航的意思),就是想避開經 本來,潘老闆這一水船請他到船上作 還有,貨船此刻雖然是揚帆鼓風前進

H 4

民初俠情技擊倫理 故事

私貨 在這海面上行走過幾次,幹的是替人偷運 ,從來沒有出過事,也沒有遇上海盜

及船上配備的鎗械看來,那批貨一定異常 (在貨船開行前的一刻鐘,他才被請上船 ,但從潘老闆重金禮聘他走這一水船 他雖然不知道船上運載的是什麼貨物 ,否則,何需如此小心翼翼,並繞道

的各處撲竄出來 貨船上的人立刻驚動,一下子從船上 「海盗,有海盗呀!」阿水終於扯開 ,每一個人的手上,都拿

寬撲出來的人猛烈掃射! 鎗口閃吐出赤紅色的光來,朝着船上那些 十丈,站在中間那兩個雙手握着機鎗的漢 就在阿水大叫時,那艘舢舨又滑射近 「噠噠噠……」館聲叫响

個勁而求海神爺爺保佑他逃過這次大難! 館响處開館射擊 鎗倒下,其餘的慌忙仆伏下去 海盗出現在那一邊的海面上,便已紛紛中 那些竄撲出來的漢子大多還未弄清楚 而阿水早已仆伏在船頭的甲板上,一 一盲目地朝

暈眩,差一點沒有昏過去,也顧不了疼痛撞在艙頂上,撞得他眼前一花,腦袋一陣了船艙上有半人高,「砰」地一聲,一頭 少好處,不禁無聲地笑起來,乍然聽到阿 想像着這水船若是平安到步,能夠得到多 水大叫,驚得他一挺腰,彈跳起來 潘老闆才躺下不久,還未問上眼,正 、 却忘

> 衝出了艙外一 ,吸口氣,忙將身上的左輪拔出來,一頭

全速行駛! 還未弄清楚海盜在那裏 「快,開館擊退那些海盜,開動機器 ,他已嘶聲喝

不住脚,斜撲在甲板上! 瀰漫,船身也劇晃了一下,潘老闆一個站 忽然拋上三四個土製炸彈來,「轟轟轟 但他的話還未說完,從左邊的船舷外 」一連串爆炸聲,聲勢駭人,硝烟

震得陷入昏惘之中。 魂落魄,沒有被炸死炸傷的,一時間也被 船上的水手伙計被那幾聲爆炸震得失

對於船上的損壞不太大。 所以,除了首當其衝的人被炸死炸傷外, ,但爆炸聲却很猛烈,硝烟也非常濃密 原來,那幾個土製炸彈的威力不很

翻身,便翻落在甲板上。 也同時飛抛上一根綁着一個鐵鈎的鈎繩, 一下子鈎搭住舷板,一名漢子捷如猿猴般 ,抓着那根鈎繩,飛快地攀了上去,一個 在抛上幾個土炸彈的同時,從船舷下

上的機關館取下來,也不管看不看到人, 硝烟在船面上仍然瀰漫着,還未消散,食 一扣,「砰砰砰……」鎗聲狂叫,向艙 身形一個翻滾,那漢子順勢將揹在背

鎗卸下來,一陣狂掃。 ,就趴在舷板上 另一名漢子也緊接着抓着鈎繩攀上船 ,一卸肩,將背上的機關

在一起,震耳欲聾,好不熱閒 機器開動聲也在這時响起,與鎗聲混

,那艘舢舨在一輪掃射之下 便

上貨船。 製炸彈來,揚手扔上了船上,緊接着,他 獎起身,左手在衣袋中飛快地掏出四個土 接近了貨船,坐在船頭划槳的漢子忽然停 彎腰抄起一根鈎繩,以熟練的手法,飛拋 兩個手持機關鎗的漢子立刻抓住鈎繩 上貨船上,準確地搭鈎着貨船的舷板

抵抗力一 擊,令到船上的人措手不及,完全失去了 靈敏俐落,顯然是老搭檔,這一下閃電攻 那舢舨上的四個人皆合作無間

艙壁後,嚇得不敢再開館。

傷的,慌忙緊緊地匍伏在甲板上或是躲在

否則,只怕要浮屍怒海了 用這種閃電般的攻擊法,才能一擊奏功 人比較起來,幾乎是四與一之比,也只有

色過人,悍勇萬分一

已避命開館掃射。

機鎗的叫聲,那個阿强顯然還未死,而且

「咯咯咯……」這是日本製的歪把子

响聲,一凉一痛,彷彿被烙鐵炙了一下般 ,灼得直吸冷氣,慌忙伏回地上 潘老闆才爬起身來,腮邊嘯地一下掠

盗咬着牙,朝像母鷄叫般發出鎗聲的地方

伏在靠船頭那邊舷邊甲板上的那個海

來回掃了一轉。

地扯開喉嚨吼叫:「他媽的,你們這些飯 頭那位大老闆交待,只怕賠上他那條命也 是船上那批貨被刦走的話,那他如何向上 過的流彈嚇得三魂皆冒,但當他想到 不夠,想到這裏,他可急壞了,不顧生死 ,快開館掃射啊!

,那

,動作

已攀上船的海盜在那裏。

其實,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兩個業

殺死啊。」

你死了麼,快開鎗掃射,將那些海盜統統

,趴在甲板上,一個勁地怒叫:「阿强

潘老板却似乎已經豁出去了

,抱着頭

人,滿眼只是硝烟,他雖然被那從腮邊掠 ,死清光了麼?怎麼不開鎗射擊啊!阿 ,岩

要命的立刻將鎗扔出來,否則,在你們每

館聲中,那趴着的海盜厲聲吼喝:

個人的身上開幾個血洞!

隨着喝聲,他又示威地掃射了一串子

掃射的「噠噠噠」急促叫响的鎗聲!

也响起「呃」的一聲短促的叫聲,接下來

「咯咯咯」的機鎗聲立刻停止,同時

便只有另一名趴在船舷上,緊接着開館

還能夠動的手下 皆盲目地開館射擊起來

板上與艙壁上,擊得木層四濺,現出一個 响,夾雜着一聲聲慘叫痛嚎,鎗彈射在甲 縣雨般掃射過來,只聽「篤篤篤」一陣急 但 播老闆那些手下魄散魂飛,未死及受

一輪「砰砰砰…

的機館聲急如

那條舢舨上的四名漢子 ,與貨船上的

這四名海盜的行動不但瘋狂,而且胆

而鎗聲狂叫着,他根本就看不到他的

刹時間,乒乒乓乓的,他那些未死及 吼喝聲中,他首先胡亂地開了兩鎗

之下,慌忙將手上的鎗向前扔去,一時之 ,「砰砰」之聲不絕於耳。 那些水手與伙計早已嚇破了胆,悶喝

關鎗,就站在靠着船頭那邊的舷邊甲板上 伙計,看到兩個兇神惡煞的漢子,手持機 ,鳥黑的鎗咀,彷彿指向每一個人。 掉了,那些驚恐駭怕得胆顫心驚的水手及 而這時,瀰漫的硝烟經巳差不多消散

他的左輪手鎗,亦扔了出去。 眼睛,趴在甲板上,動也不敢動一下,而 潘老闆全身哆嗦着,睜着一雙驚怒的

狠狠地掃視着躺在甲板上的水手與伙計 頭豹子般,臉上長滿了鬍荏子的年青漢子 名年紀只有二十多歲,身體精壯得有如一 「嘿嘿,你們的頭兒死了沒有?」那

那兩道目光兇厲得叫人胆寒。 沒有人出聲,一個個趴在甲板上,抖

那個漢子,厲聲道:「站起來,看一下你「你!」那年靑漢子伸手指着最近的

們的頭兒是死是活。」

快說!你是不是想死!」 說好,却聽那年青漢子陡地厲喝一聲: 板上的潘老闆,遲疑着,不知是說還是不 掃視着,終於發現了趴在後艙門口前面甲 甲板上,也被炸出一個破洞來。他震抖了 身旁,就躺着一個被炸死的同伴,旁邊的 一下,慌忙爬起來,轉着身子,目光四下 那個漢子身上沾了不少血漬,在他的

的老闆! 选指着潘老闆道: 他……就是……我們 那漢子被喝得渾身劇震了一下,慌不

板上。 話未說完,他已雙腿一軟·跌坐在甲

反而靜定下來。不等那年青漢子喝叫他起 潘老闆在那名手下將他指出來後,他

H 6

麼? 胆啊!你知道咱們這條艇運的貨,是誰的 下一腮一頸的血潰,走前兩步,强壓下心來,已一骨碌爬起身來,伸手用衣袖抹一 中的驚恐,强硬地道、「朋友,你們好大

將你送到極樂世界。」 道 ,你還充什麼好漢,惹得我火起,一鎗 「住口!我才不管那樣多,我也不想知 那年青漢子雙眼一睁,獰厲地叱喝道

的!」 手,放過我們這一次,我一定會報答你們 他亦吶吶地哀求道:「朋友,求你高抬貴 時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再也硬不起來,但 播老闆被那年青漢子這一陣叱喝,立

以,你們也不用報答我! 哈笑道:「我根本就沒有打算殺你們,所 「我不要你的報答!」那年青漢子哈

的啊! 會錯意了,急急解說道:「朋友,找是一 顆心頓時定了下來,但他知道那年青漢子 一說,求你不要將船上的貨一 失了那批貨,我就算賠上這條命也不夠 潘老闆以及那些未死的手下一聽,一 -搶……走

貨,那簡直是荒謬透頂! 爲的就是那批貨,你叫我們不要拿走那批 老子麼,你真是個白痴,我們拚生冒死 年青漢子冷然道:「他媽的,你是我

則我用他們脚上的臭襪,將你的臭嘴塞起 一擺手,兇狠地道:「別再向我乞求,否 潘老闆還想開口哀求,那年青漢子已

緊緊地閉上了嘴巴 這一句話的阻嚇力眞大,潘老闆立時

> 鎗咀一擺,朝趴在甲板上的那些人喝叫。 那些未死及受了傷的,馬上爬起來 「未死的統統站起來!」那年青漢子

身深。 沒有受傷的扶起了受傷的。 那個一直趴在船頭上的阿水,也爬起

那即是說,死了四個! 點算一下,還能夠站起來的有十一個

有受傷的,去將死了的扔下海中!」 那些人不敢不從,只好放開受傷的同 年青漢子朝那些站起來的人道:「沒

被人扶着的也有五個。

伴,在那名手持機關鎗的漢子的監視下,

關掉,另一名則在那些船艙內搜查。 上船來。其中一個走下船尾艙底,將機器 下海去。 將甲板上那四個死去的人,抬到船邊,扔 而那兩個負責划艇的海盗,亦早已禁

版一 又喝道:「通通走到船尾去,跳下那隻舢 扔掉了四具屍體之後,那名年青漢子

怎載得下那麼多人…… 尾走去,只有潘老闆發急地道:「這…… 那些人你望我,我望你的,急急向船

你要是覺得載不下你,大可以跳下海中 們的事,我不殺死你們,已經大發慈悲 那年青漢子冷冷道:「載不下那是你

走向船尾。 痛得他失聲叫出來,不敢再說什麼,急忙 游回岸上的呀! 說着,拿鎗咀戮在潘老闆的腰眼上

的一個個接下去,十一個人全下去後,將 沒有受傷的先跳下舢舨,然後將受傷

> 那隻舢舨塞得滿滿的,幸好沒有沉下去 那年青漢子看到那些人全下了舢舨

貨,再見了,好好保重! 爲鯊魚的食物,多謝你們替我們送來那批 才笑笑道:「你們若想活命,便拚命往東 南面划,要是運氣好的話,你們都不會成

上的人,而是將繫着舢舨的那條繩索射斷 說完,連開了兩鎗,却不是射在舢舨

繩索一斷,舢舨便向後漂流去,潘老 舢舨上的人却嚇得胆破魂喪

告你們是那一路人馬?」 關驚魂稍定,大聲叫道:「朋友,可否賜

住命上面吧! 吧,還是將心神放在怎樣才能划到岸邊保 那年青漢子哈哈笑道:「死了那條心

潘老闆頹然地將頭垂下,忽然哭了起

時候關心的,是怎樣才不會葬身魚腹! 舢舨上的人沒有一個理會他,他們這

救起來。 ,附近的海面上忽然出現一艘船,將心們同時,他們也極之希望,有奇跡出現

回東面,破浪而去! 們的貨船,將他們拋得遠遠的,飛快地折 就這眨眼的功夫,那艘原本是屬於他

因爲那四個海盗巳將貨船上的機器重

放眼向海面上掃視着的那名年青漢子歡聲 ,忽然從艙口下探出頭來,朝站在船頭, !」貨船上,那個在船艙內查看的海盗 一阿焯,快來瞧瞧,我們這一次發達

貨?!」 大叫。 那名年青漢子扭頭道:「都是些什麼

「黃金,大洋,還有一箱衝鋒館!」

站在船尾監視後面海面的另一名手持

你另眼相看的!」 阿焯,這一次你立了大功,老大一定會對 機鎗的海盜一聽,歡呼一聲,大叫道: 讀者們,若諸位看過拙作「大天二」

故事 阿焯 阿焯朝艙下那人叫道:「有多少黃金 那一定巳知道,那名年青的海盗 ,就是鄧焯,他居然沒有死一

白銀?」

我這麼大 手勢道: 阿焯,這一次的收獲,比我們以前搶刦到 的所有貨物還值錢!」 那名海盗又從艙口下探上頭來,打着 「三箱黃金,五箱大洋。嘖嘖 ,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黃金,

了。二 阿焯却忽然說道:「接應我們的船來

快船! 上出現,輕快地直向他們這艘貨船駛來的 說着,雙眼直望着忽然從前面的海面

那根桅杆上,掛着一件女人的花衣衫,在 修長,船頭的兩邊還裝上兩塊鐵板 是那些海盜的「旗幟」了 風中飄揚着,倒也頗爲特別,大概,那就 那艘快船是用一艘漁船改裝的 ,船身 :船中

人用女人的花布衫來做旗幟的。 若是,相信歷來的各股海盜,從沒有

來的快船,舉起雙手揮舞着,朝在機艙中 站在船後那名海盗亦看到那艘直駛過

> 開動機器的那名同件叫道:「快將機器停 來,老大來接應咱們了

關掉,跑上來,一眼看到那艘駛近來的快 ,也高興得直揮手。 下面那名同件聽聞之下,馬上將機器 那艘快船越來越接近,船頭上站滿了

船

左右兩邊的腰上,插了兩支駁壳鎗,年紀 一點也不像一個女人。 ,站在最前的那一個,居然是個女的, 在她的身旁,居然還站着一個女子 上下,眉粗眼大的,乍看之下,

也插着一支館。 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女子,雖然膚色黑黑的 模樣却透着幾分嬌俏,身手矯健,腰上

點却是相同的一神態慓悍。 出頭的老漢 是男人,有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也有五十 而站在這兩個女人身後的七八人,都 ,年紀雖然差異很大,但有一

鄧焯,那一雙俏眼利時間現出異樣的光芒 來 那年輕的少女一眼看到那邊貨船」的

定地望着站在後面船邊上,朝他直揮手的 的好朋友阿金 大叫道:「阿金!」 鄧焯却沒有看那少女一眼,他只是定 他的好友,也是大難不死

「焯哥、好高與見到你啊?」 阿金也在那邊向他揮手,興奮地大叫

中 。刹時間,他跌落那永遠磨滅不掉的回憶 鄧焯心頭一陣激動,雙眼竟然濕起來

淵中,他在失去知覺的剎那,仍然緊緊地 那一聲巨大的爆炸,將他拋下萬丈深

美食,那知追,也不知過了多久,總之, 那,他以爲會沉屍海底,成了那些魚類的

張臉面時,他才警覺到,自己沒有死。還 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死了,但他第一眼看到映現在他眼前的一 在醒過來的刹那,他還以爲自己已經

而是一張陌生的臉龐,而且,還是一張少 二叔以及船上的伙計阿帶阿伙他的顏面, 女的臉雕。

地大叫:「媽,他醒過來了 在,而且,還朝他淺淺一笑,跟着,高興 眨眨眼,看真了,那張臉龐眞真確確地存 鄧焯可是聽得清清楚楚,雖然腦袋還

地躺回下去。 挣扎着,想坐起來,但搖晃了一下,無力 是有點渾渾噩噩的,手脚也酸軟無力,他

是從他撑起身時,搖晃了一下而知道的 而他亦知道,他是躺在一條船上,他

從他上船幹活後,走了兩水船,對於船上 以前他或許不由此而知道是在船上,但自 的一切,他已完全熟悉並習慣了。

船身搖晃的。 令到船身搖晃的,而是有人走動,才令到

年婦人,但却打扮長相有如一個男人的婦

抱住阿金。

而在他沉下海底,失去知覺前的一刹

那張臉面不是他熟悉的阿金,或是黎

一時之間。他幾乎以爲自己在發夢

只有在船上,動一動才會產生搖晃,

當然,那不是因爲他欲撑起身來以致

具然,有一人走入艙中來,是一個中

來。 那婦人再說一遍,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 一媽,他終於醒過來了。一那少女對

出,那中年婦人與少女,是兩母女。 完全清醒過來,他從那少女的稱呼,已聽 鄧焯雖然虛弱到起不了身,但神態已

些來給他。」 算他命大,亞娣,去看看有什麼吃的,拿 那婦人蹲下來,看一眼他,說道:

少女亞娣答應一聲,走出去時,還閃

「阿姑,多……謝你……」語聲澀澀的 鄧焯望着那婦人,噏動着咀唇,說道

省回口氣暖肚吧,你要謝,以後有的是機 ,幾乎說不出聲來。 那婦人粗聲說道:「你還是別說話

還有阿金呢?他立刻緊張地問:「阿姑… …還有… 鄧焯忽然省起,怎麼只得他一個 …一個人呢?

人?」 「你是不是說,與你一同掉下海的那個 那婦人先是愕了一下 ,繼之恍然地道

樣了?」一顆心崩崩直跳着 鄧焯忙點點頭:「阿姑…

現在還未醒。」婦人說着便欲走出去。 「他與你一齊被救起來,不過,他到

袋,四下張望着。 [他在那裏?] 鄧焯使勁地擺動着腦

既然死不了,他也不會死的。」 。」婦人朝船後擺擺頭。「你放心吧,你 他不在這條船上 ,在後面那條船上

說完,他便走了出去。

插着兩把鎗,他不由驚怔得睜大雙眼 鄧焯一眼看到,那婦人的腰上,赫然 ,呆

在思忖着。「怎麼會有館的?而且還是女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鄧焯怔怔地

才從怔忡中回過神來 的東西走入來,「喂」地叫了他一聲,他 直到那少女端着一碗不知是飯還是粥

跟着,他又發覺,那少女的身上也插

這一來,他的思疑更大了,忍不住問 「……你們是什麼人?

在肚內可是空空如也的,再不吃東西,我 怕你會又暈過去。」 這碗粥後才說吧,你知道麼,咱們爲了救 幾乎連你的黃胆水也擠了出來,你現 那少女笑笑道:「有什麼話,等吃了

扎着坐起來,那知道一動,眼前金星亂冒 受,腦袋也感到一陣昏眩,忙吸口氣,掙 自己的肚子內 ,又是一陣昏眩,「噗」地一聲,跌回艙 鄧焯被那少女亞娣這樣一說,才發覺 ,果然空洞洞的,空虛得難

躺着吃也是一樣啊。 亞娣一見,慌忙道:「你就別起來吧

他的身邊,舀了一瓦匙連水帶飯的粥,餵 鄧焯正想說話,亞娣已坐下來,移到

鄉下時,他曾與他堂三叔的小老婆通姦) ,但這麼樣被一個少女餵他吃東西,還是 鄧焯雖然不是沒有近過女色(在南頭 ,心中那份感受可想而知,自己是

H 8

正欲說話,亞娣巳將那瓦匙遞到他的嘴邊 一個大男人,怎好意思被人餵,他掙扎着 他只好張開嘴巴,吞下那一瓦匙粥

將那碗粥吃光 被亞娣一匙接一匙地餵他吃,很快,他便 就這樣,他根本就沒有開口的機會

着吧。 說道:「好了。不要吃得太多,好好地躺 亞娣的嘴角邊終於泛出一抹笑意來

神色朵 己失態,忙將目光垂下,臉上露出靦覥的 他的胸膛,鄧焯那一望,她馬上警覺到自知道亞娣也正直着眼看他,不過,看的是 心中也踏實多了,感激地看一眼亞娣,那 鄧焯吃下那碗粥後,頓感精神大振

,下面只穿一條內褲,他的臉也不由熱起 鄧焯這才發覺,自己原來赤着上身的

麼人? 到底是什麼人,忙問道:「妳們……是什開口說,忽然,他想起還未知道亞娣母女 「亞娣,好多謝妳……」鄧焯尷尬地

道:「你很想知道麼?」 ,不自覺又偷眼看了一眼,才微帶赧然地 亞娣顯然被鄧焯那壯實的胸膛吸引了

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以後怎麼來報答你 鄧焯笑笑道:「自然哪,若是我連你

是知道我叫亞娣了麼?」 亞娣眨下眼,忽然俏皮地道:「你不

以走動後,一看便自然知道清清楚楚。 亞娣忽然道:「你想知道,那等你可鄧焯搖搖頭道:「我想知道……」

> 膛一眼。 那刹那,她又偷看了那鄧焯赤裸的胸 說完,扭轉身,便向艙外走去。

又不肯答我 麼人,怎麼兩母女的身上都帶着鎗,亞娣 失在艙口外,心中說道:「他們到底是什 ,更感懷疑,他看着亞娣那嬌健的身影消 鄧焯對於亞娣不肯說出她們是什麼人

們母女是海盜?」 忽然,他心頭一跳,忖道:「莫非他

,半挺起身來 但隨即他又無力地躺回下去,嘴裏哪 想及這一點,他驚駭得不由自主一撑

臂

不會殺死我們? 一聲:「管他的,海盜又怎樣?」 但隨即又緊張恐駭地想道:「他們會

喃

看一眼,就像真的會有人在這時走入艙來 下手殺他。 想到這裏,他不由側轉頭朝艙口那邊

有幾個人在走動及站着。 艙外那有人走進來,倒是在船面上

完全放下來 那不是多此一學?」想到這裏,他一顆 人若是要殺他,那幹麼要將兩人救起來 鬆口氣,他隨即失笑起來。「船上的

入艙中,對他道:「船靠岸了,快起來到 待到他再次醒來時,恰好亞娣走

岸上是什麼地方?」 鄧焯 聽,趕忙坐起身來,問道:

娣神秘地笑笑。 「待會上岸後,不就知道了麼!」亞

……我這樣子怎樣……」鄧焯看

一下自己的身上,尴尬地說

偏向一邊。 忽然間臉上微紅起來,含羞帶臊地,將頭 是赤裸的,要不是下面還穿着一條短褲 亞娣看一眼鄧焯那精壯的身體,幾乎

自己的醜態,臉上訓訓的,一陣發臊。 的,隨即,他便慌忙將雙腿縮起來,遮掩 鄧焯看到亞娣那樣子,先還莫明其妙

娣忽然間會羞臊得不敢看他了 短褲正面之處,隆然聳起來,這就難怪亞 原來,不知怎的,他下面那條薄薄的

而他隨即感到一陣內急。

盖的少女,很快,她便顯得沒有什麼似的 一套衣衫來給你穿。」便彎着腰,走了出 ,回眸閃了鄧婥一眼,起身道:「我去找 亞娣看來是一個非常之野性及不大怕

的臀部,丹田下陡地一熱,下面隆起得更 鄧焯看着亞娣那微微翹起,圓實有緻

半新不舊的布衫褲,走入來,扔在鄧婥的 身邊,說道:「喂,要上岸了。你快穿上 很快,亞娣便走回來,手上拿着一套

鄧焯無可奈何 眼,亞娣却一點也沒有離開的意思 鄧焯忙拿起那套衫褲,遲疑着,看亞 ,只好背轉身,將那套衫褲

地將衣鈕扣上,一顆心也劇跳起來 膛上的兩道目光,他忙側側身,快手快脚 一目光一抬,碰上亞娣那射在他壯實的胸 :「亞娣,我那個朋友怎樣了,醒了麼? ,他猛地想起亞金,忙問道

憑他的經驗與感覺,他看出亞娣似乎

對他有點意思。 目光移開了,笑笑道:「早已醒了,這時 亞娣這一次居然若無其事的 ,也不將

了問你,你叫什麼名字,是那裏人?」 鄧焯可不敢與她的目光相觸,答道: 忽然,她定定地看着鄧焯。「差點忘

走出去。 道:「快出來下船上岸吧。」說着,轉身 「我叫鄧焯,是寶安南頭人。」 「鄧焯。」亞娣輕聲叨唸一遍,忽然

而且,岸邊泊了大大小小不下十隻船,有 大有小,岸上站着不少人,居然有老有少 走出船艙,他才發覺,船巳泊了岸 鄧焯應了一聲,跟着走出去。

但他却看不到亞金。

看着岸上的人在發呆,不由得睜眼向他呼 板上忽然扭轉身來,看到鄧焯站在船頭, 「是怎麼哪,還不上岸。」亞娣在跳

鄧焯忙移步走上跳板,三步兩脚地走

個用石砌出來的簡陋碼頭附近,停泊着十 條漁村,因爲他看到,那一邊的岸邊,那 而這時,他也發覺到 ,這裏似乎是一

有一間磚屋! 齊的房屋,大多是石屋,也有泥屋,却沒 而碼頭對上的山脚下 ,有一排參差不

到處張望的鄧焯,往那條小漁村走去。 「喂,快跟我走。」亞娣扯一把正自

鄧焯只好跟着她走。

叫她黑牡丹的——大都是年青力壯的年輕她亞娣的,大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也有人 年輕的姑娘。 人,還有人叫她亞娣姐! -有婦女,也有

呼的? 鄧焯聽着,心忖: 「怎麼她這樣多稱

頭瞟一眼鄧焯,說道:一喂,你在想些什 暱地笑閙了兩句,走過那些人後,亞娣扭 亞娣邊走邊應着,還與一個年輕人親

麼? 之下,他才醒覺地道:「我在想……你為 方?因爲他認不出這裏是什麼地方,聞言 鄧焯確是在想着,這裏到底是什麼地

亞娣又扭頭望他一眼,說道:「你眞

亞娣沒有說話,直向前走 ,鄧焯張口

,定定地望着他,異常嚴肅地說道:「你 快到那條小漁村時,亞娣忽然停下來

對視,遲疑地道:「我……就是想不出 以爲我們是什麼人呢?」 鄧焯被她那野性的目光望得不敢與她

那雙目光,肆無忌憚地看着鄧焯。 「我說我是個賊,你相信麼?」亞娣

鄧焯吶吶地道:「……相信…… 但你

岸上那些人紛紛向亞娣招呼,有人叫

什麼不肯告訴我,妳們是什麼人。」

鄧焯點點頭。

她走。 欲說什麼,但還是閉上了咀巴,悶着頭跟

「你以爲女人便不能做賊麼?」亞娣

理直氣壯地說。

說,我們是賊!你怕麼? 不等鄧焯說話,他又說道: 「所以,你不大相信? 「實對你

話來,仍不免目瞪口呆,一時間說不出說出來,仍不免目瞪口呆,一時間說不出

的。 聲稍緩。「不過,你放心,我們不會殺你 「你是怕了?因爲我們是賊! 亞娣也定定地看着他,忽然冷笑道 一一頓 ,語

鄧焯吶吶地道:「亞娣… 妳們會放

「你想我們放了你……」 亞娣的神色忽然變動了 鄧焯點點頭。 ,疾聲道

往前走,不說話了。 亞娣又定定地看了鄧焯一會 」,忽然又

忐忑地跟着走。 亞娣仍然悶聲不响地往前走,鄧焯見 「亞娣,妳怎麼不說話?」 鄧焯心頭

對你說的!」說着話,她却不走入村子中 她那樣子,只好閉上咀巴,不敢再說話 ,從村口走過,一直向山脚上走去。 「喂,放不放你們走,等一會,我亞媽會 走上小漁村口,亞娣忽然又說話了

不了在家門前繼補漁網的老婦及背上揹着個小孩光着屁股,在追逐着,自然,也少情被風吹得在地上一飄一落的鷄毛,有幾 那些狗大多蹲伏在那些人家的門前,一副鷄有狗,那些鷄隻悠閒地在地上啄食着, 過的小漁村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村中有 鄧焯望一眼那條村子,與他以前會到

這是一條寧靜的小漁村

的 支左輪鎗,他眞不相信亞娣所設的話是眞 要不是他一直看到亞娣揷在腰旁的那

走去。 走上了山脚,亞娣一直向一個山坳口

望,山上那有屋子人家? 村,却走上山,是什麼意思。」 鄧焯心中又嘀咕起來。 他向山上

他想問,但是却忍住了 ,納悶地跟着

娣一直走着,沒有再說話。 走到山坳口前,亞娣忽然停下來,轉 那個山坳口在村屋那邊的山脚上,亞

頭望着鄧焯。「喂,你怎麼不說話了? 她雖然已知道鄧焯的姓名,但一直只 「喂」,不叫他的名字

說什麼話啊?」他不由失聲問 現在却質問他爲何不說話,那眞是…… 是她先不說話的啊,他想說也不敢說了, 鄧焯被她這突如其來的一問,先是愕 ,繼之有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那可

得奇怪的麽?」亞娣沒好氣地說。 「我這樣帶你走上山來,你難道不覺

好道:「我想問,但又怕妳不答我,只好 「我……怎會不覺得奇怪,」鄧焯只

現在你想不想知道? 「哼,瞧你的樣子 亞娣伸手朝他的鼻尖指 ,不像是個胆小的 一指。

他不想在亞娣的面前示弱 鄧焯忽然挺了挺寬壯的胸膛 ,他又恢復了

那股慓悍之氣

?我這就帶你去。 來。「我不是說過,帶你到我亞媽那裏麼亞娣的目光閃動了一下,變得熾熱起

一頓,又說道:「我亞媽就在山均下

說着,不再說話,向均口走入去。

子,沒有十間,也有七八間,都是石砌的 闊平坦的谷地,谷地的中部, ,其中一間特別高大。 -坦的谷地,谷地的中部,建了一列屋走下山坳口,下面竟然是一片不大開

看到亞娣走來,都將目光落在亞娣的身上 樹,有幾條帶鎗的漢子在屋前或坐或站 那一列石屋的前面,居然種了一片花

一直向那間高大的石屋走去。 亞娣向那些人笑着點點頭,帶着鄧倬

年約三十七八的漢子,正從屋內走出來 看到亞娣,站下來問。 「亞娣,怎麼這時候才回來。」一個

娣朝那漢子扮了個鬼臉。「我亞媽呢?」 「在裏面等着你。」那被亞娣稱爲四 「四叔,你們不也是剛回來麼?」亞

吧。」說時拿眼瞧着鄧焯。 叔的漢子朝屋內擺擺頭。「快將他帶進去 鄧焯才這知道,那叫四叔的漢子,確

是亞娣的親叔叔。 「四叔,你去那裏?」亞娣古怪地朝

四叔笑着。「是不是趕着去看四嬸?」

四叔揚手作勢欲打,笑罵道:「亂說

H10

的原因,原來,她四叔雖然已快近四十了 後來,鄧焯弄明白了亞娣取笑她四叔

> 殺熱了,他知道之後,想到亞娣取笑他四女子做妻子,新婚夫妻,那自然是要多多,但還是在最近才娶了個從別處買回來的 叔的那句話,不禁莞爾。

亞娣慌忙縮縮腦袋,伸伸舌頭,急急

屋內正中的廳堂內,有三個人在坐着 鄧焯跟着走進去。

母親,一邊坐着一個四十出頭的中年漢子,當中坐着的是那個中年婦人——亞娣的 着的赫然是阿金 滿臉鬍鬚,雙眼不停地眨着,左邊,坐

對那中年漢子叫了一聲:「二叔。」 亞娣先叫了一聲:「亞媽。」然後又

道 緊緊執住亞金的兩條臂膀,與奮地激聲叫 :「亞金-鄧焯一眼看到亞金,激動得撲上去, 原來這漢子是亞娣的親二叔。

鄧焯。「焯哥! 亞金也一下子從椅子上跳起來,抱住

的 種刦後重逢的喜悦,正是筆墨所難於形容 兩人激動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

那中年婦人才向鄧焯說道:「你是叫鄧焯 待兩人的情緒慢慢地平復下來之後

鄧焯放開亞金,朝中年婦人點頭道

,你們就算返回太平,那位黎老板也不會私貨,你們兩個命大,恰好被我們救起來 的貨也沉下了海底,聽說是一批很值錢的 麼也對我說了。你們那隻船被炸沉,船上 中年婦人朝亞金一指,說道:

> 不定三五年後,你們就發達了 要你們好好幹,我是不會虧待你們的,說 你是無處棲身,這樣吧,我們救了你,那再僱用你們的了,他還可以回家,你呢?

出去,那他們便不能再在這裏待下去了 倆離開,恐怕他倆會將他們這裏的秘密說 亞娣的母親及手下那些海盜,肯定不會放 算有大把錢,在這小地方,又有什麼用? 留他,那確是求之不得的,但他隨即又想 只有他兩人生還,就算黎老板不思疑他們 沉貨毁,令到黎老板損失慘重,而且,就 的母親所說,他就算返回太平,這一次船 。厄真的是無處可棲,如今旣然有人肯收 ,只怕在心痛之下,也不會再收留他倆了 ,一時之間,他可是難下决定,誠如亞娣 ,若是留下來,那便休想再離開了,就 鄧焯聽着,心中可在轉着念頭思量着 「怎樣?」亞娣見鄧焯與亞金不說話

神態, 鄧焯可能猜中了 ,有點不耐煩了,目光也嚴厲起來。 亞娣一直緊張地看着鄧焯,看她那種 亞娣確是對他

海搶刦的,平時,我們都是漁民,出海捕 偷運私貨的船隻,所以,我們不是經常出 **刦漁船及一般的運貨船隻,我們只搶刦那** 得光的勾當,但你們幹的也不見得是光明 從來不收留外人的,雖說我們幹吃是見不 正大的啊,我們雖然出海搶刦,但從不搶 ,你們眞是執到寶了,不怕對你說,我們 那二叔也開口了。「我們肯收留你倆

魚 鄧焯一時間很難决定,只好向那中年

婦人道:「阿姑,可否讓我與亞金商量

你們就要答覆我! ,不過不准商量得太久,我抽完一支烟,看了鄧焯和亞金兩眼,點點頭道:「好吧 中年 婦人絕無疑問,乃是首領 人物

鄧焯又間道:「我們可不可以出去商

「亞娣,妳帶他兩個出去,不娶走得太中年婦人遲凝了一下,才對亞娣說道

亞娣應了一聲,朝兩人道:「跟我來

你怎樣稱呼?」他忽然問 「多謝。」鄧焯朝那婦人道。「阿姑

你不是叫我阿姑了麼?還問? 中年婦人目光閃了一下,失笑道:

「你就叫我阿姑吧。 鄧焯張口欲說,那中年婦人擺擺手道

走出去。 鄧焯聽她那樣說,便與亞金跟着亞娣

沒有船,是無法到別的地方的!」那中年 人在兩人背後說。 「你倆個別打算逃走,這是一個島

對看了一眼,跟着亞娣走出屋外 鄧焯亞金兩人一聽,心頭一沉,默然

你們根本無法逃走的 說的話是真的,這是一個島,四面是海 ,看了兩人一眼,低聲道:「我二叔所 亞娣一直將兩人帶到屋子對面的山

們還是答應留下來吧,不然,我媽會叫 見兩人不出聲,她又急急說道:「你

疾聲道,眼中閃射着興奮的光芒。 着急地擺擺手阻止了。「你們聽我說下 亞金也高與得脫口想說什麼,却給亞 「亞娣,你們肯讓我們離開?」鄧焯

有那極多兇猛嗜血動物 也沒有可能游得到岸邊,何况,大海中還 海中,就算是梁山泊那位浪裏白條再生, 生生將他們淹死,試問,兩頭不到岸的大 兩人一聽,馬上凉了半截,這不是硬 一鯊魚

並沒有因爲他們不肯留下而殺死他們 表面說來,那位亞姑一 ,是間接殺害他們 - 亞娣的母親

亞娣說完,便匆匆走開,還抛下一句 ,除非有奇跡出現

,被抛下茫茫的大海中,那是必

我望你,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 話:「快些商量啊。 待亞娣走開後,鄧焯亞金兩人你望我

意地搓着手。「留下來,便永世不能離開 ,不答應的話,準死無疑,怎麼辦?怎 「焯哥,你意思怎樣?」亞金沒有主

道 忙伸手按住他的肩頭,輕拍兩下,安慰他 鄧焯看到亞金那種慌惶無措的樣子 「亞金,別慌,你讓我想想。

「焯哥

·」亞金循疑地道:「但:

定的,實則,他正是在轉着念頭,動着心 花朶的野山花,彷彿被吸引住了,目光定 鄧焯望着山脚邊一棵吐出紅艷艷的小 亞金點點頭,差一點沒有哭出來

> 想到了什麼主意? 不由心急地道:「焯哥,時間不多了,你 亞金看到鄧焯眼定定在發呆的樣子

他們載到大海扔下去外,我想不出還有什 攤攤手道:「亞金,除了留下,或是被 鄧焯吐出一口氣來,眼珠轉動了一下

到岸的海面上,將你們拋下海,讓你們游

去啊!我媽會吩咐載你們離開的人在望不

是被抛下海?總該有個决定啊!」 亞金發急地道: 「亞金,你想不想死?」鄧焯望着亞 「那麼,是留下來還

亞金想也不想便說:「不想!

金

下那些人不敢再小看我!」 終有一天,要體體面面地返回鄉下,讓鄉 誓 ,一定要在外面發奮做人,發財致富 你知道麼?我在離開鄉下時,會暗中發 「我也不想死!」鄧焯緊握着拳道

黎老闆那樣的有 上船做,就是想賺多些錢,有一日成爲像 亞金頗有同感地道: 「焯哥,我跟你

息。 一頓又道:「我不想一世種田,沒出

留下來一 麼?我們旣然不想死,又想發財,那只有 位亞姑不是說過,我們留下來,會發達的 鄧焯拍拍亞金的肩頭: 「有志氣,那

亞爸知道我做賊,一定: 設,好仔不當兵,好人不作賊……若是我 :那是做版,被捉到是會砍頭的,我亞爸 鄧焯忙開解他道:「亞金,洪伯說得

你以後不說,洪伯又怎會知道?這只是權對,但我們現在是爲勢形起,厚別 ,但我們現在是爲勢所迫,再說,只要

宜之計,你明白麼?

也沒有用!」 ,雖然可以發財,但不能離開這裏,有錢 亞金點點頭又搖搖頭:「我們留下來

焯哥,你說得對,但你要答應我,無論在 目光閃閃地:「百密也有一疏,是麼?」 以離開這裏的,目前,最緊要的是保住 會扔下我獨自一個人離開! 怎樣的情形下,若是有機會離開這裏,不 條命,我不信沒有辦法離開這裏!」鄧焯 亞金終於被他說動了,點點頭道:「 「亞金,只要我們活着,總有辦法可

弟,是麼?」 鄧焯認眞地道:「亞金,我們是好兄

亞金用力地點點頭。

「你說,我是不是一個不顧兄弟情的

焯用力拍拍他的肩頭。 的刹那,緊抱着他不放,一同被震抛下海 「焯哥,要不是你,我早已經死了 ,只怕他早已浮屍海上,當下感動地道: 亞金想到要不是鄧焯在貨船爆炸下沉 「亞金,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吧。」鄧

就這樣,兩人「落草」做了賊 亞金用力地點點頭。

名叫鐵鑊島,據說因爲形狀很像一個翻轉 頭子阿姑沒有騙他們,這確是一個海島 的大鐵鑊,因而得名的。 慢慢地,兩人終於知道,那位女海盗

開大約二十多里外的海面上一個海島,若 是搖船的話,大約要搖上大半天,才能搖 他們還弄清楚了位置 是在沙井對

所以,他們對於在海上出了事的船隻,總 看貨船上是否還有貨物,若是檢到值錢的 海面的海盗刦掠。本是滿載而歸的,却是 們也須要別人打救。 是會盡量打救的,因爲說不定,有一日他 的,說不定會在那一日被風浪打翻了船 然救起來,像他們這種終年在海上討生活 ,那就可以帮補一下家計,有活人,也自 搖船過去,看一下還有沒有活人,順便看 上發現了一艘半沉的貨船,他們本來是想 白辛苦了一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在海 個漁民,但因爲不憤被那些出沒在那一帶 ,丈夫叫陳水勝,原本,他的丈夫也是一 而他們也知道,阿姑的名字叫林帶金

住了 因爲船尾部份,被一塊在海水下的海礁擱 楚了,原來貨船之所以沒有完全沉沒,是 他們在那艘貨船上發現了一批鴉片

艘貨船怎會不完全沉下海底的,後來弄清 在貨船附近的屍體,令他們奇怪的是,那

結果,他們只發現了幾具死人

還有一批槍械彈藥及小量的洋貨。

上出海捕魚的,也只有他娶了老婆林帶金 ,也在漁船上,因爲她幹起活來,還勝過 當時,陳水勝兄弟三人同在一條漁船

了船上的那些洋貨及一箱槍械子彈。 結果,他們沒有要那批鴉片,只拿走

我們也可以幹無本買賣的啊,同時,又不 用再受那些海盗的刦掠,又可以保護一起 一觸,別人可以做海盜,我們爲何不能? 看着那箱槍械,亞娣的父親忽然靈機

討生活的兄弟,那何樂不爲?

是亞娣稱呼的二叔與四叔),兩個兄弟滿 口讚成,連亞娣的母親也不反對。 他將自己的主意說給兩個兄弟聽(就

然的,亞娣的父親便成了老大。 小漁村的一部份青壯年人,成了手下 就這樣,亞娣的一家成了海盜,那條 ,自

從此,他們便開始了半是海盗半是漁

去捕魚,順便負起保護之責。 因爲他們在漁汛時,也會與別的漁船

載私貨的船隻。 凡漁船或是普通的貨船不刦,只刦專門運 掠,有感於切膚之痛,立下了一條規矩 而亞娣的父親由於會遭受過海盜的刦

也一直保留下來,沒有破例 這條規矩,就是在亞娣的父親死後

船上的人開火激戰,不幸中槍身亡的。 而他們也終於成功地封掠了那艘私梟 亞娣的父親是在五年前,與一艘私梟

本來,亞娣的父親在臨咽氣時,吩咐

只好坐上老大這個位置。 的母親那樣能幹,又有主意,硬是要亞娣 與四叔都覺得,自己比不上大嫂——阿娣 由亞娣的二叔接任老大的,但亞娣的二叔 的母親接任老大,亞娣的母親苦辭不掉

一個女海盜頭子。 相信,亞娣的母親乃是近百年來,第

母親果然能幹,及有主意,自她繼任之後 ,他們的實力更强,從沒有出過一次岔子 ,也所以,他們的生活是越過越好了 亞娣的二叔與四叔沒看錯人,亞娣的

H12

又愛,上下一心。 漁村內的大人小孩,都對亞娣的母親又敬

鎗法又準,甚得四叔的讚賞。 **刦掠過一艘載運私貨的船隻,可惜那一次** 的收獲不大,但鄧焯却表現得勇悍,而且 呆了個多月,其間,只隨亞娣的四叔出海 不經不覺,鄧焯與亞金在鐵鑊島上

機作反了,畢竟孤掌難鳴。 在兩條船上,那樣,就不怕兩人有機會乘 法分開來,若是出海,那必定將兩人分派 鄧焯、亞金兩人不大放心,總是將兩人設 而亞娣的母親一 林帶金,却似乎對

他倆的戒心。 親頗爲看重他,但却沒有因此而放輕了對 自從他那一次表現過人後,亞娣的母

根本不可能在島上做些什麼手脚,他提防 佔 的是,兩人會想辦法逃走。 ,他們在這島上可說是根深蒂固,外人 亞娣的母親倒不是懼他兩人會鵲巢鳩

晚 能接近過去,偷取船隻。 船隻的地方 地方,還是停泊海盗那些用以出海刦掠的 不停地動着腦筋,想辦法逃走,而逃走唯 的工具就是船隻,兩人曾暗中觀察過幾 ,發覺碼頭那一帶,無論是停泊漁船的 亞娣的母親所猜極對,鄧焯兩人果然 ,都有人看守着,根本就不可

,是否有辦法可想,但當看清楚山後島的 一邊的情形時,兩人登時凉了半截。 兩人也曾翻上後山,看看那邊的情形

撞擊在削壁上,發出「轟」的爆響,激濺衝擊着那些礁石,浪花激濺,然後重重地 下是佈滿礁石的海面,海浪一個接一個地 島的另一面,全是聳立的削壁,削壁

> 壯觀。 起一天水花,看得人魄動心驚,但也頗爲

說是血肉之驅了。 銅皮鐵骨,若是跳下去,也會粉碎,更別 從這裏,根本不可能逃走,就算你是

沒有掉以輕心,派出人手日夜防守監視 就算是這樣險惡地方,亞娣的母親也

麼人冒着奇險,從那裏登上島來,襲擊他 是防有人能夠從那裏逃走,而是恐防有什 鄧焯猜想,亞娣的母親這樣做,倒不

他不由得不佩服亞娣母親的細心、謹

想辦法了。 爲免引起懷疑,沒有到島的兩頭去察看。 ,島的兩頭也一定有人把守放哨,鄧焯 旣然不可能逃走(偷船),那就要另 旣然連那麼險惡的地方也有人把守監

讓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而鄧焯腦裏忽然變得特別靈活起來

可乘了。 疑他倆,不再將他兩當成外人,那就有機 ,盡量取得他們的信任,只要他們不再思 **旣然暫時是逃不了**,那何不有所表現

手叫好。 他將他的意思對亞金說出來,亞金拍

借故纒着他,令到他幾乎把持不住。 其間,亞娣可能是喜歡上他了,不時

點,而且天不怕地不怕,連她母親也不大 青春活潑,倒也討人喜歡,惟是性子野」 上美,但却有幾分嬌俏,加上少女的那種 的,但模樣却絕不像她的母親,雖然說不 亞娣雖然是個漁家女,皮膚晒得黑黑

怕

火焚身」。 這麼一個不難看的少女,而他又正是血氣 **烧起來**,但有兩樣事情 旺盛之年,正似一把烈血,很容易便會狂 鄧焯可不是一個不解風情的人,對着 ,令到他不敢「惹

離開,這是絶無疑問的。 任,但他也別想離開了,亞娣定不肯讓 而且娶了她做老婆,那自然取得他們的 第一,他顧慮到,若是惹上了亞娣

敢放胆表露,但當他們發覺到,亞娣時不 最好模樣的少女,而且由於她的身份關係 的妒忌,不少人對他抱有敵視的態度 時與鄧焯在一起,那可引起了那些年輕 丹,那倒確是很合適,因爲亞娣確是島上 ,令到那些年輕人雖然對她有心,但又不 第二,亞娣被島上的青年戲呼爲黑牡

條),所以,他只好設法盡量避開亞娣 島上的人對他的不滿,那樣,只怕他再也 無法在島上立足(無法立足便只有死路 這可不太妙,他不想在這個時候惹起

是從另外什麼地方逃荒下來的女子 本地的女子爲妻,只有那些六親死絕 島上的人甚少在外面娶老婆回來,都是娶 時,洩漏了島上是海盜窩的秘密,所以 婆回米,以恐娶回來的女子,偶爾回娘家 輕人正爲娶妻而發愁,因爲他們不能像別 身份,再加上島上男丁多女子少,不少年主」,那誰不想「鰲頭獨佔」抬高自己的 的地方那樣,可以到別的地方去說親娶老 那樣的,要知道,亞娣旣然是島上的 說起來,也難怪島上那些年青人對

· 为男人,仍是光棍一條。 不多,所以,島上有不少已過了而立之年 才會娶回來或是買回來做老婆,但這畢竟

些未婚女子,視爲禁齲的! 所以,難怪島上的年輕人,將島上那

必需有所表現,終於,讓鄧焯等到了。 爲了取得亞娣母親他們的信任,那便

子,這眞是巧! 探消息的人,恰好就是阿水的一名遠房姪 水與島上的一戶人家是親戚,而派出去打 消息,正是那位帶水阿水透露的,因爲阿 大海那面,企圖避過海盗的刦掠,而這個 甚鉅的私貨、避開慣常行駛的水道、繞出 打聽到有一艘貨船,可能運載了一批價值 這一次,他們派出去打聽消息的人,

,但他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 得到消息後,他們馬上商量怎樣下手

那艘貨船已發現他們,開動機器,拚命向 擊,若是硬來,只怕他們的船還未接近, 也沒有,那便不能預先埋伏,出其不意襲 那一帶海面上,一望無涯 器,但也無法追上貨船,何况,貨船上的 大海外面逃遁,血他們只有三艘船裝了機 對於那一帶海面,他們非常熟悉的 附近連一座島

位打探消息的人的。 備有鎗械的消息,亦是那位亞水透露給那 而船上裝有機器,及押運貨物的人配

莫展時,鄧焯却自告奮勇 亞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他們正在一籌 一露出海面,狀似魚鰭的海礁後 預先匿伏在那一帶海面 願意帶領三個

,冒險攻擊那艘貨船。

館法準確,胆量粗豪。 ,必須聽他指揮,而且,還要身手敏捷 而唯一的條件就是,跟他去的三個

,答應了鄧婥的自荐與條件,選了三個人 由他指揮。 亞娣的母親與二叔四叔等 人商量過後

只憑四個人 並且,所獲之鉅,大出他們的想像之 便將那條貨船封奪過來。

眼一看,原來亞娣已從那條船上跳了過來 聲嬌呼、將鄧焯從回憶中驚醒過來,抬 「喂,你怎麼哪?就像呆子一樣!

那些擄獲物。 ,那邊船上的人,正紛紛跳過來,看一下 原來,那條快船已靠泊在貨船的旁邊

来 娣的母親,海盗頭子林帶金,她也跳了過 站在船頭上的那名中年婦人 ,正是亞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多黃金! 來,朝跳過來的伙伴大叫:「快來看啊

廖個多法

那一箱箱的黃金與大洋,還有不知那一國 沒有人再理會鄧焯,都一窩蜂地去看

「妳不去看一下那些黃金? 鄧焯扭頭看一眼亞娣,愛理不理地道

「我才不稀罕!」接讚

偎上去,輕聲道:「這一段時間你怎麼老 說着,走近鄧焯的身邊,並且將身子 「阿焯,你真了不起一

,那霎間有如被火灼了一下 鄧焯的手肘碰觸到亞娣那滑膩的手臂 下,慌忙移開一些 ·沒有啊· ,咀裏含糊地道 般,心頭劇跳

有?你是不是討厭我?」語聲居然一下子 高起來。 豈料亞娣又偎過去,嗔道: 一還說沒

上的幾箱黃金與白銀(大洋),迷醉地看人正興高彩烈地,圍着那些經已搬上甲板跳,慌忙向船角那邊看一眼,幸好,那些 着,沒有人向這邊望一眼。 鄧焯被她毫沒顧忌的說話,嚇了

船的舷邊,看着他直笑。 嘘口氣,他忽然看到亞金站在那艘快

那些黃金?」 朝亞金叫道:「亞金,怎麼不過來看一下 燒般、而他也靈機一觸,不再理會亞娣 「刷」地一下子他的臉臊熱得有如火

的臉色起了變化,但若是細心一點,不難的皮膚晒得紅黑一片,所以,很難看出她亞娣那刹那一張臉變得碳紅(由於她 唇,怒瞪着鄧焯的背影,低低地罵了一句 發現,她的臉色紅多於黑),用力咬着下 說着,他離開船頭,快步走向亞金

一個不想討她歡心,鄧焯這樣對她,未免不將她視作公主,奉承巴結爲恐不及,那選是第一次,在島上,那些年輕人那一個

令她太難堪了

個男子都特別及强壯,她一定要將鄧焯仔 也喜歡鄧焯,因爲,鄧焯比島上的任何 但這也激起了她的好勝心,而她實在

的那些人那邊 氣恨恨地,她只好走向那些圍觀黃金

船邊,朝阿金道。 亞金苦笑一下。「看不看也是一個樣 「亞金,怎麼不過來啊。」鄧焯走到

這一次,阿姑他們一定會對你另眼相看 」隨即又欽佩地道:「焯哥,你眞夠胆 鄧焯朝亞金眨眨眼,壓着聲道:「亞

還要繼續有表現。 金,這只是第一步,要取得他們的信任

,我可是全指望你的了。 亞金點點頭。 「焯哥,你也要小心啊

樣子,亞娣似乎對你有……」下面: ,朝鄧焯眨眨眼,望着鄧焯的身 一下面的話忽

走了過來,臉上露出讚賞的神色,望着鄧 鄧焯馬上便意會到後面一定有人走過 ,當下轉身一看,果然,亞娣的母親

母親走到鄧焯的面前,就像一個男子漢般 ,伸手在他的肩上用力拍了一下。「這 ,你的功勞最大,回去後,我會好好地 「阿焯,你果然是個人材!」亞娣的

,金水金發他們也很搏命啊 「阿姑,只是我一個人也

暗萌狼子 2 勇逞博信

動手,我們還不是只有眼瞪瞪看着,就像 中更高興。「但要不是你自告奮勇

亞娣的母親見他居然不居功自傲

冒險

彈

,將船弄沉。」

那些人歡聲呼應一聲,抬起那些箱子

老鼠拉龜,無從下手,見到寶也執不到的

一箱火力犀利的衝鋒鎗,你眞是福星,大

亞娣的二叔也走上來,含笑對鄧焯說

,這一次,你的功勞最大。」

鄧焯忙謙遜地道:「二叔,你太誇獎

不將它拖回去……

亞娣的母親搓搓手,打斷了二叔的說

力很强,比我們這條快船還犀利,我們何 這條船很不錯啊,聽亞水說,那副機器馬

二叔忽然對亞娣的母親道:「大嫂 亞金却跳過來,去帮手搬箱子。

「這絕不是誇獎」要不是你,我們怎

,那批金子怕不值十萬大洋以上,還有那

「阿焯,你這一次出馬,便大有所獲

吧

親却說道:「阿焯,不用你搬了,快過船

鄧焯也想過去帮手搬箱子,亞娣的母

有的人,都視鄧焯四人爲英雄,將他們四 人高高地抬起來,一直抬上岸。 回到島上後,當島上的人知道這一次 ,收獲巨大,都高興得不得了,而所

而對於鄧焯,也另眼相看了。

分賞大洋。 慶功宴,大吃一頓後,便是最高潮,按人 晚上,在山後那片谷地的屋子前擺下

個衝鋒陷陣、冒着生死將貨船刦掠到手的 親及二叔幾個身份較高的,還有鄧焯與三 人,分賞也多些。 當然,那不是絕對平均的,亞娣的母

些内 備金,買辦回來大批衣布貨品,分給村子 個人不服,因爲亞娣的母親作事大公無私 賞,其餘的,留作貯備,以備不時之需。 時存放起來,待事過情遷之後,想辦法將 彈藥及日用品的費用,至於那批黃金,暫 是,剩下的,就留作修補船隻,買辦槍械 是五十個,亞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等人也 之賣出去,換回大洋後,再拿出一半來分 的每一戶人家,而那些漁船,亦是用 並經常派人乘船到沙井一帶利用那些貯 對於亞娣母親的安排及分配,沒有一 一般的人是二十個大洋,鄧焯等四人

給一份的,自然,也是論功獎賞的,要不 我們的規矩,每一次有收獲,都是按人分

,那豈不是沒有人肯動手了麼?

忽然,四叔走上前來,對亞娣的母親 鄧焯聽她那樣說,只好不再說話。

,應該回去了,怎樣處置這艘

上咀巴,連連點頭,臉上沒有一絲不豫之

二叔被亞娣的母親那樣一說,頓時閉

夠我們買好多條那樣的船!

白銀搬上快船的手下道:「那些黃金,足

指一下那些正在將那幾箱黃金

這裏有吃有穿的,我已很滿足……

鄧焯却道:「阿姑,二叔,我在你們

阿娣的母親却正色道:「阿焯,這是

,那條船就變成了禍根,我們不能因一時 失去這批貨,必然會大爲震怒,全力追查 闆,必定是一位有頭有面有勢力的人物, 還有那一箱最新式的衝鋒槍的那位後台老 ,你知道麼,私運這麼大批黃金及白銀, 話:「二叔,那條船雖然好,但却很碍眼

的母親道:「大嫂」回去後,一定要重重 能有這麼大的收獲?」二叔說着轉對亞娣

錢購買回來的

娣這一晚不知怎的,居然喝醉了。 酒醉飯飽,大部份的人都散去了,亞

正合情看着他,他急忙轉回身向快船上走 讓賢了。」他在心中暗道,一眼看到亞娣 「怪不得亞娣的二叔甘心情願地退位 鄧焯與亞金相偕走到屋子對面的山脚

> 被人聽到他們的說話了 走近時,兩人一眼便可以看到,那就不怕被別人懷疑他們有什麼古怪,而若是有人

買東西,也不能捎回家中 哥,分到二十個大洋又怎樣?旣不能拿來 沒有喜悅的意思,壓着聲對鄧焯說 玩弄着衣袋中那些大洋,亞金 一炉

臂道:「亞金,別這樣,唉聲嘆氣是沒有 的,必須打起精神,我們若不想一世留 鄧焯很了解亞金的心情,拍拍他的手

在這島上,那只有靠自己,知道麼? 亞金却仍是苦着臉。「提起精神又怎

那條貨船逃走啊,爲什麼不那樣做? 他們一定不會答應,只好不做聲,是了, 樣,本來這一次我是想跟你去的,但想想 焯哥,你本來有機會制服那幾個人,奪取 鄧焯搖搖頭道:「一來我不能丢下你

我們只有一次機會,所以,沒有絕對的把 ?二來,那根本就沒有把握,你也知道, 定會將你帶回去,否則,我怎對得起洪伯 握,我不會質質然去做。 ,我曾發過誓,要走,咱們一起走,我

亞金魒得異常感動:「焯哥,你對我

鄧焯笑笑道:「又說這種話了

得他們的信任。」 另眼相看,而且很看重,看樣子,不難取 ,擄獲了那麼大批財物,他們不但對你 :「焯哥,這一次你自告奮勇,冒險犯 亞金振作一下,瞥一眼屋子那邊,說

1.亞金,我們若是有機會逃走,我一定不 「但願一切順利。」鄧焯吸口氣道

那些箱子前的人呼叫:「快動手將箱子搬 「是,大嫂!」四叔馬上轉身向圍在 ,待會到艙底下

先將那些箱子搬過船去,然後將這條船弄

親的見解與心思之細密。

鄧焯在旁聽着,也大大地佩服亞娣母

亞娣的母親想了一下

,便卽說道:

出奇制勝

鄧焯的冒險行動果然成功

,正含笑走前來。

因爲那名在船艙下的漢子,已竄了

亞娣的母親自然也想看一下,到底怎

出產的衝鋒鎗。

H14

到

那批黃金的主意 在我們找到機會逃走時,仍然沒有脫手變 鄧焯用力地點點頭:「但願那批黃金

若是能夠帶走那批黃金,那我們就發財 亞金的神色也變得興奮起來。「焯哥

不,可以到香港做生意,你還可以在鄉下 些叔伯兄弟,不敢再輕視我,搶着來奉承 買田起屋,哈哈,我也可以回南頭,讓那 們可以做老闆,像黎老闆那樣開船廠,要 鄧焯憧憬地道:「有了那批黃金,我

亞娣對你很有意思,你覺得麼? 亞金忽然眨眨眼道:「焯哥,我看出

的 亞金,我自然看出來,不過,她是沾不得 與她成親,亞姑也不肯讓我們離開的,那 ,只怕要一世留在這孤島上了。」 ,你想一下,她是阿姑的獨生女,就算 鄧焯怔了一下,苦笑着搖搖頭道:

加以帮忙。焯哥,你想想吧,這是個辦法 亞娣,可以帶她一齊走,她那樣喜歡你, 豈不是有機會逃走麼?到時要是你捨不得 們也因此而不再思疑,大加信任,那時, 被招做駙馬一樣,身份頓然提高,阿姑他 不是這樣想,你想一下,你若是娶了亞娣 一定不會阻攔你離開的,說不定,她還會 ,便成了阿姑的女婿,在這島上,就等於 亞金却不以爲然地道:「焯哥,我却

亞金越說越興奮,語聲也不由大起來 離屋子那邊很遠,不會被別人聽

> 金不由伸伸舌頭,馬上閉上了咀巴。 但鄧焯却警覺地示意他壓低語聲,亞

地道:「亞金……話是這樣說,怎知道亞 娣是不是真的喜歡我?」 有道理,而且行得通,於是有點不好意思 鄧焯細想了一下,覺得亞金所說的很

可以試一下的啊,那不就知道了麼?」 亞金朝鄧焯古怪地笑笑:「焯哥,你 鄧焯傻頭傻腦地問:「怎樣試?」

我好像忽然問變傻了。 不是喜歡得傻了吧?居然問我怎樣試?」 鄧焯難爲情地笑笑,拍拍腦袋道: 亞金失笑道:「焯哥,你是怎麼了?

笑起來。 一句話,逗得亞金忍俊不禁,哈哈大

鄧焯也放聲笑起來

×

亞娣道:「亞娣,昨晚你怎麼喝醉了?頭鄧焯在第二日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對 還痛麼?

麼事,要你來獻殷勤? 仍然有點生氣地道:「我喝醉了關你什 亞娣却唔了一聲,腰肢一扭,別過臉

說什麼?我爲什麼要生你的氣! 訕訕地道:「亞娣,妳還生我的氣?」 亞娣又哼了一聲,氣鼓鼓地道:「你 鄧焯碰了個釘子,不由自主有點氣餒

自討沒趣的…… 什麼才好,搓着手,好一會,才吶吶地道 「亞娣,妳……我……算了,我怎麼會 鄧焯又碰了個釘子,一時間不知道說 亞娣雖然心中仍有氣,但那只是裝出 一摔手,掉頭便走!

復的心理,故意煞煞鄧焯的興頭,好讓他 來的,那是出於一種少女的矜持,以及報 知道,她是得罪不得的。

是慌了,跺跺脚,慌忙叫道:「喂,你別 怒放的了,如今見到鄧焯揮手就走,她可 而她在鄧焯向她陪不是時,本巳心花

叫我幹麼? 「亞娣,你既然不喜歡與我說話,妳又 鄧焯被她一叫,只好站下來,扭頭道

的臉再也裝不下去」,臉色一緩,嗔道: 「我幾時說過不喜歡與你說話?」 亞娣確是很喜歡鄧焯的 , 那張納起來

說話?」 地道:「那妳先前……爲何……對我那樣 中大喜,但他却沒有表露出來,仍然優優 一句話,說得鄧焯愕了一下,繼之心

地道:「你……那個叫你……那天那樣對 亞娣忸怩地看了鄧焯一眼,細聲細氣

·· 會對妳說閒話。」 人,我怕……被人看到……不好意思,… 鄧焯苦笑笑道:「亞娣,昨天那樣多

,說道:「現在就不怕人說閒話,被人看 亞娣一聽,什麼氣也消了 ,嫣然一笑

眼,說道:「這裏沒有人啊。」 鄧焯裝出難爲情的樣子,四下看了

亞娣的母親及四叔等人,一早便到了前面 今早很遲才起身,鄧焯是有心試一下亞娣 山脚上的漁村,而亞娣由於昨晚喝醉了, 脚下的那片花樹下,對面屋子內的人一 這附近確是沒有人,兩人這時站在山

> 出來向亞娣搭訕。 等着,聽到亞娣起床後,才翻身落床,走 ,所以雖然醒過來了,却不起來,在床上

禁噗嗤一聲,笑出聲來:「你……你就是 亞娣瞧到他那種傻頭傻腦的樣子,不

娣……其實……我很……喜歡……妳的 …但又怕… 鄧焯上前一步,放輕了語聲道: 又怕什麼?」亞娣被鄧焯說得心頭

急地問。 **甜甜的,恍似喝了蜜糖水般,不由自主着**

絲毫也不露出來,吶吶地道:「亞娣,妳 的喜歡他的,心中狂喜不已,但表面上却 ……真要我……說出來?」 鄧焯從她的神態,已看出,亞娣是真

亞娣緊張地說道:「你怕什麼?快多

「我怕……阿姑不喜歡我… 鄧焯四下看了一眼,才鼓起勇氣道: 「傻瓜,亞媽最疼我,只要我喜歡 …與妳…

亞媽也會喜歡的,… 下子室住了,脸上紅彤彤的,不敢看鄧煌 …」忽然,她羞得一

白了,她喜歡他一 她這衝口而出的說話,無異向鄧焯表

「亞娣,妳……妳真的喜歡我麼? 幾乎忘形地一把將亞娣摟住,大聲道 鄧焯一副欣喜若狂,受寵若驚的樣子

頭,咬着咀唇,好一會,才吐出一句話來 「你……你聽不到的麼? 亞娣害羞得直想找個洞鑽下去,垂着

鄧焯再也忍不住,一把抓起亞娣的雙

手,摩挲着,喃喃道:「亞娣,妳喜歡我 我高興得要死了……」

像起了一股難言的異樣感覺,身子一軟 **挲得舒服中又有一種麻痹的感覺,心頭也** 快地,她便不再難爲情了,雙手被鄧焯摩 不由自主地便靠向鄧焯的身上。 亞娣畢竟是個不大怕蓋的女孩子,很

聲與脚步驀然傳來,嚇得兩人,一下子從 情意綿綿中驚醒過來。 鄧焯正想伸手將她摟住,忽然一陣語

一步,扭頭向山坳口那邊走過去。 鄧焯慌忙放開執住亞娣的雙手,退開

出來。 顆心却「噗噗」直跳,幾乎從心腔內跳了 過身,蹲下來,假裝在整理那些花樹,一 亞娣也驚得一時間慌措不已,慌忙轉

名小頭目。 首之人,正是亞娣母親,還有二叔以及三 只見從山坳口那邊走來的幾個人 ,爲

船,假裝從那裏經過,將他們救起來,送 ,阿水怎會淹死的,我們不是安排了一隻 亞娣的母親邊走邊大聲說道:「二叔

舢舨,不過已經翻轉了,附近的海面上浮 屍體上有一個槍洞,還有幾具也是。」 翻轉過來,發現其中一條是阿水的屍體 了近十條屍,阿石逐一用竹竿將那些屍體 **舨**,他在附近找了一會,終於發現了那隻 但他說,他看不到載着阿水他們的那隻舢 二叔邊走邊道:「我是派阿石去的

弄翻,並開槍射殺他們了?」亞娣的母親 「這麼說來,是有人將阿水那條舢舨

H16

鄧焯 與亞娣兩人 一行人很快便走到屋子前,也才發現

否則,只怕離遠便看到兩人 那是他們只顧說話,才沒有發現兩人

子,鄧焯則早已從花樹後走出去,迎上亞 娣的母親等一行人 還拔了幾根草,弄成自己在整弄花樹的樣 得很自然,而且亞娣故意弄得滿手泥土 這時,鄧焯亞娣兩人巳鎭定下來,裝

叫道:「媽,發生了什麼事? 鄧焯正想開口招呼他們,亞娣已搶先

焯一眼,問道:「亞焯,你與亞娣在這裏 女兒的叫聲,先是怔了一下,續之看了鄧 做什麼?」 亞娣的母親一眼看到鄧焯,繼之聽到 本來,她是聽到的,但她却故意問

道:「媽,他在看我整理花樹,不成麼? 叔及四叔叶了一聲。 說着,撥開花枝,走了出來,分別向二 鄧焯張口欲說,亞娣已嬌嗔地搶先說

你進來。」

痛? 妳幾時起來的?昨晚妳喝醉了,頭還痛不 到女兒手上沾滿了泥土,還拿着幾棵野草 點嚴厲的,但當她聽到女兒那樣說,再看 ,那眼色才緩和了,慈愛地道:「亞娣 亞娣的母親在看着鄧焯時,本來是有

麼事情? ,剛才妳在說什麼阿水的,到底發生了什頭道:「要是頭還痛,我才不會起來。娘 亞娣輕輕扔掉手上那幾棵野草,搖搖

聲又沉了下來。「方才妳二叔接到派去接 妳阿水叔的阿石回報,阿水叔被人殺死了 亞娣的母親這才省起地哦了一聲,語

> ,並且見那條舢舨上的人也死了 「媽,怎會這樣的?」亞娣驚詫地叫

情在理,也不能不替他報仇,何况,亞水 殺死阿水的,亞水這一次這樣爲我們,在 向屋子走去。「我一定要查出,是什麼人 他們回來這裏商量了。」做母親的邊說邊 死了,我們的消息來源便少了很多!」 一直是我們打聽消息的主要來源,如今他 「媽要是知道,也不會與妳二叔四叔

一隻耳目。」四叔插口說。 說着,一行人巳走入屋內,亞娣也跟 「大嫂,亞水死了,我們等於失去了

了進去。 出頭來朝他眨眨眼,叫道:「喂,我媽叫 金傾談一下,忽然亞娣在門內扭轉身,探 鄧焯不敢擅自走進去,他正想去找亞

巳令到他們開始信任我了,我一定要好好 把握一令到他們完全信任我。」 暗喜,心中暗忖:「看樣子昨天的表現, 鄧焯一聽,先是愕了一下,繼之心中

地叫道:「喂,你是不是聾了? 亞娣見他一副錯愕的樣子,不禁生氣

亞娣,阿姑叫我進去?」 鄧焯這才猛地醒覺過來,急忙道: 亞娣跺跺脚說道:「是啊,還不快進

來? 鄧焯這才急步向屋子走去。

目睽睽之下,他有點無所適從,看了衆人 二叔四叔他們已坐下來,都在看着他,衆 進入屋子後,鄧焯看到亞娣的母親及

什麼吩咐?」

說。 來聽一下吧,等會你有什麼話要說,只管 **我們在商量有關阿水被殺的事,你也坐下** 亞娣的母親看着他,一會才說道:

過,我…… 「阿姑,我很感激妳們這樣信任我,不 鄧焯裝出誠惶誠恐的樣子,感激地道

吧! 說道:「阿焯,來,別說了,你快坐下來 亞娣的母親不等他再說下去,搖搖手

坐在那一邊好。 「是,阿姑!」目光左右一看,却不知 鄧焯連忙受寵若驚地點點頭 ,應了聲

亞娣看到他那無所適從的樣子 ,笑着

朝他招招手:「喂,過來這邊坐吧。」 鄧焯馬上走過去,在亞娣身邊的一張

是怎麼哪?忽然變得像個傻子般……」 亞娣朝他眨眨眼,輕聲道:「喂,你 椅子上坐下來,透了口大氣。

你們有什麼主意?」亞娣的母親開口說話 ,同時掃了各人一眼。 「二叔,四叔,關於阿水被殺的事,

巴,不敢再說話。 亞娣一聽她母親說正經事,忙閉上明

,還是因此而死的,所以,說什麼,我們因爲昨天那件事而被殺的,但認眞說起來 也要爲他報仇!」 妳方才所說,亞水這一次被殺,雖然不是 二叔咳了一聲,說道: 「大嫂,正如

前最緊要的是,查出那是什麼人幹的 「這是一定的!」四叔接口道:

個方面下手查。」 。」亞娣的母親說:「我們可以先從這 「依我猜測,極可能是另一帮人馬做

得亞娣的母親所說極有可能。 二叔,四叔等人無不點頭,鄧焯也覺

親忽然看着鄧焯說。 「阿焯,設說你的見解。」亞娣的母

是衝鋒陷陣的事情,他會自告奮勇,那只不想太露鋒芒,以免招人疑妒,反之,若我也是那樣認爲。」他之所以這樣說,是 他了。 會讓人家以爲他只有匹夫之勇,而不太防 了一下,隨即道:「阿姑,妳剛才說的 鄧焯冷不防阿娣的母親忽然問他,愕

生,及一心只想逃離這個海島後,他忽然會用心機的人,但自從沉船墮海,死過翻 與以前恍似變了一個人般。 間好像成熟了,而心思也特別靈活起來, 說起來好奇怪,本來,他不是一個很

錯,天下間,相信沒有多少人是不愛奉承 用,因爲鄧焯那樣說,即表示她的見解不 的,阿娣的母親也不例外。 對於鄧焯的說話,阿娣的母親是很受

意。」亞娣的母親戚然道:「還要問一下 大洋)交給他的老婆,算是我們的一點心 他老婆,有什麼需要我們帮忙的。 殺死亞水的外,還要派人帶五百個光頭へ 「二叔,除了立刻派人去查是那些人

叫人去查。 二叔馬上起身道:「大嫂,我這就去

亞娣的母親點了點頭道:「嗯,你去

用那批衝鋒鎗了。」鄧焯又提出他的主意 准成功,不許失敗,那壓,這一次應該動

「阿姑,我認爲,我們這次行動是只

有點担憂地望着鄧焯

0

「焯哥,你真的要去打頭陣?」阿金

鄧焯點點頭。

「這是很危險的啊!」阿金道:

二叔急急走了出去。

五日之後,派出去探查的人終於回來

商量如何替亞水報仇 親召集了二叔四叔等六名主要的頭目,在 仍是在那間高大的屋子內,亞娣的母

死亞水以及潘老闆那些手下 派出去探查的人,已查到是什麼人殺

參與 鄧焯這一次仍被叫入屋中,「列席」

是何老鴨那帮人幹的!」 「二叔派出去的人巳查到,殺死亞水的 亞娣的母親掃了各人一眼,沉聲道

各人一聽,一個個神色變動了一下 一陣低哄聲。

問亞娣:「何老鴨是什麼人? 鄧焯不知何老鴨是何許人也,便低聲

他們那帮人聽說有四五十人,是最大帮人 們一樣的人,不過,他們那帮人很兇惡的 ,有時……還……强姦船上的婦女,… 動不動就殺人,而且經常四出刦掠漁船 亞娣也低聲地回答道:「還不是與我

吧。 話了,她只好打住,聽她母親說些什麼。 亞娣還想說下去,她的母親又開口說 「你們有些什麼好主意,不妨說出來

要宰了他一 「管他是何老鴨還是何老鵝,這一次一定 二叔四叔等人幾乎是異口同聲叫道

大嫂,(在這個島上,不管是男人女人, 有一個叫帶水的漢子還咬着牙道:

> 幾次被何老鴨他們刦掠過,如今他又殺死 了亞水,正所謂新仇舊恨,這一次正好算 嫂),妳還記得,我們以前沒有鎗時,曾

> > 這一刻並且非常之强烈,他幾乎巳將「 輕人大多有一種表現慾,鄧焯也不例外 的老狐狸那樣,什麼也能裝載在心中,年 覺,畢竟,他還年輕,不像那些心機深沉

可鋒芒太露」這句話,忘記了

不多,只好忍着,但我一直記着,這一次 曾經被他們倚着人多,硬是從我們的手上 脅,你們還記得嗎,老大在生時,有一次 說什麼也要報仇的了 ,將一批貨物搶走,那時我們入少,鎗又 也正好趁機除掉這一股人馬,少了一個威

重::: 力不及他們,若是硬碰,可能碰不過他們 ,就算碰掉他們,我們自己也一定傷亡慘 道:「仇是要報,但也別忘了,我們的實 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却謹慎地說

動腦筋,切不可與之硬碰。 插口道:「對付何老鴨這班人,必須要動

他們硬碰?」 「我們可以將他們引出來,先吃掉他

「但萬一他們剩下來的警覺之下

亞娣的母親忽然問鄧焯:「阿焯,你

是想到一個好主意,有一股不說不快的感

是年輕還是比她還要老的,都尊稱她爲大

四叔接口 道: 「仇一定要報,而且

「阿樹,你顧慮得對。」亞娣的母親

「但他們這樣多人,有什麼辦法不與 一個叫阿牛的漢子說。

說 們一部份,然後再幹掉剩下來的。」二叔

上我們,那怎辦?」阿樹問。 二叔搔搔頭,答不出話

樣。」接對二叔四叔他們道:

想就說:「阿焯,你這個主意與我想的

麼好主意,何不說出來聽聽。」 爲什麼一聲不出,我知道你可能已想到什

「這個主意不錯。 亞娣的母親見各人都同意,便道:

鄧焯本來想敷衍兩句便算的,但他確

港去做生意,做老闆,一樣快活地自由自 算我們不再幹這種强盜勾當,大可以到香 田吧?你想一下,若是事成,我們不但要 風得風,要雨得雨,兼且還光宗耀祖,就

如死了算了,焯哥,這一輩子我也跟定你 來,「焯哥 ,若不能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還不 席話,說得阿金頓時又意氣豪壯起 ,你說得對,大丈夫生在世上

」鄧焯安慰阿金。「這是一個博取他們

「阿金、你不用担心,我會小心的了

的,亦即是你有 阿金的肩頭。「我一直當你是兄弟,我有 一阿金,別這樣說 。一鄧焯伸手拍着

「焯哥,你對我這樣好,我 亞金聽着,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

的人,很快就有消息回來。

肩頭。「希望去打探何老鴨那帮人的動靜

「別說傻話了。」鄧焯又拍拍阿金的

打聽何老鴨動靜的人果然有消息帶回

財機會的 力範圍之內,何老鴨必然不會放過這個發 開往香港,走的水道恰好是在何老鴨的勢 兩日後,會有一條貨船從順德縣那邊

「會議」,商量怎樣行動 眨眼間 接到這個消息後,亞娣的母親立刻召 便是第三日

下數人留守在島上。 召集齊,在碼頭上將今日行動的計劃向各一大早,亞娣的母親便將所有的手下 人說明白,並分配人手到各條船上 ,只留

鼓勵的目光,設切也是14年17日,限中露出有什麼主意,只管說出來啊!」眼中露出 鄧焯心頭一陣衝動,衝口而出說道

除他們一部份人手,再乘勝追擊,將他們人手,然後,我們可以作全力一擊,先消們所說,可以將他們引出來,分散他們的 點點頭。「我們在實力上不及他們 徹底消滅掉。」 「阿姑,我們人數比他們少,但像二叔他 「嗯,這個主意很好。」亞娣的母親 ,只有

這個主意行得通,也對我們最有利

如何。」鄧焯將他心中所想到的主意一口的機會比較大,不知阿姑與二叔四叔認爲回来,出其不意,攻擊他們,這樣,成功 氣說出來,心中覺得很舒暢。 他們的老巢,然後,在他們的老巢等他們 最好是乘他們出海刦掠時,我們全力攻擊 阿姑聽完鄧焯的「主意」後,想也不 「阿姑,我認爲,若是對他們下手

二叔四叔他想了一下,都先後表示

旣然大家都同意,便决定那樣行動, 商量一下,行動時的各種細節。 現在

因鄧焯那三條船負責打頭陣的關係,分配 接應的船上 了八支衝鋒槍,其餘的 ,分配給四條負責

與二叔四叔全部出動,親自指揮 以往 般都留下 一個人來坐鎭在島

這一次,由於事關重大,亞娣的母親

在亞娣母親那條快船上 阿金仍然不准與鄧焯一道打頭陣,留

,否則,就不會將他與阿金分開來。 ,亞娣的母親他們,仍然不是完全信任他 鄧焯表面上沒有什麼,但心中却知

想不到這一點,而天真到以爲,將阿金留 逃走,大可以不顧阿金的,他笑他們怎會 心,那實在太幼稚了,他與阿金非親非故 與亞金分開來,他便不會有異動或是有異 親他們頭腦有點簡單,他們竟然以爲將他 ,只是朋友,又不是親兄弟,他若是有心 他暗中感到很好笑,也覺得阿娣的母

不過,有一點是令他暗中感到不高與在身邊,便可以要脅他,不敢逃走了。 娣的母親他們對他頗爲重視 則,絕不會將三條船交他指揮 完全信任他,但也不是完全不信任他, 指揮,這證明,亞娣的母親他們雖然不是 的,那就是亞娣的母親將那三條船交給他

博得亞娣的母親大大的信任 只要這一次表現出色,他相信

之有利 那麼,對於他那野心勃勃的計劃,極 同時也邁出了成功的一大步

機動快艇,而是一種艇身窄長,頭尾尖翹派出兩條快艇(不是現在那樣裝了摩打的 在「船隊」未出發前、亞娣的母親已

親等 派上用場,相信憑那批火力威猛的衝鋒鎗所以,必須傾全力一擊,那批衝鋒鎗正好 那批衝鋒鎗。」 們不但會完蛋,還會連累到村子內的人, ,亞媽二叔他們都說好的? ,成功的機會大很多。 「我也有意思使用那批衝鋒鎗,看看它 ,這一次的行動非同小可,一失敗,我 鄧焯正想說話,只聽阿娣的母親說道 亞娣見鄧焯提出來的主意,都得到母 帶水也附和道:「我也認爲應該使用 四叔首先讚成道:「大嫂,阿焯說得 人的讚同,她可高興了,含笑看了鄧 ,低聲道:「怎麼你想出來的主意

們的火力如何威猛,這一次,正好派上用

得過我,我請求派我去打頭陣。 鄧焯又開口道:「阿姑,若是你們信

這一次你肯自願打頭陣,我正是求之不得 這裏商量?上一次你不但沒有將事情弄砸 ,而且全憑你,才將那艘貨船截了下來 「我們若是不信任你,又怎會叫你來坐在 亞娣的母親看着鄧焯,一會才說道:

定可以將何老鴨他們那伙人打個你落花流 有目共睹的,這一次由他來打頭陣,那肯 二叔也說道: 「阿焯驍勇善戰,那是

H18

可風光了。 便到任何地方,而且,有錢有勢,那時 出一番事業來……那時,我們不但可以隨 幾日思前想後,覺得大可以利用他們,闖 的耳邊,神情異常興奮地低聲道:「我這 要去打頭陣,你明白麼? 更大信任的機會,所以,雖然危險,我也 阿金聽着,眼中漸漸發出光來,連連 阿金點點頭。 「阿金,你同意我這個主意了?」鄧 「還有。」鄧焯忽然神秘地附在阿金

就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了 的那股興奮,急切地道:「焯哥,你眞行 點着頭,鄧焯才住口,他巳壓抑不下心中 想出這麼妙的好主意,嘻嘻,那時我們

焯也興奮地拍拍阿金的肩頭。

力單,我恐怕……!
担憂地道:「但我們只有兩個人……勢孤 的主意,我怎會不同意。」但隨即又有點阿金用力地點點頭。「焯哥,這麼好

尾怕賊!」鄧焯沉着地道:「只要我們齊 的關係,一定會成功的一 心合力, 「阿金,做大事就不要船頭怕鬼,船 一切小心謹慎,再加上憑着亞娣

一頓,又道:「阿金,你也不想一辈

×

負責左右包抄側攻 娣母親他們那條船 馬上趕去何老鴨的老巢,全力攻擊,而亞 力强的漢子用力划槳,去勢如箭的那種小 吃水很淺 ,負責打頭陣的鄧焯他們那三條船,便),在何老鴨的老巢附近的海面上監視 艇趕到停留在後面海面上的「船隊 發現何老鴨的船離開老巢,便馬上 若是由一兩個熟練而又身壯 ,則分開兩撥,兩條船 ,兩條負責接應。

手上船,一個也不准離開。 分配之後,亞娣母親立刻吩咐所有人

怕 這樣做,可免消息被洩漏出去,所謂不 一萬 這是鄧焯的主意,他對亞娣的母親設 只怕萬一。

以說是一家人般,沒有人會出賣自己人的 每一戶人家或親或疏一都有親戚關係,可 爲那些手下,全是島上的人,說起上來, 一及利慾薰心這兩句話便不再反對了。 但她聽了鄧焯所說的不怕一萬,只怕萬 本來,亞娣的母親是不同意的,她認

漏出去(自然是洩漏給何老鴨聽了) 生死存亡之重要,萬一眞的有人將消息洩 想到這一點,亞娣的母親不由在心中暗讚 必也連累到島上的那條村子內的人遭殃 一聲鄧焯的心思夠細微。 ,不但會招致何老鴨那帮人的報復,勢 因爲她知道,這一次的行動對他們的 那

出了碼頭,一直向預先選定的那一處海面 大小一共七條船在早上八時左右,開

而所有的人都在登船出發前,飽餐了

早吃飽肚子,那便不會捱餓了。 會等多久 因爲他們不知道何老鴨那帮人會不會 ,在什麼時候出動,他們要等,不知 - 所以 - 除了帶備乾糧外 , 還預

附近約五里外的海面上,等了有兩三個小 七條船的人,已在距何老鴨那帮人的老巢 緩慢地移動着· 照時間計算, 鄧焯他們那 掛在當中天上的日頭,難以察覺地向

着何老鴨老巢那個方向的海面眺望着,希 但每一個人都沒有說出來,只是巴巴地向 望一下子發現負責報訊的快艇出現在視綫 還不見趕來 而負責監視何老鴨老巢動靜的人,却 每一個人都暗中焦急不已

致影响到他的整個計劃。 那是他進行他那野心勃勃的計劃的第一步 他不希望第一步的行動遭受到挫折,以 鄧焯也暗中焦急不已,對付何老鴨

那條船上,不知誰忽然衝口大叫一聲。 所有人刹那精神一振,齊皆向着遠處 「快看,有一條快艇划來了!」鄧焯

箭也似地向他們這邊划來。 的海面,睁大眼望去。 果然,在他們的綫視內,有一條快艇

而他們一眼就認出,那正是他們的快

陣輕微的騷動 其他船上的人亦發現了,立刻起了

巢動靜的兩條快艇上的其中兩人。 槳的兩名漢子,正是派出去監視何老鴨老 眨眼間,那條快艇如飛而至,艇上划

那條快艇直划向亞娣母親所在的那條

出動了 快船、輕捷地將艇身一横・靠上了亞娣母 走到船邊等着,那兩個漢子其中一個馬上 親那條快船船邊、亞娣的母親與亞娣早已 老鴨的人手在我們趕來回報前,已從老巢 站起身來,向亞娣的母親說: 大嫂,何

的母親緊接上問。 他們一共出動了多少條船?」亞娣

三條船!

喜道:「這麽說」何老鴨這次出動了三分 右,嗯,這可是個難得的好機會一 二的人手,留在老巢的人手只有二十人左 亞娣的母親臉上露出一抹喜色 ,色然

出訊號通知我們一 繼續監視何老鴨那二艘快船的動靜,記着 • 若是何老鴨的船忽然折返回來, 馬上發 設完,朝那漢子道:「阿木,快趕去

處。 落如飛,眨眼間,便消失在前面的海面遠 船身上一撑,快艇便離開了快船、兩人獎 在艇尾的那個漢子一聲,拿木獎在快船的 那個叫阿木的漢子答應一聲,招呼坐

鄧焯那條船打手勢,命令鄧焯率領二條船 ,立刻趕去何老鴨的老巢。 亞娣的母親待那艘快艇划走後

喝道:「開船。」 的動靜,一眼看到亞娣母親的手勢,馬上 鄧焯一直注意着亞娣母親的那條船上

條船成品字形,飛一樣在海面上無聲地向 向前滑去,後面左右兩條船跟着開動,三 喝聲起:他那條船一馬當先,箭一樣

亞娣的母親與另三條船待前面那三條

船! 娣的母親才揮動手臂,疾喝一聲道: 船幾乎在他們的視綫之中消失的利那 於是,四條船兩前兩後

滑行。 遠遠地尾隨着鄧焯那三條船 ,輕快地向前 ,揚帆破浪

只不過,他們各人的心情可一點也不

般的小島。 何老鴨老巢所在的那個形狀有如一隻香蕉 棋佈的礁石小島,就像守衞一樣,拱衞着 另另的海島,只不過,其附近有不少星羅 何老鴨的老巢與鐵鑊島一樣,是個孤

何老鴨留守在島上的手下發覺,根本接近 進去,那肯定還未接近那座島子,便會被 一條水路是最安全的,但若是從那條水路 若要正面接近何老鴨的老巢,那只

那條唯一的水路,那麼,便可以高枕無憂 說得上是固若金湯,只要派入封鎖並<u>監視</u> 礁,將船撞破,故此,何老鴨的老巢可以 面也是暗礁密佈,一個不小心便會撞上暗 星羅棋佈般露出海面的礁石之外,海水下 可以接近何老鴨的老巢,但却非常之危險 ,因爲那一帶的海面上,除了可以看到的 但捨此一途之外,雖然還有不少水路

的老巢,可謂聰明極了 而何老鴨選擇了這麼一個地方作爲他

口内 巳「插」入了那條通向何老鴨的老巢水路 鄧焯那條船就像一把剪子一樣,這時 何老鴨的老巢。

館响人倒

,站在那艘快艇艇頭的漢子

那條快船揮手大喝。「你們是什麼人,胆 中的快艇上 「喂,快停船。 ,有一個持鎗漢子朝鄧焯他們 那條欄在前面水道

身猛烈地搖晃了起來。

連忙學起手中的館,作勢欲射!

開鎗向快船射擊,一陣又急又密的鎗彈 迭向天上發射了一顆訊號彈,其餘的正欲 殺,刹時慌亂起來,艇尾的一個漢子急不

上的人(他們不知是鄧焯開館的)開館射

快艇上那四五個漢子眼見伙伴被快船

已向他們罩射過來。

而艇上的其他漢子(約有四五個)

漢子舉鎗欲射,他可是手急眼快,先發制

,「砰」地朝那漢子開了一鎗。 就這刹那間,快船已飛滑前五六丈,

地向前「衝」去。 艘快艇的攔截而將速度慢下來,依然飛快 而他們這條快船的速度却沒有因爲那 發出一聲叫,身子猛地向後一仰,倒栽下 去,學起的鎗亦鬆脫墮落在艇頭板上

敢亂闖進來,還不停下來? 沒有停下來,却氣勢洶洶地直撞過來,他 喝聲中,那快艇上的漢子見快船不但

亦驚疑不置地作出射擊的勢子 鄧焯沒有答那漢子的話,一眼看到那

頭上,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前面水道的情

,只要鄧焯一發出命令,他們便會開火攻

手的

石後面射滑出來,才喝令手下準備隨時動

鄧焯就是發現了那艘快艇從那塊大礁

而船上的那些漢子,則緊張地戒備着

頭來

老鴨的手下不及應變。

自進入水路之後

鄧焯就一直站在船

快艇來,攔住了去路,而另一邊一塊較細

多丈外的一塊大海礁後,一下子滑出一條

就在鄧焯喝出口的刹那,前面大約十

小的海礁石後,也隱約露出了一艘快艇的

措手不及,所以,速度一定要快,令到何

樣,便要向前「射」去。

旣然採取强關硬衝

,那便要打他一個

做好準備,隨時開火

那些在船上隱伏着的手下一聽,馬上

放慢下來,反而加快了,去勢有如箭矢一

準備動手!

三條船沒有因爲進入了水道而將速度

上的人手,作好了「衝殺」的準備。

而在進入那條水路前,鄧焯已命令船

別無他法可以接近何老鴨的老巢。

及燃燒彈,火力强大 衝鋒鎗, 二枝機關鎗

因爲他們那艘船是負責主攻的,所以

配備的火力特別强

忽然,鄧焯朝後一揮手,疾喝一聲

他們實行强闖硬衝,因爲捨此之外。

後面,三條船一左

一右、緊隨而進一

而單是鄧焯這條船上,便配備了六支

,還有自製的手榴彈

雙方的距離不到十丈

船上各人刹那間精神爲之一振, 都望着遠處的海面

那一陣急驟密集的鎗彈擊斃了。 他們根本連開館的機會也沒有,便被

彈! 同時間,快船上有人緊接着掃射了一梭子 那艘快艇,但却擲在海礁石沿的海面上 出了三個裝滿了煤油的瓶子,雖然擲不中 隱匿在另一邊一塊海礁石後的快艇接連擲 而在鎗聲响起的同時,快船上有人向

也將那隻快艇吞噬! 成一片火海,不但將那塊海礁石吞沒了 近的水面,熊熊地猛烈燃燒起來,頓時變 亦受熱爆裂起來,刹時間,那塊海礁石附 油着火燃燒起來,緊接着另兩個煤油瓶子 煤油瓶射爆了, 職」地一聲,其中一顆鎗彈將一個 「哄」地一聲,濺射的煤

海,但却給快船上的鄧焯及其手下一陣掃 **着轉,眨眼之間,便讓那熊熊的火勢吞噬** ,頓時死傷殆盡,艇子在那片火海中打 **那隻快艇上的漢子順時慌惶失措驚呼** ,急忙划動木漿 企圖衝出那片火

上的人手,已方一點損傷也沒有 鄧焯見這樣順利便解决了那兩條快艇

H20

速向業已在望的何老鴨的老巢——那座海 高興了,但却沒有得意忘形,喝令快船加

懂兵法,但這個道理,他是明白的。 所謂一鼓作氣,乘勝追擊 ,他雖然不

越過那一段海面,將那兩艘快艇拋在後面 直撲向何老鴨的老巢。 就這一霎間,三艘快船一前二後,已

派出去監視及把守水道的伙伴。認爲縱使 於一向皆平安無事 在崗位上的。 長喝酒,或是去尋樂子,沒有一個是留守 有什麼事發生,那些監視把守水道的伙伴 入侵的事情,而他們一向又很倚賴及信任 麼事,但都猜到,極可能是有外入侵入了 老鴨的手下,他們雖然還未弄清楚出了什 任島上:皆是髙枕無憂,不是去睡覺 便,足以應付任何事故,所以,不論是誰留 ,否則,怎會有鎗聲响起,最糟的是,由 館聲已驚動了留守在島上的十幾名何 從沒有發生過有外人

三艘快船就像從天而降般,一下子出現在 處趕往島前各處的險要處時,鄧焯他們那 警,但却未能一下子便扼守着島前的險要 是以,留守在島上的人手雖然聞聲知 待到那十多名像伙倉惶從各 出現在島前

開館射擊,以壯胆色 那些傢伙立時三魂皆冒,有人盲目地 焦急萬分地向島前

下馬上集中火力,向島上射擊!抗,在鄧焯的一聲喝令下,三條 ,在鄧焯的一聲喝令下,三條船上的手 但鄧焯他們豈容那些傢伙據險扼守抵

> 後的舢舨,在火力掩護下向島上划去 同時,三艘快船上分別有人跳下拖在

鎗射撃。 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慌恐不迭地仆倒在 ,有一大半還未撲到島前的險扼處,便 島上那十多名傢伙在猛烈的火力掃射 ,連頭也不敢抬起來,但却胡亂地開 ,剩下的五六名傢伙那裏還敢

响個不停,那種聲勢,就是嚇也能將人的上猛擲手榴彈,鎗聲夾着手榴彈的爆炸聲 減弱,鎗聲驚心動魄地,一個勁猛吼着。 邊划來,而三條快船上的火力絲毫也沒有 威脅也沒有,也阻止不了那三條舢舨向岸 **鎗聲中,快船上有人接二連三地朝島** 這自然對三條快船上的鄧焯他們一點

抱着腦袋直發抖! 個緊緊地匍伏在地上,連鎗也不敢亂放, 那五六名傢伙果然被嚇破了胆,一個

當先一人,正是鄧焯。 到岸邊,舢舨上的五名漢子馬上跳上岸, 很快便划到岸邊,當中的那條舢舨最先划 三條舢舨在猛烈密集的火力掩護下

射擊那五六名匍伏在地上 誤傷了自己人,將火力減弱了,只是集中 已靠岸,並已跳上岸,疾竄向島上 ,好讓鄧焯他們順利地衝上島上,將別 快船上的人眼見鄧焯他們三條舢舨經 ,不敢抬頭的像 ,爲免

些人對他敬服,那是有助他實現那個野心那些手下眼前,盡量表現自己,好令到那 倒不是他不怕死,而是他想在亞娣母親的 鄧焯可說是勇不可擋,身先士卒 ,那

得抬不起頭來,根本無法還擊,在這種情 勇,率領三條舢舨,向島上進攻。 况下,是不會有多大危險的、他才自告奮 上留守的像伙死傷了大半,餘下的也被壓

他一個勁地衝向島上。 去。看得跟在他後面的手下對他欽佩不已 ,同時也激發起心中那股英雄氣概,跟着 他跳上岸後,便一直勇悍地向島上衝追就是他聰明的地方。

瞪口呆,渾身猛地打了個哆嗦,駭住了。 頭來看看究竟怎麼回事時,却看得他們目 島上,待到他們發覺鎗聲忽然稀疏,抬起 原來,鄧焯他們已衝到那幾個傢伙的

疏起来。 他們總算明白了,鎗聲爲什麼忽然稀

那是因爲快船上的人已不用以猛烈的

伏在地上的那幾個傢伙。 「放下館,慢慢爬起來! 鄧焯喝令

,不等鄧焯喝叫,已自動將雙手舉起來。 一個個放下手中的鎗,從地上爬起身來 鄧焯看一眼站在最前面的那個傢伙 「島上還有別的人麼? ,頗抖着

不大,聞聲渾身震抖了一下,急急說道: 那像伙是個大塊頭 ,但看樣子胆量却

一到底有什麼 ,快說啊!

而他也不是暗自逞英雄的 ,他眼見島

島上那幾個傢伙還不知道敵人已衝上

身前,那烏黑的鎗咀已對準了他們!

鎗火掩護鄧焯他們了。

那幾個傢伙在鎗咀心指嚇下

鄧焯看着那傢伙那種窩囊相,不耐煩

…有幾個女人在屋子中 那像伙這才吐出下面的話來

鄧焯雖然鬆了口氣,但隨即又問。「除了那幾個女人,島上還有別的人 · 沒……沒有了……」那個大個

沒……沒有了

鄧焯盯着那大個子 ,緊迫地問道

那大個子慌不迭地搖手擰頭道:

根 人到那些屋子去看一下。 鄧焯掉首對身邊的一名手下道 你與阿廣幾個在這裏看着他們,我帶 :沒有 帶

呼其他的人手,向島上那一所屋子走去。那叫帶根的漢子答應一聲,鄧焯便招 上發射出訊號,通知接應的其他船隻趕來 ,一面將船隻駛向島上唯一的碼頭 决了島上何老鴨那些手下,馬上一面向天 而這時,那三艘快船見鄧焯他們已解

屋子搜查過,也在島上的其他地方搜查了 的女人外,確是不見有別的人,那大個子 一遍,除了屋子內有幾個驚慌得縮成一堆 鄧原帶着七八名手下,不但將那幾間

些打頭陣的漢子感到開心不已。 便攻佔丁何老鴨的老巢,這令到鄧焯與那 交戰的,那知道却是幾乎「兵不血刄」 原本,他們想像中 ,是有一番激烈的

他們說,若是亞娣的母親他們趕到來,撞女人强姦的,但鄧焯却勸阻了那些人,對 上了,那不大好看,那些人才作罷 本來,依他們的意思,都想將那幾個

這倒不是鄧焯好心 ,不要看到那幾個

性的行為。

到亞娣的母親所乘的那條船,領先直駛過 待他們走回島前去時 ,遠遠的,巳望

,大大地稱讚了一番,每一個人皆顯得 亞娣的母親對鄧焯及打頭陣的那些手

一步應該也會順順利利的。 因爲第一步已輕易便成功了,那麼

才放下心來,阿焯,等一會,你可不要太 麼,自你們那三條船駛入水道,响起鎗聲 們成功地攻佔了何老鴨的老巢,都對你讚 **水觀音菩薩保佑你,看到你安然無恙,我** 不絕口,我聽着,心中可高興了。」一頓 我媽與二叔四叔他們看到訊號了。知道你 對他道:「阿焯,你真厲害,你知道麼, ,我担心死了,不知你有沒有事,我一直 ,忽然語氣一變,關切地說道:「你知道 亞娣抽個空,將鄧焯扯到一邊,悄聲

放心吧,爲了妳,我不會盲目冒險的。」 「阿娣,妳對我這樣好,我很高興,妳 鄧焯伸手執住阿娣一隻手,感動地道

說話,那邊有人向鄧焯招呼道:「阿焯, 快過來啊,大嫂有話對你說! 亞娣聽他那樣說,心中甜甜的,正想

微熱,慌忙放開執住亞娣的那隻手,應了 聲,急急向那邊走去。 ,亞娣倒是六大方方的,但鄧焯却臉上 鄧焯與亞娣急忙扭頭望去,原米是二

H22

亞娣毫不避忌地緊跟着他,向二叔那

他們忽然趕回來,那怎麼辦?所有的人手 宜遲,這個時候你還跑開了,萬一何老鴨 已按預先計劃好的步驟行動了,就只等你 亞娣的母親對鄧焯道:「阿焯,事不

上上船,一切按照計劃行事。 親這樣緊張的,當下忙道:「阿姑,我馬 ,關係到他們的生死存亡,難怪亞娣的母 亞娣的母親說話時,瞪了女兒一眼 鄧焯知道是自己的錯,這一次的行動

何老鴨,你的功勞最大!」 重,我是一時心急……這一次若是消滅了 和起來。「阿焯,你別怪我剛才口氣那樣 亞娣的母親聽他那樣說,語氣變得溫

着 ,瞥了亞娣一眼,便匆匆向泊在碼頭兩 鄧焯忙道:「阿姑,我明白的 。」說

話 着腮的女兒道:「亞娣,你是個女仔啊 不害臊的麼?也不理有人沒人,拉着他說 亞娣的母親待鄧焯走出老遠,才對鼓

臊的,我和他又不是做出見不得人的事情 說兩句話也不行麼?一說着,負氣地別 亞娣氣鼓鼓地道: 「媽,有什麼好害

巳軟化了。「亞娣,亞媽不是不准你與他 的很喜歡阿焯? 說話,只是要妳檢點一下……好了 對她嬌寵慣了,見女兒氣鼓鼓的,心中早 亞娣的母親只得這麼一個女兒,平日

媽,我好喜歡他,他也喜歡我。」 亞娣可是毫不害羞,坦然點頭道: 但畢竟

低下頭。

亞娣的母親吸了口氣。

「亞娣,你想

亞娣抬起頭,毫不後悔地道:「媽

我與他在一起吧?」 除了他,我什麼人也不嫁,你不是不喜歡

只是,他是外人,亞媽不知道他是不是眞 得多了,人品也好,亞媽也很喜歡他…… 只有你一個女兒,那自然要更加小心一點 心喜歡你,又是否真的肯留在島上,亞媽 阿焯這個小伙子比島上的那些後生仔能幹 頭,說道:一怎會呢,你是亞媽的命根子 ,只要你喜歡的,亞媽也喜歡,說真的 亞娣的母親慈愛地伸手撫着女兒的肩

們冒險拚命麼,他要不是真心留下來的話 頭撲入母親的懷中,好一會,才抬頭道: 點你不用担心。 看得出來,他京真心喜歡我的,媽,這一 ,他怎會那樣做,還不想辦法逃走麼?我 媽,他不是身先士卒,不怕危險,替我 亞娣感動地叫了一聲: 媽

但願妳沒有揀錯人。 吁口氣,撫着女兒的頭髮,道:「亞娣 ,但心中仍有一點疑慮,却沒有說出來 亞娣的母親聽女兒那樣說,想想也是 說着,她的目光不由一移 ,望向碼頭

碼頭那邊,已有四艘船離開了碼頭

已站在船頭,定眼向前望着 向水道輕快地滑去,當先那條船上 ,鄧焯

另一艘船這時也離開了碼頭 ,遠遠地

條船的。

老巢的何老鴨以及他那些手下 而鄧婥他們那四條船,負責伏擊返回

母親忍不住哪喃上聲。 那四前一後,駛人水道的五條船,亞娣的 地消滅何老鴨與他的手下就好了。 但願阿焯他們像攻佔這島那樣順利

面,隱藏着等他們回来的! 們的!」亞娣光滿信心地說: 們發夢也想不到,我們會在他們的老巢前 「媽,他一定能夠順利消滅何老鴨他 何老鴨他

個人材,我們若是早有幾個像阿焯這樣的 不由又放眼望向水道那邊。「阿焯確是 人材,早已稱雄海上了。 嗯,但願如此。」亞娣的母親說著

心中甜甜的。「媽,那妳是不反對我喜歡 亞娣聽母親稱讚自己的心上人,不由

候不是任由你愛什麼便什麼的!」 「亞娣,媽只有你一個女兒 妈什麼時 亞娣的母親搖搖頭,慈愛地看着女兒

亞娣欣喜地道: 媽 你真好。

媽養你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聽你說媽好的 。瞧你那種高與的樣子,別有了他,便忘 亞娣的母親摸摸女兒的脸 笑道:

了你呢,我不是那樣的人。 亞娣急得紅着脸道: 媽

安慰。一不過,聽信這樣說,媽也就放心 做母親的看到女兒那種情急的樣子,順覺 別當員,媽只是跟你說笑一句

亞娣一聽,馬上急不及待地拉着她母及接應阿焯他們。」 月頭,說道:「我們快上船吧,以免來不肩頭,說道:「我們快上船吧,以免來不說完,这一眼碼頭那邊,拍拍女兒的

親向碼頭走去。

×

注視着那條快艇的動靜。 寒上發覺了,立刻緊張起來,目不轉睛地 水,匿藏在一塊大海礁後面那條船上的人

游忍出挺上的人的豪脱了。 那條箭也似「射」來的快艇,終於,可以 那焯就在那條船上,他也緊張地望着 鴨的人),所以難免會緊張。

快艇上的人是什麼人へ是自己人還是何老

由於距離太遠,艇上的人都看不清楚

快艇上的阿狗兩人!的前面,鄧煒忙吩咐一個漢子到船頭招呼的前面,鄧煒忙吩咐一個漢子到船頭招呼起眼間,那條快艇已划到那塊大海礁

道:「阿狗,有什麼消息啊?」那漢子兩步奔到船頭,朝外面大聲叫

快艇上的那漢子應道:「是啊,快划阿全嬡?」 快艇上的兩人聞聲抬頭朝礁石望了一块艇上的兩人聞聲抬頭朝礁石望了一

將艇首一掉,划向那塊大海礁後面,一眼快艇上那叫阿狗的漢子答應一聲.便

你推備子了婆?! 道:「阿焯,何老鴨他們正在駛船回來,的已停了獎,站起身來,朝船上的鄧焯叫的已停了獎,站起身來,朝船上的鄧焯叫掉阿全等人。不等艇靠近快船﹐那叫阿全

了。」 可全這條快艇正是負責監視何老鴨他們那伙海盗的動靜的。「不是,何老鴨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老巢已出了事,他們在很遠的海面上封掠了一條貨船,正滿載在很遠的海面上封掠了一條貨船,正滿載

光芒來。「大家快準備好。」

,攀上了船上。

海礁上,負責監視水道。 部處到海礁的後面,並派了一個人跳上 部焯急步走到船後,吩咐掌舵的漢子

個手勢。

「個手勢。」

「大約半個小時後,有三條船魚貫地從大約半個小時後,有三條船魚貫地從

的人全神戒備,隨時準備動手。緊張起來,鄧焯再一次壓着聲,吩咐船上是發現了何老鴨的船已駛入了水道,俱皆是發現了何老鴨的船已駛入了水道,俱皆

上的那面三角旗便知道了。 來了,這只要看一下每條船上高掛在桅桿來了,這只要看一下每條船上高掛在桅桿

, , , , , , 也是因此而來的。

巴出了事,否則,怎會如此從容鎭定。鴨與他的手下,果然沒有發現自己的老巢三條船一直向前駛去。看情形,何老

朝船上的鄧焯.他們打了個手勢。

「一個」

「

一出水道,鄒焯便疾喝一聲道:「開輕快地滑出水道。那條船馬上無聲地從礁石後轉出來,

上!

一個個着火的玻璃瓶子飛擲向前面那條船
開後那條船開火,震耳的鎖聲中,只見
向最後那條船開火,震耳的鎖聲中,只見
聲才起,早巳蓄勢準備的各人馬上猛然地
聲才起,早巳蓄勢準備的各人馬上猛然地

後,只好胡亂地開鎗還擊!
從,只好胡亂地開鎗還擊!

即焯他們的攻擊。 但那只是虛張聲勢而巳,根本阻止不

機會。
機會。
機會。

老鴨他們那三條船上。擊的同時,也紛紛將土製的燃燒瓶擲向何擊的同時,也紛紛將土製的燃燒瓶擲向何而鄧煒他們那四條船上的人在開火射

息的機會。

息的機會。

「包含性」

「包含

是熱鬧。

「轟轟」連聲爆炸聲响成一片,煞上紛紛向何老鴨那三條船投擲自製的手榴上紛紛向何老鴨那三條船投擲自製的手榴

人……」 有人「呷呷」大叫:「喂……你們是什麼本就沒有還手的機會,只聽中間那條船上何老鴨那三條船被炸得船破人翻,根

,這是認識何老鴨的人都知道的。

因爲何老鴨的聲音,就像鴨子叫一樣人還是聽出,那大叫的人,正是何老鴨。
蓋了。不過,鄧煒他們那四條船上,有些蓋了。不過,鄧煒他們那四條船上,有些

老鴨那三條船時,何老鴨與他的手下幾乎舉擊濱了何老鴨的手下,四條船靠近了何舉擊濱了何老鴨的手下,四條船靠近了何鄧焯他們就這樣以雷霆閃擊之勢,一

稱霸南海上 梟雄夢破碎

死傷殆盡,就算還有幾個僥倖沒有受傷的

,也嚇得瑟縮着,失去了抵抗的胆氣。

鄧焯他們那四條船上的人却沒有因此

親大擺慶功宴。 爲了全殲何老鴨那一帮人,亞娣的母

而停止了掃射,四條船上的人一邊紛紛跳

上何老鴨那三條着火燃燒的船隻,一邊開

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六英雄。 是故,他受到連番的稱讚,在所有人是故,他受到連番的稱讚,在所有人

鎗射擊。

後,他最少已有了七分酒意。,他是逢「敬」必乾,接受完那一輪敬酒,加上又不好意思推拒別人的好意,所以少人向他敬酒,而也被讚得有點飄飄然的也是多到所有人的敬重,不自然的,他也受到所有人的敬重,不

晃晃地向屋子後面走去。 忽然間,**心感到有點內急,於是搖搖**

要人?」 在屋子後面的山脚下一棵樹後小便後 在屋子後面的山脚下一棵樹後小便後 中,他不由吃了一驚,脫口疾喝道:「什 中,他不由吃了一驚,脫口疾喝道:「什 下,他不由吃了一驚,脫口疾喝道:「什 下,他不由吃了一驚,脫口疾喝道:「什

確有七分似一隻鴨樣,果然是人如其名。

因爲那具屍體的尊容,扁嘴塌鼻的

看過了何老鴨那死不瞑目的屍體後,

脚的屍體就是何老鴨。

看到他那副尊容後,也認出那具被炸去雙

鄧焯雖然從未見過何老鴨其人,但在

死的何老鴨。

蛇沒有打在七寸子上,終於遭到反噬的

因爲殺賊若不殺死賊首,那就等於打

結果,在中間那條船上,發現了被炸

將何老鴨找出來一

-不論是死是活。

那三條船巳開始傾斜下沉上

鄧焯却吩咐所有的人,在三條船上

待到他們攻佔了何老鴨那三條船後、

鄧焯舒了一口大氣,下令:一將船全部炸

有人問道:「那些受傷的傢伙如何處

向他低聲道:「阿焯,是我啊。」那人影却朝他「殊」了一聲,走上前

尿一,但想想有點不雅,便噎住了。 亞娣,妳也……」本來他想說「妳也來撒 鄧焯定一下神,才認出那是亞娣。「

出來的陣陣酒氣,他知道亞娣今晚也喝了鄭焯在亞娣說話時,嗅到從她口中噴

H24

那些受了傷的人在呼號。的船上投擲手榴彈,毫不理會那三條船上

,然後,有人向何老鴨那三條逐漸下沉亞娣母親的手下也紛紛跳回自己的船

,是生是死,賭賭他們的運氣吧!」

,他狠心道:「不要理會他

說完,他已跳回船上。

鄧焯才下令四條船駛同何老鴨的老巢

看着何老鴨那三條船完全沉入水中後

出一種異樣的衝動。

正一種異樣的衝動。

正一種異樣的衝動。

「亞娣,妳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啊?」

就走,走了幾步,才道:「阿焯,你不是亞娣瞟了他一眼,一言不發,拉着他他捲着舌頭對亞娣說。

點脚步浮浮的。 她所以這樣說,是發覺鄧焯走起來有

到什麼地方?」
一頓,含糊地問道:「亞娣,你要帶我」一頓,含糊地問道:「沒有醉。誰說我醉了?

來的意思,直向山上走去。的,倒不覺得怎樣累,而亞娣却沒有停下為仍有五六分酒意,走起來有點浮浮蕩蕩折折地直通向山上,走上山坡後,鄧焯因折折地直通向山上,走上山坡後,鄧焯因

拉我上來賞月吧?」 一輪圓月,開玩笑地道:「亞娣,你不是 一輪圓月,開玩笑地道:「亞娣,你不是 拉我上來賞月吧?」

吧。」
亞娣白他一眼,似笑非笑地道:「現

喝了 說着,拉了鄧焯便沿着山脊向左邊走

坡走去。

來。 歌焯被他拉着走,不知她要帶他到什 歌焯被他拉着走,不知她要帶他到什

」他終於忍不住又問亞娣。

裏。」

這時,亞娣巴帶着他,走下山坡上,

我……」
歌焯回望一眼,山坡上只有草樹在風

鄧焯忙道:「亞娣……這裏……可是焯,你是不是不喜歡我帶你來這裏?」亞娣忽然有點生氣地噘着咀道:「亞

左邊一指,「那裏不是可以坐麼?」

……連坐的地方也沒有啊

,石面比一張床還要寬大。 邊有一塊很平坦的大石突出地面約有半尺 邊有一塊很平坦的大石突出地面約有半尺

望下去,可以看到島前碼頭的情景及那在風一吹,鄧焯的酒意又醒了二分,從這裏坐在那塊平坦的大石上,被清凉的夜

無限神秘的感覺。 月色下,閃着幽光的黝黑大海,給人一種

無邊的大海…… 着山脚下那幽秘的大海,近乎自語地道: 出一口氣來,雙眼閃着光,目不轉睛地望 「我最喜歡坐在這裏看看下面那一片浩瀚 「亞焯,你覺得這裏怎樣?」亞娣吐

丹田内的那股隱隱欲發的衝動,隨之勃發 那股淡淡的體香,感到一陣迷醉,隱伏在 鄧焯忽然間嗅到亞娣身上散發出來的

他眞想一把將亞娣那誘人的嬌軀摟在

「阿焯,你怎麼了?沒有聽到我的說話 幸好亞娣忽然轉頭睨他一眼,帶笑道

遠……唏,你不是有話要對我說麼?到底 是什麼緊要的話,要在這裏才說?」 這地方眞好,坐在這裏,可以望到好遠好 散了一半,慌不迭說道:「聽到,亞娣, 鄧焯悚然一驚,那勃發的衝動馬上消

我不想被人……聽到……所以才帶你來這 角,好一會,才說道:「亞帅……我… 亞娣忽然靦峴地垂下頭水,玩弄着衣

對我說什麼話?快說啊?」 她的一隻手,喉頭發乾地道:「妳到底要 那在月光下纖毫畢現的毫毛,心頭不由 直跳起來,情不自禁地伸手輕握着 鄧焯望着亞娣那動人的身段,頭脖上

聲道:「亞焯,你是不是真的喜歡我?」 亞娣的頭垂得更低,好一會,才顫着 鄧焯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急不迭

我? 你說的是真心話? :「當然是真的啊,妳要怎樣才能相信 亞娣忽然抬起頭來,直視着鄧焯。 鄧焯在亞娣的直視下,幾乎想移開目

點虛情假意,那就不得好死! 富着頭頂上的月光發誓,我對妳若是有半 直視着亞娣,眞心實意地道:「亞娣,我 道:「阿焯,你知道我爲什麼會那樣問你 要贏得亞娣的芳心不可,馬上咬咬牙,也 ,但他想到自己的野心若要實現,那非 亞娣聽他這樣說,這才滿心歡喜地說

座? 鄧焯搖搖頭,却沒有說話,只是深情

地看着亞娣,等她說下去。 亞娣幾乎在他的目光下融化了

…我與你……好…… 亞娣可是越說,頭越垂低,一副羞不

焯

,我媽……今日對我……說,不反對…

可仰的樣子。 「真的?」鄧焯驚喜地脫口說道,同

焯的懷中。 道: 時緊緊地執住亞娣的手 亞娣深深地垂下頭,語聲像蚊吶般說 「真的!」忽然身子一歪,假靠入鄧

的衝動,伸手一把將亞娣緊緊地摟住,頭 一低,吻落在亞娣那光緻的頸脖上。 鄧焯再也壓抑不住心中那股隱隱欲發

像脱了力般,軟軟地假靠入鄧焯的懷中。 亞娣的身子大大地震動了一下,彷彿

貪婪肆意地從亞娣脖頸吻到臉頰上 有如决堤洪水般,泛濫起來,那兩片咀唇 鄧焯這一吻,令到他心中的那股衝動

吻落她的兩片唇上

在一起。

下來,終於撫在那鼓漲的胸脯上.... 是輕撫着她的手臂,繼之是肩頭,……接

情迷了。 出令人按捺不住的呻吟聲,她只完全意亂 更娣又是大大地震頭了一下,喉中發

地道:

以跟着你,那我們以後就機會了

鄧焯急忙朝亞金「殊」了一聲・雙眼

股慾火。 則,無法化解得了丹田內熊熊燃燒着的那 什麼也拋諸腦後,只想着要佔有亞娣,否 中那股决堤的衝動,再加上酒意,他已將 港親近過一次女人 ,這時再也壓抑不下心

啊。

亞金,以後說話小心一點,提防隔牆有耳 迅速地四下掃射了一眼,疾聲地說道:

聲壓抑着的尖叫聲… 跟着壓在亞娣的身上……亞娣忽然發出

,與我分開。一鄧焯高與地對亞金說。

「焯哥,你不是逗我歡喜,和我開玩笑

口告訴我的 道:「亞金,我說的是真的,亞娣剛才親 鄧焯笑着拍一下亞金的肩頭,認真地

點不信地問。

一晚他與亞娣在山坡上那塊大石上發生了 鄧焯心中可是明白得很,那麼因爲那

喉中發出一聲呻吟,四片唇片緊緊地吻啜 亞娣渾身震顫了一下,彷似觸電般,

鄧焯的手也在亞娣的身上撫動了

騙你麼?

亞金聽他這樣說,才高興得雀躍不二 「焯哥,這眞是太好了,我以後可

金說出來,只好含糊地道:「亞金,我會 過鄧焯却不便將他與亞娣的關係坦白對亞 信了,答應不再在行動時將兩人分開。不 親的面前替他們設好話,終於說得母親相 關係後,亞娣聽了他的要求,極力在她母

鄧焯自被他的三叔趕出南頭,只在香

他忽然一下子將亞娣壓倒在大石上

我。

地道:「焯哥,我就是冒失,多謝你提醒

亞金這才省覺到自己太大意了,自責

亞金先是怔了一下,有點不相信地道 「亞金,你以後可以不用再在行動時

「焯哥,阿姑怎會忽然消取了對我們

的疑心,完全信任了我們?」亞金似是有

還以顏色。 鄧焯不由又想到自己被三叔趕出南頭

我也一定再會南頭看一下

對我那位三叔

大的地方,什麼也沒有,即也悶死了。

鄧焯也與奮地道: 哈哈,那時候

家去,在這裏,走來走去就只有巴掌那麼

一定傷心死了

。唉、我恨不得立刻就飛回

他們,我老子一定以爲我已經死了,我媽

候我馬上趕回家去看一下我老子(父親

亞金聽得眉飛色舞地。

- 她哥,那時

困在這個小島上。

時,我們就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不用再

功了一半,只要我們今後的言行小心謹慎 那表示她已完全信任我們,我們可說已成

「亞金,阿姑現在對我們不再起疑心

鄧焯噓口氣,拍拍亞金的肩頭,說道

,那麼,我們的計劃就有成功的一日,那

時的狼狽情形,眞恨得牙癢癢的

展怎樣?」亞金忽然含笑問。 「焯哥,你與亞娣之間 :的事,進

,成爲阿姑的女婿了 鄧焯不 由曖昧地朝亞金笑笑。「亞金 ,不久之後,我就會娶她做老

弄到手,島上那些對亞娣有意的青年, 地道:「焯哥,你就是行,連亞娣也能夠 亞金一聽 ,不由豎起了大拇指,佩服

定對你又妒又羨了。 ,像亞娣這種女子,只要我暗施手段 鄧焯自得地笑笑。「亞金,不是我誇

在這裏與阿金說什麼啊?」 還不是手到擒來。 忽然,遠遠地傳來語聲: 「阿焯,你

扭轉頭望去,看到亞娣正急步過來,兩人 兩人冷不防之下,都吃了一驚,慌忙

裏去了,快跟我走吧,我媽找你 吁口氣才道:「阿焯,我還以爲你跑到那 ,有什麼事麼? 大灾地鬆了口氣,鄧焯放聲說道: 亞娣來到兩人身前,看了兩人一眼 ,有事商 亞

春的樣子,不由打從心裏欽羨鄧焯的艷福 亞金看到亞娣看着鄧焯時那樣眉眼生

暗自道:「焯哥眞有辦法。」 鄧焯看着亞娣,問道:「阿姑找我商

他,在這段日子中,也會偷偷地與鄧焯幽 與鄧焯發生了關係後,一顆心巳完全向着 亞娣自從那晚在山坡上的那塊大石上

> 細地看遍了也摸遍了的情景,一顆心不由 什麼事?」 一次被他將自己身上衣服脫清光,仔仔細 鄧焯目灼灼地注視着她,令她不由想起有 ,微現羞赦地避開鄧焯的目光,帶笑微嗔 「通通」劇跳起來,那張臉也不由熱起來 「我又不是我媽,怎知道她找你商量

心 用再與亞焯分開了,我媽對你們已完全放 ,你高興麼?」 說着,朝亞金道: 亞娣姐,焯哥剛才已對 亞金,你以後不

亞金忙道:

話 我說了,那全是妳替我們在阿姑面前說好 ,我要多謝你才是。一 亞娣睨一眼鄧焯,搖搖手道:「亞金

我媽! 肢,朝鄧焯道:「亞焯,還不快跟我去見 ,神態略顯忸怩地睨了鄧焯一眼,扭扭腰 ,你不用多謝我,你與亞焯是好兄弟,而 :」忽然,她一下子噎住了,不說下去

己到處走走吧。」說着,急步趕上去。 由吞了口口水,朝亞金道:「亞金,你自 鄧焯看着亞娣那嬌健婀娜的身姿,不 說着,頭也不回地向屋子那邊走去

焯 屋子當中那張椅子上,看着才坐下來的鄧 殺了何老鴨他們那帮人的事情後,他們不 省及賴皮鱔他們不知怎的·知道了我們**雅** 你說,我們現在怎辦?」亞娣的母親坐在 知怎的,居然聯合起來,商量對付我們, 「亞焯,我們剛聽到一個消息,獨眼

叔及四叔亦在座,皆神色凝重。 亞娣就坐在鄧焯的身邊,而亞娣的二

> 心中想着 人。 思想的樣子,却不時偷眼望着二叔四叔兩 反感,說他壓下了他們的鋒頭

,當下裝出

設完·看一眼亞娣的二叔與四叔,故 望我眼的,忽然兩人同時眼中一亮,幾乎 我們倒不如聽聽他的主意?」 阿焯腦袋靈活,一定已想到什麼好主意, 是異口同聲地對亞娣的母親道:「大嫂, 珠在動腦筋,但腦子像生銹一樣,怎也轉 不動,就是想不出一個主意來,不由你眼 亞娣的二叔四叔抓耳搔頭的 ,轉着眼

們那幾帮人聯合起來對付我們,只怕我們

槍械充足

,也抵抗不了,被他們吃掉!」

麼好主意啊? 想不出什麼主意來,才那樣說,當下朝兩 人笑笑,才轉對鄧焯道:「阿焯,你有什 亞娣的母親聽兩人那樣說,知道兩人

第一個要消滅的目標,應該是最强的一帮 未聯合起來之前,將他們各個擊破... 强,那就要趕快動手,趁他們幾帮人馬還 姑,二叔四叔,我們旣然已決定先下手爲 帮人馬解决掉。 力不太强的人馬,令他們心生猶豫,然後 人馬,這樣,不但可以震攝住其他幾帮實 ,我們還可以挾其威勢,逐一將其他的幾 鄧焯這才故意抓抓頭皮,說道:「阿

的實力最强,而倡議聯合起來對付我們 道:「目前在那幾帮人馬中,要數獨眼鯊 · 就是獨眼鯊那帮人。 ,亦是獨眼鯊提出的,所以,首先對付的 ·深覺有理,待鄧焯說完,亞娣的母親便 亞娣的母親與二叔四叔聽得連連點頭

只怕我們不但消滅不了獨眼鯊,可能會反獨眼鯊,非要想個萬全之策不可。否則。 鯊的實力比何老鴨還要强,我們若要對付 二一叔附和道: 不過,獨眼

然已有心吃掉我們,那我們焉能坐以待斃 不到他們却帮了我一個大忙。 不出辦法開口勸說阿姑動獨眼鯊他們,想 喜,暗自忖道:眞是天助我也,我正在想 ,口中却毫不猶豫地道:一阿姑,他們旣 ,當然是先下手爲强了,否則,若是等他 鄧焯聽完亞娣母親的說話後,心中暗

意問他們 消滅,他們死好過我們死啊! 他們吃掉,那當然是先下手,將他們逐個 由異口同聲道:「對,與其坐以待斃,被 人,被鄧焯這樣一問"想想也是道理 亞娣的二叔與四叔都是目不識丁的粗 :「二叔,四叔,你說是麼?」

然不想島上的人死傷太多,所以,他不免 多人,她雖然是個女中丈夫,但畢竟是個 但心中却拿不定主意,那是她顧慮到若是 牙,毅然道:「旣然二叔四叔也讚成先下 心生猶豫,但被二叔四叔那樣一說,將她 女人,心腸沒有男人那樣硬,而島上的每 與獨眼鯊他們展開火倂,說不定會死傷很 手爲强,那就向獨眼鯊他們下手吧。 心中的猶豫與煩慮說得頓時消散了,咬咬 一個人,說起上來,都是非親卽故,她自 亞娣的母親本就覺得鄧焯說得有理 一頓,掃了二叔四叔及鄧焯一眼,問

先說出來,以免亞娣的二叔四叔對他心生 鄧焯早已想到了一個主意,但他却不

好辦法啊,你們有什麼好主意

,不妨說出

道:「旣然要向心們先動手,那總要想個

H26

會了幾次,她是初嚐雲雨,對於鄧焯的强

,她是感到深深的滿足與歡低

,如今被

被他們吃掉。」

H27

眼鯊,必須想一個更妙絕的辦法去對付個咱們不能再用對付何老鴨的方法去對付獨 「一叔所說極是。」鄧焯開口道:

竹了。何不說出來聽聽?一四叔笑望着鄧 「阿焯,聽你這樣說 ,似乎已胸有成

亞娣的母親也道:

「阿焯

,我們這些

那就要說出來。讓你們思量一下,看看可 麼好主意,就快說出來吧。] 道:「阿姑,二叔四叔,你們太誇獎我了 人之中,要數你最會動腦筋,你想到了什 我確是想到了一個主意。至於好不好 鄧焯確是想到了一個好主意,當下說

還不快說出來!」 忍不住催促鄧焯道:「阿焯,急死人了, 叔那樣誇讚鄧焯,她可是高興死了,當下 不可以採用。」 亞娣一直沒有開聲,但聽到母親及二

獨眼鯊那帮人馬除去了,就是花些錢,也個好主意來。我第一個讚成:只要能夠將 大腿,說道:「阿焯,真虧你會想出這麼 鄧焯說完,亞娣的四叔巳忍不住搶着一拍 後……」他將他的計劃詳詳細細地說出來 獨眼鯊的手下聽到,令到他見財心動,然 在香港買一批貨,然後放出消息,故意讓 叔、對付獨眼鯊、這一次要花一些本錢、 ,越聽越興奮,眼中也發出亮光來,待到 ,阿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他們留心地聽着 ,才將他的計劃設出來。「阿姑、二叔四 鄧焯看了阿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一眼

> 時候,管敎他葬身魚腹不可!」這個消息後,不親自出馬才怪,哈哈 這個消息後,不親自出馬才怪,哈哈:那夠絕,獨眼鯊一向貪財好色,只怕他聽到 亞娣的母親也點頭不迭道: 妙 ,也

就只有心狠手辣不可了,阿焯,你這個主 意確是夠絕也夠妙! 阿娣的母親看了二叔四叔一眼 既然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亡,那 ,說道

,那即是說,你們都同意了,那就依計行 「既然一叔四叔都說阿焯的主意夠妙絕 亞娣的二叔四叔同聲說道: 大嫂,

吧。 這麼好的主意不同意,難道我們還能夠想 出更好的主意來炒?請六嫂馬上依計行事 好,就决定依照阿焯的計劃行事。

未必會同意他去,就是阿娣,也肯定不會 」亞娣的母親决定下來。「不過 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不要說阿娣的母親 人去香港呢? 鄧焯本來想自告奮勇要求去香港的 ,派什麼

合適的。 身份,一時之間,我實在想不起有那一個 會被獨眼鯊的人認出身份才成,一時之間 同意,所以,他將到口的話嚥回肚子內。 叔皺着眉頭說:「本來,派阿順去也頗合 ,倒是很難找到這麼一個人。」亞娣的二 ,阿順一向負責買辦島上所需的一切 ,但他却很易被獨眼鯊的人查出他的 「大嫂,這個人一定要能辦事,又不

找一個臉生的人去香港才成…… 亞娣的四叔忽然望着鄧焯,高興地道 「嗯。」阿娣的母親頷首道:「必須

說得頻頻點頭,深以爲然

們這裏才不過幾個月,他最合適了。」 「大嫂,派阿焯去最合適了,他來了我 亞娣的母親聽四叔那樣說,不自禁連

定主意。 給機會他逃脫了?是以,她就循镣着拿不 她實在不放心派鄧焯一個人去,那豈不是 連點頭,但却遲疑着沒有開聲,說真的

派阿焯去,那太危險了。」 鄧焯却忽然開口道: 一阿姑 亞娣急急開口說道: 媽,我不想妳 ,奶是不

是仍不相信我?以爲我會趁這個機會逃走 亞娣的母親料不到鄧焯會直說出她心

對,這一次確是太危險了,你是一個人材 相信,我也不會叫你來商量了。亞娣說得 道:「阿焯,我怎會不相信你呢,要是不 中所顧慮的。先是怔愕了一下,繼之急忙 ,所以,我不想你去冒險。」

這裏?」 這裏,却是光棍一條,那我爲什麼要離開 喜歡我,我在這裏可說什麼都有,但離開 有住,何况,我已喜歡上亞娣,而亞娣也 到那裏才好,那何不留在島上 們救起時,確是想逃走,但留在島上這幾 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不錯我當初被你 好了。再說,就算你們放了我,我也不知 個月,令我改變了主意。因爲你們待我太 不怕對你們說,我是被堂叔趕出鄉下的 公平了,我可以發誓,我不會乘機逃走, 來的,若是要別的人去冒險一那就顯得不 鄧焯却堅持道:「這個主意是我想山 , 起碼有吃

阿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被鄧焯那番話 ,而亞娣雖然野

> 頭垂下,不敢看母親與二叔四叔。 鄧焯說她喜歡他,不由羞赧得紅了脸,將 慣了,但當着母親及二叔四叔的面前,彼

就派你去香港吧。 娣那樣喜歡你,我又不想你去冒這麼大的 ,但忽然又口氣一變道: 「阿焯,爲了表示我完全相信你,我 」亞娣的母親表白地道 「不過 ,旣然亞

堅持要去,不禁生口氣地抬頭瞪着鄧焯。 的一切細節、那便不會有多大危險的 驚無險吧. 只要我們再詳細地籌劃好行動 鄧焯急急道: 「亞焯,我不准你去!」亞娣見鄧焯 一阿姑 ,我相信只是有

係到整個島上的人生死存亡,爲了島上的 有事的。」 人,我是義不容辭的,妳放心吧,我不會 鄧焯朝亞娣笑笑道:「亞娣這件事關

睞他 的大道理將他的咀巴塞住了,說不出話來 只好噘起咀巴,將頭扭到一邊 亞娣被他們那樣一說,頓時被他所說 ,再不理

不是人了!」 衝着你這句話,我們若是再思疑你 句話,感動了,二叔激動地道:「阿焯, ... 爲了島上的人,我是義不容辭的」這 亞娣的母親與二叔四叔却被鄧焯那句 鄧焯見她那樣,只好苦笑了一下 、那就

親激動地說。 「阿焯,我决定派你去!」亞娣的母

吧? 一揮手,阻止她說下去, ,我一定還你一個活生生的阿焯的,成了 「媽! 一」亞娣急叫一聲 「亞娣,你放心 ,却被母親

巴。 亞娣聽她的母親那樣說,只好閉上咀

少人去?」阿娣的母親問。 ,你準備什麼時候動身?常多

五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去便成了。」鄧焯 「事不宜遲,我想明天就動身,只帶

断地說:「我們這就去挑選人。 「好,就這樣決定! 阿娣的母親决

我不理吧?」亞娣伏在鄧焯那赤裸寬厚的「阿焯,你虞的不會乘機離開,拋下 胸膛上,微喘着氣說。

時是赤裸相對,躺在那處山坡上的那塊大 剛才,她與鄧焯親熱了一番 1,兩人這

而這時候,差不多是半夜時分了

聲道: 娶妳做老婆啊,妳難追還不相信找? 身上撫摸着。粗濁地急喘了幾口氣,才澀 鄧焯雙手不捨地在亞娣那光滑豐滿的 「亞娣,我怎捨得離開妳?我還要

麼也給了你……! 說到這裏,忽然全身震 綿綿地道: 亞娣貶着眼,吻着鄧焯的胸脯。情意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會什

到亞娣渾身一陣酥軟。 隻鼓挺的乳房,在輕輕地揉捏着。這令 原來,鄧焯忽然伸手一把握住了她的

落在阿娣的阻唇上。 「阿娣,妳眞可愛。」鄧焯說着,吻

,我要你在這一次從香港回 良久,只聽亞娣喘息看說道 一來後 2、馬上娶

才説完,又用兩片咀唇緊緊地堵住了亞娣,我是求之不得啊。」鄧煒話

青年在阿娣母親等一大羣人的簇擁之下 ,鄧焯及五名年輕力壯的

開過鄧焯的身上。 在母親的身邊。但一雙眼却沒有一刻離,也不敢公然偎在鄧焯的身邊走,只好 在這樣多的人面前,亞娣就算再不怕

不容易才覷到一個空子,將鄧焯拉到一邊,走到碼頭前,自然有一番道別,亞金好 在這裏,自己乘機溜走吧? ,悄聲道:「焯哥,你不會丢下我一個 反而亞金一直緊張地跟在鄧焯的身邊

亞金,你放心吧,我不是說過了麼,要走 走過來,才按着亞金旳肩頭,悄聲道: 一齊走,我不會丢下你不管的。何况,我 遠要借他們的力量,創一番事業呢。 亞金聽他這樣說,一顆心才定下來 鄧焯目光四下閃了一下 ,發覺沒有人

道:「阿焯 ,那知道亞娣已走過來 ,你怎麼臨上船, 也不跟我說

亞金只好識趣地走開

終於,鄧焯與五名青年都上了船,解 後,鄧焯他們那條船從香港駛回 ,在衆人的揮手目

鯊那帮海盗的勢力範圍的那片海面。來。但却故意將航程改變,故意駛經獨眼

貨船

的風頗大,波浪翻湧,天色也有點灰沉沉 力範圍時,大約是早上十一時左右,海面 他們那條船駛入獨眼鯊那帮人馬的勢

不出三個小時,會有一場風雨。 只要是稍有航行經驗的人,都看出

無措,不能依計行事 獨眼鯊的船忽然出現在眼前 不停在朝前面及左右的海面瞭望着, 鄧焯站在船頭上,拿着一副望遠鏡 ,令他們手足 預 防

前進,翻湧的波浪打在船舷的兩側上 物,用帆布蓋起來,船帆鼓滿了風,破浪 出「啪啪」的拍打聲。 而船上的甲板上,堆放了一箱箱的貨 , 發

激招展的破旗上,繪了一條形態兇猛的鯊那艘船上那根高高的桅桿上,被風吹得急駛過來,從望遠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艘快船,正自左前方向他們這條船飛快地 魚 陡地,鄧焯那個望遠鏡內 自然的,船身也顯簸得很! ,船身也頭簸得很厲害 ,映現出

「馬上準備好一切,他們來了!知道,那是獨眼鯊那帮海盜的旗幟! 這個標誌,只要是稍有見識的人,都 鄧

而他也緊張得手心沁 \() 汗來。 增扭轉頭,朝船上的五名青年喝叫。 跟着,在他的望遠鏡內,又出現了

都是獨眼鯊的船了 上亦掛着一面上繪鯊魚的破旗 · 又出現了一條掛着鯊魚旗的船,瞧着接下來,鄧婥又發現,在船的右邊前 ,那是在船的側面,同樣的,那艘船 ,不用說

> 條船的其中一條之上 下子便出動了三條船,並且採取鉗形攻勢 這種陣勢,獨眼鯊這一次是志在必得,一 ,只不知獨眼鯊有沒有親目出馬 ,在那三

船呢。 要是拿下望遠鏡 汹汹的船的,所以,兩下裏的距離很遠 由於鄧焯是用望遠鏡看到那三條來勢 ,只怕還發現不到那三條

上釣了 彩的那名青年說。 一帶水,瞧他們這種來勢,他們經已 。鄧焯有點與奮地對正走到他身

「焯哥,我怎麼看不到他們的船… 那名青年却眯着眼,有點疑惑地道: 你拿着它看一下吧。」鄧焯將

手上的望遠鏡遞給那青年。 那青年帶水接過,放在眼前四下一望 「來,

我看到了,來勢好快啊!」 ,馬上失聲嚷道:「嚇!他們果然來了

西都準備好了麼?」 鄧焯鎭定地道:「帶水,要準備的東

帶水一邊將望遠鏡交還給節焯,一邊 「都準備好了,焯哥,還有什麼吩咐

麼來路時,你們馬上向那三條船胡亂開鎗 沒有我的吩咐,一切依照原定的計劃行事 ,千萬不安改變方向 待他們的船駛近前來,我喝問他們是什 鄧焯略爲想了一下 ,除非我吩咐有所改 ,說道: 「記着

幣水忙應道: 說完,便轉向船尾那邊走去。 「焯哥,我知道了

地看到那三條船自左右兩邊來勢汹汹地直 就這一會,不用望遠鏡,已可以清楚

H28

衝過來·大有若不停下來 ,便將船撞沉之

地吸了口氣! 視着那三艘成拑形斜衝過來的賊船 鄧焯馬上收起望遠鏡 雙眼迅速地掃 深深

魚旗也比其它兩條船的 還鑲了金邊。 的那條船不但比其他兩條船要大,那面然 ,他發現了從左面側面橫衝過來 入一倍左右,而且

船上 鯊的 條大黨魚也引出來了 「旗艦」 「看來我們放出的 ,換言之 !」鄧焯興奮地握着 質 獨眼鯊就在那條 終於將那

他馬上便確定了,那條船一定是獨眼

拳頭。 招呼一聲。 親自出動了。」 「帶水,你們要加倍小心啊 他扭頭向船後的帶水等 獨眼鯊

船舷上,準備開館射擊 帶水他們應了一聲,將鎗架在兩邊的

右。 急衝過來 距鄧焯那條船大約三四十丈左 那三條船有如三條惡鯊般

忙脚亂的樣子 鄧焯打了個手勢, 掌舵的馬上裝出手 ,急急將船頭一掉 ,直向外

「喂 而鄧焯也裝出驚恐地扯開喉嚨人叫 你們是什麼人啊

兩邊那三艘船開鎗射擊,但由於只有四 而在他呼叫出聲時 鎗聲疏疏落落的。 - 帶水等人立刻朝 個

攔腰衝來的那條船(這時已變成追在鄧煌 而那三條船居然沒有開火還擊,只聽

> 則 停船投降,老子們便放你們一條生路,否 面的頭 他們那條船尾後,因為鄧炉那條船已掉了 鯊魚旗麼?你們逃不掉的,若是乖乖地 向右邊衝出去)上有人大叫:「他媽 你們看不到老子船上掛着那

開館射擊,一邊倉惶地轉了個彎,向來路 ,通通殺死你們-但鄧焯他們那條船却充耳不聞,一邊

逃去。 那二條船馬上也掉正船頭 ,追上去

並開鎗向鄧焯他們那條船射擊 刹那間 ,在那一次的海面上,鎗聲大

器聲 作 忽然間 速度陡然快起來 獨眼鯊他們那艘船响起了機 ,就像一條破洞而

出的魚般 了機器聲,而且比鄧焯他們那條船响亮多 那三條船上的其中兩條,忽然也响起 慌急地向前逃走。

那條船上所裝的機器强大多了 眼鯊那其中兩條船上所裝的機器,比鄧焯 了 只要對機器稍爲熟悉的人也聽出 獨

猛烈多了 與另一條船很快便追近了很多,而鎗聲也 事實也確是如此,獨眼然那條座駕船

鎗 駕船上的火力最强 ,而另一條船也配備了二挺。 從館聲中可以分辨出 ,起碼配備了四挺機關 獨眼鯊那條座

下沒一下地响着,從鎗聲可以聽出,鄧焯眼鯊那兩條船上响起的鎗聲蓋住了,有一 响的步鎗或是手鎗 他們那條船上連一挺機鎗也沒 而鄧焯他們那條船上的鎗聲幾乎被獨 ,都是單

> 兩下裏這 一比,在火力上 ,相差極之

私貨的走私船了 是船上沒有一支鎗,那就不像是一艘運載 信不疑,他們那條船確定運載私貨的,要 誘敵之計,好令到獨眼鯊與他的手下都深

這都是鄧焯那個計劃的 一部份

沒有再開鎗向獨眼鯊他們射擊 **理會** . 那條船繼續向前航行着 了鄧焯他們那條船 獨眼鯊那艘座駕船與另一條船終於追 ,但鄧焯他們却毫不 ,只是 Ė

嫌命長吧!

不見有一個人影・大概都躱到艙底下面去 但鄧焯他們那條船上却沒有人應 也

成八字形,自左右兩邊,斜街向鄧焯那條 船,而兩條船上的人亦猛然地向鄧焯那條 們的答應,兩條船馬上將船頭向內一擺 獨眼鯊那兩條船上的人聽不到鄧焯

還有人的話,不被射成蜂巢般才怪。 被掃射得彈孔纍纍,板破木飛,若是船上 刹時間,一片鎗聲彈雨 ,鄧焯那條船

開着機器行駛呢! 這證明船上還有人,否則 但奇怪的是,那條船仍然向前急行着 ,那條船怎還

並排着,向前行駛 右緊緊地掛住了鄧焯他們那條船,三條船

而鄧焯他們之所以示對方以弱,正是

,還不停船?你們不是都想死 獨眼鯊那條船上有人大聲喝

獨眼鯊那條座駕船及另一條船終於左

「快跳過去看一下,若是發現還有活

的光芒 唱叫 眼戴了一個黑眼罩的高大漢子,揮舞着手着的人,統統斃了!」一個形貌兇惡,左 ,那隻睜着的獨眼中,閃射出兇殘 朝正準備跳過鄧焯那艘船的

海盗頭子獨眼黨張大石 這人就是縱假在這一帶海域上的有名

緊鈎搭住 條船上也有人用撓鈎將鄧焯那條船左右緊 漢子邊跳過去,邊胡亂地開館射擊, 上的錨柱上 從兩條船上跳過鄧焯那條船的十 並有入拿繩索繫在鄧焯那條船

鄧焯他們跳船逃走,其中有一名漢子將船是怎樣逃內那上自 慢停下來。 是怎樣逃離船上的,因爲他們都沒有看到 獨眼龍的手下奇怪不已,不明白船上的 了箱的貨物外,什麼人也找不到,這令到 將整條船搜了一遍,除了搜到一批裝

船上的人不知什麼時候跳船逃了 也搜不到,倒是搜到一批貨? 一名小頭巨向獨眼鯊報告: 一個 老大

覺他們跳船逃了?看過那批貨沒有! 獨眼鯊奇怪地道: 「怎麼我 們沒有發

撬開來,才知道是什麼貨。 「老大,那批貨都用箱子載着,必須

巳一歩跳過船去・向那堆被帆布蓋着的箱 是黑米(鴉片)及洋貨。」獨眼鯊說着 「那還不快去將箱子撬開,看看是不

吩咐站在那堆箱子前面的手下將帆布揭了 那名小頭目馬上搶在獨眼鯊的前面

動手撬開最抽出身 出身上帶着的一把刺刀,那小頭目 上面的其中一個箱子

發出光來,脫口道:「果然是黑米!」說 一塊黑色的茶磚模樣的東西,雙眼立刻 獨眼龍一眼看到箱子被撬開的地方露 力地嗅吸了

他是一名鴉片鬼。

爆炸聲從那堆貨物下爆响起來 豈料他的話聲才落,一下轟天動地的

連那左右兩條鯊魚船也被波及 被炸得四分五裂,而那爆炸威力之大那條船立時就像小孩子玩的積木般, ,亦是木

獨眼鯊與他的手下還未弄清楚是怎麼 ,便已被炸得手脚斷碎,抛上了半

那巨大的震盪力,也將那條船拋得狂顚劇 鄧焯那條船約有十 空,墜落海中,去見海龍王了 t那條船約有十丈左右,得已倖免,但 只有一直跟在後面的那條船由於相距

,不少人站不穩,跌倒在船板上

那三條船只長轉眼間,便散碎翻轉了有如海嘯般翻湧掀騰的海面,可以想知。那一下爆炸的展了。

船毁人滅,皆驚得瞠目咋舌 巨爆震得有如傻子般,駭呆住了 後面那條船上的 ,看着那三條船的人在眨眼間 大部份都被那一聲 ,叫不出聲來 ,少數沒

一神來,負責指揮那條船的一名頭目變顏好一會,那條船上的八才從鷹馬に一有如白新一木

H30

趕快回去通知其他的弟兄!

轉頭 掌舵的馬上將舵把一推,那條船便掉 ,朝來路駛回去。

上前去看一下,老大他們是否沒有被炸死 一名漢子冒失地說道:「劉二哥,不

那一下爆炸有如天崩地陷般,老大他們就眼看一下,老大他們剛才都在那條船上, 是鐵打的,也被炸成碎塊了 那名頭目暴燥地道: 「飯桶

不由發出

一陣歡呼聲。

幾條船向我們來勢汹汹地直衝過來啊! 慌惶地大叫:「劉二哥,快來看一下,有 那叫劉二哥的頭目聞言神色劇震了一 他的話還未說完,忽然船点那邊有人

善 直衝過來 有四條船正以扇面形之勢,向他們這條船 ,急忙跑到船頭,放眼一望,果然看到 ,就算是傻子 ,也看出其來意不

啊 急敗壞地叫道: 那叫劉二哥的目頭只看了一眼,便氣 「老何 ,快將船掉頭逃命

轉頭 掌舵的漢子也知道不妙 ,落带而逃 ,馬上將船掉

一會,那四條船已追近了一半過氣勢汹汹,裝了機器的那四 ,只靠風力行走,無論逃得多快,也快不 可是,他們這條船是沒有裝上機器的 ,裝了機器的那四條船,不大

海面上的礁石。 來 四五十丈外的海面上,忽然浮起六個人頭 ,飛快地游向前面不遠處的 ,在距發生爆炸那處海面左邊約 一塊突出在

船上失踪 那六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忽然從那條 不見了的鄧焯與五名青年

> 起一 船掃射,企圖阻止那四條船追上他們 陣鎗聲,向後面那四條越追越近的快就這一會功夫,前面那條船上忽然响 9

> > 向那條船投擲手榴彈及自製的燃燒彈

•四條快船上的

人根本聽不到

,忽然有人

扭轉頭往側面望去,看到後面那四條船 條船的火力猛烈多了。 速度却沒有慢下來,而且,火力比前面那 後面那四條船上的人也開火還擊,但 鄧焯他們六人聽聞鎗聲,都停下來

艇來 而四條快船後面,忽然斜划出一條快 ,直向那塊孤零零的海礁石划去。

焯他們六人的」,而這一切 先商量好了的。 不用說,後面那四條快船是來接應鄧 ,都是他們事

刻趕來接應。 近的一處海面上,只等聽到爆炸聲,便立部份手下趕來接應,他們一早已等候在附 這四條快船正是亞娣的母親率領了一

那艘經過改裝的鐵甲快船。 應,但亞娣却來了,乘坐的正是她母親的 這一次,亞娣的母親沒有親自前來接

巡察了一遍,所以 ,非常清楚。 對於這一帶的海面 ,對這一帶海面的情形 ,在事先他們已來

快艇上的人直揮手 划來接載他們,他們都高興得舉起手,朝 鄧焯他們六人看到自己那面有條快艇

甚至不理會那條船上的人高聲呼叫停火射,仍然一個勁地猛射向那條船上掃射 ,仍然一個勁地猛射向那條船上掃射 ,但四條快船上的人却沒有停止開鎗掃 而這時,那條鯊魚船已被四條快船追 因爲呼叫聲都被那猛烈的鎗聲掩蓋了

> 上艇。 慘呼哀叫接連响起 · 來,壓得那條船劇烈地傾側向一邊,幾聲 爆炸聲中,那根掛着鯊魚旗的旗桿倒折下 簡單自製的潛水用具 漁民用來潛水打漁或是摸珍珠蚌用的那種 他們面前 他們六人就是憑這種土製的簡單潛水 而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六人紛紛抓住艇邊,一個個攀 一會功夫 ,那條快艇已划到鄧焯 ,都帶了一副

一三十丈,然後微露出水面,換了一口氣 **修船時,偷偷地從船頭那個錨孔中,抓着** 用具,在獨眼鯊那兩條船開鎗追截他們那 **錨鏈,溜下水** ,還不知道鄧焯他們已偷偷棄船潛游開去 ,又潛入水中, 所以,獨眼鯊他們將那條船追截上時 ,潛入水中, 向那塊海礁石潛去 一口氣潛游出

箱子只有最上面的幾箱裝的是鴉片及洋貨 些箱子裝的都是炸藥,足有二百斤,那堆 那堆箱子下面的爆炸裝置開動了 ,其他的裝的都有磚石 而他們在溜下水時 ,已預先將放置在 ,下面那

算是有驚無險 疑。幸好一切皆依照他們的計劃進行 出了問題,提前爆炸的話,他們亦必死無 是他們那個在香港請 們六人棄船下水,那他們準死無疑。再或 的船追截住,又或是獨眼鯊他們發現了 ,萬一也們那條船在一開始時便被獨眼為 說起來,他們這一次的行動是危險的 ·成功地除去了獨眼鯊及他皆依照他們的計劃進行,總 人安置的計時爆炸器

快船那邊望去,只見獨眼鯊手下那艘船在 爆炸與燃燒中,正慢慢地沉沒入水中。 鄧焯與五名青年全部攀上快艇後,向

娣所乘坐的那條鐵甲快船也退出船隊,朝 鯊魚船也不能倖免 快艇載着六入朝四條快船划去,而亞 這一次,可說大獲全勝,最後那一條

聲:「阿焯!」撲過去,投入了鄧焯的懷 以,也不理會船上還有別的人在,大叫一 鄧焯登上快船時,亞娣激動得忘其所

們

在他與亞娣的身上,包括了亞娣的二叔在 爲尷尬,因爲船上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射 鄧焯被亞娣這一種忘形的學動弄得頗

服的。」輕輕地推開亞娣。 推開,又難爲情,幸好想到了一個藉口 「亞娣,我渾身濕淋淋的,會弄濕妳的衣 一時之間,他是推開亞娣也不是,不

我才放下心來。 你知道麼,我担心死了,幸好你沒有事, 亞娣却毫無顧忌地對他道:「阿焯, 鄧焯只好道:「亞娣,我還要去跟二

叔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動,我們回去再說 說着,便走向亞娣的二叔那邊

樣的目光望着他,這令到他臉上不由發熱 他馬上便發覺到,所有人皆用一種異

才全殲獨眼鯊他們,看到你們都沒有事, 「亞焯,這一次全虧你們冒險作餌

我眞高興。」亞娣的二叔高興地拍拍鄧倬

二叔你們的福,我們才會平安無事。」 二叔,這都是托阿姑及

人也不揀,揀上你,眞有眼光!」 的二叔讚嘆地看着鄧焯,忽然曖昧地一笑 眼角瞟向正走過來的亞娣。「亞娣什麼 「亞焯,我對你眞是沒話說!」亞娣

亞娣却赧然跺脚道:「二叔,你笑我 一句話,說得鄧焯一張臉紅了起來。

鄧焯與亞娣互相看了一眼,都臉紅紅 亞娣的二叔樂得哈哈大笑起來。

地垂下了頭。 船上其他的人,也在看着兩人,發出

眼鯊的老巢?」亞娣的二叔嫰笑問。 無聲的笑。 「阿焯,如今是回去還是乘勢撲擊獨

我之見,應該馬上乘勢直搗黃龍一 亞娣也附和道:「是啊!二叔,一鼓 鄧焯想了一下,握拳道:「二叔,依

龍! 作氣,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便斷然道:「對!就乘勝追擊,直搗黃 亞娣的二叔聽二人這樣說,深覺有理

鯊的老巢 於是,四條快船排成錐形,直撲獨眼 王龍島!

辦喜事一樣。 島都熱鬧起來,就像島上每一戶人家都在 今日是鄧焯與亞娣的大喜之日,整個

香港等地,買辦了大批辦喜事時應用的物 而在十日之前,亞娣的母親已命人到

品,所以,兩人的喜事辦得似模似樣的 到了晚上,那是喜事的最高潮。

枚鬧酒聲,响成一片,每一個人都在盡情 而且、一雙新人還逐桌敬酒,喧笑聲與猜 島上大排筵席,每一個人都是賓客,

怒放。 了一個好帮手,你說,她怎不高興得心花 兒揀了一個如此能幹的丈夫,等於替她找 亞娣的母親要算最開心的了 ,眼見女

闌人散 這一頓喜酒,幾乎是喝到天亮,才酒

新房一 而一雙新人在敬過幾巡酒後,便返回 但又有誰知道,他們早已偷偷地渡過 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了不少個春宵。

覺到·他極有可能是阿姑-目共睹的才幹與勇悍,島上的人都隱隱感 所有的人都對他另眼相看,因爲,憑他有 婿後,鄧焯在島上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 人,坐上老大那把交椅。 自從成爲了亞娣的丈夫-大嫂的繼承 阿姑的女

要收買人心,那樣,他的計劃才能順利進 和,因爲他若要實現他的野心,那就一定 自大,一如以前那樣,對島上的人親切平 但鄧焯却沒有因此而沾沾自喜,自高

了一大半,他不想在這個骨節眼上出了差如今,他的野心與計劃已實現及進行

錯,以至功虧一篑。 成爲雄霸這一帶海域的梟雄一 只要他的計劃成功,那時,他就可以 大天二,

> 地方,憑着現在的這股力量・他相信在香 雕鄉的堂叔還以顏色,在鄉梓前吐氣揚眉 那就不用困處在這個小島上,他要對逐也 他可以藉着這一片 ,還有·他念念不忘香港那種熱鬧繁華的 、基業・大展鴻圖

稱雄這一帶海域的海盗老大。 或是收服,令到自己這股勢刀成爲這一帶 將這一帶海域上橫行的幾股海賊逐一消滅 海域上獨一無二的勢力,那時,他就成爲 而要實現他的野心,目前首要的是

着亞娣母親那股海盗,先是收服了癩皮蟯 間內,他一步一步地在進行他的計劃,藉 這股海盜成爲獨霸一方的唯一勢力。 清了附近一帶海域上的海盜帮,令到他們 幾股零星的海盗,在半年時間內、完全滿 那股海盗,繼之消滅了海狗王及大對蝦等 而他也順理成章地,成爲島上的第二 在他與亞娣成親後的不到三個月的時

身邊。 亞金亦成了他的近身,經常跟隨在他

二叔與四叔,也不知怎的,都聽他的。 但實際上,她只是一個傀儡,因爲島上的 ,大部份都是由鄧焯拿主意,連亞娣的 亞娣的母親雖然還是坐第一把交椅, 但亞娣與他見面的時間却少了 而這時,亞娣已有了身孕

快做婆婆了,而且,女婿有半子之份,她 鄧焯,畢竟,她是個婦道人家,何况,還 ,看樣子,她像是有意將老大這個位傳給 亞娣的母親對這種現象似乎不加理會

那時候,他就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然後

爲她發覺鄧焯不像以前那樣對她好了 將位子傳給他,也是無可厚非的。 只是一亞娣對於鄧焯却時有微言 冷

因

而她發覺到,那是自從鄧焯去了一趟

香港後,才那樣的。 不過。她沒有表露出來,只是在母親

冷淡的,要女兒忍耐一下。 情多了,自然會疲累,那是怪不得他對她 婿設話,說他可能近來太忙了,一個人事 的面前透露幾句,但做母親的反而帮着女

亞娣聽了母親的話、想想也是,才沒

與二叔及亞金等幾個人在香港。 阿娣快要臨盆了,但鄧焯却不在島上

爲,况且憑他們現在的實力 生意,從省城及香港等地,運載物品銷售 做一些生意,可以利用本身的條件做一些 破,趁着這時有錢有船有鎗有人,何不兼 法,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 人敢動他們,那是很安全的 ,那是一條獲利豐厚的財路,那何樂而不 下去,靠着在海上刦掠爲生,那總不是辦 那是他請示過亞娣內母親 說是長此 瓦罐不離井邊 ,根本就沒有

理,遂同意了,於是,他便帶了亞娣的一 一些人手:乘了兩條船,到香港買辦 亞娣的母親聽了他這番話後,深覺有

這一去,便足足去了一個月。

來。 直到亞娣臨盆的前一天,才回到島上

H32

他却沒有馬上去見亞娣 — 而是與二叔

看亞娣,他只好急急去看亞娣。 但亞娣的母親不等他開口,便叫他去

以起大屋 船了,那時,我們每一個人都發財了,可不出幾年。我們都不用再去打漁和刦掠貨 倍利錢,聽亞焯說,這一趟賺了近萬塊银 熟人,貨物一下子便脫手了,足足賺了幾 港運一一批貨到太平,原來阿焯在太平有 大嫂,阿焯眞是有辦法,我們這一次從香 元,大嫂,這眞是一條財路,這樣下去, 二叔對亞娣的母親眉飛色舞地道: ,要什麼有什麼。」

這樣多錢、這種生意到那裏去找,只是, 二叔,那這一趟就辛苦你了,運一趟貨賺 這一趟怎麼去了整整一個月啊?」 亞娣的母親聽了,顯得非常高興。「

來。」 少日子,全靠阿焯有辦法、認識一些人物 ,又要拜訪結交當地一些人物,這花了不的,但由於是第一次做,又要找門路買貨 ,否則,不會這樣順利,只怕現在還未回 二叔忙道:「大嫂,本來不用這樣久

恍然道:「阿焯眞是個精明又有辦法的人 --亞娣嫁了他,我也替亞娣高興呢。」 「嗯,原來是這樣的。」亞娣的母親

,這大概是善有善報吧。阿焯確是一個人雄這一帶海域,縱橫來去,有這一番成就 是我們一念之善、救了阿焯,我們怎會稱 二叔选聲附和道:「大嫂,當初若不

嫂吧。」亞娣和母親對二叔說。 你也累了,快回家去看看二

東西給你,放在船上,待會到船上拿來給 二叔起身說道:「大嫂,我買了一些

費,多謝了,還是送給二嫂吧,讓她高興 亞娣的母親笑道:「二叔,又要你破

嫂是應該的。」二叔說着便往外走。「大 「大嫂,我也買了一些給她,孝敬大

出屋外,才坐回椅子上,雙眼定定的,不

「快走吧。」亞娣的母親看着二叔走

知在想些什麼。

,看到鄧焯走入來,歡喜得撑着起身來 「阿焯,你回來了! 亞娣挺着個漲鼓鼓的大肚子,躺在床

0 上

生呢,辛苦你了。」 道:「亞娣,我還以爲趕不及看到孩子出 上,順勢坐在床邊,握着亞娣的手,柔聲 鄧焯急忙走前去,將亞娣扶着躺回床

要你在我身邊,看着孩子出生,你爲什麼 回來了,你知道麼,我一直盼你回來,我 一去便去了一個多月? 亞娣歡快地笑着道:「阿焯,你終於

趟生意便趕回來…… 一次做這種生意,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你 鄧焯摩挲着亞娣的手背,說道: .我一直記掛着你,幾乎想不做這

着鄧焯的顏面,情意深深地看着鄧焯。 鄧焯却有意無意地避開亞娣的目光。 「這趟生意做成了麼?」亞娣伸手摸

西送給你,你一定會喜歡的。 「只要是你買給抄的,什麼也喜歡 ,而且賺了大錢,我買了一些東

亞娣柔柔地道:「阿焯,你喜歡男仔還

是你生的,是男是女我也喜歡。」 鄧焯摸着亞娣的肚子,笑道:

,有男也有女。 亞娣笑道:「那我就給你生個龍鳳胎

無措地道:「亞娣,妳怎麼哪……忍一下 痛來,鄧焯可慌了手脚,連忙起身,手足 ,我就去叫三婆來。 說到這裏,她忽然皺緊了眉頭,叫起

說着,一頭衝出屋外,大叫:

母女皆平安。 亞娣生了個女兒。

行去,雙眼却沒有離開過房門。 ,緊張得一直守在房間外面,不停地行來鄧焯第一次初爲人父,在亞娣生產時

還是像我?」 下,繼之高興地連聲道:「三婆,像亞娣 當他聽說生了個女兒後,先是呆了一

己進去看一下吧。」 負責替亞娣接生的三婆笑道:「你自

嬰一眼,便執住亞娣的一隻手,輕聲道: 丁聲:「媽。」便走到床邊,只看了那女 西,那個女嬰就躺在亞娣的身邊,他忙叫 憔悴地躺在床上,亞娣的母親正在執拾東 「亞娣,妳覺得怎樣?」 他馬上走入房間,一眼看到亞娣神態

眼。「阿焯,我替你生了個女兒,你不會 亞娣緩緩張開眼,虛弱地看了鄧焯

是對你說過,生男生女,我也一樣喜歡的 鄧焯忙道:「亞娣,怎麼會呢!我不

H33

給你的東西拿來。」 好好地休息一下吧,乖,我去船上將買 鄧焯忙安慰她道: 「亞娣,別說話了

出去拿東西。 娣的母親道:「媽,勞煩你看着阿娣,我 放開亞娣的手 站起來

亞娣的母親「嗯」了一聲 ,他便走了

的貨行買貨,那麼,利潤會更大。 的貨運會大有利益及方便,因爲不用向別 到香港去開設一間貨行,那樣,對於今後 娣的母親大擺薑酌 才滿月,鄧焯便對亞娣的母親說,要 孩子滿月時 ,島上又有一番高興,亞 ,要請島上 的所有人

叫二叔去,而是叫四叔去,一早便乘船往 一大筆錢, 亞娣的母親沒有反對,於是,他便帶 帶了一些人手,這一次沒有

都有一份 帶回來一大批洋貨,島上每一戶人家 這一次,他一去便是兩個月 ,回來時

的是洋烟,還買了一個打火機; 直像變了一個人,穿着得光光鮮鮮的,抽 **J眼,嘖嘖稱奇。** 一聲,便有火冒出來,看得島上的人瞪大 而亞娣的四叔自去了一趟香港後,簡 「咔唰

鄧焯也買了一大批衣物什麼的 ,没給

亞娣兩母女,自然,也孝敬外母一份。 島上的人,都對鄧焯沒口稱讚,阿娣

> 不滿的意思。 的母親看在眼中,聽在耳內,却沒有一點

一聲,便又帶着一些人手,乘船離開了 回來不到五日 ,他又對亞娣的母親說

小女孩牙牙學語,會走了 · 鄧焯很少在島上, 大部份時間都 在這段時

間之內 在香港,打理生意。

成了島上的主宰。
示,連二叔四叔也帮着他,無形中,他已記了她這位老大,有什事也只是向鄧焯請 說好話 每一戶人家,島上的人漸漸地,都對他大 會帶回來一大批洋貨衣物,分派給島上的 見他拿錢回來,不過,他每一次回來,都 而據他說 ,而亞娣母親的那些舊屬,似乎忘 生意已越做越大 ,但却不

現了一條手帕後,她便似乎諒解了他,不 焯吵起來,但自從有一次從他的衣服中發 身邊,不免埋怨了幾句,有一次差點與鄧 亞娣起初對於他經常到香港,不在她

家 ,並且還趁走私之便,托人帶了幾次錢回 ,自然也捎了口信 亞金在這段時間內 一直跟隨着鄧焯

的主意。 的機器,也添置了一批鎗械,這都是鄧焯 不少新船 ,不少入家起了新屋、 其中有兩艘還裝上了馬力强大 也添置了

島 的物品及衣布 應酬那些有來住的人物,留在香港沒有回 ,但却 《人用船運回一大批過節時要用 年的春節,鄧焯推說在香港要

直到端午前,他才從香港回到島上

到的那批黃金帶一部分去香港,以作擴充 生意再擴充,這一次,他要將那一次刦掠 見識一下,同時對亞娣的母親說,爲了將 這一次,他居然說要帶亞娣母女出去

要與他商量一下,要他在晚飯後,到她那 亞娣的母親沒有反對,只是說有些專

裏一趟。 晚飯過後,鄧焯到那間大屋去見亞娣

親。

這時候 大屋內,就只有亞娣的母親 ,天才剛黑。

説 阿焯,把門關上,我有些緊要的話要對你 鄧焯才走進去,亞娣的母親便道:

了一眼,才將兩扇大門關上 鄧焯答應着,目光先在屋内迅速地掃

中那張椅子上 「坐吧。」亞娣的母親說着已坐在正

鄧焯邊坐下邊道: ... 媽 ,什麼事這樣

我想將這個位讓給 亞娣的母親面無表情地道: 鄧焯忙追:「媽 ,你怎麼忽然這樣說 ,你不會拒絕吧? 「阿焯

亞娣的母親臉色一沉。「你不是一直

都想坐我這個位麼?

鄧焯慌忙道: ,妳怎會那樣想的? 「媽 ,我絕對沒有那種

亞娣母親寒着一張臉:冷冷一笑 「我怎會那樣想?那是你這一向的所 讓我看出來的-說

鄧焯極力分辯道:「媽 ,那是你誤會

居心,就算是傻子,也看得出來。 還有,你暗中替他們添置了一批館械彈藥 不肯將他的人手移到島上就可以看出來 你以爲我看不出來麼?你明是收降了顧皮 蟮自從降服我們後,一直只聽你的命令 蟮那帮人手,實則是收爲己用,這從賴皮 却沒有告訴我與二叔他們, 「我誤會?」亞娣的母親哼聲道 你這是什麽

白,是誰洩漏了這個消息的 金,還有顧皮蟮他們知道,他實在想不明 替顧皮蟮他們暗中添置鎗械,只有他與亞 ,怎會讓她知道的,因爲他清楚地知道 鄧焯聽得暗暗心驚,不明白這件事情

的? ..那麼,亞娣母親是怎樣知道這個秘密 他雖然在心中納悶暗驚,但表面上却 他相信顯皮蟮不會洩秘,亞金也不會

信外面那些不懷好意的流言啊! 故意中傷我。離間我們,媽,妳千萬別聽 對沒有這回事,你是聽誰說的?那是有人裝出一副冤枉的樣子,叫冤道:「媽,絕

疾首地說:「我眞後悔救了 嫁給你,想不到你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 你才是不懷好意! 亞娣母親痛 你,還讓亞娣

聲道:「有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你幹的好事,我已一一知道! 鄧焯正想加以分辯,亞娣的母親已厲

達到你那狼子野心的目的,暗中利用恩惠 截住了。「你這個狼心狗肺的傢伙・爲了 , 收買人心 · 培植自己的勢力 鄧焯張口欲言,又給亞娣的母親搶先

(以下轉入第6頁)

觸目驚

睡覺的時候,眞有一種令人說不出舒服之 拉上了廖簾,伸了一個懒腰,他退了幾步 雨水順着街燈直往下淌 ,在燈光的範圍內,閃起一片水光。施達 ,倒在床上。一天的忙碌,到了可以上床 雨很大,施達站在慜前,向外看着 ,像是天漏了一樣

門鈴却突然响了起來,响得十分急促,而 且响了又响。 可是,就在施達剛一躺到床上之際

午夜十二時了,可是門鈴還是不斷地响着 施達忍不住大聲罵了一句,叫道: 來了 施達忙向床頭的鐘看了一眼,已經是

經决定,對於那樣深夜,突如其來的冒失 鎖的門,打了開來,定睛向外看去,他已 鬼,不受歡迎的了。是以,他並沒有讓來 人走進來的意思,門一打開,他就攔在門 他走出了臥室,穿過了客廳,將上了

個,而是三個 禁呆了一呆,在門外的冒失鬼,還不止 可是,當他定睛向門外看去時

直淌,他們全是冒雨而來的。當然,他們 全是施達的朋友。 有一個是禿頭,雨水還順着他的光頭向下 那三個人的衣服上下都濕透了

好像是他們從死囚牢裏逃出來一樣。 施達看到他們的情形那樣狼狽,他立 而且,他們三個人的面色都十分青白

> 即改變了主意,他將身子讓了開來,那三 人也立時衝了進來,在施達的地毯上留下

麼事,你們遇到了什麼事? 施達關上了門,轉過身來,道:

,他先喘着氣,然後叫道: 他尚未曾開口,施達已經聞到一股中 「施達!

我只想自己一個人。我要睡了,你們快 施達大聲說道 「現在是四個。 但是

起怪叫了起來。道:「四個!他也說我們 共是四個人! 施達的話還沒講完,那三個人已經

三個醉鬼一面叫着,一關團團亂轉

我們不是四個人,又是幾個人?你們不走 是好笑,他忍住了笑,喝道: ,我要叉你們出去! 施達看到了那種情形,又是好氣,又 「吵什麼?

自睜大了眼,看來,他們都喝了不少酒 是.他們三人 但是有一點,施達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 施達一叫,那三個人也靜了下來,各 ,都感到了眞正的恐懼。

攝影記者奇遇記 可飛

了一叠濕脚印。

辦法才可以將那三個醉鬼攤出去! 在刹那間,他心裏所想到的,只是用什麼 人欲嘔的酒氣。他厭惡地拍開禿子的手 襟 那秃頭的一伸手,就抓住了 施達的衣

說道:「施達,我們……我們一共有幾個 秃子的身子搖晃了一下,搖着禿頭

,他不 像是有什麼大禍將臨一樣

H34

好攤攤手,道:「好了,你們究竟攪什麼是,他和那三個人的友誼都相當深,他只提住他們的衣餌,將他們拋出去的了。可能達本來真想不由分說,一個一個, 鬼?华夜三更-

三個人又一起叫了起來,道: 這一次,施達又是沒有將話講完,那 鬼!」

去之際,那秃子話帶哭音,道:「施達, 拉開了門,就在他想發力將那秃子推了出 秃子的衣領,推着那秃子直來到了門口。 施達實在是忍無可忍,他一把抓住那

施達嘆了一口氣,道:「你們是喝醉

施達嘆了一聲,鬆開了手,關上門沒有找錯地方,我們的酒早醒了!」 這裏,是以跑着來找你的。你看,我們並 點也不醉,我們嚇醒了,我們想起你住在 少,也有點……醉意,但是,我們現在一 秃子急急地道: 一是 ,我們是喝了不

個人,像是操兵一樣地站着。秃子問道: 那秃子連忙回到另外兩人的身前。他們三

好無可奈何地道:「四個!」 . 施達想發怒,可是又發不出來,他只 「施達,你看,我們一共幾個人!」

兒有四個人?」面看看,一個道:「施達,別嚇我們,那頭際看來很僵硬,但是,他們還是勉力四頭際看來很僵硬,但是,他們還是勉力四 那三個人的面色 變得更白。他們

那人還將雙手搭在我們的肩上,我們嚇呆

,就在我和胡搗蛋的中間,多了一個人,

們想到你住在這裏,就跑來了,那……傢

,向前奔去,那……傢伙就不見了,我

清楚不可。他又嘆了一聲,指着那秃子 但是看來,他還非得對這三隻醉貓解釋 施達心中暗罵自己交友不慎 一班朋友?半夜三更尋上門相 ,怎麼會 継

> 倒霉的施達,是四個,我有什麼地方講錯 是兩個;你,胡搗蛋,三個;再加上我道:「你,張禿子,是一個;你,小王

胡搗蛋,你怎麼了?四減一,自然是三, 「不,不,你不算在內,只說我們。 胡搗蛋一面抹着面上的雨水 「唉,」施達的嘆息聲越來越大:

鬆了一口氣,他們齊聲道:「好了,那鬼 你們是三個人!」 張禿子、胡搗蛋、小王三個人,一起

巳經走了!」 直到那一秒鐘之前,施達還當那三人

施達問道:「你們究竟見到了什麼?」 是在胡鬧的。可是這時候,他多少改變了 。他們一定遇到了一些什麼奇怪的事情, 一些對那三人的看法。看來三人不是胡鬧

胡搗蛋看來比較清醒些,他道:一我 「鬼!」張秃子一本正經地答。 ,從酒吧出來,一面淋着雨,一

小巷的時候,我們都看到,街燈照在地上 面唱着歌、向前走着,可是,在經過一條 ,有四個影子!」 施達笑起來:「鬼是沒有影子的。 小王忙道:「但那個鬼有!我們站住

起來道:「鬼,那傢伙果然是鬼,你看他 自己的肩上望去,他一看之下,便驚叫了 伙剛才的手,就搭在我的肩頭上 小王一面說着,一面轉過頭去,向他

留下了一個鬼手印

色的西裝,在他的西裝肩頭上,果然有一 施達這時也看到了,小王穿着一件白

望之下,他發出了一下近乎絕望的呻吟聲 。道:「我的肩頭」也有……那是鬼手

個手印看來,真是曾經有人按住了他們兩 人的肩頭 拉了過來。那的確是兩個手印,從這兩

重性! 而且,旋達也立時覺得出了事情的嚴

tv會在他們的肩頭上留下了血手印的! 的肩頭的人,雙手一定沾滿了鮮血,是以 手印,而是血手印,那曾經按住他們兩人 兩人的肩頭上的手印是什麼,那並不是鬼

印仍然留了下來。 一定很用力。因爲經過了大雨的冲冼,手

時候,忽然發現他們原來是三個人,變成 了四個人。的確是多了一個人。而那個人 ,又是身負重傷的!

根本支持不住,倒在地上,而他們三個人 也根本未曾注意! 時,心中害怕發足狂奔。那受「傷的人 能是,當他們發現三個人忽然變成四個人 而那個人,忽然又不見了,最大的可

,道:「是在那條巷子?快帶我去!」 施達一想到這裏,整個人直跳了起 來

胡搗蛋也忙轉頭向他的肩頭望去。

施達忙踏前一步,將他們兩人的肩頭

因爲他一眼就看出,在小王和胡搗蛋

而且,那人按在他們肩頭上的時候,

這三隻醉貓,在他們經過一條巷子的

小王搖着頭,道:「我……可不敢再

你……自己去吧,我們可是見過鬼,怕黑 胡搗蛋和張禿子也大搖其頭。張禿子 ,就在你家對面,拐彎的那條巷子

內。 而那受傷的人,現在可能倒在那條巷子之 們說下去。因爲他肯定有一個人受了傷 施達祇是瞪了他們一眼 ,並沒有和

說服他們陪他一起去? 什麼時間,再和那三隻醉貓糾纏下去,去 挽回一條人命。在那樣的情况下,他還有 施達立時抓起一柄雨傘,衝出了門口 他早發現那受傷的人一分鐘,就可能

傘,向對街衝去。 盆豪雨,令得他室了一室,也立時打開了 ,他在樓梯上飛奔而下,到了大門口,傾 也知道他們三人經過的,是那一條巷

 \square 子,是以他一過了馬路,便立時來到了

停,向巷子中看去。 雨實在太大,雖然他有傘,但是他的

過去。 低濕的地方,水槓得很深,施達也不及理 **會積水。嘩啦嘩啦,淌着水,就向前** 看不到,他向巷子中走去,巷中有好幾處 。但是現在,除了雨水之外,他却什麼也 ,他一眼就可以看到巷子中所有的情形了 巷中一共有三盞路燈;如果不是下雨

麼人倒在地上,那本来是一眼就可以看到 他一面向前走着:一面留意着可有什

。可是,施達在穿出巷子之後,仍然沒 妙了

達想轉身逃出小巷的另 那人向後疾退了一步,未曾抓中施達,施 手中的兩傘,便向前直刺向那人的胸口 個,突然伸手,向他的胸口抓去。他揚起 他連忙又退出了一步,那兩人中的 一端去。

到巷口時,仍然沒有發現,他也根本無法

有發現什麼。他又往回走來。等到他又來

大了。就算有血漬的話,也一定早已被冲在地上找到一點血潰或是什麼。因爲雨太

四個人的?施達的身上已透濕了。當他

者。那麼,小王他們三個人,何以會變成

施達呆立着,並沒有他想像中的傷

想到這一點時,他的心中不禁感到了一股

身邊掠了過去,到了施達身後。 可是就在這時,另一個人却在施達的

將傘當作武器,向前連刺了三四下。刺的 都是對方的咽喉,面門和胸口,攻勢十分 ,他不但不向後退,還立即收起了傘, 施達的前後去路,都被堵住了 而也就在那刹那之間,施達改變了主

轉身,就看到在他的前面,有兩個人,

凌厲。

他連忙轉過身 準備回家去。可是他才一

施達的心中,不禁也有些害怕起来,

聲不出地站着-

刺中那人的腹際,令得那人發出了一下怒 ,劈了下去。 達乘勝追擊,揚起傘來,便向那人的頸際 好幾步,施達趁機一躍而前,傘尖重重地 在他面前的那人,被施達逼得連退了

十分高。施達在突然之間,幾乎撞到了他

們的身上。但是却未曾看到他們的顏面。

,施達忙向後退出了一步,抬

施達陡然間大吃了一驚,那兩個人的身形

那兩個人的出現,實在突兀了,令得

頭看去,但是他仍然看不清楚那兩人的臉

那兩人都穿着黑色的雨衣,戴着黑色

將帽簷拉得很低,他們兩人顯然

因爲他們的雨衣和雨帽下

一看到有人

便突然僵住了,傘柄也凝止在半空之中。 施達手中所持的,只是一柄雨傘,就算這 那已被他刺中一下的那人,手中突然多了 奇珍,干將莫邪之類的寶劍,他也是無可 時他所握的,是一柄削金斷玉的什麼前古 一柄鎗。黑黝黝的鎗口正對準了他,別說 他的雨傘無法再劈下去的原因,是因爲 可是他的傘才劈下呎許,他的動作 雨又大了起來。施達的身子全濕透了

了憤怒,喝道:「轉過身去! 而在他前面的那人,聲音之中也充滿 施達乖乖地轉過身去,而當他轉身去

一館! 之後,又發現在他身前的那人,手中握着

聲,酣然入夢,怎會在大雨之中,被兩個 洞 貓;如果不是那三個冒失鬼闖上門來的話 人用手鎗指着,身上隨時可能添上兩個血 ,他這時,正應該在柔軟的床上,聽着雨 施達在那刹間 ,心中恨透了那三隻醉

道。 「向前走!」施達身後的那人繼續說

輛汽車旁。 仍然被逼着向前走去,不一會,便來到一 後退着,也們立即走出了那條巷子,施達 施達只得向前走去,在他前面的那人

那人,打開了車門 喝道:「進去!快!車子中,已有一個人坐着。一直後退着的 映着微弱的雨光,施達可以看到 ,那

議來,那麼, 施達到」車門前 他就要被那兩個神秘人物帶 ,他如果再不提出抗

將我帶到什麼地方去?不論你們在做什麼 •都不干我事! 是以施達忙道:「你們是什麼人?想

在他的背後,重重地頂了一頂 施達所得到的答覆、是對方的鎗口 「快進去! ,和一句斥

臂流下來,車廂中也染了不少血! 看來他的雙肩都受了傷,鮮血沿着他的手 臉色,蒼白得可怕 ,準備鑽進車廂去。可是當心一俯首之際施達伸手抹去了臉上的雨水,俯下身 他已然看清了車廂中的那個人,那人的 ,他的身上,全是血

幾分安慰,因爲依照推理,已被證明與事 實相符,對於施達來說,那使他很高興 可是,他又不禁苦笑,因他已落在人 施達看到了那受傷的人 ·心中至少有

家的手中,在兩支手槍的指嚇之下 死了,你們還不召醫生來。」 巳死了,當那人向施達望來的時候,施達 向施逹望來的話,那麼,施達一定以爲他 心中陡地一動,他大聲叫道:一這人快要 如果不是那人的眼珠在轉動,而且還

身上。 就在那時,他的後腦上 一擊,他的身子已進了車廂,倒在那傷者 他一面叫着,一面想轉過身來,可是 ,立時受了重重的

之一秒間的感覺,接下來,他昏了過去。 腥味,鑽進了他的鼻孔,那只不過是十分 在那一利間,他只覺得一股濃重的血

子,睜開眼來 後腦去撫摸一下,但是却一點氣力也沒有 腦一陣陣的剧痛,像是一塊燒紅了的烙鐵 ,他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勉力伸了伸身 ,正在他的後腦上炙烙一樣,他想伸手到 當施達又醒了過來之際,他只覺得後

那兩個穿着雨衣的人,和那個傷者,全不 那輛汽車之中,但是車中只有他一個人 心費了好幾秒鍾,才弄清楚他仍然在

後的劇痛,車廂中的血漬,却又證明那 切不是夢,施達掙扎着坐了起來,打關車 一切幾乎全像是一場夢一樣,但是腦

當他來到車子外面時,他仍然不能肯

H36

怪氣地笑了起來。一聽到他們那樣的笑聲

那兩個人聽得施達那樣問,突然怪聲

施達陡地一呆。他已經覺得事情有些不

聲音問道:「你在找什麼?」

個受傷的人。你們是警探?」

施達呆了一呆,道:「是的,我在找

將帽簷拉得更低,其中一個用含糊不清的

當施達向他們望去的時候,他們兩人

都閃着水光。

靈魂飄出了車外,他的軀體,應該還留在 證明他並沒有死。 空如也的時候,他定下心來 定自己是死還是生。他回頭向車中看了 車中,在他看到他走出車子後,車內是空 ,心中想,如果自己已經死了,那麼 ,因爲,那已

大塊。 他看到許多大樹,心是在一條很靜寂的街 道上,他伸手向腦後摸了又摸,腫起了一 施達靠着車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第一件事就是:報警… 施達的神智已完全清醒了 , 他决定的

紗布、到了警局。 到了醫院,三十分鐘後,他的頭包着一塊 了一輛警方的巡邏車 他踉蹌向前走去,五分鐘後 ,十五分鐘之後 ,他遇到 , 他

中。 細地說了一遍。一小時之後,他回到了家 他將自己的遭遇,向值日警官詳詳細

了一聲 而當他回到了家中之後 ,他不禁長嘆

胡搗蛋却攤屍一樣的攤在他的床上。 那三個醉鬼、鼾聲大作,已經全睡倒 ,另一個蜷曲在沙發之中・可是

搗蛋的衣服,將他用力提了起來。 這個這時,也却是來到了床邊,抓住了胡他眞會將這三個醉鬼,都瀕出門外去,但 施達如果不是那麼疲倦乏力的話,那

了開來,施達 」的一聲,胡搗蛋的上裝肩頭 住了他的衣襟,將他用力搖了兩搖,一鳴 提了起來。可是他却仍然沒有醒,施達抓 胡搗蛋睡得十分沉,他整個人被施達 一鬆手,胡搗蛋一砰」

他甚至在跌在地上之後,仍然沒有醒

胡搗蛋的身上,重重踢了一脚,踢得他轉 過來,施達又嘆了一聲,恨將起來,又在

就在胡搗蛋在地上一個轉身之際,施

却又覺得不像,因爲破裂的邊緣,十分平是被施達剛才撕裂的,但這時施達看來, ,倒像是被什麼利器割破的一樣。 被施達剛才撕裂的,但這時施達看來,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那西裝的肩頭, ,在胡搗蛋西裝上 面的肩頭上

,似乎是有「下集」繼續! 事情已經過去了,可是照現 整 施達呆呆地站着,他本來以爲 ,可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 ,這件

的大小,就像一片刀片,而在它的上面,也立即看清,那是一片極薄的金屬片,它些,那亮晶晶的東西,翻跌了出來,施達些,那邊邊達忙俯下,將那裂口拉得更大一 有着許多細小的孔。

綫電的一種零件,但是施達却也不能肯定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看來,那好像是無 施達俯身,將那金屬片拾了起來,他

起来 ,不是胡搗蛋的,自然是有人放在他衣 他呆呆地望着那金屬片,心中又想了 他想,那金屬片當然不會是胡搗蛋

那兩個追踪的人,而追踪的目的,就是寫衣的人,並不是同路的了,傷者可能是被傷的人,這樣看來,受傷者和那兩個穿雨 傷的人 那麼,放的人是誰?自然是那個受了

> 西裝的肩頭中。 他們,於是,就將那金屬片放進了胡搗蛋 傷者在受傷之後,恰好遇到了胡搗蛋

受傷了 分重要的東西,至少已經有一個人因此而 照那樣推斷,那金屬片 定是一件七

告訴警方呢?還是等到明天再說,在他還他心中在考慮着,是立即將自己這個發現視着,但是,他却一點名堂也看不出來, 未曾有决定時 地一聲响,施達陡地抬起頭來,他看 施達將那金屬片放在燈光下 ,他突然聽得房門傳來了一 , 仔細審

片。 立時站定,他的手中,仍然提着那塊金屬 將門拴住,可是,却已經遲了。 到門柄在緩緩轉動着,施達衝向前去,想 ,兩個人走了進來。就是那兩個人,施達 施達才來到門口,門就被人推了開來

是以他只是抖了抖手,非但未會藏起那金 兩人的面前,揚了一揚! 屬片來,反倒看來,像是將那金屬片,在 的動作,又因爲緊張過度而變得很僵硬 兩個人已緊迫着他,直走了過來,而施達 ,就是立即將那片金屬片收起來,可是那 在刹那間,施達心中想到的第一件事

搶回去的了 爲那兩個人一定會立時出手,將那金屬片 施達的心中,暗叫了一聲糟糕,他認

望得心中一陣發寒。 寒森森的目光,望定了施達。施達給他們人連瞧也不向那金屬片瞧上一眼,只是用 可是,出乎施達的意料之外 ,那兩個

施達絕不是胆小的人,他也可以力敵

手,放在衣袋中,而他們的衣袋中又有管好幾個大漢,但是,他却看到那兩個人的 狀隆起,毫無疑問,那是他們放在口袋中 的手,正握着鎗!

不是爲這而來的麼?好吧,你們拿回去好 開口、便又揚着那金屬片,說道: 你們 子抵禦子彈的,是以,施達不等那兩個人 血肉之軀,單憑一股勇氣,是沒有法

除此以外,他也沒有別的辦法。 東西,本來,他是絕不捨得就此放棄的, 但這時,他正處在極度危險的劣勢,是以 施達認爲那金屬片一定是十分重要的

及待地地伸手來搶那金屬片。 他以爲自己那樣一說,對方一定迫不

達的意料之外 可是,那兩人的行動又是一次出乎施

什麼才好了,他苦笑了一下 容來,他們只向施達手中的金屬片略看了 一眼,便萬聲道:「你在開什麼玩笑。 施達呆了一呆,一時之間,倒不知說 只見他們兩人的臉上,全都現出了怒

問。 ,兩位是爲什麼而來的?」 「你在報了警,是不是? 道:「那麼 其中一個

鬼,那三個醉鬼仍是鼾聲如雷 道有人在用力踢着他們的頭部。 ,走動着,伸脚踢着那三個爛醉如泥的 而另 音,伸脚踢着那三個爛醉如泥的醉另一個則冷冷地打量着施達的房間

動。 己有什麼機會來,是以,他仍然站立着 找自己反抗的機會,可是,他却看不出自 施達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他在留心尋

他只是點了點頭,道: 是的 ,或去

一你對警員講了些什麼?一那人的神

實話,我在小巷中遇狙,被人架上了一輛那金屬片放在一張几上,道:「我說的是 施達却顯得是很鎭定,他不經意地將

「你也提起了那受傷的人?」那人又

施達略想了一想,道:「自然·我提

到了他, 傷得那麼重-施達的話還未曾講完,那人已怒吼了

起來道:「那是不關你的事。

了一瓶威士忌來。的一個小酒櫃了,他伸手在酒櫃中,拿出 個人「砰」地一聲,已推開了施達房間中 出來,他的手中,果然握了槍,而另外一超達不出聲,那人的手從口袋中伸了

,施達駭然道:「你們……你們想幹什 那人拿着酒瓶,立即來到了施達的面

的瓶頭部份「拍」地一聲响,整個瓶頭 着酒瓶,左手揚起、突然一掌,砍向酒瓶將酒瓶在施達面前晃了一晃,但他右手拿 那兩個人並不回答, 拿着酒瓶的人,

已被他 沒有槍的話,自己是不是他們兩人的敵手 指如此之高 個人究竟想作什麼 ,但是,直到這時 施達吸了一口凉氣,那人的空手道造 一掌砍斷了 ,施達眞懷疑,就算那兩個人 ,施達仍然不知道那兩

,向施達走過來,冷冷

H38

地道:「喝酒!

施達忙道:「別客氣,你請便。

要你在一分鍾之內,將這瓶酒喝完!」那人大喝一聲,說道:「我要你喝 施達驚叫了起來,道:「你瘋了!

泥 分鐘之內將這瓶酒喝完,我會醉得像一團 一樣!

酒後胡言! 要你告訴警方,你對他們說的一切,全是 冷冷地道:一就是要你醉得不省人事,還 「就要你那樣,朋友,」那持槍的

沒有酒氣!! 我們找錯了酒,不應該你喝威士忌,應該 的 ,因爲我在報密的時候,沒有酒味。」 那人笑了起來道:「原來是經樣,那 施達呆了一呆,道: ,喝醉了 「警方不會相信 , || 中也

法,拍斷了瓶頸,喝道:「夬曷。——在酒櫃中找到了兩瓶伏特卡,用同樣的方 香醇的酒,自瓶中不斷的流了出來,他又 ,拍斷了瓶頸,喝道:「快喝。」 另外一個人立時拋開了那瓶威士忌 施達接過了那兩瓶酒來,他遲疑了一

地扳下了槍上的保險掣,發出「啪」地一何語言,更來得有力,那持槍的人,慢慢 地扳下了槍上的保險掣 ,道:「如果我拒絕呢?」 那人並沒有作語言上的回答 ,却比任

聲來。

對警方說你喝醉了酒,所說的一切,全是 你胡言亂語,要不然 施達苦笑着追:「好 「你不但要喝,而且要照我的吩咐 ,我們隨時可以來找 ,我喝

施達繼續苦笑着 ,道 一警方只怕不

西走吧。」會相信,我看你們還是取了你們想要的東

了。」

『東來得省事,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選擇 什麼,就是要你閉嘴,或許,送你一顆子 那人怒吼了起來,說道 : : 我們不要

看來只不過是要他向警方說明,說明他是 報了假案。 不是為那金屬片而來的了,他們的目的 施達的心中,著實疑惑 ,那兩人顯然

之五十酒精的伏特卡 起西瓶來,大口大口,吞嚥着至少有百分 人手中的槍,正漸漸向他迫近,他只得揚 施達也沒有多少時間去思索。因爲那

他吞下了半瓶的時候,他略停了一停。 酒精在他的腹中,燃起了一團火

瓶,向他的面前持槍的人疾潑了出去! 起來,他發出了一聲大叫,陡地揚起了酒 而也就在那時,他的胆子,陡地壯丁

令得那人也發出了一下怪叫。 酒瓶,重重地敲在另外一人的足踝骨上 達酒一潑出,身子便向下滾去,他另一隻那人怒吼一聲,連射了三槍,但是施

恰好揮擊在那人的臉上。那人發出一下怪人向他撞來。他右手的手槍,猛地揮出,他的眼睛雖然看不見,但是世却也覺出有正在臉上亂抹。他的同伴向他撞了過去。 然是沒有目的。子彈射破了篦子,發出哗 達用力將他的身子一推,推得跌向前去。來時,那人正彎腰在撫向受擊的足踝,施 施達的身子又跳了起來,他身子跳起 而那被施達用酒廢中了面門的人・手

> 口角流血,拉着他便向外奔去。啦的聲响。那人射出兩槍之後, 。那人射出兩槍之後,他的同伴

出了門外 是,却也未能阻止:他們離去。 他們已經衝,那張椅子,擊中了那二人中的一個,但 施達順手拿起了一張椅子,抛了出去

白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而且,在他剛想打電話報警,已聽得警車的响號聲,的槍中,還有着子彈。他奔到電話旁邊, 住的那幢屋子之前,停了下來。 施達不敢向外追去,因爲他知道那人

跳下來 他看到 去報警的。他連忙深到窻口,向下看去 施達知道,那一定是隣居聽到了槍聲 一輛警車停在下面,警員正從車中

倘兇徒,都有武器的! 施達揚高聲音叫 道 1 小小心 ,那丽

抓到他們沒有?」

「與一起衝了上來。施達喘着氣問道:「與一起衝了上來。施達喘着氣問道:「 警員抬頭向上看了一看,立時散了開

,道:「怎麼一回事?」 「沒有,正在搜索。」警官四面看了

員趕到。三小鳳和幾個高級警官也到了。嗚嗚的警車聲又傳了過來,更多的警方人嗚嗚的警車聲又傳了過來,更多的警方人 施達又將整件事的經過,從頭到尾講

,一定有重大的秘密。 他自己的見解,道: 丁一次,然後,他拿起了那金屬片 「我認爲那金屬片中 ,發表

滸 ,那兩個人爲什麼毫不在意? 王小鳳搖頭道: ,不會吧,如果是的

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們所要搶的

說 東西是什麼樣子! 施達仍然振振有詞地

H39

看 定不是再要你保守秘密,而是要殺你滅口 的 ,他們還會再來找你,這一次找你 ,他們還會再來找你,這一次找你,一,我們將它帶回去,作詳細的檢查。我 一鳳接過了那金屬片 , 說道:

也不知道。 ,因爲我連這究竟是一件什麼樣的事, 施達苦笑着,道: 一那我實在太無喜

事 ,我看你還是接受警方保護的好。 警方現在也還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回

。王小鳳翻來覆去地看着那塊金屬片 施達嘆了一聲作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表

图冰釋 不值 ---呧

突然响了起來。 床沿坐了下來。他才一坐下來,電話鈴就 個仍然未會醒來的醉貓,他嘆了幾聲 名警員, 1人。警方人員也陸續撤退,只留下兩警員包圍搜索的結果,並沒有發現那 守着施達的門口。施達望着那三

愚蠢的代價。 顯然是用手掩住了口的聲音 個天下最蠢的人。施先生,你將會嚐到 施達立時抓起了電話 ,他聽到了一個 ,道:一你是

是,更有可能,在我還未曾嚐到愚蠢的代施達冷笑了一聲,道:「或者是,但 價之際,你們已嚐到鐵蔥風味 施達冷笑了一聲 或者是

情尚可以挽救。如果你承認喝醉了酒 致他停了好久才出聲,道: 那打電話來的人,像是極其憤怒 「施先生 ,根事

本沒看到什麼的話

施達冷冷地問道: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筆錢! 怎麼樣の

也見過那傷者。他們三個人經過一條小巷 變成了四個人。你難道也準備一一賄賂 一我看沒有用,因爲我的三個朋友

「他們是醉鬼!」那人怒吼着 沒有用,警方巳將那金屬片拿去檢

一見你的鬼金屬片 ,沒有人要那破鐵

「那你們究竟在找什麼?」 施達好奇

變成怒不可遏,大聲呼叫,使施達認出他 的聲。他就是闖進他住所的那兩個怪客之 「我們只要你閉上你的臭嘴~ 那人

施達也發起怒來,道: 「你才需要閉

話,還有什麼臭話,快說-話聽筒放下,鈴聲又响了起來。施達抓起 電話來,大聲道:「你還不想閉上臭嘴的 達也重重地摔下了電話。可是,他才將電 那人「得 2」地一聲 ,放下了電話,施

麼發那麼大的脾氣? 小鳳的聲音。王小鳳道:「怎麼啦?爲什 那邊呆了片刻,可是,傳來的却是王

他寧願要出一筆錢,叫我向醬方說,我是 不知道是你。剛才那像伙還打電話來。說 施達「啊」地一聲,道: 小鳳,我

王小鳳道: 「你看到那個傷者 ,當時

迷不醒。」施達皺着眉 很危險

來報案的。車子失事的地點 走了。後來想起來覺得不妥,才又到警局 他曾經撞倒了一個人。當時很害怕,他逃 到了一輛汽車。車主是自動投案的 王小鳳答應了一聲,說道: ,就在那個巷 一我們找 。他說

方認爲,那純屬是一件意外,倒是以後發 是一位教師。一點犯罪的背景也沒有。警方扣留了他,可是經過調查,他 施達忙道: - 那人呢?

「那金屬片!」施達提醒着

有! ?經過我們的檢查,那上面一點秘密也沒 你要失望了。你是在那裏找到那金屬片的 王小鳳笑了一下,道:「施達,只怕

裏的 經按過他的肩頭 在胡搗蛋的西裝肩頭中找到的。那傷者會 0 ,我認爲那是他留下在那

「好!我們可以繼續研究下去。但現

按住了那兩個人的層頭。你那三位朋友 我們認為那傷者的身份

可能已經死了 ,至少是昏

生的事,值得研究。

不會吧?」施達懷疑地說道:

上。 在,我們調查的目標,集中在那個傷者身

爲什麼?

友,恰好也在那時進了巷子,於是,他便 該是走在小巷中,你那三個喝醉了酒的朋 帶着傷,爬了起來,勉力走着。那時他應 。我們推測,他被一輛車子撞倒之後,他 ,十分特殊

怕起來了 施達大聲問道:「那又說明了些什麽

看到了三個人・出現了四個影子

, 自然害

昏,是想給你一個警告,却不料你反倒報 那個傷者,但是,那傷者已經被他的同伴 ,帶到汽車中去了。當時那兩個人將你擊 你聽我說 下去,接着,你又去找尋

的同伴? 施達沉聲道: 你說那兩個人是傷者

根本沒有那回事,目的自然是要整方放棄 甚至願意收買你,只要你說是喝醉了酒 在調查全市所有的醫生一看他們是不是有 走一個垂死的人?現在警方正集中力量 一個意外的病人。而那兩人不斷威脅你 「當然是 ,要不然 ,他們爲什麼要作

綫索分析下來,王小鳳的話,自然是十分 撞傷人,那是一個新的綫索,從這個新的 施達呆了半晌,有一輛汽車會在巷口

多研究一下那金屬片,那上面 道:「那傷者可能是一個間諜 可是施達仍然念念不忘那金屬片 。你還是要 一定有秘密

通知他們,再作詳細檢查! 王小鳳笑道: ,旣然你堅持,我

不是有那樣的意外,他早已睡着了。現在 ,明天還有繁重的工作要應付,而他却還 施達放下了電話,他嘆了一聲,如果

他躺了下來,那三個醉漢的鼻鼾聲

10一個,拖到了浴室之時,他費了很大的勁, 什麼地方?我在什麼地?」

將他們三個人,一個一令得他根本無法入睡。

中。

覺也沒有。施達關上了浴室的門

,再回到

那三個人真的醉得可以,竟然一點知

床上,他才漸漸地睡着了

可是,他睡得

一點也不好。他做了許

外的那個行星之上了。 他以爲他已被帶到那個幾十萬光年之

己的床上 聲音。王小鳳在告訴他,道: 了回答。那是十分動聽的聲音。 可是,他驚惶莫名的問題,却立時有 「你在你自 王小鳳的

拉上窻帘,陽光從窻中照射了進來,照在 他的臉上 ,那股强光是陽光。他昨晚臨睡時,忘記 施達定過神來 ,他眞是在自己的床上

間諜。可是,當他想擁抱那金髮女間諜之 多古怪的夢,夢見一個極其性感的金髮女

是從那一顆星球來的,要將他帶回那星球 際,那金髮美人却變成了一個怪物,不知

在陽光下,發着閃耀的光芒。 。王小鳳的手中,拿着那金屬片。金屬片 王小鳳站在他的床前 ,還有兩個警官

施達定過神來之後的第一行話 ,就說

光,令得他直跳了起來,大叫道:「我在忽然之間,他又看到了一股强光。那股强

施達拚命掙扎着,終於大叫了起來。

密道?: 「是不是已經發現了這塊金屬片的秘

上,一點也沒有秘密可言! 「唉!」施達嘆着氣,道:「那麼 王小鳳回答 這金屬片

次了ー 的意料之外,她緩緩地道:「案子已經解但是,王小鳳的回答,却又出乎施達 這件事,可能永遠也解决不了不

能的 的秘密,就可以解决事情?那實在是不可怎麼解决的?難道不需要尋出那金屬片上 施達張大了口,案子已經解决了?是

動員,他的同伴是外交武官。 王小鳳坐下來道 一那傷者是一個運

身份出現的。」 有一個電視片集,間諜就是以運動員的「運動員?那一定是他們間諜的掩飾

受了傷。如果他的受傷消息傳了出去,會 心中感到安定,使得他們更加沒有取勝的使同隊的隊友,士氣低沉。而別的隊伍則 是可以爲那國家爭取榮譽的。而他却不幸 足運動員,在本市過境,明天就要離開的 是看那種電影,小說,看得太多了 機會。是的,他們要隱瞞那運動員受傷的 。那著名的運動員參加的一項比賽,本來 王小鳳笑了起來 道: ,你就 。他們

故事

每本港幣三元五角

環球出版社發行

龍乘風最新著作

煞星與殺手……5.00

勾魂金燕……5.00

金殿狂龍·····6.00

黃金戰袍……5.00

是是非非構成多少

不相信 施達張大了 ,他仍然搖着頭 ,表示

傷者進行急救。警方立時和領事館進行聯 「警方在凌晨四時 ,說他會在一個領事館中, ,接到了 一位醫生 對一個

> 碼 上的許多小孔,一定是一種十分精緻的密 是領事館方面掩飾之詞,你看,那金屬片 ,也就明白了事實的眞相 施達搖着那一塊金屬片,說道:

的建議下,送到醫院去了。而領事館方面 調查得很清楚,那是實情。傷者已在警方 人員,要我們代他們向你致歉! 也要求警方保守秘密。施達,領事館的 王小鳳搖着頭 ,道: 一不是,警方已

室的門被推開來,胡搗蛋、張禿子和 出來。 三個人,各用手按着額,搖搖擺擺地走了 隨着他的叶聲,「砰」地一聲响 施達大叫道: 「你們上當了 小王

什麼事?」 候,他們全都呆了一呆 當他們三人・看到房間中有警員的時 ,道:「什麼事?

們喝醉了酒 小王說道:「我記得 ,三個人,忽然間變成了四個 ,昨天晚上

胡搗蛋一揚,道:「這是什麼東西 你肩頭上找到。」 施達盡力推開小王,將那片金屬片向 ,是在

有點歪 你怎麼了,爲什麼望着我 : 「哎呀,我的西装壞了,我的一邊肩頭 片金屬片 胡搗蛋回頭向肩頭一看,苦 ,所以,在西裝肩內 ,穿起來才挺括,咦 ,好像要將我吃 ,一定要襯上 ,施達

廖大的口的話— 施達真想吃掉了胡搗蛋 ,如果心有那



,哪裏又有一個殷殿下暗想:當時殷郊、殷洪下兵到,請君侯去見。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故事之十二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冀州侯蘇護恨紂王無道,早 有擇選明主,扶助武王,共伐昏君的心願。蘇護為了早日投奔西歧,借紂王命他 征伐西周的機會,想歸順武王,但副將鄭倫不從,又有殷洪下山阻擋,不能如願 以償,這時赤精子下山掃除障碍,使蘇護得以歸周



69 蘇護來到帳外觀看,果然是殷洪。殷

一閃,黃飛虎滾下馬來, 黃飛虎趕來,殷洪抠出 風馳電掣,殷洪招架不住 槍戟上下,約有二十回合

助你成功,

69

起身往西岐而來。 三叮囑他不要忘了誓言。殷洪拜别師父, 陰陽鏡和水火鐸三件寶物贈給殷洪,並再 陰陽鏡和水火鐸三件寶物贈給殷洪,並再



,共助姜尚。殷洪大喜。 殷洪是當今國君殷下,情願一同前往西岐寨王龐弘、劉甫、苟章、畢環四人,得知 64)







岐挺進。 ,樹起西周號旗,和殷洪一齊下山,朝西,樹起西周號旗,和殷洪一齊下山,朝西

王之理。」殷洪聽罷,低頭不語。,大怒道:「你是成湯後裔,豈有子伐父豹。申公豹聽設殷洪下山,是助武王伐紂豹。申公豹聽設殷洪下山,是助武王伐紂







旁心中十分煩悶。 70 次日,殷洪升帳,命鄭倫和龐、劉、



牛只和72,見黃 只見殷洪縱馬提戟直撲過在松黃飛虎分離十年有餘,往 黃飛虎一馬當先來到時 ^{||}一來,黃飛虎催神,彼此不敢相認。 | 到陣前。由於殷洪



(74)



。殷洪一陣擒二將,打着勝鼓,返回大營,白光一閃,黃天化墮下鞍轎,也被擒了,拍馬出陣,趕來營敕。殷洪又取出鏡子, 黃天化正在陣前觀戰,忽見父親墮騎



知眞假。」說罷,帶領黃天化等走出相府黃飛虎道:「末將認得他,待我去看,便:「紂王無後嗣,焉能又有殿下領兵?」:「殷洪殿下在城下請戰。」子牙驚訝道:「殷洪殿下在城下請戰。」子牙驚訝道

75 殷洪回到大營,傳令把二將推上帳來不 段洪回到大營,傳令把二將推上帳來下,可記得當年十里長亭前放你的黃飛虎下,可記得當年十里長亭前放你的黃飛虎下,可記得當年十里長亭前放你的黃飛虎

飛虎父子送出大營。 飛虎父子送出大營。 一般洪令左右取來衣甲還給黃家 一次擒得,當正國法。」說罷 一般洪大笑:「救命之恩, 一般洪大笑:「救命之恩, 一說罷,將黃昭之恩,理當報釋二人,恐留

77





聲,忙撥騎敗下陣去。 陣前,乘殷洪不備,一揚手,拋出五光石陣前,乘殷洪不備,一揚手,拋出五光石



(81)

岐,實是可惡。待我下山,說服於他。」赤精子大怒:「這畜牲不會助周,反伐西赤精子大怒:「這畜牲不會助周,反伐西機骸來到雲霄洞,拜見赤精子,把殷



刺來,子牙忙持劍迎戰。
1. 一我是一氣仙馬元。」說罷,仗劍躍步子牙問道:「來者何人?」馬元大喝一聲衆將至軍前,見一道人,長得極其丑惡。



藝裏。子牙大驚。(待績)
(特績)
(特績)

(88)



78 子牙戰殷洪,未及三四回合,忙舉起

78

大戰,忙借縱地金光法,逃回西岐城內。陰陽鏡舉在手上。赤精子見了大驚,不敢85 師徒二人大戰四五回台,殷洪突然把



然軍士來報:「營外有一道人求見。」殷 然軍士來報:「營外有一道人求見。」殷 然 殷洪見師父逃走了,更加狂妄,一日

爲飛灰。

洞中之言,你還記得麼?仔細你四肢成,見是師父,忙打躬參拜。赤精子道:1、見無出來見我!」殷洪上馬來到轅第二天,赤精子來到蘇護大營前,高

見他長相丑惡,大吃一驚。 , 頸上戴一串大念珠和一個金鑲瓤。衆人,頸上戴一串大念珠和一個金鑲瓤。衆人

84



。令軍士備酒,宴請馬元。 臂之力。」殷洪聽了大喜,忙請馬元坐下洞一氣仙馬元。今申公豹請我下山助你一





84 殷洪道:「弟子是紂王之子,怎能助恭精子。

前文提要: 修橋補路 前文書至曾大善人是安源鎭的富戶,樂善好施,賑濟貧苦,

大妗姐二始,知道被兩個大漢據走,曾大善人報警,由鎭上大隊長張坤偵查,查出兩個 發生了,新郎曾海棟在衆人的哄閙下回到新房,發現新娘子在房中失踪,經過衆人追問 漢曾搶刼過曾大善人被捕坐牢越獄的人,提出索欵勒贖,結果「撕票」取欵,手段兇 八村的人都來賀喜,熱鬧非常,到處洋溢着一片喜氣洋洋,而禍事却在喜事當中相對 擬將大隊長誘殺,雖未成功,大隊長亦受重傷,縣府派名捕蕭原協助偵緝歸案: ,好事做盡。那天是他三兒子大婚之日,鎭上及附近四

悍匪無道 法網難挑

逃往那個方向,對我說一下麼?」 可否將在山谷中的情形,及陳軍譚慶兩人 蕭原望着張坤,說道:「張隊長,你

你追捕那兩個匪徒的行動有帮助,不要說 張坤舔舔咀唇,點頭說道:「只要對

> 題 是說一下,就是要了我這條命,也不成問

個悍匪,是如何憤恨了。 張坤這樣說,可見他對陳軍譚慶這兩

蕭原只是笑笑,沒有說話,等他說下

到的事情及兩人逃走的方向,向蕭原說了 張坤吐出一口大氣,將在山谷內遭遇

,他們逃走的方向,是否東南方?」

南方!

那個方向是否全是山丘?

 此 。 叫均口墟,那兩個傢伙有可能在那裏歇 往南面走出約十二三里,有一個小鎭集

抱歉地說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

思。」蕭原笑笑。「往東走,可以走到那

說的安南,即越南,當時是法國殖民 張坤道

好多謝你,請好好地休息吧,你這麼帮忙 」蕭原看着張坤 「張隊長

「一路小心。 · 祝你馬到成功!」張坤伸

蕭原忙伸手與他相握。 「多謝。」

張坤想了一下,肯定地說道:「是東 蕭原聽完後,眨眨眼,說道: 「張隊

,」張坤搖頭道: 「翻過兩座山

「走過坳口墟,還有什麼地方?」蕭

,好抱歉。」張坤

「張隊長,你」 「往東走,盡是山野荒林 這樣說,眞叫我不好意

,一直通向邊界,可以偷入安南 ,其間有幾

,我一定盡力將那兩個亡命之徒抓捕歸

,兩人才發覺,阿壯不知在

什麼時候,經已離開了房間

去,有什麼要帮忙的,只管說! 張坤道:「蕭老兄,待我叫人送你出

,我一定跟你去將那兩個兇徒緝捕! 蕭原拍拍他的手,說道: 張隊長 一頓又抱憾地道:「要不是我起不了

不用麻煩叫人送。 我不讓你失望的,我自己走出去就成了 說着,又搖了搖張坤的手,才鬆開

部走去。 轉身走出房外,並順手將房門帶上,向隊

必就是蕭原蕭老兄吧?」 忽然趨近來,朝蕭原拱拱手道: 才走出門外,一個衣着體面的壯年 兄台想

兄台…… 那人見蕭原點頭,大喜道 蕭原目光一閃,打量着那人,頷首道 「蕭老兄

移步到寒舍一坐了。」 ,兄弟會展鵬,家父想與你一談 ,可否請

不用說,他就是曾家大少

曾大善人? 蕭原沉吟一下・說道:「令尊翁就是

會大少一聽蕭原願去見他父親,心中 蕭原點點頭道:「好吧,請。 曾展鵬急不迭道: 一正是我爹。

在等候。 大喜,忙道:「蕭老兄,請移步。」說着 ,作了個請的手勢,急急在前頭帶路。 來到曾家,在客廳上見到了曾大善人

,也抵受不了 了很多,發生了那種慘事, 曾大善人在這兩三日間,整個人衰老 換轉是任何人

本來是喜事,却在一夜之間 ,變成了

白頭人送黑頭人,這是何等悲慘及不吉利喪事,而當時的人大都頗爲迷信,正所謂

而曾家內外 一片惨淡,全換上了白 ,本來是一片喜氣的

匪歸案伏法的,是麼?」曾大善人也不客 ,待蕭原坐下,便開門見山地對他說 蕭原點頭道: 「滴先生,聽說你是來抓捕那兩名悍 一曾老先生 你怎知道

蕭原道: 曾大善人道: 「曾老先生請我來,有什麼 一是阿杜說的

賊擄去奸殺的事吧? 你大概也聽說了寒家三娘婦慘遭那兩名匪 曾大善人哀沉地嘆口氣。「蕭先生,

賊簡直不是人,他要報復,可以闽着我這會大善人咬牙可齒地道:「那兩個匪 蕭原同情地道: 「聽說了

種人神共憤的事來 個老頭來,他們爲什麼要那樣做 蕭原看到老人那種痛心的樣子 ,幹出那 ,感到

一陣難過。

能手,這一次又是要追捕那兩個喪心病狂 的兇徒,我請求你 只要你捉到那兩個畜牲 個畜牲,我都會依諾將五百塊大洋給他, 促起來。 「蕭先生,聽說你是聞名一時的追捕 」曾大善人激動得說話的語氣也急 「我一定要捉到那兩個畜牲・我 不論是什麼人捉到那兩 一定要擒捕到那兩個 一定給你五百

若是換在另一種情形

> 他見怪。 否則,他也不會曾有幾次,「義釋」過幾 生的嫉惡如仇的性格,才幹上這一行的, 他了解到曾大善人此刻的心情,才沒有對這樣說,簡直是侮辱了他的人格,要不是 閱拙作:「盗亦有道」一文),曾大善人 位被他緝捕到的「俠盜 才幹上這一行的,有很大部份他是出於人 金過活的追捕工作,但他可不是會寫了錢 位雖然幹的是靠緝捕匪賊拿取賞 (有關情節,請

惡賊歸案伏法的工作,那我一定會盡一切 所能,將他們抓回來,至於你出那五百塊 於陳軍譚慶這兩個悍匪兇徒,我也會竭盡 努力,將那些犯了法的匪賊擒捕法辦 大洋賞格,我可不是衝着你那筆賞金才來 曾老先生,我幹的旣然是追捕悍匪

「蕭先生,你……你誤會了我的意思 曾大善人急忙加以解釋道:

要將那筆賞金用來作善事便成,怎樣? 到陳軍譚慶,你那筆獎金不用給我,你只 道:「這樣吧,咱們來個交易;若是我捉 一曾老先生,我明白。」蕭原擺擺手 蕭先生,原來你也是一個慷慨好善

樂善好施,果然不假,我好生欽敬, 曾大善人高興地道。 之人:令人欽敬,我一定照辦,並再加上 二百塊大洋,以表我對你的欽敬之意! 蕭原忙起身抱拳道: 「素聞會老先生

之徒,抓拿法辦! 話,無論如何,我都會將那兩個喪心病狂

「蕭先生,我有一個請求,不知你能



望着蕭原 力所能及的,一定答應。」 蕭原道:「曾老先生請說,只要是我

否答應?」曾大善人忽然說道,同時拿眼

將他們押解來這裏,讓我看一看他們到底拱手。「請你在捕捉到那兩個畜牲後,先 兇狠成什麼樣子,成麼?」 「我先多謝了。」曾大善人朝蕭原拱 「請你在捕捉到那兩個畜牲後

接起身道:「曾老先生,若沒有什麼 蕭原明白地道:「成!」

,我告辭了。」

對一旁坐着的大兒子道:「展鵬,替我送先生,請恕我帶病在身,不能親送。」接 蕭先生出去。」 曾大善人沒有挽留他,起身道:「蕭

曾展鵬忙應一聲。起身送蕭原出去。

× ×

時間 及物品,雖然日頭已西斜。 只有抓緊時間,才不會讓陳軍與譚慶 蕭原別過曾大少,在鎭上買了些乾糧 ,還是出了鎭,往南一路急趕下去。 但他爲了爭取

脚透氣

兩人有逃脫的機會。 而他猜測,譚慶陳軍兩人爲了永遠逍

遙法外,必會逃入安南境內 被抓回縣裏的監牢了。 ,那就不怕會

便追截不上兩人。 所以,他必需抓緊時間追上去,否則而他已經遲了陳軍譚慶兩匪兩日的路

甚至無法追截上兩匪,將之擒捕法辦! 趕路,那樣,才不會被兩匪拋下得太遠 所以,他在鎭上買備乾糧,以便日夜 他必需要趕在兩匪到達邊界時 ',將他

> 東面逃去,希望逃入安南境內、那便不怕谷伏擊張坤後,便急急有如爽家犬般,往陳軍與譚慶果然不出蕭原所料,在山 會被緝捕歸案了

想坐監,更不想死,那唯一的途徑便是逃後,還犯了殺人罪,那可是死罪,他們不後,還犯了殺人罪,那可是死罪,他們不才會逃獄。若是被捉回去,只怕不是坐二 入安南境內。 二十年苦監,實在不好挨 以他們

了主意。 但兩人向東逃了一日後,却暫時改變

麼好,咱們旣然今後要在安南安身立命 之後,人生地不熟,那點錢不知要來幹什二一添作五,每人只得二百五,到了安南 悔不敲那老烏龜多些贖金,五百塊大洋那是譚慶先提出的。「阿軍,我真 「阿軍,我真後

不成? 貪婪。「難道走回去,再敲那老王八一筆陳軍是個標準粗人,但却比譚慶還要兇狠 「阿慶,這時候才說,有個屁用!」 ,再敲那老王八一筆

入他們的狗爪中,阿軍,我可不想被殺頭了下來,咱們這一往回走,無異將自己送,而那些靠領取賞金過活的狗,已四出追 那又粗又硬的鬍渣子 ,那是死路一條!」一頓 「只怕這時候縣裏已懸出獎格捉拿咱們那是死路一條!」一頓,目光閃閃地道又粗又硬的鬍渣子。「咱們若是往回去 「千祈不可! 你也不想吧? 一譚慶用手摸着下巴上

> 禁打了個寒顫,疾言道:「我才不過三十陳軍雖然兇悍,但也很怕死,聞言不 多歲,還未活够,怎會想死! 吸口氣,接說道:「阿慶,無端端的

那裏去弄錢?」 你說起那些幹麼,這裏荒山野嶺的,到

用力嚥下一口口水。 說時,放眼掃視着附近連綿的山勢

忘了,這附近有一個坳口城? 陳軍一聽,目光頓時一亮,一拍大腿 譚慶却狡獪地一笑。「阿軍,你怎麼

,喜道:「對啊!我怎麼忘了! 但隨即又洩氣地道:「聽說坳口爐只

肥羊的!」

一百也是一百,是麼?」知道那裏沒有肥羊?就算沒有 陳軍一聽,「啪」地一聲,用力拍拍 譚慶却眨着眼道:「你沒有去過,怎 ,能夠弄多

是你想得到!」 ,弄得一百是一百,説不定,宰一頭肥羊大腿,目中閃射出貪婪的光芒來。「對啊 ,哈哈,那下半生便不用愁了,阿慶,還

讓那些狗去等吧!」 到另一邊,進入安南境內,嘻嘻,那時 狗追了下來,他們一定會猜到咱們逃向邊「還有。」譚慶奸笑着說。「要是有 意,在均口鎭好好地幹他一票,然後,繞 ,逃入安南,說不是已有狗抄捷徑趕到 ,等着咱們了,咱們何不來個出奇不

來,我真服了你!」 ,好主意,你就是會想出這麼好的鬼主意 陳軍聽得豎起大拇指,讚道:「阿慶

聽一下,有沒有肥羊,才下手不遲。」 一頓,再找個娘兒,快請快請,順便也打 軍,咱們這就趕去均口墟,先好好地吃 斜的太陽,呼出一口氣來,起身道:「阿 陳軍一聽渾身的血液「刷」地急湧起 譚慶伸個懶腰,看一眼頭頂上漸漸西

不及待的樣子 !怎麼了?整不住?」 來,下面即時有了反應,吞着口水一副急 譚慶瞥他一眼,哈哈大笑道: 「阿慶,那就快走吧!

『舉館』了麼!」 兩人邪笑着,走下南面的山坡。 陳軍趙他一拳,笑罵道:「你不是也

這種山野地,也算不小的了。 均口墟就連在一個均口的平地上,在

墜 高大的屋舍 「肥羊」,因爲,看遍了,也沒有甚麼 但從墟上的屋宅看來,應該不會有什

那人家有沒有錢。 大的,只要看那家均房舍大不大,便知道 **州時候,若是有錢人家,都是家大屋**

好黑下來,壚上的人家正在吃晚飯 陳軍譚慶兩入趕到均口墟時,天色恰 0

飽肚皮才說 兩人又餓又累,找了家小飯舖,先填

生意,而生意最好的,自然是城期,因爲 請伙計,也不介請多,所以,還能夠做下 足只得疏疏落落的食客,幸好,這種店舖 本墟的生意,多極有限,平時的日子、都 ,大多數是一家大小出動經營的,就算是 這種墟集上的店舖,做的是本地人的

兒子收錢的是妻子,父親則是負責掌杓。那家小飯舗正是闆家經營的,伙計是

生人,那自然引起那些人的注意了 上也沒有甚麼人家辦喜喪事,兩人又是陌 內所有人的注意。因爲今日不是墟期,墟 兩人才走入小飯舖,立刻便引起飯舖

時之間 還好,沒有人向他們查問,否則,一 ,兩人不知怎樣說才好。

弱弱的伙計忙趕上前去,招呼兩人道:「 兩位要吃些甚麼?」 但有客人上門,總是高興的,那個瘦瘦 店家雖然對兩人這麼晚來到感到奇怪

地道:「有甚麼好吃的」只管拿來,還有兩人也不知店內有甚麼好吃的,隨便 放心走入飯舖內,在一張枱子旁坐下來。 了個一清二楚 看不出有什麼扎眼的人才 兩人在進入飯舖時已將飯舖內的人看

,來兩斤米酒。」 那瘦弱的伙計答應一聲 ,替兩人擺好

吃喝起來。 杯筷便到厨房去吩咐弄些拿手小菜出來。 味俱全,陳軍譚慶兩人啃了一日乾糧,嗅 結果,弄出三炒一鹵味來,倒也色香

你不是真的餓得飢不擇食吧,那個婆娘你 在枱下踢了他一脚。壓着笑道:「阿軍, 下那徐娘半老的老闆娘,心中暗笑不已 也起痰(垂涎)?」 吃喝間 譚慶發覺陳軍不時偷眼看

着說道:「阿慶 在監牢中整了兩年多, 又鮮又嫩的新娘之後 眼不見倒也沒有甚麼 陳軍臉上一熱 、喝下了 ,不知怎的 ·自從那夜幹了那 一口酒,邪笑 ,勾起了

方

H48

想……」

什麼的,千萬別亂來。知道麼? 提醒陳軍。 「你這傢伙眞厲害。」譚慶眨眨眼 「別忘記咱們的身份和是來幹

, 說道: 陳軍又瞥了那老闆娘一眼,乾嚥一下 「你放心吧 我還不想死。」

偷問一下那個奀仔!」說時,用眼瞟一下 用錢買到的女人,等會吃喝完之後,可偷 那個瘦弱的伙計。 一下吧,只要有人的地方,便有那種可以 「嗯,你知道便好。」譚慶道:「忍

悶着頭吃喝起來。 陳軍邪邪一笑,不再說話,兩人便又

鹵水鵝 筷子。 兩人足足喝了三斤米酒,再要了 吃喝個清光 ,才打着酒呃,放下

人來 。但客人始終就那麼幾個,飯店內有客人吃完離開, 不超過十個 也有人走進

得最久 衣 ,臉色分不出是黑是黃的中年 陳軍譚慶之外還有一個穿着 二件破布 ,吃喝

相 吃來吃去,還是那麼一碟、那種寒酸的吃 像是在喝,而是舔,而那碟豬頭肉 皮 極 像是在喝,而是舔,而那碟豬頭肉,彷彿皮,一碟鹵豬頭肉,喝酒的樣子,簡直不極了,那個中年人可不同,要了半斤五加極了,那個中年人可不同,要了半斤五加兩人是大魚大肉大杯酒,吃喝得暢快

陳軍兩人的注意。 像這麼一個寒槍的人·自 而那人也確實沒有甚麼引人注意的地 • 自然不會引起

手中那杯酒與面前的那碟豬頭肉,是最香 **豧**人已吃喝完畢,但那人仍然在淺嚐 豬頭內上,自始至終沒有看過兩人一眼。 醇及最美味的了。 慢嚼着,那種神態,彷似天下間就只有他

那伙計算了一下,要他一圓三毫另六伸伸腰,譚慶招手叫伙計過來算賬。

靈,他一聽便知道譚慶的意思,他可不想們以過夜,又有女人的地方?」可以過夜,又有女人的地方?」可以過夜,又有女人的地方?」

耳 那半掩門的勾當,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曾將到手的賞錢吐回去。偏巧,他對於墟上 偷偷去過一次 邊,說了幾句話。 —私娼)。當下他忙將咀巴凑到譚慶的懷去過一次,將自己的童貞獻給那破鞋

,他亦乘機暗暗將一塊大洋塞入

陳軍急忙起身跟着走出去。 [對基麼?走啊……」轉身便往外走 譚慶的眼中立時發出光來,咀邊露出 ,待那伙計說完,馬上起身 湿坐着 「阿慶

長問短的,若是被人捷足先登 」譚慶邪笑着拍拍陳軍的肩頭。 當然是又有女人可以過夜的地方啊 ,那就 別問

心神似乎完全放在那杯酒與那碟 陳軍忙將到口的話嚥回去 ,跟着譚慶

門板上一連扣了五下。 他來到第三戶人家的門前停下來,再 。在閉着的

袋來。門開門聲,自打開的門縫中,探出 跟着,屋内便傳來脚步聲,接着是拔 一顆腦

那是一張塗了脂粉畫了層,頭髮却蓬

找誰? 紀不輕也不老,看樣子在二十五六之間 量了譚慶與陳軍一眼 鬆的女人臉,不難看, 那雙有點浮腫的眼睛一閃,迅快地打 担着聲道: 但也不很好看,年

倆 那女人瞟一眼譚慶 譚慶邪笑一聲 ,壓着聲說道 : ,目光射在那女子的臉 0 「來找杜菜花姐妹

色 好像是從外地來的?」 臉上露出遲疑的神 「我就是,兩位

碰他 只想找一個可以過一夜的地方,怎樣? 來,手一伸遞到那女子的眼前。「咱兄弟 陳軍正想開口 陳軍正想開 ·從袋中掏出五個大洋 ,譚慶却暗中用手肘碰

亮,貪婪地緊盯着譚慶手上的那五個大洋 出誘人的光綫來的五個大洋,頓時雙眼 那女子 一抹假笑來,急巴巴地道: 杜菜花乍睹那白花花,泛

可以!兩位快進來。 設着·已伸手抓向那五塊大洋。

塞在杜菜花的手中,說道:「沒有別的客 譚慶也很大方,將那五塊大洋一下子

讓兩人走進去。 一邊急殼,同時將門拉開些,閃身 。」杜菜花一邊緊抓住那五塊

出一隻綉了花的布鞋來,掛在外面的門框 上,才將那兩扇門關上,並下了門。 待兩人走進屋內 · 杜菜花在門角後拿

門外是甚麼意思,但却猜到幾分,所以! 譚慶雖然不知道杜菜花將一隻鞋掛在

杜菜花一聽,先是有點尷尬,但隨即 但陳軍却楞頭楞腦地問道:「杜 鞋……是甚麼意思?」

晚謝絕了別的客人。」 便毫不羞愧地道:「那樣……是表示,今

「杜菜花,另一位,——呢?」來你們這裏的規矩,是這樣的……」 陳軍聽着,摸摸下巴,儍笑道:「原

邊打量着屋内的情形,邊問。 -呢?」譚慶

慶挑了個媚眼,朝左首面刊那間房叫道: 「茶花,有客人啊,還不快出來!」 那間房內立刻有人應了一聲,布帶一 「啊…茶花就在房內 。一杜菜花向譚

华個頭,胸脯鼓鼓的,就像塞了兩隻大木那女子高頭大馬的,比陳軍起碼高出 禁瞪眼呆住了。但那種表情,絕不是驚艷 去,看清楚那從房中走出來的女子時,不 ,而是有點反胃。 ·走出一個女子來。陳軍急急移目望過

> 那模樣雖然不算醜陋,但也難看。 瓜在裏面,疏眉塌鼻翹唇、再加鬥鷄眼

,心中也打了個突,暗道:「怎麼鑽出 譚慶一眼看到那女子——茶花的樣貌 那茶花居然搔首弄姿地向兩人瞟了一

!」差點掉頭便奪門而出。 陳軍不禁在心中叫了聲:「我的媽母

忙上前一步。 摟住了菜花,邪笑道:「菜 出來,眼珠一轉,他可馬上有了主意,急 ,我與你進房去設話好麼?」 譚慶也幾乎將剛才吃下的酒菜、吐了

營生的,甚麼人也無所謂的,只要有錢, 愛俏,那是天性・本來幹她們這種半掩門 花 但在有選擇之下自然喜歡樣貌較好的了。 譚慶的相貌沒有陳軍那麼粗魯,姐兒

子一軟,也靠在譚慶的身上。「來吧。」「嗯。」菜花用鼻子輕嗯了一聲,身 個房間。這間屋子就只有一個堂屋與左右 腰肢一扭,讓譚慶摟着她,走向右面的那

只好摟着那母夜叉過夜了,心中又氣、又己有」,那即是歖,他已別無選擇,今晚陳軍眼見譚慶先他一步將菜花(據爲 急 ,忙搶上一步、發急地叫道:「阿慶

道 不快與茶花進房。」 恰好那母夜叉向他作狀一笑,嗲着聲 那語聲,簡直比牛叫還要難聽。 譚慶脚步一窒,扭頭道:「阿軍,還 「大哥,咱們也到房中去說話吧。」

陳軍疾聲道:「阿慶,我要……」

都是一個樣子的麼?快去吧 生厭了。你不是常說,脫下褲子的女人 是女人麼?你若是看着她不順眼,可以… 花也不錯啊,夠份量,正合你胃口,他不前,壓着聲道:「阿軍,你是怎麼了?茶 放開了菜花,走到他的身邊,將他拉到門 将她的臉用衣衫遮起來,那便眼不見不 下面的話,却被譚慶一揮手截斷了

便走到菜花的身邊,伸手摟着她,走入 **設完,拍拍陳軍的肩頭,不等他設話**

然掠入來的一股寒風,從半敞開的窗口外

怎的,忽然無聲地被打開來,隨着一陣煽 也就在這時,那扇關起來的蔥戶不知

床板的吱吱聲。終於,譚慶不再動了,癱 呼息聲,與令人心癢難搔的呻吟聲,還有

在拚命地幹着,房內,只有兩人的急促

這已經是譚慶常二次壓在菜花的身上

在菜花的身上,直喘粗氣。

嘯掠之聲,偶爾,一兩聲狗吠,打破了沉

快活夠了麼?乖乖地不要動!:一聲冰,伸進一支黑亮的鎗管來,指着譚慶。

一聲冰冷

房內,「砰」地一聲。將房門關上。 陳軍張口欲言,譚慶巳摟着菜花走入

的胸脯上,心中一動,丹田下馬上有了反 大山婆的滋味到底如何! 衣服的女人,還不是一個樣,倒要試試這 應,咽口氣,自語地道:「他媽的,脫光 朝他「痴笑」的茶花 麼好的都是讓他先得!」接扭頭看一眼正 忿地以拳擊掌,嘀咕一句:「他媽的,甚 陳軍只好將到口的說話吞回肚內 ,目光落在她那碩大

算可以看到房內的情形

本來,菜花在上床前

,欲將油燈吹熄

不暗的油燈,將房間照得昏昏濛濛的,總房內可不是黑漆漆的,點着一盞半明

森沉的低喝聲,隨之傳入房內

燒起來,邪笑一聲,走向茶花,伸手在她忽然間,他的「火」 一下子猛烈地燃 跟着推她入房。 那碩果纍纍的胸脯上 大力地摸了一把

叠壓在一起。

菜花脱得赤條條的,就像兩條肉虫一樣

香濛的燈光下

,可以看到,譚慶與那

一下她在床上時欲仙欲死的樣子。

絕無疑問,他是一個有自大狂的人

,但譚慶却邪笑着,阻止了她,說要看

方 ,壚上的人家早巳躺在被窩內睡了時候雖然不算太夜,但在這種山 因爲冬天不比夏日,晚上特別寒冷風 ,但在這種山村地

> 光,死死地盯着那支伸入了一截的鎗管。 驚胆跳,譚慶忽然間打「個哆嗦・斜着目

鲍外那人即時沉喝一聲: 菜花却不由嚇得大叫了一聲。 得發寒,還是被忽外發出的語聲震駭得心

也不知是被那股忽然吹進來的寒風吹

會出來吹西北風,凍得渾身打顫的。睡,在這種寒風呼呼的晚上,只有儍子才 ,不像夏天晚上比較凉快, 城集上,這時日一片沉寂,只有寒風 納一會凉才

菜花果然閉上了咀巴,但却恐駭得渾

譚慶就那樣壓在菜花的身上,不敢動

,但心中可是又驚又怕又臊又恨

力反抗 譚慶,可說極會掌握時機,不怕譚慶有能 而窗外那人選擇這個時候拿銷指嚇着

但那人也可設捉狹抵死了

死! 這種情形之下,譚慶只有東手被擒或是受 再敏銳的人,也變得遲鈍及力不從心,在 耗了大量的體力,癱軟無力,就算是反應 在身上藏着鎗,再加上他在菜花的身上消 因爲譚慶身無寸樓 自然也不可能會

如何才能夠扳轉劣勢,轉危爲安。 他雖然處於劣勢,但仍在暗中轉着念

韋 陳軍被菜花那一聲尖叫驚動了 趕過來解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 隔壁的

但那邊的房間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怎麼不去找阿軍,却偏偏找上我!| 譚慶暗中咒罵一聲:「外面那像伙 「他媽的,莫非 他被那母夜义吞了不

轟爆!」窗外那人始終沒有現身,但譚慶 却知道,他就貼匿在斜掩開的那扇窗子的 肚皮上爬下來,不然,我將你的腦袋一鎗 「譚慶・別弄鬼 慢慢地從那婆娘的

立刻,他便有了計較。

向地上 只好慢慢地從菜花的身上爬下來 也顧不了難看,在鎗咀的指嚇下 雙脚伸 他

> **窗外那人低喝。鎗咀定定指着譚慶要害。** 「慢慢站起來,同時將雙手學起。

個哆嗦。 譚慶不由倒抽了口冷氣,猛嘀咕地打

手 對方是一位玩鎗的老手,而且,是一位高

生天! 其是死,那何不豁出去,看看能不能逃出 是被捉回去,肯定 被砍 或是鎗斃,與 他可不甘心就這樣被擒,因爲他知道,若 雖然他知道對方是一位扎手人物,但

房內掃了一眼。

他却看不到譚慶的

,否則

兩人,眼中閃射着懾人的寒光,閃電般朝此刻他雖然仍是那身裝束,但却判若

的那個寒酸漢子。

不就是那名穿一身破衣,在

小飯舖內要了

窗外那 人一閃身,終於現身在窗前

鎗聲中,同時响起菜花與譚慶的

,震破了夜之沉寂

碟鹵豬頭肉,一瓶五加皮,淺嚐慢嚼着

瞬地注視着那對準了他的鎗咀,身子慢慢 他的雙脚伸落在地上,雙眼却瞬也不

着的窗口中吹進來,吹得那盞油燈「忽」 那利那,一股寒風呼地一聲,從斜開

地 譚慶把握了那乍暗的一刹那,身子條

身子一閃,撲向另一邊的那間房間

地方流着血,兀自一聲哀嚎着的菜花。

他只看到蜷縮在床上,身上不知什麼

他沒有因爲看不到譚慶而停留下來

於角度的關係,不可能看到譚慶。 除非那漢子探頭入去張望掃視

在倉促之間,是無法開鎗射中他的 因爲愈外那人就貼靠在那邊的愈邊牆上 那是一個死角,他早已相度好了的

不動聲息地冉將陳軍擒下的,那知道譚慶

,撲到那房間的窗外,解决陳軍。

他必須要在陳軍不及穿好衣服前的刹

本來,他是想先將譚慶制服

,然後再

一動,他情急之下開鎗射擊,無疑已打

簡直是不要命的舉動。 他的鎗咀指嚇之下,乍然有所動作,那 **愈外那人確是料不到,譚慶居然胆敢**

刹那 一串鎗彈

緣

軍與茶花 鎗聲一响 ,便驚動了那邊房間內的陳

他無暇加以理會。 在茶花的身上折騰至緊張的時刻,所以 又或是樂極忘形發出的,而那時,他正也 ,他却以爲菜花抵受不住譚慶的攻勢 陳軍在菜花發生尖叫時,不是沒有聽

已猛烈燒起來,忘了茶花那母夜叉般的樣 貌,撲在她的身上… 用衣衫將她的臉遮起來,看看那一具赤裸 的軀體,特別是那碩大的胸脯 他與茶花上床後,確是依譚慶所說 他的您火

同時聽到譚慶及菜花的慘叫,他驚悸得整 鎗握在手中。 將衣服攫抓到手,同時疾忙從衣服中將短 彈跳起來,一滾身,滾落地上 個人有如一隻跳蚤般、猝然從茶花的身上 的軀體上 撲到床後堆放衣服的木椅前 銷聲一响,他本是癱伏在茶花那赤裸 ,一個勁地喘氣的,但那刹那 ,一個簋撲 ,伸手一把

猛力擲向關着的窓門! 孟宁郭可引起了),將赤身露體的茶花 也不知那來的氣力),將赤身露體的茶花(他 有急着去穿衣服,反身一撲,撲回床邊 把抓起縮成一團,抖個不停的茶花 一鎗在手,他總算心定了一些,却沒

原一樣,是一位追捕手,只不過名氣不及

他姓卓,名進,與蕭原也有過一面之

他之所以不再理會譚慶,是因爲他在

而他也不是什麼平常人物,乃是與蕭

體運回縣裏,一樣有獎金可拿的

能夠將兩人打死,那麼,只要將兩人的屍 破了原先的計劃,他只好不計死活。但求

窗前,身子急貼在窗旁的牆上 同時間,他亦乘勢一個虎撲, 搶撲到

分外响亮

砰砰砰…

: 」炸响的銷聲在靜夜中

他從那人握鎗的手那樣鎮定,已看出

地從炕上挺起來。

地閃晃了一下,房內也隨即乍暗又明。

激矢般,躍竄向窓子那邊的牆角! 一矮,脚下發力一蹬,整個人有如一支

刹那/食指猛扣的同時,鎗咀一擺,掃了大清楚房內的人與物,待到他猛醒過來的 慶乍然矮身斜竄躍撲的刹那,微怔了一下 ,而當時恰好又燈光乍暗,一時之間看不 也 正 因 爲 他 意 料 不 到 , 所 以 , 他 在

> 跳入房內查看一下,那時,譚慶就算未死對付陳軍,只好捨下他,否則,他一定會 開銷時,聽到譚慶發出慘叶聲,以爲就算 不將他射死,也將他射傷了,而他又要去 • 也逃不過他的手指縫。

床上,抖個不停 若是換在另一種情形之

杜菜花依然那樣攤手攤脚地

,仰躺在

,那可是春色無邊

誘人極了・但在這

,誰也沒有那種心情

H51

卓進便不會以爲他是男人一 似女子的聲音,那麼,剛好撲到牆角邊的 若是茶花的聲音不是那樣粗戛·毫不 陳軍・而向

黑,他驟眼間瞥到一團黑影自愈內飛出來 逃竄,撞破窻子,企圖逃遁,加上天又太 直覺上以爲那是陳軍被鎗聲驚動下,倉惶 怎也想不到那會是一個女人 ,遂不加思索地,手一抬 卓進在聽聞窓門撞碎聲與及怪叫聲 ,向那團黑影開 茶花,性

哀叫不巳。 , 「砰」然一聲, 摔落在地上, 掙動着 那團黑影發生一聲嘶叫,掙手扎脚地

衝出來 時大喝一聲:「陳軍,若想活, 卓進在開鎗的刹那,亦猛地自牆角後 ,撲向地上那團黑影一 別動! 茶花,同

的。 如掛了兩個大木瓜的,那只有女人才會有 上那光溜溜的人影,胸前怎會鼓鼓突起有 黑沉沉的夜色中,他還是一眼便看到,地 但馬上他便發覺到不對勁,雖然是在

」脚步一窒,急忙將身子向牆上一貼。 心中一懍之下 ·暗道一聲: 「不好!

窗子掃了幾鎗。 炙了一下般,火辣辣地痛,一咬牙,忙朝 出暗赤色的火光來,鎗彈擦着他的身前射 ,猛地肩臂前一炙,彷彿被燒紅的烙鐵 「砰砰砰!」窗口內人影探視,閃噴

上身來,向他開館射擊的,才是陳軍。 ,他已知道,從窻內探出半邊

> 皮肉,但也驚得他一身冷汗來。 傷。總算僥倖,肩臂上只是被子彈擦破了只怕他這時已身中數彈,死不了也受了重 要不是他發覺得及時,反應也够快。

竄急撲向一堵矮牆後。 不迭閃回身子的刹那,身形向下一滑,斜 就在他的身形剛斜電出去的刹那,鎗 他在開槍還擊,將愈內的陳軍壓得慌

的 的牆壁及牆角上,擊得磚屑紛飛,他若是 聲驟响,却不是從前面那個窓口內射出來 而是從他的背後响起來的。 鎗彈「嘯嘯」擊射在他剛才貼身靠着

還站在那裏,那就… 卓進捏了把冷汗,身子一個飛躍,翻

鎗彈,否則 幸好那堵牆替他擋住了那一串追射向他打 **鎗彈擊射在短牆上的激响聲,火星激濺,** 他已將空梭褪下來,換上一匣子彈。 後開館的人,是譚慶?」 撲落那堵短牆之後,「乓乓乓」一連幾下 喘口氣,他在心中暗忖:「莫非那自 ,他還是逃不過中鎗的厄運。 「卡」地一聲,

譚 自後面向卓進開鎗射擊的,果然就是

張, 中了鎗,受傷不輕,那就不會對他太過緊 故意惨叫一聲,好讓外面的卓進誤以爲他 肉 ,他是個奸狡的人,那刹那人急智生, 絲毫不放鬆他。 原來,他只是被鎗彈擦傷了股側的皮

急急趕去對付陳軍,讓他有喘息的機會。 卓進果然上了他的當,不再理會他

見卓進在窻前略爲一停,便閃過去,心頭 才稍定,喘了幾口氣,豎着耳朶傾聽了一 他緊緊地縮在牆角,心頭狂跳着,瞥

> 四鎗。 卓進的身子緊貼在牆角屋子側面的牆壁上 前,探頭向外打量一下,恰好陳軍那邊响 早巳握在手中,心裏咒罵了一聲,撲到窗 身,跳出了窗外,身形往外疾竄,便看到 牆角後閃撲出去,狠狠地一咬牙,他一聳 起撞破窻子聲及鎗聲,同時亦瞥到卓進自 會躺在床上的菜花哀叫呻吟,三下五落二 起身,撲到床後,將衣衫抓起來,也不理 ,心中又恨又怒,食指一扣,向那邊開了 ,將衣衫胡亂穿上,藏在衣衫內的手鎗也 ,聽到卓進巳撲向陳軍那邊,疾忙一跳

息,便射了個空,鎗咀急移,追射卓進, 可惜却射空了,恨得他牙癢癢的,雙眼閃 **刹間,矮身猛竄出去,他只是慢了那麼** 射出兇厲的光芒來。 但巧的是,卓進在那刹那,先那麼

麼? 此地已不宜再留,否則……心中一驚,馬 了墟上的人家,必會起床出來查看究竟, 上朝陳軍那邊,叫道:「阿軍,你沒有事 ,才消氣的,但他猛然想到,鎗聲已驚動 本來,他是恨不得將卓進的腦袋轟爆

立刻便聽到陳軍在窓內應道: 「阿慶

聲

子彈,射了個空! 說着,朝那堵矮牆一口氣將鎗膛內的

掃了半梭子彈!

,好險,殺了那個傢伙!

譚慶也呼喝一聲: 一殺!」也向矮腦

該說是驚心動魄! **着遠近的狗隻狂吠聲,煞是熱鬧,不,應** 刹時間, 鎗聲大作, 震動夜空, 夾雜

那些集密的鎗彈不是擊在牆上 ,便是

> 地蹲伏在牆脚下,連還擊也不能。 「嘯嘯」地掠過牆垣,壓停卓進只好緊緊

但鎗聲乍歇的刹那,他手臂疾掠,向

用 那 輸鎗彈雖說毫無目標,但却起了阻嚇的作 人會在開鎗掃射,壓得他抬不起頭來的刹 ,乘機掩撲過來,那他就殆殆了,那一 ,會將兩人阻截下來。 他决不能示弱,同時,也恐怕譚慶兩

這就是經驗。

的是,兩人沒有乘機掩撲過來,這令到 知兩人躱在什麼地方,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了開去、這才探起頭,往腦外窺望一眼 却發現不到譚慶陳軍兩人的影子 同時,他亦躬着腰,一下子往左邊窜

彈之下 一個也捕不到,反而差點喪生在兩人的鎗碼可以捕住一個。不致像現在這樣,不但 住譚慶的刹那,開鎗將他擊傷,那樣, 放鬆地喘了口氣。 而他也馬上後悔自己不在一下子指嚇

吠聲外,卓進還清楚地聽到了自己的心跳 館聲沉寂下來後,除了狂吠不遏的狗

致不敢將腦袋冒起得太高,以免成了兩人 屋內還是牆角後,又或者是牆外的什麼地 。所以,他不敢貿然從牆後撲出去,甚 他不知道譚慶陳軍兩人是否就藏身在

那些鄉民已趕來查看發生了什麼事。 一陣呼喝聲與急驟的脚步聲,絕無疑問 四周再沒有一點動靜,倒是隱隱傳來

倒是這條巷子內的其餘三戶人家,門

窓緊閉 ,一點動靜也沒有

着不動,待到那些鄉民趕來後,只怕兩人 而譚慶陳軍也依舊沒有動靜,那是不 ,以兩人的逃犯身份,若是仍匿藏

兩個傢伙在那一輪射擊後,乘我被壓得抬 不起頭來時,偷偷溜了?」他在心中暗忖 這就令到卓進感到可疑了。「莫非那

即時,那躺在窗下地上的茶花證實了

「他……兩個……跑了……

但她身體强壯,那兩鎗又不是射在要害之 ,所以:她雖然起不了身,也沒有昏過 ,對於陳軍,她可是恨入骨髓! 茶花的身上中了兩鎗,流了很多血

也有喜怒哀樂愛恨,她要不是傷重不能起 會,她雖然操的是賤業,但也是一個人, 就是他,而他則因此有了個喘息反擊的機 起來,扔出窗外,以至令到卓進誤以爲她 ,她眞會不顧一切 ,却爲了保住一命,心狠手辣地將她抓 她恨陳軍寡情薄義,才與她歡好發洩 ,撲入房內,生生將

屋子的那一邊,而陳軍也在窻旁一閃不見 彼此打了個手勢,跟着,譚慶便返身撲回 跟着,她聽到一下房門開啓聲 她是看到譚慶與陳軍在開鎗掃射時

閏上巳將陳軍兩人判成壞人,將卓進視爲 一點動靜也沒有,她便肯定了,而她在直 人,所以,她開聲對卓進呼叫。 她初時還不敢斷定兩人巳溜了,聽聽

卓進一聽 ,馬上冒起身來,一跳跳過

牆頭,直向地上的茶花撲去。

絲歉疚之意。 而那刹那,他對地上的茶花也生出 但他却沒有因此而放鬆警惕。

地上的茶花,可是他誤傷的啊!

己那件外衣脱下來,蓋在茶花的身上。 到茶花的身前,看到茶花赤身露體的,在 寒風中抖顫不巳,心中一陣惻然,忙將自 他們往那裏跑了?」卓進撲

呆 有恨卓進將她射傷,她的頭腦雖然有點痴 ,但却懂得分辨是非善惡。 茶花感激地看着卓進,她可一點也沒

那邊,又指指破爛的窗口。 一個從房內……溜……」茶花伸手指指 「他……兩個……一個……往那邊…

去的 來不及將妳抱回屋內。……他們會抱你入 出一張銀票,塞入茶花的手中,疾聲道: 就會追不上兩人,是以,他急急從身上掏 軍兩人有時間逃出老遠,這一躭擱,只怕 鄉民發現了他,那他肯定走不了,要花費 呼叫聲,他知道已來不及了,若是被那些 嘈雜的人聲與及「碎碎」的拍門聲,還有 一番唇舌向他們解說一番,那就讓譚慶陳 「那是一點意思,我要去追那兩個賊匪 卓進還想再問清楚一些,前面已傳來 · 我一定會將那兩個賊匪捉住,替你

,翻身跳出外面,消失在夜色之中。 說完,彎着身,猛竄向矮牆的另一邊

他們只發現受了館傷赤身露體的杜茶花姐 給趕來的鄉民撞開了,一擁入屋, 屋子的前面「砰嘭」大响聲中,終於

> 譚慶與陳軍有如喪家狗般 ,急急逃窜

幾乎邁不開脚步,氣喘吁吁的,却不敢停 損了不少精力,加上又逃竄了一晚,累得 卜來,掙扎着往前走。 可憐兩人昨晚在菜花姐妹的身上,耗

喘息。 ,簡直想躺倒下來,好好地透口氣,喘息 兩人不是不想停下來喘口氣,歇一下

一種被追踪的感覺。 但兩人却不敢停下來,因爲兩人都有

們那種人,才會有那種敏銳的感覺。 是一種奇異而又不能解釋的感覺,只有他 所以,兩人就算走不動,爬也要爬着 這種感覺,是無法加以說出來的,那

因爲兩人都不想被抓住,遭受砍頭或

是館斃的命運。 所以,兩人拚命奔逃。

服也不及穿上,自然也沒有帶亁糧了。 爲兩人昨晚逃得那麼匆忙狼狽,幾乎連衣 也沒有喝過,自然,也沒有東西到肚,因 頭一樣,兩人奔逃了一夜半日,連一口水 而兩人旣然一直感覺到被人追踪着, 但眼前的山嶺連綿不斷,彷彿沒有盡

那敢停下來,那自然不可能弄到吃的東西 兩人幾經辛苦,終於爬上一個山頭

平坦的大石上,跟着上身一倒,攤開手脚 陳軍再也站不住,雙脚一軟,跌坐在一塊 不走了。他媽的,若是追到來,與他拚了 ,躺在石上直喘氣。「阿慶,說什麼我也

-要走,你一個人走吧!

這裏幹倒他! 我怎會扔下你一個人走呢,我也走不動了 **舔乾澀的嘴唇,有氣無力地道:「阿軍** 站不穩,急促地喘了兩口氣。伸出舌尖舔 ,咱們有兩個人,他只有一個,咱們就在 ,管他媽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何况 譚慶也累得身子搖晃着 *幾乎連站也

竄,連喘口氣也不敢停下來!」 像伙追着趕,咱們像喪家狗般,夾着尾巴 ,咱們怎麼不早點這樣想,那就不會被那 陳軍吐口長氣,兇狠地道:「他媽的

不會厲害到那裏,否則,咱們早已被縛成 人匹馬的,一定是靠領取獎金的那些狗種 牙道:「那傢伙不知是什麼來頭,瞧他單 雙眼却眨也不眨地注視着來路那邊,咬着 一隻蟹般,又或是被一鎗斃了 !他媽的,昨晚差點-譚慶也坐下來,大口大口地呼息着 瞧他的能耐,也

活夢!」說時,臉上流露出一抹邪笑來 那時候來,眞會揀時間,驚破了咱們的快 **驚**險情形,臉上露出驚悸之色,切齒道: 「×他媽的,那傢伙什麼時候不來,偏在 陳軍一聽,想到昨晚差一點便被擒的

道上名頭極响的蕭原,否則,咱們肯定逃 他是忽然回想到昨晚的快活情形 「咱們昨晚遇上的,肯定不是那個在 !」譚慶猶有餘悸地道。

的大名,我不信他有三頭六臂!」 陳軍有點輕蔑地道。「我以前也聽聞此人 「阿慶,那個蕭原真的這樣厲害?」

入雖然沒有三頭六臂,但也不是浪得虛名 譚慶却鄭重地道:「阿軍,蕭原這個

相信你也聽說過三眼豺……」是含糊不得的啊,否則,早已被撂倒了。 ,你也知道,他們幹的是什麼,那可

捕歸案法辦的!」 中坐苦監。而那些人,都是被那姓蕭的緝 些人不是被砍頭鎗斃了,便是仍關在監牢 然也聽過那些人的大名。「你知道麼,那 在黑道上名頭响噹噹的慣匪悍賊,陳軍自 接着,他說出一連串姓名來 ,那都是

蕭原了,吸口氣。「阿慶,他眞的這樣厲 聽了譚慶這番話 ,陳軍再也不敢小觑

樣?

在陳軍的耳邊,嘀嘀咕咕地說了一番話。

末了,拍拍陳軍的肩頭。問道:「怎

佑咱們不要被那姓蕭的經上 譚慶禱告般道: 「我正在祈禱上天保

得拍拍馬屁

,而且不露痕跡

譚慶也是人,是人,就有喜奉承的心

出這種好主意!」 地點頭道:

這陳軍雖然是個粗人,但有時候也懂

『頭道:「好主意,阿慶,只有你才想陳軍眼中閃射着興奮的光芒,一個勁

想想怎樣應付那一直追着咱們的那個傢伙 他急急道: 陳軍聽着。不覺吸了口寒氣,忽然 「阿慶,別談得太遠了, 還是

當年的諸葛孔明!理,他也不例外,如

。「阿軍,不是我誇口,我可以比得上 ,他也不例外,被陳軍讚得心中甚爲受

說時,不自禁惕然向來路那邊望了

望一眼來路 被他像吊靴鬼般跟着弄得提心吊胆的!」 「那你就快想個好主意吧!」陳軍又 。「若是讓他追上來,就麻煩 一定要將那傢伙解决掉,免得

在那傢伙追上來前,佈置好一切!」揮揮手道:一咱們這就去佈置一下,

譚慶抬眼看一下,漸漸西斜的日頭

陳軍連聲道:「比得上,比得上

說着,跳起身來,向前面的山坡走下

好一會,也不出聲。 譚慶沒有吭聲·骨碌碌地轉着眼珠子

上挺起身來道:「阿慶,你到底想到了主 陳軍可急得再也躺不住 一骨碌從石

掌拍在大腿上 譚慶也就在這時猛地一睜雙眼,一巴 ,疾聲道:

陳軍一聽,高興得幾乎跳起來,正想

說話,譚慶却向他一擠眼,勾勾手指道 「俯耳過來!

人好受得多

,這一次能夠逃獄出來,就是他的主意陳軍與譚慶是老搭檔,素知他奸狡多

,一向對他言聽計從,當下忙俯耳過去。計,這一次能夠沒有是 緊張。

兩人無時無刻不感受到那種無形的壓迫感

在譚慶陳軍走下山坡大約半個小時左

眼就看出 那塊平坦的大石及附近地面的情形 憑他銳利的目光及豐富的經驗,他一 ,譚慶陳軍兩人在不久前,曾在

現在兩人的附近。 要冒上很大的險,因爲,他可能會忽然出

陳軍忙爬起身,也跟着走下去

,一樣沒有東西到肚。 方面,似乎是一位高手,雖然沒有追到兩方面,似乎是一位高手,雖然沒有追到兩人。但由於他恐怕一下子停下來,便會讓追在兩人的後面,只是偶爾才喝一口山水追在兩人的後面,只是偶爾才喝一口山水

不過,能夠喝幾口水,那總比譚慶兩

鬆些,起碼,沒有失魂落魄的無形壓迫與 而一般來說,追踪總比被追踪來得輕

會慌亂起來,那他就有絕大的把握,將兩 壓迫得兩人喘不過氣來,那時,兩人便 而他一直緊追不捨,正是想令到譚慶

來,嘴角泛着笑意,打量着前面不遠處 ,卓進登上了那個山頭,立刻,他蹲了

是累得走不動了。才會在這裏停留,那是 而也馬上由此推測,譚慶兩人也一定

冒着隨時會被他追上的危險,在此停留 只有累得再也走不動,才會不顧一切

想到這一點,他笑了。

道兩人在窮途末路之下,會做些什麼 所以,他踏進了譚慶兩人佈下的陷阱 可惜,他低估了譚慶等兩人,也不知

那他何不也在此歇口氣,然後再全力追捕 不動,他就不用怕兩人能夠逃得了多遠, 旣然被追踪的譚慶兩人已累得幾乎走

,他不敢歇得時間太久,以免被

譚慶陳軍有太多的時間逃遁,將距離拉得

便站起來,向前面的山坡走下去。 查一下,重新裝上一匣子彈,插回腰上 歇了一會,他將身上的鎗拔出來,檢

後斷斷續續,經經渺渺升騰起的一樓淡烟定定地注視着左邊山脚下,隔了一座山脚 咀角泛起一抹冷笑。 才走下幾步,他忽然停下脚步

這樣目光銳利,而又全神貫注在追踪之上 。換上別的人,很可能會發覺不到那一纏 那縷淡烟一直升起,淡得若不是他們

居然想拿來騙我,真是好笑!」 兩個像伙的當!」卓進冷笑着自言自語 「這種鬼蜮伎倆,只能夠騙騙三歲小孩 向我施出誘敵之計,哼,我才不會上 他們可能已走不動,無奈之下

中思忖:「那兩個傢伙會匿伏在什麼地方 ,向我伏擊呢? 他那兩道目光在山脚附近搜索着, 一定是在山脚下那些亂石堆中

方,很易藏匿,而且,又是走往前面那個那一片聳立的亂石,確是伏擊的好地 **绛立着的大小石塊,越看越加肯定** 他仔細地打量看山脚下那一片形態各異地

下去,然後繞到前面那個山脚後,就在升 好,我也與你們玩一下! 山脚後的必經之處。 在心中轉着念頭。「待我從右邊山坡繞 「他媽的,你兩個傢伙與我捉迷藏 卓進冷笑連聲

起烟的地方等你們!」 他所以這樣决定,是因爲照他估計

起來,不難捕捉到那兩頭「豺狼」的。 又或是仍留在那裏還是走了,他只要匿伏 的地方察看一下他是否已到了那裏查看 面山脚後,那麼,兩人必會偷偷走回放烟 之下,必然會懷疑他繞路下山。再繞到那譚慶陳軍在下面亂石堆中又等不見他經過

然後走下去。 主意旣定,他立刻轉身向左邊那面走

中,遭到伏擊。 左或右面下山坡,仍然會踏入兩人的陷阱 在下面的亂石堆中一而是分開來,在左右 兩面的山坡上匿藏着,那麼,無論他是從 定,他會判斷錯誤 沿途之上,他一直很小心 譚慶兩人根本就是伏 ,因爲說不

面走上前面那座山的山脚上,沿着山脚 地走下山脚,但他仍不敢放鬆警惕,從右 但一路上却沒有發生意外,他很平安

地方,離那裏大約半里路左右 荊草叢中嬝嬝升起的一縷輕烟,他置身的 這時,更加清楚地望到那面山脚下的

嬝不絕升騰起來的烟火處,大約十二三丈 接近,就伏在山脚上一叢野樹後一距那嬝 方竄過去,手上緊緊地握着那支駁壳鎗。 他終於接近了那堆烟火,但却不是太 他就沿着山脚 直向那升起輕烟的地

嬝嬝不絕地在飄起輕烟,而炭火的附近 可藏匿着人,他看清楚後,吐出一口氣來 是一片平地,雖然長了草樹,但却根本不 越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斷! 山脚下果然沒有人,就只有那堆炭火

·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

卓進在心中暗自說着,同時扭頭向山坡上在這裏等他們來,打他一個措手不及!」們發夢也想不到。我已繞到這裏來。我就 面望去。

吹草樹動,簸簸响個不停,他看不出有什 **廖異樣的地方。** 面樹草豐茂,足有半人高,風

雙眼? 麼 下那片平地的情形,只要自己不睡着,那透過荊樹枝隙,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山脚 ,下面有什麼風吹草動,也逃不過他的 他完全放下心來,整個人伏在地上

恢復體力,以便對付譚慶兩人。 旣然要等待,那何不舒舒服服地等待

一樣,要耐心地等待。 他如今就像一個等着獵物出現的獵人

面,因爲,譚慶兩人有可能從山坡上走 他在注意下面時,也沒有忽略了山坡

西下肚吧,他忽然打了個寒噤,只覺身子 一陣發冷。 一陣山風吹過,大概是大半天沒有東

寂的山空上,分外震响。 「砰砰砰」 ,驀然間鎗聲乍响,在空

滾貼在那叢荊樹下 乎乎的血,他也顧不了理會,身子一滾, 出聲來,忙一手按在大腿上,沾了一手熱 卓進只覺左大腿上一陣劇痛,幾乎叫

出 山坡上有人匿藏着,向他開館射擊! ,鎗是從山坡上面响起的,換句話說 咬着牙,他抬眼往上望,因爲他已聽

着 ,頭上也沁出汗水來,握鎗的右手也微 因爲劇痛的關係,他的臉肉不住搐動

> 微顫動着。而他的心中,也驚震駭懍不已 ,身上的寒意更濃。

想浪費鎗彈。 道鎗是從山坡上那一處發射下來的,他不 不過,他沒有開鎗還擊,因爲他不知

計 疑問,他已陷入了譚慶兩人佈下的陷阱中 ,中了他們那「虛則實之,實則虛之」之 ,可笑自己身陷陷阱中,還自以爲是一 同時,他的一顆心也直向下沉,絕無

不妙?哈哈哈…… 的笑聲。「老子這條實則實之的計策 「喂,哈哈哈… 」山坡上响起得意

後面。 方,就在山坡上一塊草與石一樣高的大石 卓進一聲也沒吭 ,發現响起笑聲的地

對於能夠騙倒卓進,他是高與得幾乎不能 入了咱們佈下的圈套中! 這頭聰明的『狗』發夢也想不到 就是算準你必會懷疑那堆火烟是咱們故意 自制。「縮頭烏龜,你以爲你很聰明麼? 可能在的地方,匿伏起來。哈哈哈……你 個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在你以爲咱們不 面的路上伏擊你,老子於是靈機一動,來 弄出來,誘你落阱,從而思疑咱們會在前 「哈哈哈……」石後那人正是譚慶 …可惜你聰明反被聰明誤,老子 自動踏

伏着的荊樹叢掃了一串鎗火! 他實在是太高與了 ,揮手又向卓進歷

勢之中。只有保持冷靜,才能在劣勢中救加速自己的被殺,因爲他已處於糟透的劣 想活命,那便千萬不可慌亂與憤怒 卓進却顯得異常冷靜,他明白到 :那會

> 生至扳回劣勢也說不定 不過,這機會很微,除非他的運氣特

山坡上鄉塊石後,不斷地响起譚慶的 可惜,他的運氣似乎很差

狂笑聲,與及一陣接着一陣的鎗聲 譚慶就像瘋了一樣,邊哈哈大笑、邊

嘛聲從他身邊頭上射過的鎗彈,却壓得他葉飛,簸簸作响,幸好,沒有射中化,但向卓進開鎗掃射,鎗彈擊得那叢荊樹枝折 根本抬不起頭來

以反擊,轉移地方,那樣,或許可以脫 譚慶陳軍的伏擊圈,那就有機會脫身了 ,這樣下去,遲早會被射中的,他必需予 這種挨打的狀况,不能太久的 這一下反擊,果然將譚慶的當張氣烙 咬着牙,他向山坡上掃了一梭子彈 ,因爲

近過來 向我… 暇兼顧另一個,而另一個則乘機偷偷地掩 譚慶還是陳軍)向我開館?還有一個怎麼 只有一個人(由於他不知山坡上石後的是 將我的注意力吸引住,同時,也令到我無 不見動靜。莫非上面那個那樣做,目的是 而那刹那,他心中倏地一動一 喘口氣,他急忙換上一匣子彈。 想到這裏 ,他整個人

地四下掃視着。 他急忙挪移一下身子 **育如一下子跌入了冰窟中一樣,整個人寒**

他終於沉不住氣了

沉不住氣的 相信任何人,在他這種情形下

從山坡的另一面偷偷地潛下來,掩到他 陳軍確是在山坡上石後的譚慶掩護下 ,就匿伏在距那荊叢樹只有三丈左

孿笑一聲,却不用鎗射擊,而是左手疾揚 開鎗掃射,確定了卓進的歷伏之處,於是 向卓進匿伏的那叢荊樹,擲出了一顆手 他在草叢中窺到卓進向山坡上的譚慶 卓進警覺到有物體擲過來的刹那,由

臂被硬生生扯去了,跟着心神受震,便失 與荊樹被炸得四濺激射。卓進只覺一條手 滾身,但轟地一聲爆响,火光閃現,泥土 於左腿被射傷。行動不便,只好慌急地一

被炸得拋飛開去。 地看到,他還被炸飛了一條腿,整個人也 坡上的譚慶及伏在草叢中的陳軍,却清楚 其實,卓進不但被炸去一條手臂,山

直不是人! 這種情形,要是還能夠活得了,那簡

蛋了,哈哈哈…… 舞足蹈的, 狂呼大叫: 譚慶首先從山坡上的石後跳出來,手 「阿軍,那傢伙完

手中的鎗,歡呼道:「阿慶,解决了那像 股後面。一個勁地逃,連喘氣也不敢!」 ,咱們就不用再担驚受怕,被人追在屁 陳軍也蹦跳從草叢中跳出來・揮動着 「阿軍,去看看那傢伙是誰,咽了氣

眉飛色舞的,從山坡上走下來。 沒有,若是還死不了,補他兩鎗!」譚慶 陳軍答應一聲,向幾乎滾落在山脚下

的卓進奔過去。

軀體一眼,陳軍便已斷定,卓進死了。 只看了卓進那血肉模糊,斷手缺脚的

譚慶也不以為卓進還有氣。

誰麼? | 陳軍咧開咀巴直笑。| 你認出這傢伙是咱們省下兩顆子彈,射獵些山鷄野兔吃! 一阿慶,這像伙眞肯爲咱們着想,讓 一你認出這像伙是

老子們,真是自尋死路!」口唾沫。罵道:「憑你這像 皺皺眉頭道: 譚慶仔細地打量着地上卓進的屍體 一他媽的! 「看不出是什麼人!」 」陳軍朝卓進的屍體吐了 「憑你這像伙,也敢惹上

阿慶, 將這狡猾如狐的傢伙,引入彀中,我就想 一頓,接豎起·大拇指,朝譚慶道:「 虧你想出這麼妙絕的好主意,才能

須要花些心思,出奇制勝,令他誤以爲是 不出這麼妙絕的主意來! 譚慶自得地一笑。「對付這種人,必

,才能誘他上當!」 「阿慶,只怕那個什麼蕭原。遇上了

願遇上一頭老虎,也不要遇上他!」 你 ,也要栽在你手上!」陳軍奉承地說。 譚慶却慌忙道:「別提姓蕭的,我寧

會不會也像這條『狗』一樣,要來對付 陳軍却偏偏提出來說道:「那姓蕭的

趁這時候,咱們還是去獵些野味來塡塡肚 譚慶急忙岔開話題, 說道: 「阿軍,

覺得餓。……咱們快去吧。 受,猛吞口水 被譚慶這一說 一阿慶,你不說,我還不 陳軍頓時感到饿得難

黃昏落日, 殘霞滿天。

具血肉模糊,臂殘腿斷的屍體,蕭原心頭 一片哀沉。 荒山寂寂,山風呼嘯,面對着那

所謂冤死狐悲,物傷其類,那自然感 蕭原巳認出那具屍體是卓進

他的心頭已被那股蕭殺蒼凉的感覺充塞滿 是瑰麗,但蕭原却一點也感受不到 天邊殘霞璀璨絢麗,這黃昏晚景,確 ,因爲

譚慶陳軍曾在這裏烤食野味,而且走了不 近的地上,殘留着一些骨頭,絕無疑問 未熄滅,餘燼仍在閃爍着暗紅的炭火,附 會太久。 距屍體不遠處的山脚下 ,那堆篝火還

氣,蕭原立刻動手將卓進的屍體埋起來。 忍心,讓卓進的屍體露在這荒山野地,遭 雖然這會就誤他一些時間,但他又怎 緊握着的拳頭鬆開來長長地吐出一口

炸聲,才急急循聲趕來的 受野獸的吞噬。 他是在幾座山頭後面,聽到那一聲爆

要一座一座地翻過去,待到他趕到這面的 他又聽到兩下鎗聲,但仍然隔着二座山頭 離何止遠了一倍,在翻上第二座山頭時, 而去,他看到的,只是卓進的屍體 語有謂,望山跑死馬,上山落山的,那距 不遠(若是拉直綫,確是不太遠),但俗 山脚時,譚慶兩人巳吃飽肚子,急急竄逃 ,他雖然心急如焚,但也無可奈何 可惜,隔着幾座山頭看起來似乎相隔 ,還是

埋好了卓進的屍體,他急忙動身,追

軍,因爲前面山勢陡斷處,便是邊界。 說是不遠,其實走起來,也要走一大 他必須要抓緊時間 ,盡快截上譚

痕跡,他判斷譚慶兩人曾登上這座山頭 再仔細地在山頭上察看了一會。從地上的 他沒有追錯方向。 的一座山頭,他打量了一下前面的山勢, 半左右時間。 在天色快將黑盡時 ,蕭原登上了前面

時,却忽然向左一轉,從山腰的左面走下 他立刻放步向山下走去,但走到山腰

你便可以選擇從左面還是右面下山 的,捨此別無他途,登上那座山峯後,那 陡削的山峯,乃是欲往邊界必要攀登上去 條捷徑,並告訴他,在距邊界最近的那座 當老人問明了他的目的後,便指點了他 他向那老人詢問可有什麼捷徑趕往邊界 追踪的途中,曾遇上一個採山藥的老人 他忽然改變了方向 ,是因爲他在一路 ,越過

將他身上帶着的乾糧,送給蕭原。 聽了老人的指點後,大喜過望,除了連聲什麼地方下山,都逃不過他的雙眼,蕭原 多謝外,還送了五個大洋給他,那老人亦 躱起來,那麼,不論是人獸,也不論是從 ,登上那座山峯,找一處居高臨下的地方 而只要他先一步趕在譚慶陳軍的前頭

些乾糧。 他目前最需要的 D前最需要的,他沒有推辭,便收下那蕭原剛好正剩下一點點乾糧,那可是

要走入土苗的居地不可 那一處越過邊界的。 他們也有解藥,據說 了毒,只有那些土苗 外面,據說佈滿了陷阱,有些地方還施放 · 才能夠分辨出來, 從米沒有人胆敢在 ,而在土苗居地的

一段界河偷越,包括那些走私的人。 所以,凡是偷越邊界的人,都是從這

更妙,可以省掉趕往邊界的一段路

譚慶兩人在他們趕到那處山脚

下時,早已走了

他只好從這山頭的左邊走下去,找尋

意,他不能夠不趕上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徑趕下去,但那一聲爆炸令到他改變了主

個山頂便應該朝左面走下去了,抄捷

本來,他早在聽聞爆炸聲時,在前面

,要是趕上去能夠遭遇上譚慶兩人,那就

界河對岸。 走私貨物偷越界河時 撞上了巡邏隊 所以,那只是虛應故事 普通士兵,而是軍隊中有實權的軍官), 有人被走私的商人買通了(那當然不會是 邏的,但却只是裝裝樣子,因爲,軍隊內 麼,你便可以從容不迫而安全地,偷渡過 當然,這一段界河也不是沒有軍隊巡 只要你不倒霉將 那

路之上,都走得很輕鬆,因爲兩人沒有再

,有人在後面追着

譚慶兩人自從設計殺死卓進後,這一

那就不用走得太急,像條喪家狗那樣

安南前 到 這座山峯下時,都顯得有點興奮。 譚慶陳軍兩人在决定偷越邊界 ,已打聽清楚一切,所以,兩人來 ,逃到

頂

地逃過邊界 因爲只要翻過這座山峯,便可以輕易 遊入安南境內

只要翻過這座山峯,那面山脚下的不面屏障般擋在前面,山勢陡削的山峯下。

遠處,便是邊界

河大約三丈寬左右,只要泅過對岸,他們

邊界是由一條小河來劃分的

,那條小

便可以逃出生天。

野味充飢

,甚至還欣賞一下風光。

而沿途之上,兩人也頗有心情

· 獵取

走了兩日

. 兩人終於來到那座有如一

「網」住。 ,會不會有人在等着他們,將他們 而兩人所憂慮的是,在那一面的山脚 下

感覺到有人在後面追踪,那他們是無需有,因爲兩人這一路走來,都沒有發覺或是 後顧之憂了 至於後面,他們暫時是不用顧慮的了

下經已偏西的日頭。 邊 走下去,恰好天黑,那正好偷渡過界河那 」,凍軍有點心急地說。同時抬眼望 「阿慶,時候已不早了

「阿軍,這時候最要冷靜,切忌躁急 ,功虧一篑!」 譚慶坐在

> 夠了才攀上去。」 一塊石上,慢條斯理地說。 坐下來 歇

來。 ,知道他必有道理,便在另一塊石上坐下 陳軍一向對譚慶言聽計從,聞言之下

他那種樣子,只好忍着不說。 在想些什麼,陳軍幾次想開口說話,看到 好一會,譚慶忽然站起來,說道: 譚慶沒有再說話,只是沉思着,不知

阿慶,攀上去吧。」 一處沒有那樣陡削的地方,攀上去。 陳軍馬上跳起來,急急走向峯脚下

揀 氣 ,也跟着攀上去。 譚慶抬眼望一下那陡削的山峯,吸口

兩人喘着氣,攀上了峯頂 兩個人是分隔開近十丈左右,攀上峯 0

不可能一下子將兩人擒捉住 那樣,就算峯頂上有人等着他們,也 那是譚慶的主意 ,而兩人却彼

此可以互相照應,而且也令「對方」意想

峯頂上却沒有張着網在等他們 兩人可大大地鬆了口氣。 這譚慶確是奸狡多智。

條河,便不用再逃了 道:「阿慶,快瞧 那條有如一根帶子般的界河,興高彩烈地 陳軍興奮地從峯頂上往下俯望,看到 ,咱們今晚只要越過那

說道:「阿慶,到了安南,咱們就可以創的界河,也興奮起來,深深地吸了口氣, 譚慶望着那條在陽光下,閃泛着光芒

一番事業!

成啊! 了的卓進),要不是他在山坳壚撞破了咱是那傢伙不好(他口中的傢伙,指的是死康軍却忽然懊惱地道:「他媽的,都 們的好事,咱們在那裏可以弄到一筆錢財 ,咱們有了一大筆錢財,那時 陳軍却忽然懊惱地道:「他媽的 ,幹什麼也

意做的,慢慢的,就可以將生意做大。 有三百塊錢,到了安南,還是可以找些生 肩頭,說道:「阿軍,別惱恨了,咱們還 譚慶聽着,目光閃了一下 ·拍拍他的

開麼?」 陳軍這才笑道:「阿慶,咱們不會分

要你不要求分開 :「阿軍,咱們是好兄弟,患難之交 譚慶又拍拍陳軍的肩頭,親切地說道 我可是死也不會離開你

心協力,一定可以在安南創出一番事業來 南後,提出分手,……我好高興,咱們齊 地道:「阿慶,我一直担心你會在到了安 陳軍緊緊執住譚慶一隻手 ,有點激動

軍,咱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譚慶也執住陳軍的手,搖撼着: ,永不拆

子便飛過界河那邊! 陳軍高興地道:「阿慶,我眞想一下

面走下去,越過界河!」 的情形。「咱們還是按照原定計劃 「阿軍,別急,咱們一定可以平安到 「咱們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從左。」譚慶邊說邊打量着山峯下面

陳軍迫不及待地道: 「是不是現在就

H56

而土苗居住的地方,一向是被視作禁地的 邊那頭,傍着界河、聚居着一大羣土苗

那些土苗不但兇猛慓悍

也善於設阱施毒,若要越過邊界

邊的那一頭有一座鎭集

. 駐有軍隊, 而右

是最容易越過邊界的了一

也只有山峯下那一段里許長的界河

因爲除了那里許長的一段界河外

落後、才下去。」譚慶可能與奮得忘了形 ,忽然提高聲音說。 一不,咱們在這裏好好歇歇,待到日

好好地躺一下吧。」 ,這一次也不例外。「那咱們找個地方 陳軍對於譚慶的主意,是從無異議的

譚慶點點頭,兩人便找了一處隱蔽的 躺下來,只等日落便下山。

削如刀。 而山上的風,也强勁起來,而且也冷 日頭終於落在西邊的山頭下

暮靄, 氳氤輕單, 那種意境, 如詩如畫。 凄艷的晚影,也不由讚嘆出聲,被景色迷 就連譚慶陳軍這兩個粗人,看到這種 天邊的晚霞有如火燒一樣,輕紗般的

「怎麼我以前沒有發覺 ,是這麼好看!」 「阿慶,眞美!」陳軍忍不住說道: 黄昏日落下的晚

這麼好看的晚景。」 譚慶也讚嘆道:「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難走了。」 機會,快下山吧,若是天黑下來,那便很 ,忽道:「別看了,以後有的是

陳軍不覺訝道:「阿慶,不是說照原 說着,便朝右邊走去。

會害你的! 先的計劃,從左邊下山麼? 譚慶却神秘地道:「跟我走吧,我不

道: 陳軍先是困惑地怔了一下,隨即恍然 譚慶嘘了一聲,壓着聲道:「現在對 一阿慶這是否又是實則虛之之計?」

,讓他以爲咱們眞的會從左面下山。我提藏着。我那番話,只是說給那『人』聽的到山峯上除了咱們兩人外,還有什麼人匿 先溜下山,在左面等着咱們,嘿嘿,咱們議日落才下山,就是讓『那人』有時間搶 却從右面下山,讓他空等一場!」 你說吧。我們登上山峯後,不知怎的

感覺不到呢? 陳軍摸摸腦袋,迷惑地道:「怎麼我

以免功虧一篑! 隱隱有那種感覺,總之,小心駛得萬年船 在這緊要關頭,咱們決不能大意出錯 譚慶笑笑道:「我也不敢肯定,只是

走向山峯的右邊,從那裏下山 旣然這樣說,他自然不反對,跟着譚慶 陳軍一向對譚慶信服得五體投地,他 冬日的夜晚來得特別快,兩人才走到

陡削,那自然更加難走了,但也有一個好 爲天黑便看不大清楚景物,而山勢又崎嶇 山腰下,天色已完全黑下來。 這雖然增加了兩人下山時的困難,因

塊周圍長滿了草樹的石後。 處,便是將兩人的行動掩蔽起來。 兩人幾經艱難,才走下山脚,匿在一

四下掃視着,四下裏黑沉沉的,也靜得很 看不到什麼不尋常的情形。 什麼時候過河?」陳軍目光

,沉吟着道:「別急,看一下再說。 陳軍聽他這樣說,只好耐着性子,匿 譚慶雙眼眨也不眨注視着山脚下的動 目光左看看右看看。

忽然,譚慶附在他的耳邊道:「阿軍

小心翼翼地、沿着山脚向左面走去。 說着,不等陳軍開口說話,已彎着腰

詢問,只好悶着頭跟他走。 葫蘆內賣的什麼藥,但一時之間,又不便 是向山脚走,那知不是 陳軍納悶地跟着走,他本來以爲譚慶 . 他實在不知譚慶

一棵樹後,示意陳軍也停下來 走了好一會。譚慶突然停下來,蹲在

陳軍終於忍不住問道:「阿慶,爲何

不在那面下去,又折返過來? 面的情形靜得有點令人不安,還是咱們最 下面的情形,道:「阿軍,我總覺得那下 譚慶喘口氣,兩道目光緊緊地注視着

所以,咱們要特別小心謹慎,你也不想咱 身的吧? 們在這最後的一關,一跤跌下去,起不了 後的機會,我不想出錯,以免功虧一簣

後的一刻出錯。 身冷汗來,急不迭道:「我當然不想在最 陳軍一聽,這才恍然,而他也驚出

掃視着下面那一片開闊地。「阿軍,咱們 便不可輕舉妄動!」譚慶目光依然不停地 「所以,只要有什麼稍爲不對,咱們

方可以掩蔽身形的,那是很容易被人發現 幾乎沒有樹木掩遮的開闊地,根本沒有地 河最遠,而山脚下到界河那邊,又是一片 陳軍却近疑地道:「阿慶,這裏距界

的! 樣容易發現對方 用腦想一下,別人容易發現咱們,咱們 ,也沒有東西遮蔽,但咱們可以小心一點 譚慶却擺擺手道:一阿軍,你怎麼不 ,這裏雖然距離界河最遠

> 好處,就是很容易便發現有人埋伏着,應在易被發現的地方偷越過去,還有,一個能是最安全的,而且別人也想不到咱們會 付起來,也容易得多,所以,我認爲這裏 好處,就是很容易便發現有 ·你知道麼,有時候,最危險的地方

腦袋瓜子簡直就是豬腦,就是想不到那些 連連點着頭 , 沒說的, 我一切都聽你的! 陳軍被他這一番道理說得心服口服 ,由衷地道: 「阿慶,我這個

動靜,便下去。 這裏再看一會,若發現不到有什麼可疑的 比,拍拍陳軍的肩頭、悄聲道:「咱們在 譚慶被陳軍這一說,心中頓覺舒服無

陳軍連連點着頭,沒有再說話

來,確是很容易被人發現,但同樣的,只道理,那片開闊地雖然無遮無掩,行動起 覺,雖然夜色黑江沉的,但由於一望無遺 要有什養風吹草動,也們同樣很容易便發 靜,也很易發覺了 ,沒有什麼遮蔽物阻擋了視綫,有什麼動 地一點動靜也沒有,而譚慶果然說得有足足等了有一支烟工夫,下面那片開

,但除了夜風之外,四下裏一點動靜也沒夜風一陣緊過一陣,吹得人心中發寒

下,趴在地上爬過去,雖然辛苦一點,但時也壓着聲對陳軍道:「阿軍,下到山脚一下去。」譚慶終於低喝一聲,但同 趴在地上

於是,兩人極之小心地走下山脚, 關頭,因一時大意疏忽,而出了紕漏的 陳軍自然不反對,他也不想在這緊要

下來,再觀察了一會·確定沒有什麼可疑

為了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兩人的地方,才手脚併用地向前面爬行過去。 也將鎗拔出來 不及而飲恨終生。 爲了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 ,握在手中,以免因爲措手

距離,只有十里遺般 "而且很辛苦。 地上爬行,那種感覺就像是那短短的一段 走,也不用二十分鐘,但譚慶陳軍兩人在 ,要是發足狂奔。不用二分鐘,就算是行 由山脚下到界河邊 , 大約半里路左右

是最後的一關。兩人咬着牙,一個勁地往但這是兩人逃出生天的唯一機會,也 前爬行。

,兩人爬行到河邊

什麼事故 來危險,其實却最安全 沿路都沒有發生 而這一片開闊地也果如譚慶所說,看

放鬆了警惕,握鎗的手一樣有力鎮定。 那份與奮、無法形容 來,望着那閃泛着粼粼水光的河面,心中 ,雖然一身骨頭就像鬆散了一樣,仍不敢 兩人在距內邊還有丈許遠的地方停下 ·大口·人口地喘着氣

關頭,出了差錯。 成功在望,兩人可不想在這最緊要的

抑不住心頭的那股興奮,喘着氣,啞澀地 阿慶,咱們成功了。 陳軍終於壓

掃視着 ■ 不遲!」譚慶低聲說,雙眼在兩邊的河邊 一阿軍,高興得太早,過了河才高興

,要是有人等着,這個時候也該現身動隊等轉笑一聲,不以爲然地道:「阿

H58

,是麼?

駁陳軍,只好悶着聲道:「小心一點 是有益無害的!」 《軍,只好悶着聲道:「小心一點,總譚慶心中哼了一聲,但却找不到話反

1 阿慶,咱們還等什麼,早點過河,早點放 陳軍立刻閉上咀巴,但隨即又道:

的地方,他也想早點過河,那才徹底安全 ,於是點頭道: 下河吧。 譚慶發覺不到兩邊的河邊有什麼不對

於是,兩人又爬動起來,很快便爬到

服捲扎成一團,脚先頭後,爬下河中。 服脫下來,只穿着一條短布褲,將那些衣 兩人就那樣躺着,默默地將身上的衣

牙關直抖、格格有聲。 簡直像掉在冰窟中一樣,全身一陣麻痹 住連連打着冷煎,下到河中後,那種感受 在脫下衣服時,兩人被寒風吹得禁不

走去 仍然緊握着鎗,高學起來,慢慢向河中 兩人將捲扎起的衣服頂在頭上,另一隻 河邊的水不太深,只浸到兩人的胸部

以看到這邊岸上是否忽然有人出現。 兩人是側着身往河中走的,那樣,便 不到對岸,兩人是不敢大意疏忽的

互相注視一邊岸上的動靜。 側身,便成了背對背,這樣,兩人可以 因爲仍然有可能發生意外。 兩人在下河時,本來是平排的,但這

浸到了他們的頸部。 兩人一步一步往河中走,終於,河水 河岸上沒有什麼動靜

> 麼回事,猛然一扭身,反手向後一揮,便 全身也一陣僵麻冷硬,他馬上便知道是怎 忽然間,譚慶感到背心上一陣劇痛,

竟然無法扣動鎗機,同時間,他感到左手 抓着頭頂上的那團衣衫,被人猛地一把奪 但他的手指已僵木得不聽他的使喚

緊地執住匕首的把柄(說得正確一點,是 背心要害上,插着一把七首,陳軍仍然緊 …」他這一扭頭,赫然發現自己的 …你……爲什麼……下毒:

地砸在他的右手腕上,幾乎將他的手腕砸 斷,將他砸得手上的鎗脫手飛了出去, 卜通」一聲,摔落在水中。 陳軍握鎗的手早在譚慶說話前,已猛

比我靈,而你的手段也比我狠,你一定不 腦不夠靈活,但這一點,我是想到的,要 會將那三百塊錢分一半給我的,本來三百 會殺我獨吞,但只得三百塊錢,我知道你 是在坳口墟能夠弄到一筆錢財,你或許不 塊錢就不多,這一分,更少了,我雖然頭 ,突下殺手!」陳軍猙獰地說。「你頭腦 ,你會在河心或是上岸後,乘我不……備 一定會的,一定會! 「阿慶,……我若不先下手,說不定

那筆錢,我不想分給你,那太少了,那可就想.....獨吞.....那筆......錢.... ……這只是……你的猜想……你……一早 譚慶絕望地,氣息急促地道:「阿軍 陳軍冷笑道:「不錯,我確是想獨吞

是你說的,百多塊錢管什麼用?我要用那

筆錢來重新做人-

下去,沉落河底。 握着匕首沒有拔出來或是鬆手,他早已倒 譚慶只覺渾身冰冷僵木,要不是陳軍

頭一歪,雙眼定定的,咽了氣! 水……時,便幹……掉……」譚慶忽然…一步下手……我真……後悔……不在 他可是死不瞑目! 你……你才夠狠…… 你比我…

慶的身體一歪,沉下水中。 ,那可怪不得我先下手 陳軍獰笑一聲:「阿慶,你終於認了 手一點,譚

猛然地撞擊了一下,震得他手一鬆,那支 沉落水中 **駁壳鎗脱手飛了出去,「通」地一聲,墜** ,陳軍猛地感到握着鎗擧起來的右手臂被 「砰」地一下鎗聲,從河岸這邊响起

慶的衣服不放。 流了一手,他在驚駭之下一時間呆住了 但他的左手仍緊緊地執住那團奪自譚 而他的手臂也一陣劇痛

因爲,那團衣服內,有價值三百塊大

那是他不惜幹掉譚慶,搶到手的

隻耳朶!」隨着傳來的喝聲, 那截頭頸上,也將那一處河面照亮了 如一道閃電般,閃射在陳軍露出水面的 喂!快走回來 , 否則我轟掉你的 一道手電光

大約一丈左右),那倏然出现的人影居然 手電光,就是從那人影的手上射出來的 河邊,現出一條蹲着的人影來,那道 在這麼黑的夜色中,雖然距離不遠へ

夠準,才能一鎗中的! 容易,那不但要目光特別銳利,鎗法也要

的喝止,一頭便沉沒入水中。 陳軍渾身一震,他可不理會岸上那人

他那隻右耳被射飛了-右耳一凉,即接着是 流了一臉一頸黏糊糊,熱乎乎的血 岸上那人好快的鎗法 一陣火辣辣的劇 ,陳軍才向下一

了,沒有沉下水中。 陳軍也一下子被震得全身一僵,窒住

冷的關係,他整個人簸簸地在水中簸動着 是血!陳軍終於被震住了,由於劇痛與寒 地看到,他的右耳不見了,臉旁頸上,滿 ,而他的意志,也崩潰了。 快不過我的館彈!」岸上那人影冷厲地 ,便走回來,你怎也逃不了的,你的動 ·手電光仍然射照着陳軍,可以清晰 「聽着,你若不想左邊的耳朶也被射

射断?」岸上那人喝叫。 「再不上來、我便一鎗將你的左手也

好有氣無力地抖着聲道:「你是誰?」 但雙眼却被手電光射得睜不開眼來,他只 身來,他想着那岸上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陳軍整個人震動了一下:慢慢地轉過

岸上那人沉聲道:「蕭原!」 「蕭原!」陳軍整個人劇震了一下

失聲道:「你就是蕭原?」 接又嘟喃道:「怪不得……阿慶說

-寧願遇上一頭……猛虎……也不要… 岸上那人,確是蕭原

蕭原幾乎上了譚慶的大當

是隱匿在峯上一處極隱蔽的地方——一塊變人隱藏着,他那種感覺確實犀利,蕭原 聳立在峯沿上的高聳大石上。 本來,他是想在筝頂上動手 譚慶對陳軍說,隱約覺得峯頂上有什

之下,終於還是按捺着不動,決定在山脚 射死。否則,死的會是他,他在思前想後 夠在兩人沒有機會扔出手榴彈前,將兩人 譚慶兩人身上還有手榴彈的話,除非他能 屍體,看出是被手榴彈炸成那樣的,萬一 無可退的,一退,便會從石上掉下來,一 下墮下山峯,粉身碎骨),而也從卓進的 人的,但想到自己置身在絕地上(那是退 ,才向兩人動手。 ,制服兩

譚慶故意高聲說的那句話 ,被他聽到

是,他頓時有了主意,决定在兩人下水後 猜到,兩人必是在那裏偷偷潛到河邊 對上的山脚上說的話他雖然聽不到 有暗中跟下去,……兩人伏在那片開闊地 陳軍一樣,不知他葫蘆賣的是什麼藥,唯 後來譚慶陳軍忽然又向左邊走去,他也像 兩人的身影 所以,他也沒有動手,… 兩人又是掩掩藏藏地下來,根本很難看到 來……而他發現兩人時,由於天色太黑 聲東擊西之計,不從左面下來,從右面下 偷冒險從靠着峯沿那面的石壁上爬下來, 在右面的山脚上等着,果然,譚慶施的是 ,在譚慶兩人找了個地方躺下來後,便偷 他便以爲譚慶兩人只是聲東擊西之計 ,但巳

碼,行動沒有在地上那樣靈活敏捷。 兩人在水中,是比較容易對付的 起

> 動靜 在河邊的一草叢中,注視着那片開闊地的 邊往前爬行,約莫估量差不多了,便趴伏 邊,然後伏下來,也是手脚併用,沿着河遠,才溜下山脚,繞了個彎,搶先到達河 主意一定,他便偷偷向後退,退出老

片開闊地的中心地帶,一直看着兩人爬到 他馬上便發覺,潭慶陳軍已爬行到那

及動作便沒有那樣的靈活,那他就有更大些,手脚身體便會被浸得發僵麻木,反應 水浸濕,而天寒水凍,兩人在水中浸久一 的把握,將兩人制服! 住了,他想等兩人走出一些,那時才動手 由於兩人要舉起雙手,以免衣服及鎗被 在兩人下水後,他便想動手 ,但却忍

費心機了 水的刹那,絕對有把握將兩人射殺,不用 活捉回去,那麼,憑他的鎗法,在兩人下 要不是他曾答應過曾大善人,將兩人

鎗擊傷陳軍的右手臂,現身出來…… 我活……結果,譚慶死了……他亦驟然開 右手開鎗射傷的刹那,陳軍却向譚慶下手 ……他只好暫不動手,讓兩人拚個你死 那知道他正準備動手開館,將兩人的

身子抖得就像篩米一樣,幾乎昏死過去。 陳軍一身水濕淋淋地走上岸來,一個

直射在他的身上 用鎗指着陳軍,左手執着的那支手電筒 服時,已將自己那團衣服扔掉了),蕭原 譚慶那團衣服不放(他在搶奪譚慶那團衣 妙的是,他的左手居然仍然緊緊抓住 ,令到他不能睜視

不能作怪了

的那捲衣服! 「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穿上你手上 蕭原厲喝。

光直射向蕭原的身上 穿在身上!倏地,他的左手一揚,一道白 將身一那條濕褲脫下來,解開那捲衣服 陳軍這才如夢初醒,忍着痛,以單手

道白光激飛,原來是一柄尖刀 蕭原鎗咀一揚, 「砰」地一聲,將那

把尖刀 絕無疑問,譚慶那捲衣服中,藏着一

好乖乖地別再亂動,這是我最後一次警告 陳軍被蕭原那神乎其技鎗法鱉呆了 「陳軍,你老不想左手也被射斷 ,最

我這一次! 變得像一隻鬥敗的公鷄般,搭拉着腦袋 來,遞向蕭原: 般,在身上一陣亂掏,掏出兩把金飾玉器 。何况,他也沒有什麼可以動的了 忽然,他像遇溺的人抓住了一塊木板 陳軍已被蕭原那出神入化的鎗法震住 這些都給你,求你放過 他

主,快收起來,跟我走! 說,那些東西也不是你之物,總要物歸原 蕭原夷然道: 一別向我來這一套

一翻,一跤跌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陳軍一張臉一刷一地煞白一片,雙眼

地方走去。 河邊,步向左邊隱約有微弱的光點閃現的 **綑綁起來,然後一把將他扔在肩上** 會揀時候暈倒,我可辛苦了!」走上前去 ,從身上取出一根繩索來,將陳軍的手脚 蕭原不禁皺起了雙眉:「你這像伙倒

大天二之死

•本文承自第33頁。

不受你的控制,你以爲戎不知道? 先是用女人來迷惑他們 「還有 讓他們成爲烟鬼 ,你爲了控制二叔四叔,居然 繼之再誘他們吸 令到他們不得

子,這件事,島上的人都不知道的,但不說是協助他打理生意,那知道却成了癮君 华年来,很少在島上,被鄧焯帶到香港 知怎的却被亞娣的母親查到了。 亞娣的母親說得不錯,二叔四叔這大 . 那知道却成了瘾君

鄧焯是越聽越心驚。

錢?你簡直是喪心病狂!」亞娣的母親雖 鴉片而弄到國衰民弱,任由洋人欺凌的地 香港走私鴉片等毒品到太平等地賺取暴利,表面上幹的雖是貨運生意,實則暗中從「還有,你利用我們的人力物力財力 然是個目不識丁的婦人,但居然有這種襟 這種殘害自己人的無耻勾當?賺那種害人 步,抗暴燒烟,你也是中國人,怎麼也幹 聽說過林則徐爲了我們中國人不致因吸食 種勾當 我雖然是個婦道人家,但自幼便 你知道麼 我這一生人最痛恨的就是這 眞是令人意想不到

而她說時,一臉凜然之色。

鄧焯越聽越心驚,也暗中起了兇心 阿焯,你爲什麼要這樣做?」亞娣

一副等不及的樣子了。這個位讓給你的,你爲 的母親痛心地道:「其實 ,你爲什麼要這樣心急, 我早就有心將

H60

「本來你做下那些事情,我看在亞娣

亞娣母女,並準備下毒手殺我與亞娣母女不但在香港暗中養了個女人,還準備不要下去,喘了兩口氣,才說道:「那知道你不想在香港暗中養了個女人,還準備不要的面上,也不打算找你算賬,但你……你 這簡直是……罪無可恕!

道: 驟變 鄧焯聽到這裏,再也坐不住了,臉色 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驚疑不置地

喝 「不要再這樣叫我!」亞娣的母親厲

鄧婥倒抽一口寒氣,退了一步 你是怎會知道這些事情的?」

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我不是說過麼?」亞娣的母親冷於

巳瞞不下去,只好豁了出去。「你若不說 出是誰告訴你的,那你就是含血噴人!」 「好·我就告訴你,好讓你心服口服 「到底是誰人告訴你的,」 鄧焯知道

,無從抵賴!」亞娣的母親依然坐在椅子

,但兩道目光却極之凌厲。

是亞金告

手足心腹的阿金,會背叛他,將他所有的 是發夢也想不到。被他一向視爲親逾兄弟 如响起七個焦雷 震得也胆喪魂飛 亞金告訴我的」這七個字聽在他耳中。恍 陣暈眩,差點站不穩:跌倒在地上, 訴我的! 鄧焯一聽,脳袋中「轟」 地一响, 。他可 是

秘密告訴了亞娣的母親! 他發狂般嘶叫。 「不!你胡說,阿金不會出賣我的!

的母親冷厲地道:「亞金不錯是你的兄弟 「哼,偏偏就是他出賣了你!」亞娣

> 一頓,設下去道:「我沒有食言・這便將他所知道的秘密全部告訴了我!」 弱點,答應送他回家,並沒他一筆錢,他 怕被捉到,連累了家人,我覷準了他這個 本就不想再留在這島上,他更怕殺人,也 直只想回到鄉下 ,但他却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 與他的家人團聚,他根

訴我! 你的毒手,才狠下心,將所知道的秘密告 時候他應該已到了蛇口。你不要恨他出賣 賣你的,他實在不忍心亞娣母女無辜遭到 居然連妻女也狠得下毒手,他是不會出 ·你,他曾對我說,要不是你做得太過份

一張臉,咬牙切齒地吼叫。「我一定要殺 ,你簡直不是男人!」鄧焯氣得扭歪着 「亞金,你這隻烏龜!我真是識錯了

母親嘲笑道:「你巳完了 「別像一條瘋狗般吠叫了!」亞娣的

開了,那就抖開來吧,不怕告訴你,你知叫道:「我完了?妳才完了,旣然妳巳撕 被我收買了,他們不會聽妳的! 道了又怎樣?太晚了。這島上的人大半巳 鄧焯一聽,渾身劇震了一下 ,兇惡地

我要不是已佈置安當,會和你攤牌麼?我 在海上混這麼多年,難道連謀定而後動這 一點也不懂?阿焯 : 「阿焯,枉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你完了,認命吧! 」亞娣的母親忽然笑起

完 一我不會完的,我就算完了,也要你先 鄧焯聽得呆了一下,但隨即猙獰地道

說着,忽然從身上拿出一把只有巴掌

大的小手館來 ,朝亞娣的母親一連開了兩

應鎗慘叶一聲,癱倒在椅子上 雖然看到鄧焯拿出手鎗,但却欲避無及 會在這種情形下,仍然敢向她下毒手 亞娣的母親可是做夢也料不到 ,鄧焯

聲,轉身便去開門。 鄧焯兩鎗射殺了亞娣的母親,獰笑了

樓輕烟的駁壳鎗,表情複雜地看着他 女兒,另一手握着一支鎗,鎗咀正冒出一 開了個血洞,前胸血花飛濺,在撲倒在地 然响起,鄧焯的身子向前猛地一撲,背上那知他才轉身,一下鎗聲「噗」地陡 的門口前,亞娣手中緊緊地摟抱着他們的 上之前,身上側轉了一下,赫然看到裏間

臉上露出悔恨的表情 」鄧焯絕望地嘎聲叫了 ,重重地撲倒在地

,口中喃喃有聲: ,「啪」地一聲,她手中的鎗鬆脫落地 亞娣的眼中淌下淚來,神態却一片木 「我殺了他……我殺了

終於呼天搶地號哭起來…

死不甘心的樣子 側的臉上,雙眼大睜着,咀也張開 大門前的地上, 鄧焯亦已咽了**氣** ,一副

的野心以及美夢便不能實現了 他確是死不甘心,因爲他這一死

人死夢碎,不甘心又怎樣?

(全文完)

矮几,几上放着一壺酒。 月明深夜中秋,楚碧桐仍然坐在大堂對門那面照壁之前,在他的身旁,有一張紫檀

這杯酒的時候他已一些喝酒的意思也沒有。 **壺已空,杯中仍有酒,握在他的右掌內,這杯酒已斟下很久,才喝下少許,在斟下**

麼地方,他的眼睛雖然睜大,其實什麼也沒有看見,而非獨目光,他的血氣也彷彿已凝 現在他甚至已完全忘記這杯酒的存在,目光並沒有落在這杯酒之上 ,也沒有落在什

他正在陷入沉思中

夜風從門外吹進,風中帶着杏花的清香,也帶來遠處飄落而低沉的更鼓,經已是三

的突然一笑,接一聲:「三更了 方敲起三更,他呆滯的目光便變得靈活起來,彷彿已冰封的面容亦有了變化,冷冷

語聲甫落,他霍地舉杯,仰首一口 ,飲盡杯中餘酒

復正常,隨即脫手擲出那隻酒杯 冷酒就像是冰刀一樣刺入他的咽喉,他混身的血氣亦彷彿因爲這一口冷酒的刺激回

空落下,一落下,身形便穩定,穩如泰山 是一個錦衣中手人,堂中燈火輝煌,堂前也在燈光籠罩下,燈火輝映中,那一身錦 「叮噹」一聲,酒杯碎裂在地上,幾乎同時,衣袂聲响,一條人影飛鳥般在堂前邊

見過來人那樣威武的一張臉龐 **衣更見絢爛奪目** 楚碧桐的目光却沒有落在來人那一身錦衣上 ,他見過更絢爛更華麗的錦衣,却沒有

來人臉如重棗,星目劍眉,五綹長鬚獨自在風中飛舞。雙目也是在盯着楚碧桐的臉

四目交投,劍一樣交擊在半空,錦衣人第一個開口: 你就是楚碧桐?

楚碧桐淡然道 我就是了 。上官無忌?

正是 」錦衣人大踏步走上堂前石階,走進堂內

上官無忌同時停下脚步,抬手拇指食一開一合,正好將信箋夾在兩指之間。楚碧桐霍地一拂袖,一張素白的信箋從他的袖子裏飛出,刀一樣飛向上官無忌

那張信箋竟如刀一樣繼續抖動。

突然碎成了無數片 「好一手摘葉飛花-上官無忌一笑,右手一揮,信箋從他的指間飛出,半空中

楚碧桐看在眼内心頭一凜,上官無忌接說道:「你仍然留在這裏,也算得是一條漢

楚碧桐目光一寒。「柳東城是你什麼人?

「什麼人也不是。」

他與你非親非故,爲什麼你娶替他出頭?

上官無忌反問:

「因爲他藏着一對髙足一尺,無論刻Ľ玉質都是世間罕有的碧玉馬。」楚碧桐冷笑上官無忌反問:「他與你無仇無怨,爲什麼你要殺他滿門老幼?」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有人說你是一個俠客。

「事實我却是一個强盜,在江湖上這已經不是一個秘密

楚碧桐語聲一頓一寒。 「然而奪碧玉馬,殺柳東城滿門,是一個秘密

天下間根本沒有所謂秘密

一我記得六十七人在我掌下無一倖免。

你最好也記得,其中一人被你擊下了井中

「柳東城一家老少六十七人,你只殺了六十六個人。

你是那裏得來的消息?」楚碧桐追問

他沒有死在井內?

沒有,你知道他是那一個?

「你的記性很好。」 柳東城的兩個兒子之一。」

「怎麼他會找你?」

傳言不錯如此。」

因爲在別人的眼中,我是一個俠客。

一個眞正的俠客,你知否有所謂武林帖? 「縱使我並非一個眞正的俠客,而縱使我不來,別的人也會來,其中總會有一個是

楚碧桐聞言動容。 柳東城那個兒子已經散發了武林帖?

上官無忌反問:「看來我是來找你的

第一個接到武林帖的 個兒子又叫什麼?」 」楚碧桐轉問: 「柳東城

「現在在那兒?

「怎麼?你要再殺他一次?」

「這一次,我一定會特別小心 你現在就算能將他殺掉,也沒次,我一定會特別小心。」

有用的一 的死亡而罷休。 ,接到武林帖的人,絕不因爲他

想罷休也不成。」楚碧桐笑了。「一個人 「他們若是找不到我這個人 「不錯。」上官無忌點頭

却是不

「這就是所謂江湖道義?」

要失踪

,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該在接到我的信之前便巳作好安排。」 無忌頷首。「你若是要失踪,應

我會離開 你既然没得到信來,當然已考慮到

「當然 上官無忌一笑

出頭的原因,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一 「你並未將我放在眼內。」上官無忌 「而且,我實在很想知道你替柳東城

替他說出來 楚碧桐大笑,上官無忌面無表情,只

來 是冷冷的盯着他 ,大家都好。」楚碧桐笑聲一頓。 「你信中若是寫清楚是接了武林帖到

「那你便會設法失踪?」

最怕麻煩。 「有一件事你也許不知道,我這個人

一接到武林帖的人都來找你,的確是

該在散發武林帖之後,等你們與他連絡上 ,才一齊來找我討一個公道。」 「柳伯威是必也毫無信心,否則他應 因爲很多人都知道,散發武林帖並 「武林帖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了。 - 這年頭俠客巳經不多。」

「幸好他沒有這樣做,否則消息傳來

討一個公道而來? ,你還會留在這裏? 楚碧桐再問:「你真的只是爲了替他

馬? 「若是如此,事情倒簡單。」楚碧桐

「哦?難道你以爲我爲了那一對碧玉

雙手條的一拍 兩個青衣僕人應聲從屛風後面左右轉

飛起,勁風過處,那兩塊錦布一齊疾揚起 塊錦布,當中隆起一團 出 ,各捧着一個紫檀木盤子,上面蓋着一 楚碧桐雙手即時一振,雙袖蝙蝠一樣

栩如生,晶瑩奪目 來 ,錦布下,是兩隻碧玉彫琢成的馬,栩 上官無忌目光一落,脫口大讚 「果

然是價值連城之物

「哦?」上官無忌一怔。 「你若是喜歡,儘管拿走。

木盤子在上官無忌面前那張八仙桌上放下看在眼內,不用吩咐,將手中捧着的紫檀 ,左右退開 楚碧桐連隨一擺手,那兩個靑衣僕人

上官無忌目光閃動,三步上前,道:

一當眞只要我喜歡,便可以拿走? 」楚碧桐一面笑容

> 以刺中上官無忌。 拔起來,手中同時多了一支軟劍

就在那一刹那他的右手突然鬆開, 一揑,竟然就將刺來的兩支利劍劍尖捏在 在那一刹那他的右手突然鬆開,隨即挑,出其不意,實在不容易閃避,可是却

不震驚。

上官無忌一聲冷笑,雙手一振

院子裏。 身形同時暴退,一退七丈,巳落在堂外的僕人連人帶劍被震飛,摔跌在地上,他的

,雙掌十字劃出 ,一劃落空再起,破

六短七支劍,短劍不過一尺,長劍却在三 長衫下錦綉勁裝,腰間赫然掛着一長

的抖得筆直,相距旣近,軟劍刺出,已可 隻碧玉馬,也就在這時候那兩個僕人條 ,「嗡

上官無忌的右手那刹那巳抓在碧玉馬 ,左手同時配合,兩手雙飛,他食指

,停留在半空,他們以爲軟劍必然刺在上 兩個僕人的身形凌空未落,不由一頓 ,那知道竟然變成這樣,如何

有錯過這個機會,身形離弦箭矢也似的射 楚碧桐看在眼內,也大吃一驚,却沒

,兩個

聲中亦射出院子,正好落在上官無忌的面 楚碧桐幾乎同時落在他方才置身的地 空

長衫「呼」地一聲飛出,落在一株花樹之 上官無忌一聲: 「好身手

上官無忌也不客氣,伸手抓起其中一

絕劍上官無忌。

到七絕門這七支劍的人,根本不用冒充別笑,雙手有意無意在腰間抹過。「能夠得 人的名字 那七支劍的劍柄上都鑲着寶石 「你以爲是冒充的?」上官無忌冷

奪目,一看便知道價值不菲 楚碧桐目光從劍上回到上官無忌面上

「若非七絕門的人,得到這七支劍也沒

只有一個得傳這七支劍與七絕劍術 亦未不是一件好事。一楚碧桐語聲一落 「能夠見識一下威震武林的七絕劍法 七絕門每一代只收七個弟子

軟劍左右刺向上官無忌雙脅 ,雙手一揮 那兩個僕人立時連人帶劍射出

巳扣在手中,一出手便中目標 人的咽喉,他腰間六支短劍之一不知何時一揮,一道閃亮的劍芒疾打進左面那個僕 上官無忌即時一聲:「着

,悶哼一聲,隨即飛墮地上,當場氣絕 那個僕人目睹劍光飛來,竟然閃避不

短劍穿透,一劍絕命 官無忌的脅下刺空,咽喉同時亦被另一支 個僕人的軟劍也就在這時候在上

他什麼關係也沒有。 樣無動於衷,那兩個僕人的死亡,好像與 有發生過的,雙眼盯着楚碧桐,楚碧桐一 劍一入即出,上官無忌彷彿什麼也沒

楚碧桐目光落在劍上 「你果然是七 你看清楚了?

上官無忌突然問

出,手中一支長劍,刺向上官無忌,看身的三叢花木立時分開,三個黑衣人從中射 手,顯然是在那兩個青衣僕人之上。 楚碧桐冷然一笑,把袖一拂,院子中 可惜你只得這兩個手下

黑衣人手中的劍,再送進他的心窩。 喉,左手長劍接一挑一送,挑飛當中那個 劍脫手射出,射入了左面那個黑衣人的咽 三支劍震開,左手一翻,扣在掌中那支短 「嗡」的一聲龍吟,一劍三式,將刺來的 上官無忌的長劍也就在這時候出鞘,

時一劃,「叮」的一聲,居然給他將來劍 一道寒芒巳飛來,也算他手急眼快,劍及 另一個黑衣人看在眼內,驚魂未定,

手飛擲出另一支短劍同時,連人帶長劍亦 ,這一次非獨有劍、還有人,上官無忌左 他方自吁一口氣,另一道寒芒又飛至

劍也似,那個黑衣人一擋再擋,連擋八劍 ,終於被最後一劍穿透咽喉。 一劍三式,一式三變,長劍便變成九

無忌停劍望來,才笑了一笑。「果然名不 一個個伏屍在上官無忌劍下,一直到上官 楚碧桐沒有動,負手旁觀;一任手下

命 ,目的就是要看清楚我的出手。 上官無忌冷笑。「你不惜犧牲五條人

不錯。」楚碧桐沒有否認。

多年 他們如此賣命,絕無疑問已跟了你

無毒不丈夫 你已經看清楚了?

> 招之內,也許會挨你一劍。 ,並非無懈可擊,我全力攻你左方,一百整碧桐點頭。「你劍法雖然別創一格

但同時還你一掌,必定能夠將你重傷掌下 。」楚碧桐說得很肯定 - 挨你一劍我未必死得了

一一劍已足夠。

頭却不由一凜,七絶劍最弱的確就是在左頭却不由一凜,七絶劍最弱的確就是在左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一

楚碧桐

隱約有鐵石交擊之聲,他的一雙手竟然已 碧桐雙掌翻飛,連接十七劍,劍掌相交 劍 從袖中射出,左掌半弓如刀,右掌並指似 修長的身子箭一樣射出,人在半空,雙掌 上官無忌長劍迎前,連刺十七劍,楚

練到了堅硬如鐵的地步。 進 慢,接連七掌,便巳將劍勢迫住 之靈活,江湖上罕有,楚碧桐雙掌也 上官無忌心頭震驚,手中劍變式之快 ,隨即搶

又化回一 他雙掌尚未攻出,上官無忌劍勢已然 「曠」一聲震出了千百直劍影

却不敢伸手去接。 他無疑看不出虛實,化回一劍看清楚了 楚碧桐引身急退,上官無忌一劍千鋒

他雖然一身橫練,雙掌堅硬如鐵石,到 這一劍的凌厲已到了穿金裂石的地步

底是血肉之軀。 劍光中碎斷,他的身手也隨即拔起來,半 他立即倒退,身旁的一叢花木隨即在

> 掌,將上官無忌的劍勢迫住,身形再一轉空中風車般一轉,雙掌凌空印下,連印十 ,落地,再展開,雙掌回攻

上官無忌一劍截不住,身形便倒退

楚碧桐的雙掌 · 支短劍· 左右手長短劍齊施,正好迎向失先機,只有倒退,左手同時拔出了腰間 楚碧桐緊追,雙掌不離上官無忌的左脅 那正是七絕劍破綻所在,上官無忌一

官無忌短劍已脫手射來。 的雙劍便落空,他雙掌攻勢方待再展,上的雙劍便落空,他雙掌攻勢方待再展,上 劍氣尖針也似刺入掌心,楚碧桐一聲

電般刺到,左手同時搭在右腕上,合雙臂上官無忌的長劍也就抓住這空隙,閃 雙掌同時一開,拍在雙掌當中那支短劍回拍在雙掌之中,第二支短劍緊接射到,他 射,正好迎上射來的短劍 他雙掌不攻回守,一翻一拍,將短劍

之力,這一劍穿金裂石有餘。 在雙掌之間,目光的銳利,判斷的準確 楚碧桐雙掌竟然又及時將這一劍拍住

劍尖距離楚碧桐的胸膛不過三寸 兩人的動作那刹那完全停頓 ,但

實在罕見。

再也不能刺前 楚碧桐雙掌不動,身形穩如鐵塔

冷 道: 一好劍法,可惜還不夠迅速。

间。 心而入,而你也絕無可能支持到一盏茶時 、你現在絕不敢移動雙掌,否則劍必定穿 上官無忌冷笑。「却已足以取你性命」否則劍已穿心,所以其實不能設好

> 用等到那個時候,你已經先我變成一個死 。」楚碧桐出奇的鎮定 一盞茶的時間很容易度過,可惜不

官無忌懷疑。「除非你有三隻手。」 「難道你現在仍然有辦法反擊?」

一我沒有三隻手,却還有兩個心腹手 楚碧桐一笑,說道:「你們可以出

盒可以連發十二支弩箭的諸葛連弩。 **陣亂响,四散激射開去,泥土飛揚中,兩** 也就在這時候,他身後丈許的兩叢花木一 他現在總算明白楚碧桐爲什麼這樣鎭定 個黑衣又從地洞中冒出來,手中各捧着 這句話入耳,上官無忌由心寒出來

諸葛武侯的後人。 大笑。「複姓諸葛,一名左,一名右。足 他們才是我的心腹手下。一楚碧桐

上官無忌聳然動容。

諸葛武侯所創的連弩。 碧桐語聲一高。「他們所用 然而有 「這一點很多人都懷疑, 一點,我却可以絕對肯定。」楚 的絕無疑問是 包括我在內

上官無忌强作鎮定。

二箭,殺傷力極强,經過他們的先人加以楚碧桐接迫:「這種連弩傳說一發十 確,更强勁 改善,現在已能夠一射十七箭,而且更進

江湖,用不着你來說話。 諸葛左右兄弟連弩的厲害早已傳遍

亦一樣,諸葛連弩若是現在一齊向你射來 ,你以爲你的生機有幾分? 你的劍現在已被我雙掌控制,身形

上官無忌竟然是這樣回

「我看你却是一分也沒有。」楚碧桐 ,這其實就是一種

聲中疾向右方旋了出去,手仍然搭在劍 無忌心中有數,一個身子「哈哈

爲上官無忌的動作變動 身形穩如鐵塔

爲軸,風車般一轉,一個身子往上疾飛 ,已無疑換了好幾個位置,借力再放起 他的身形變化實在迅速之極,一旋一 那支劍立時弓起來,突然又抖直,那 ,更就是箭矢一樣,諸葛兄弟的連弩 上官無忌右旋的身子條的彈高,以劍 「哈哈」聲中發射,亦未必能夠射

雙掌一登,夾在雙掌中那支劍立時脫掌飛 都變得遲鈍,到他要阻止上官無忌的時候掌更緊,身形的變化以至雙掌的變動不由 出,飛向上官無忌 他的控制的錯覺,也所以他內力再透,雙 ,已經來不及了 免生出一種上官無忌有意將劍拗斷,脫出,可是在上官無忌身形外旋的時候,亦不 楚碧桐亦考慮到上官無忌可能會棄劍 一種上官無忌有意將劍拗斷 ,可是他仍然把握機會

巳變成劍尖向上官無忌 劍柄在前、 但一飛半丈,嗖地一轉

將腰間另 反應也相當敏捷,左手在拔起身子之前已 上官無忌凌空未落,劍巳射到,他的 一支短劍抓住

「叮」的一聲,那支劍凌空一轉,上短劍一落,正擊在射來那支劍的劍尖

官無忌右手一操,正好將劍柄抓住一 楚碧桐看在眼內,亦不禁脫口一聲

方才可以說多此一學,就算站在原地,也 不會有弩箭射到他身上 依照他的吩咐射出連弩,所以上官無忌 在他那「哈哈」聲中,諸葛兄弟並沒 一目光隨即落在諸葛兄弟面上

都是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絕對服從,只有這一次例諸葛兄弟跟隨楚碧桐經巳多年,一向**

到了突然出現的那個人 楚碧桐沒有怪責他們 ,那支劍 ,那刹那他已經

實在難以形容 那個人身形有如電閃 ,劍勢之迅速

由兩人左面移到了兩人右面。 中的連弩便齊中斷成了兩截,那個人亦劍光流星般輝煌,只一閃,諸葛兄弟

光刹那巳轉落在地面上 散髮白衣,自然有一種超脫出塵的味道。 相貌雖然說不上怎樣英俊,却絕不難看 二十七八年紀,七尺長短身材 上官無忌認識他,楚碧桐也認識,目 ,他的

才如夢初覺、一步倒退,驚問道: (夢初覺、一步倒退,驚問道:「那一諸葛兄弟顯然被那一劍震住,這時候

個? 個人尚未回答,楚碧桐巳冷冷道

是南宮世家的南宮絕。」

南宮絕,却已經不止一次聽過這個名字。 「正是一 事實上中原武林沒有聽過這個名字的 諸萬兄弟面色大變,他們雖然不認識 」那個人淡然回答

南宮絕十八歲已名滿天下,被稱爲年

百年來最傑出的高手 青一輩最有前途的劍客,也是南宮世家沂

只因爲他嫉惡如仇,對奸惡之徒劍下從不 黑道上的朋友對這個人都避忌得很

南宮絕一笑。「可惜來遲了一步。

[所以接到武林帖,我立即趕來。]

正如柳東城這一件?

姓南宮的,你敢壞我家傳的諸葛連弩?」 ,十四支袖箭從袖中射出 「不壞也壞了 楚碧桐心念方動,諸葛左巳怒叱

諸葛連弩,亦不是尋常可 相距很近,神箭發自機簧,雖然比不 諸葛右同時發動,亦是十四支袖箭

他看似只是劃出了一劍,但劃到一半是他劍一展便盡將射來的神箭完全擊落。 一劍便化成千鋒,身前彷彿多了一蓬光 無論怎樣看南宮絕都不容易招架,可

人面色不由再一變 諸葛兄弟的神箭根本射不了進去,兩

一聲。 「盛名之下,果無虛士。」楚碧桐脫

也收到了武林帖? 南宮絕沒有作聲 ,楚碧桐接問:

到來

因爲你是行俠仗義的俠客,我是無 「在此之前,我已經有意找你

有幾件事情你實在做得太過份

的胸膛 諸葛左面色一變,雙手疾翻,左右各 莫非這個人也接到了武林帖? 。」南宮絕應來輕鬆。 ,射向南宮絕

,事情當然

「不錯 好像你這種英雄豪傑,當然一定會

惡不作的壞人。

我殺了這個姓楚的,定與你一醉。」 我與他公平一戰,南宮兄請勿插手。 只有交給你。」上官無忌一正面色。 至於其他兩個你喜歡怎樣處置便怎樣處上官無忌大笑插口。「楚碧桐是我的 然不差。」上官無忌又放聲大笑。「待 南宮絕笑道:「那你便非要小心不可 「一定——」南宮絕毫不循疑回答 「只有這樣了 「若是我死在楚碧桐掌下 人說南宮兄快人快語,今日一見,

幸戰死,將酒燒在我屍體上 一若是我技不如人,小心也沒用 ,也算是與

宮兄總算交成了朋友。」 「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

上官無忌應了一聲: 「好—

氣巳迫向楚碧桐眉睫,楚碧桐盯着劍將刺劍光匹練也似劃破長空,人未到,劍 劈,刹那間連劈二十七掌。 ,半身一轉,避開劍勢,雙掌閃電般反 劍光匹練也似劃破長空,人未到

四步。 七劍,接下楚碧桐的攻勢 上官無忌身形飛閃,長劍迅速的劃出 ,却已被迫退

先機,佔盡上風。

南宮絕看在眼內,不禁一皺眉

離開諸葛兄弟不過五六尺。那刹那之間,上官無忌又巳 ,上官無忌又已被迫退三

諸葛左飛撲南宮絕,諸葛右却撲向上官無 各自射出了十四支神箭。 諸葛兄弟相望一眼,身形突然齊起 這一着實在毒辣,諸葛左阻住了南宮

絕要出手相救,却也一樣是不能夠。 絕,雖然未必能夠將南宮絕射倒,但南宮

南宮絕當然就容易得多。 上官無忌一死,合三人之力,再對付

臂力,弩箭的裝置,當然很巧妙。 的弩箭他們是用腕力射出,第二次則是用 將這兩筒神箭分先後兩次射出去。第一次 無疑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困難却是在 諸葛兄弟雙臂之上各縛着兩筒袖箭,

同樣的另一筒袖箭。 出,都不會想到在他們的衣袖之內,還有 任何人看見他們將一筒十四支袖箭射

何况他一直就在小心監視着諸葛兄弟? 手,雖然出其不意,要暗算他也不容易 南宮絕也不例外,不過好像他這種高 他的劍立即一抖,「噏」一聲,彈出

去,在光影之中,嗤嗤的四下散開 一蓬閃亮的光彩,那些袖箭根本就射不進 袖箭方散,南宮絕人劍就合成一道飛

左的眉心之內。 虹射到,「奪」的一聲 諸葛左只覺眼前寒光 ,劍就刺進了諸葛 一閃,眉心就感

箭從諸葛左的眉心射出 覺一下刺痛,這也是他最後的感覺。 南宮絕一劍刺出 ,立即收回 ・他悶哼一聲,半 」,一股血

H66

,咽喉上釘着

扣在左手 响 也是一直在提防着諸葛兄弟,再聽破空聲 一支不到一尺的短劍。那也就是上官無忌 左手同時將短劍射出,一擊即中 ,一個身子便一倒,貼着地面橫飛出去 尚未發出的最後一支短劍 他

利 ,身形却不夠迅速 七絕劍劍劍絕命,諸葛右目光雖然銳

拂落 袖一拂 同時彎射向楚碧桐,楚碧桐悶哼一聲,雙 他射出的十四支弩箭與上官無忌一劍 「獵」地一聲,將射來的箭盡皆

而回,一劍刺向楚碧桐的咽喉 上官無忌把握機會,人劍一轉,倒飛

,「叮」的一聲,又將上官無忌的長劍夾追不捨。楚碧桐連退兩文,雙掌突然一拍 在雙掌之間。 楚碧桐飛退,上官無忌如影隨形,緊

上官無忌劍勢不絕,手中斷劍從楚碧桐雙 「格」的一聲,那支長劍突然中斷

掌之上穿過,刺入了楚碧桐的咽喉。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外,楚碧桐也意外 「好劍!」楚碧桐這兩個字出口,咽 ,要閃避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不可能那麼容易的斷成兩截 怎樣看來,那支劍都是一支很好的劍,他 會中斷,實在是難以相信的一回事,無論 疑惑,充滿了憤怒,上官無忌那支劍竟然 喉已然被切斷,生命也被切斷。 可是他的雙眼仍然睜大,眼中充滿了

重金聘高手匠人接,看來並無兩樣,實在 上官無忌好像看到楚碧桐的心深處 ,一定要斷的時候,我隨時可以 「這支劍十年前巴斷過了一次,

以內力將之震斷。」

是與我公平一戰,縱然必死在你手下,我 這其實也算不了什麼。」 也絕不會這樣出手,比起你方才的手段, 無忌接道:「這樣殺你,無疑取巧,你若 這番話楚碧桐當然再也聽不到 ,上官

那截劍尖從楚碧桐雙掌之間取出,條的一 楚碧桐的屍體倒下,突然又俯下半身,將 夜也當魄散魂飛。 聲微喟: 語聲一落,上官無忌將劍拔出,看着 「一斷再斷,劍若是有魂魄 ,今

「劍怎會有魂魄?」 這句話非常奇怪,南宮絕也聽得怔住

「因爲你認爲劍並沒有生命。」

「不錯。」

以來,無時不是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 「這本來就是一支很不錯的劍。」 「這支劍我已經用了二十年,自出道

朋友,要我將劍給他一看。」 變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曾經有一個好 「用劍十年,這支劍與我的人巴簡直

「你沒有拒絕。」

份突然被割下來一樣,那個好朋友跟着做 了一件令我很意外的事情。」 忌的語聲低沉下來。「就好像身體的 「可知我當時有什麼感覺?」上官無 一部

笑說 「總不成他將劍向你刺去?」南宮絕

他原是江南第一名劍客,在我未出道之前 ,一直被譽爲江南第一高手。 「正是 上官無忌慘然一笑 0

必須將你擊倒 南宮絕恍然。「他要恢復昔日的聲譽

> 公平决鬥下分出勝負生死 暗算下,在別人心中,也會相信我們是在 疑他所用的是什麼手段,我縱然死在他的 好像他那樣的名劍客,誰也不會懷

「當時你沒提防他會突然暗算?

,必無虛士,他被稱爲江

那刹那好凶險我也不難想像得到 方,出其不意,突然一劍,你縱然不說 南第一名劍客,在劍上當然有他過人的

喝叱我閃避一樣。一 之下閃開了那一劍!」上官無忌沉吟着 「說來也實在奇怪,那刹那就好像有 「可是那刹那我突然發覺,問不容髮

那,不難有殺氣露出來,而好像你這樣的 那樣的高手,在殺機畢露,準備殺人的刹」也許是對方已動了殺機,好像一個 高手,亦不難察覺那殺氣的存在

歎息。一那一劍之後,緊接又幾劍刺到 都給我從容避開。 未嘗不可以這樣解釋。」上官無忌

劍在手,應該就是穩操勝券的 「我與他的武功相差實在不大

及,劍亦施展不開。_ 「也許暗算失敗。心情緊張,影响所

交擊,那柄長劍竟然斷下來。 了一劍。」上官無忌話聲更低沉。「雙劍他控制,到最後我拔出六柄短劍之一,擋





囚如 上賓

他的兒子金步雲、女兒金步嬌,還有十二煞神之一的歐陽琥、蜜鋒,他們都是追查魔劍

下落而來,尹劍青有理說不清,只好用武打發他們離去,但十二煞神仍尾隨苦纏:

天柱山冰壺草堂而去,來到擎天廬一看,門庭依舊,人面已非,師傅還沒有回來,證明

皮秘笈叫艾青青收藏在石室內,然後二人離開古墓,朝師傅住的

前文書至尹劍青怕將魔劍的黑鋒劍帶在身上被人注意,和羊

前文提要:

中毒失踪,未有下落,當時中毒的人還有黃山萬松山莊莊主和黃山文殊院的方文覺慧上

人等,故先準備去找他們是否已回黃山,才定奪行止,此時來了金家莊的莊主金祥生和

了對方十道指風! 的一聲,一股無形劍氣,應指而生,封住 但此刻以指代劍,堪堪劃出,但聽「嗤」 尹劍青練成「秘宗玄功」和「迷踪剑 自己還不知道究竟到了何種境界,

乎被對方截斷! 若非自己功力深厚,發出的十道指功,幾 風之中,竟爾隱隱含有鋒利如劍的鋒芒, 到對方劃出來的指風,顯然與衆不同,指 山魈竹老四心頭不由猛然一震,他感

收即發,連續抓出! 這一驚非同小可,鋼牙一咬,雙爪

比的鋼錐,排空密集刺來! 漫天飛洒,登時發出一陣尖銳的破空細嘯 ,好像他雙手之中,打出了數十支鋒利無 這回他用上了全力,但見爪影錯落,

振,惟沒待他錯落爪影落下,便自大喝 足可擋得住他十道指風,精神不覺陡然 尹劍青第一招已經試出自己以指代劍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

可飛

右手劍訣朝前疾劃而出

問 似 閒

而發一 驗,這回早已運起功力,功聚雙臂,隨指 果然和上次劃出的一式又是不同 這一下因先前出手一招,已經有了經

「轟」的一聲,劍氣如迅雷忽發,直劈

去。 同時,左手也捏了一個劍訣,朝前疾點出 過去,把對方漫天爪影,一齊擊滅。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他右手劃出的

才是趁勢還擊 在他來說,右手只是封擋來勢,左手

他左肩之上,一個高大人影,登時應指往 他更無法閃避,但聽「唉」的一聲,擊在 後退,站立不住,左手這一記劍訣 影被劍勢擊散,一個身軀已經被震得連連 後倒去。 同時使出,威力何等强勁,山魈漫天爪 但沒想到「秘宗玄功」和「迷踪劍法

道,不覺爲之一怔,望着山魈間道: 尹劍青沒想到自己這一指竟有如此力

些意外,不覺尖笑一聲道:「竹老四一生 從未如此慘敗,這條左臂大概從此就報廢 本來滿是怨毒之色,但看他神情似乎也有 卜垂若廢,一雙烱烱發綠的目光望着他 山魈竹老四一躍而起,一條左臂業已

名揚武林,不過竹老四有一句話,想告訴 小朋友初出江湖,有此一身絕藝,是可 山魈點點頭,道: 尹劍青歉然道:「在下是無心的。 「竹老四看得出來

尹劍靑道: 「朋友請說。

列第四 把十二煞神 | 齊擊敗 ,小兄弟已和十二煞神結下樑子,除非 山魈道:「十二煞神,竹老四不過名 小兄弟千萬小心。 咱們的名次,是越往上、武功越 否則以後將會陸續

,接連幾個起落 便已消失不見了。 話聲一落,突然一個倒縱,身形拔起

派的人。 山魈竹老四,倒不失是個黑道中的較爲正 尹劍靑目送他遠去,心中暗道:「這

門艾青青一個 個身形橫濶的漢子(門神沙老三)聯手合 經無力還手。 剛走到廟口 回身取起紙包,大步朝山徑上行去 艾青青除了東閃西躲,已 ,就看到開路神寶鋒和

,掌風呼呼比竇鋒手上一柄板斧還要厲害 逼得艾青青連閃避都已大感不易。 尤其那個身形橫闊的漢子,雙手開闔

脚 膯 尹劍青心頭大驚 ,化作一道長虹 ,身形還未落地,右手一探 ,急忙放下紙包,雙 ·穿門而入,撲到

H68

沙老三二百六十斤重的身軀,應手騰空而 跌了個四脚朝天。 上巳運起「小周天」之勁,振臂一揮 把抓住了他的後領,等到脚才落地 ,「呼」的一聲,往廟門外飛衝出去

不起來。 像被抖散了一般,撲在地上半天掙扎着爬 這一下摔得不輕,沙老三一身骨頭好

?還不快把醜丫頭收拾了。 去,他看到尹劍青的影子,還當是沙老三 不由叫道:「沙老三,你怎麼停下來了 寶鋒那邊還不知道同伴已經被摔了出

尹劍青,不禁歡呼一聲:「尹大哥…… 是誰?一時兇性突起,一言不發 劍青當頭直劈過來 寶鋒一怔,定眼看去,那不是尹劍青 他話聲方出,艾青青已發現站着的是 ,揮斧朝

出去。 頂 門檻上一絆,一個狗吃屎 一個人往前直衝出去七八步之多,左脚在 身子隨着左轉過來,用膝蓋在他腰眼上一 ,再五指一點,實鋒那有還手的份兒 ,右手一探 尹劍青身形輕輕一閃,避開了他的斧 . 反手抓住了他執斧右臂, ,朝廟門外跌了

然道: 老四八成也砸啦! 這時沙老三也已從地上撑了起來,頹 「實老二,咱們走吧 ,據我看,竹

子還會回來? 着姓尹的小子,如果竹老四得手了 實鋒想想也對,竹老四是在半途上等 ,這小

匆的走了。

艾青青迅速的放下了手中短劍,飛也

他不想再呆下去,拉着沙老三,急匆

鱉喜道:「尹大哥,這兩個人壞死了,我似的奔了出來,一下撲入尹劍青的懷裏, 哥,你現在本領眞大,一下就把他們兩個 和他們越打越糟糕,你就趕回來了,尹 人都摔了出去。

媲美嫫母·無臘! 只可惜她的臉孔實在太醜了,醜得可以 口中咭咭格格的說着,又像一頭百靈鳥 她偎在他懷裏,溫柔得像一頭小羔羊

等到要用的時候,才覺得生疏了。 本練功秘笈上所載的武學,像『飄花步』 青,妳應該打得過他們兩個的,妳母親飛 肩膀,輕輕撫着她的長髮,柔聲道:「靑 小妹子,她投入他懷裏 『劍法』,還有很多功夫,都是絕世之學 妳沒有好好的去練它,以致會而不精 尹劍青並不以爲她醜,他把她看作了 他輕輕撫着她的

是娘那時逼着我練的,現在,才比較熟 心裏喜歡練什麼,就練什麼,結果一樣也 一點不錯,從前娘要我把那本書上的口訣 ,從頭背到尾,唸得滾瓜爛熟,後來,我 艾青青咭的笑道:「尹大哥,你說得 『飄花步』和『千手劍法』 ,還

我們不去犯他們,他們也會犯我們: 踏上了江湖,面對的各式各樣的人,有時 要把石門關上,就沒人會侵入 出來了,和在古墓之中不同,在古墓中只 尹劍青道: 「妳應該知道,現在我們 ,現在我們

面沒有一個好人。 古墓裏,不想到外面走動,她老人家說外 艾青青道:「所以我娘寧願一世住在

尹劍靑心暗道: 「看來青青的娘,一

> 世嫉俗的話來。 定有着一段傷心史 · 不然不會說出這種情

一面笑着道:

「世界當然也有好人

並非個個都是壞的 艾青青仰起臉,嬌聲道:「尹大哥

只有你是好人。

如果天下只有我一個好人,這天下不就要 大亂了麼? 尹劍青笑了笑道: 妳又說傻話了

我方才說的話,還沒說完呢! 說到這裏,口中輕哦一聲道:

尹劍青道:「我說妳的武功會而不精 艾青青道:「你說什麼呢?

這五個月 以後必須多加勤練才好。 只是我內功火候不夠,什麼功夫都練不 艾青青輕輕的點了點頭,才說道: 你在裏面練功,我也在外練功

的。 分的收穫,只要有恒心,妳一定會練得好 妳練一分就多一分的成就,練二分就有二 尹劍靑說道: 「內功必須循序漸進 精。

我吧!」 這一場拚鬪 我和你在一起,總不能處處都要你保護 艾青青道: ,我才知道自己武功還差得很 我一定要練 , 經過方才

我們只顧說話,忘了一件事呢! 艾青青問道:「什麼事? 妳知道就好了。」 尹劍青笑道

餓?」 尹劍靑笑着,問道:「妳的肚子餓不

「我早就餓啦!尹大哥,你沒有買到吃 「哪!」艾青青一下跳了起來,說道

在那裏?我去拿。是什麼好吃的東西? 東西自然還留在外面了。 尹劍青邊行邊道:「還是我去,妳等 艾青青道:「你怎麼不早說呢?你放

返身走入。 尹劍靑笑笑道:「妳馬上就可以知道 學步走出廟門,在大石上取起紙包

漸漸升空 兩人並肩在石階上坐下 . 階前清光如水,照得極爲清晰 ,這時月亮已

開來:裏面有醬肉,鹵蛋,豆腐乾等菜, 面是個饅頭,另外還有一個荷葉包,再打 艾青青接過紙包,打了開來 ,只見裏

不覺喜道:「你買到了這許多東西。」 尹劍青笑了笑道:「妳肚餓了,就快

得津津有味,一回工夫,兩人都已吃飽。 兩個人撕着饅頭,吃着鹵菜,倒也吃 艾青青道:「尹大哥,你也來呀。」

起來,笑道:「這是明天的早餐了。」 她回身走入大殿,把紙包放在神龕裏 艾青青把吃剩的饅頭,鹵菜一起包了

睡得很舒服呢!」 經抹乾淨了,今晚你可以睡在桌上,可以,接着叫道:「尹大哥,這張桌子,我已

妳睡在桌上好了。 尹劍靑道:「我隨便那裏都可以睡

> ,我怎麼可以睡到神案上去呢? 艾青青道:「那怎麼成?這是神案呀

大哥,我們來的時候,我看到小山左邊 有一道清溪 隨着話聲,走了出來,一面說道: 水很清,我口渴得很,你

尹劍青道:「吃了饅頭,自然想喝水

臉 溪水潺緩 : 甚是清幽,尹劍靑俯下身來,兩人踏月而行,一起走到溪邊,但聞 用手捧着溪水,喝了兩口,還用水洗了把 艾青青喜道: 一我們就一起去吧!

?眞好玩 着水面,回頭笑道:「尹大哥,你也來嗎 脫下鞋子,把一雙脚浸在水裏,輕輕拍 艾青青在大石上坐下,一時起了童心

尹劍青笑笑道:「瞧妳,眞是個野丫

尹劍靑道:「我坐在這裏,怎麼會有:「尹大哥,你看,這是你的影子吧?」看到水中央倒映着一個人影,忍不住問道 她低下頭摘了根草,撥着溪水,忽然 艾青青道:「野丫頭有什麼不好?

,這是在下的影子。」 水中那人影笑道:「姑娘只怕看錯了

背負着雙手。艾青青急忙從水中提起雙脚 看去這人很斯文,白淨的臉上帶着笑容, 首大石上 站着一個青衣人,月光底下 ,濕淋淋的穿上鞋子,站了起來,說道: 艾青青吃了一驚 回頭看去,只見右

> 艾青青道:「尹大哥,你知道他跟着青衣人道:「果然還是尹兄高明。」是從廟門前一路跟來的吧!」 尹劍靑跟着站起,微微一笑道:

們來的,怎不早說?

,他自然也可以來 尹劍青笑了笑道: 我們可以到溪邊

艾青靑望望他,問道:「你認識我尹他說話時,笑容溫和而親切。

認識的。 青衣人道: 從前不認識,是今天才

艾青青又望望尹劍青,問道:「尹大

,你也認識他麼? 尹劍青笑道:「他不是已經說了麼,

從前不認識,現在不就認識了麼?」 然用不着喝水。 溫化龍微笑道:「在下並未中毒,自艾青青道:「你也是喝水來的麼?」 艾青青道:「你知道他是誰?

艾青青哼道:「我們是中了毒,才來

水,依然口渴得很?」 溫化龍依然笑着道:「姑娘是不是喝

下怎知我們中了毒?」 喝了水,當真還口乾得很。」
艾青青一呆,回頭道:「尹大哥,我 尹劍靑心頭暗暗一凜,沉聲道:「閣

你從鎮上買來的那包饅頭,不是曾放在廟 溫化龍笑了笑道:「尹兄還記得否?

前機上嗎?

手脚? 溫化龍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是在紙 尹劍青凜然道:「是你在饅頭裏做了

包上面彈上丁些藥粉,裏面可沒動過。 尹劍靑眉一剔,沉喝道:

從心了。」作,此時要和在下動手,只怕已經是力不 二位如果忍得住口渴,每性也許會延遲些 時候再發,如今二位喝了水,毒性業已發 溫化龍搖手笑道: 「尹兄何須動怒?

一煞神中人了? 也無法凝聚,不覺哼道: 法凝聚,不覺哼道:「閣下大概是十尹劍靑暗喑遲氣,果然氣機消散,再

行瘟使者是也。」 「尹兄說得一點不錯!」溫化 ,乃是 龍合笑

了,道:「尹……大……哥 指變得僵硬,已經不聽指揮,聲音也嘶啞 艾青青伸手摸劍柄,但她突然感到手

尹劍青怒目道:「你們…

方 在下其實無惡意,只是請二位去一個地 溫化龍深沉一笑道:「二位莫要動怒

而舒適的錦榻之上。 這房間佈置得相當華麗,學凡一桌一 尹劍青醒來,發覺自己躺在一張柔軟

暢! 不恰到好處,使人一眼看去,覺得精雅舒 用具,都經過精心設計,連放的位置,無 椅,都精緻而講究,每一件擺飾,每一樣

四扇雕花窻門,全敞開着,天風輕漾

味的花香。 ,隱隱送來了窗外微帶甜

不用看,窗戶外面 ,一定是一片小花

脹,好像宿酒未醒一般!何處?忍不住翻身坐起,覺得頭腦有些昏 尹劍靑心中甚感意外 ,不知自己究在

「自己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尹劍青當然不認識她,才會怔怔的望麗,年齡只不過十七八歲。 ,進來的是一個一身青衣少女,她有着一他正在思索之際,房門被人吲然推開 的瓜子臉,臉上有兩條彎彎的柳眉

尹劍青跨下床,問道:「姑娘是什麼很親切,嬌柔的道:「尹公子醒來了!」 青衣少女未言先笑,笑得很嫵媚,也

「小婢叫做柔柔。」 青衣少女被他看得粉頰微酡,低聲道

尹劍青問道:「柔柔姑娘,這是什麼原來她只是一個丫頭。

柔柔狡點一笑道: 一這裏是資舍客房

這裏是什麼地方?

因爲咱們後面這座山叫做丹鳳岩。」「公子是問咱們這裏。這裏叫朝陽山莊 柔柔輕哦一聲,咬着下嘴唇,說道

H70

劍靑並不需要知道他們的後山叫丹

知

他們資舍中的?他接着問道:「請問姑娘鳳岩,他急需要知道的,是自己怎麼會在 ,在下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切起居,都須小婢伺候。」,只知道賓舍裏面,住了一位尹公子,一楚了,小婢是奉派到逼裹來伺候尹公子的 柔柔低頭一笑道:「這個小婢就不清

尹劍青又問道:「那麼你們莊主是誰 這不是白說?

小婢平日很少看到莊主。: 柔柔道: 「莊主就是莊主略 ,我們都

尹劍靑道:「那是什麼人派妳 到這裏

柔柔眨眨眼睛,說道:「總管就是總尹劍青問道:「你們總管是誰?」柔柔道:「自然是總管咯!

管 ,還會有誰? 尹劍青笑道:「在下是問姑娘,你們

總管姓甚名誰?」 「哦!」柔柔搖着頭,說道 …「小婢

說了等於沒說,可見她並不是真的不知道回答自己的每一句話,都沒作正面答覆,更劍靑發現這靑衣婢子甚是狡黠,她只叫他總管,並不知道總管姓甚名誰? 廖,姑娘可知道我還有一個妹子,現在那他心中暗暗冷哼一聲,又問道:「那 , 只是避不作答而已!

柔柔睜大眼睛,說道: 「小婢眞的不

那就麻煩姑娘

小……小婢是見不到莊主的…… 尹劍青道:「我非見不可呢?」 柔柔吃驚的道:「尹公子要見莊主

示莊主,小婢不能直接見到莊主的。」 得去請示總管,總管也作不了主,再去請 ,公子有什麼吩咐,小婢作不了主的,就柔柔道:「小婢只是派來伺候公子的 尹劍靑道:「好!那就麻煩姑娘去走

柔柔道:「小婢遵命

中,根本看不到莊院外面的景色。紫,羣花雜放,這賓舍似是在一座六莊院紫,羣花雜放,這賓舍似是在一座六莊院與劍靑走到窻下,眼看花園中嫣紅姹躬身一禮,退了出去。

水,及時出現行瘟使者溫化龍..... 舖,在破廟投宿,如何遇上門神沙老三, 艾青青如何離開冰壺草堂,如何途經源潭 山魈竹老四、後來自己二人如何至溪邊喝 他背負雙手,靜靜的思索着,自己和

無法凝聚,不知是被人點閉經脈,還是服運眞氣,果然發覺自己已經給閉塞,氣機 了散功藥物所致? 他想到這裏,不覺緩緩吸了口氣,試

朝陽莊,會不會就是金家莊? 十二煞神的老大(喪門神歐陽琥)

,一進門,就急急說道:「尹公子,我們進來,她臉上飛起兩片嬌紅,還帶着細喘 莊主金祥生來的,可見他們是一路的了。 老二(開路神竇鋒),那天就是跟着金家 門外有脚步聲,柔柔像一陣風般奔了

話聲剛剛說完,門口就响起一聲呵呵

地前來問候。」隨着話聲,走進一個青袍大笑,說道:「尹少兄光臨寒舍,老朽特 老者。

不出所料,他,正是金家莊莊主金祥 尹劍青冷然道:「果然是你

兄也許心存誤會,認爲是金某把你請來的金祥生抱着拳,曆笑的說道:「尹少

「難道不是?」

溫兄把尹少兄請來, 只是假敝莊待客 一煞神並非老朽屬下,只是老朽的朋友, 金祥生呵呵一笑道:「自然不是 如如

,目的何在? 尹劍青道: 一溫化龍把在下送來貴莊

因爲有一個人要見你。 金祥生含笑道:「這也不是溫兄本意

尹劍青道:「是誰?

,所以要請尹少兄委屈一下,等些時候 金祥生說道:「此人要到午後方能趕

不在貴莊? 尹劍青問道: 「我妹子艾青青呢?在

金祥生陪笑道:「尹少兄請放心

然待若上賓的了。 姑娘現在後院,她是敝莊的貴賓,老朽自

娘也不遲。 後見過那位要見你的人之後,再去看艾姑 「尹少兄請寬心,只是尹少兄最好等午 金祥生脸上略有爲難之色,陪着笑道 尹劍青道: 我可以去看她嗎?

月劍青聽得出他的言外之意 ,這個要

去看艾青青的。 見自己的人沒來之前,他們是不會讓自己

看自己受到的優待,就可以想得到艾青青 他們後院,他們一定會待如上賓,這只要 只要有他這句話就好了,艾青青住在

他心中想着,不覺哼了一聲,沒有說

來請。」 朽就失陪了,等那人來了,老朽自會着人 待,有什麼需要,只管吩咐柔柔好了,老 金祥生却陪着笑道:「尹公子請多担

尹劍青也沒相逸,心中只是想着他口 說完,連連拱手,擧步往外行去。

金莊主發的了,他自稱「屬」,那一定是 中的「那人」,不知是誰?但他口氣聽來 ,不是有「屬金」二字嗎?那信鴿自然是 ,此人的身份,似乎比金莊主還高! 突然,他想起那天看到的那捲紙捲上 「比金莊主身份還高的人?」

又說十二煞神不是他的屬下,只是他的朋 、寶鋒二人,神色極爲恭敬,方才金祥生 ,溫化龍把自己擒來 ,只是借他金家莊 對了,那天金家總管陸連奎對歐陽號

然比金莊主高了。

對「上司」寫的信,「上司」的身份,當

主身份相等的,自然也是那人的「屬下」金家莊的「上司」無疑,十二煞神和金莊 由此推想,那要見自己的人,一定是

己,金莊主沒辦法把自己請來,只好由十 總結起來,就是他們「上司」要見自

一煞神出手了

這自然又和那捲紙捲的「搜索二人 他又爲什麼要見自己呢 這「上司」會是誰呢?

「二人」?莫非就是傳自己兩套劍法

自己「請」來不可,他們「上司」也非見這兩個人,就懷疑到自己身上,所以非把 見自己不可了。 他們(金莊主等人)因爲一直沒找到的那位老人家?和他口中那位朋友?

幾分了。 星的事情,拼凑起來,也大概可以猜測到 他唸了不少書,也時常講過不少武林掌故 ,他這一冷靜下來,把前因後果 · 零零星 尹劍靑是個極頂聰明的人,把師父教

熟茶,輕盈的走到尹劍靑身邊,一雙嫩嫩 尖尖的柔荑,捧着茶盌,輕啓櫻唇,柔聲 道:「尹公子 柔柔送走莊主,回入房中,倒了一杯 ,請用茶。

接 尹劍青只「哦」了一聲,並沒伸手去

在想什麼呢? 柔柔瞟了他一眼,道:「尹公子,你

尹劍靑道:「沒什麼。」

的等着他來接過去。 手 ,就展示在尹劍靑的眼前,她略帶羞澀 她把茶盅送到他面前,一雙粉嫩的玉柔柔道:「尹公子,那就喝茶呀!」

然敢用狐媚手段,向尹公子獻媚。」 中嬌叱一聲:「好個不要臉的賤婢,妳居 紅衣衫的少女,像一陣風般衝了進來,口 就在此時,房門砰然開路,一個身穿

婢吓見小姐! 覺目承珠淚,慌忙躬下身去,說道: 「小睛看去,這個打自己耳光的竟是小姐,不 着的茶盌也 撒啷 一聲,落在地上

小姐,自然是金步嬌了

道: 「是誰叫妳到這裏米誘惑尹公子的?」 柔柔受了委曲,依然低垂着頭,才答 「小婢是奉總管之命,來伺候尹公子

這裏作甚? ,揮着手道:「妳還不給我出去?還站在

去

「大小姐,好威風呀!

「我打了她一個耳光,你心痛了?」

當着我使性子,這不是給我難堪麼?」

好,還不來呢?」

尹劍青心中不覺一動,問道: 「姑娘

這話,我聽不懂。」

神

「你當我愛管閒事?

玉掌揮處,「拍」的一個耳光,打在

柔柔無緣無故挨了一耳光・她手中捧 ,定

的。

尹劍靑一直沒有開口,這時冷冷的道

大小姐,妳愛打愛罵,都和我無關,但妳

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不是爲你

, 說道: 金步嬌嬌嗔的白了他一眼,披披櫻唇

尹劍青道:「她是妳家的丫鬟,妳是

·妳伺候得很好!」金步嬌呼了一聲

柔柔應了一聲「是」,含着淚退了出

金步嬌聽得一呆,忽然粉臉一沉的道

尹劍靑望着她,不解的問道: 「那麼

「去!去!」金步嬌鐵青着臉,哼道

金步嬌又氣又急,頓頓足道:「你真

願意來的吧? 金步嬌道: 「你住在這裏,不是自己

請」來的。 尹劍靑道:

『你們』這兩個字好不好? 尹劍青道:「妳要我怎麽說呢? 金步嬌忽然噗嗤一笑道: 「你不要用

把你『請』來的! 尹劍靑微微搖頭道:「我不知道。」 金步嬌壓低聲音問道:「是爹要他們

來的,都不知道?」 金步嬌道:「你連什麼人把你『請』

尹劍青道:「這我自然知道,是十一

煞神中的溫化龍。」 金步嬌問道:「你打不過他?

必敗在他手下。」 尹劍青憤然道:「如果動手,在下未 我知道了。 金步嬌道: 一是溫叔

叔,由此可見,十二煞神和她爹果然身份 叔用藥把你迷翻了 尹劍青心中暗道: 「她稱溫化龍爲叔

沒解呢! 相等的了 一面苦笑道:「直到現在,這迷藥還

上,溫叔叔也來了,我就想到,你一定是粉臉一紅,低聲道:「我聽到你在我們莊 被溫叔叔『請』來的了,他是出了名的瘟 「所以我要來看你咯! 金步嬌忽然

尹劍靑道:「謝謝姑娘。」

步嬌雙頰飛紅,聲音壓得更低,幽幽的道 「我是爲你一句謝謝才來的麼?」 金

一我會設法弄到解藥的,不過只怕要符 會想辦法的,我要走了。 我知道。」金步嬌溫柔的道:

7 我

,看不慣她的狐媚樣子,才打了她 「方才我只是來看你的,所以一時憤怒 她轉身欲走,忽然又在壓低聲音,道 一個耳

取解藥,一時望着她不知如何說才好?

尹劍青想不到她會答應給自己設法盗

了不使爹起疑,所以還是要柔柔來伺候的聲的說道:「現在我要設法救你出去,爲不!你不懂我的意思。」金步嬌低 尹劍青道: 姑娘不用說了

到,你不能性急。

尹劍青道:「在下眞要謝謝姑娘。

「又是謝謝。」金步嬌輕嗔道:「你

羞澀一笑道:「我要想想辦法,才能弄

金步嬌看他只是望着自己,粉臉更紅

暗自一怔,忖道:「不知自己和他說的話手拉開房門,只見柔柔就站在門外,心頭金步嬌含情脈脈的看了他一眼,才伸 尹劍靑點頭道:「姑娘說的是

我那妹子好像被關在你們後院……」

金步嬌問道:「你說那醜丫頭是你妹

難道除了謝謝,就不會說別的話了?

尹劍青低「哦」一聲道:「金姑娘,

這裏?」 有沒有被她聽去? 一面脸色一沉 ,冷哼道:「妳還站在

總管之命,來伺候公子的,小婢如果走開 ,總管會責怪小婢的。」 柔柔胆怯的道:「回小姐,小婢是奉

直把她當小妹子看待。」

金步嬌關切的問道:「真的沒有別的

你姓尹,她姓艾,從那裏排來的妹子?」

「是真的。」尹劍青正容道:「我一

尹劍青道:「她眞是在下妹子。」

「鬼才相信?」金步嬌披披嘴道:「

壓,你都聽到了?」 金步嬌冷聲道:「我和尹公子說些什

什麼也沒有聽到,小婢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聽小姐說話。」 柔柔低下頭道:「沒……沒有,小婢

脹紅着臉道:「你們……沒有……好……

金步嬌看了她一眼 微微側了下身,

尹劍青道:「什麼別的?」

了起來,正容道:「在下和她只是兄妹之

尹劍青恍然聽懂了,他俊臉也驀地紅

茶。」 收拾過打碎的茶盌,另外又倒了一盅熱茶 是我朋友,妳要好生伺候,快進去吧!」 ,送到手上,低着頭,叫道:「尹公子喝 柔柔應了聲「是」,學步走入房來 金步嬌哼道:「妳知道就好,尹公子

尹劍青抬目問道: 「姑娘到金家莊 H72

的迷藥?」

,欣然轉過身來,問道:

「她中了溫叔叔

「我相信你。」金步嬌心頭暗暗一喜

同時着了道

「是的。」尹劍青點點頭道:

「我們

, 已經有多久了? 柔柔低垂粉面,垂手答道:「快一年 醇,不覺喝完了一杯

乾了一杯,又立刻替他斟上一杯

柔柔就站在圖桌上執壺侍立

,看到他

呢? 尹劍青道:「妳怎麼會到金家莊來的

候人了。 老母又臥病在床,小婢只好到金府來侍柔柔道:「小婢家境不好,老父病逝

眉、鳳目、瑤鼻、櫻唇,和勻紅玉潤的臉

尹劍靑不白覺的抬目看了她一眼,蛾

,真像一杂剛迎向陽光,還沒有吐蕊的

指甲,握着銀壺,更襯托出她玉手之美!

纖細而修長的玉指,嫩紅得春筍般的

柔柔心頭暗暗一震,搖搖頭道: 尹劍靑又道:『也練過武功?」 尹劍靑道:「姑娘唸過書?她身世很可憐。

子怎麼說小婢練過武的呢?」 有 她忽然廻眼望望尹劍青,問道:「公

婢沒有賣斷過去,就不用練了 個都會武功,在下只是隨口問問罷了!」
尹劍靑笑了笑道:「金家莊的人,個 柔柔輕輕吁口氣道:「那是莊丁,小

菜去了。_ ,說道:「快午時啦,小婢要給公子端酒她似是不願再談下去,一個輕盈轉身 急步往房外行去。

「尹公子,請用酒菜了。」手捧銀壺,在杯中斟滿了酒,才嫣然道: 中取出六盤精緻的菜餚,和 在一張小圓桌上,擺好杯筷 不多一回,果然提着一個食盒走來 一壺美酒,她 ,然後從食盒

吃起酒菜來。 也就不客氣,在椅上坐下,持杯擧筷尹劍靑說了聲:「多謝。」 **六式菜餚,精緻而可口** ,酒也入口香

> 然她對自己並不驕! 清新美麗,沒有金步嬌那份驕氣,雖

是一個伺候人的丫鬟! 尹劍青心中兀是有些不相信,柔柔會

柔柔似乎也微有所覺,臉上飛起輕輕

一片紅暈,轉而有些矜持

尹劍青也覺得自己不該如此看她,喝

完第二杯,柔柔還待替他再斟。 尹劍靑一擺手道:「我不呢了

酒壺,替他裝了一碗飯送上。 柔柔的好處,就是很柔順,立即放下

尹劍靑又說了一聲:「多謝。

公子來的,公子幹麼要說謝呢?」 柔柔嫣然一笑道:「小婢是奉命伺候 飯後,柔柔送上熱的面巾,又沏上茶

昏,要小睡片刻。 尹劍靑喝了一口茶,就說自己有些頭

淶

需要什麼,只須叫一聲就好! 來,說道:「小婢就在外面,公子醒來 柔柔就退了出去,走到門口又回過身

門 說完,才轉身走出去,隨手帶上了房

尹劍青坐得無聊 ,索性在床上盤膝坐

,緩緩調息。

濁氣,逐漸袪除作用,集中一處。漸可凝聚,而且似乎大有把閉塞在經絡的 禁大喜,乃就依照練功行氣要訣,緩緩運 ,那知這一運氣,竟似漸有轉機 ,眞氣果然逐漸推動,不僅渙散的氣機 ·知這一運氣,竟似漸有轉機,心頭不先前他只是自己氣機閉塞·無法運行

成?」
自己練的『秘宗玄功』,竟有祛毒之能不 心念一轉,就緩緩納氣, 由舌本,咽

心頭不覺驀然一動,暗忖道:「莫非

循足底「湧泉穴」逼去。 喉,循足太陰經下行,把集中後的濁氣 這樣足足花了頓飯工夫,但覺眞氣推

還有不少雜物,悉從「湧泉穴」排出體外動濁氣,緩緩下行,這股濁氣之中,似乎 色的液體,心知定是溫化龍下的毒藥了。 ,低頭看去,一雙白襪間,流出不少淡黃 仔細檢查一遍,發覺體內毒物,果然全 一時不禁喜出望外,急忙再運功行氣

毒之能,如今總算獲得證實,心頭自是狂 他先前還不知道「秘宗玄功」果有法

巳袪除,一身功力也巳完全恢復了。

這就不再盤膝運功,和身躺下,拉一條薄 何?但自己連金莊主這帮人的來歷,都 中只是盤算,自己下一步驟,該當 時覺得自己目前還不宜稍露形迹 ,胸口,闔上眼皮,假作入睡。

候隨機應變了。 想着,想着,人也就迷迷糊糊的睡過 ,也就很難預作準備,只有到時

> 身坐起,室中已是一片瞑色,差不多該上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才睡醒過來,翻

柔柔站在門口,看到自己,立即躬躬身 嬌聲道:「公子起來了。」 尹劍青起身下床來,開出門去。只見

尹劍青問道:「柔柔姑娘,可曾有什

在這裏,有人來過,小婢就會進來叫公子 柔柔說道:「沒有呀,小婢一直守候

的 尹劍青心中暗道:「金莊主曾說那人

午後會來,看來大概還沒趕到

了洗臉水・嬌聲道:「尹公子洗臉。」 尹劍靑說了聲:「多謝!」 就走過去洗脸。 柔柔匆匆轉身而去,一回工夫,端來

才悄悄退去,接着又端來了晚餐。 他背影,若有所思,等尹劍青盥洗完畢, 柔柔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只是望着

執銀壺,替他斟酒,一面嬌聲道:「尹公 ,現在是晚上了・可以多喝幾杯了 晚餐當然也很豐盛,柔柔又柔順的手

尹劍青道:「不,我不大會喝,喝了

小婢會扶你上床睡的 柔柔嫣然一笑道: 醉也不要緊吵

尹劍青笑道:「醉了要人扶,總是不

扶得醉人歸,醉了要人扶,才是雅人雅事 柔柔嬌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家家

着一醉,有姑娘這樣的美人相扶,也是風尹劍青聽得大笑道:「好吧,我就拚

柔柔嫩臉嬌紅,低垂粉頭 學杯一飲而盡

「小婢醜死啊! 雙手捧壺,斟滿了酒,美目流盼。斜

睨着他,低聲道:「尹公子請喝酒。 芙蓉花,清新脫俗 心裏暗暗懷疑: 不醜,不醜,姑娘就像含苞待放的

我喝!」 一面故意望着她,涎臉笑道:「我喝

現在一口一杯,喝得這麼快,你喝的慢點 接着道・「尹公子方才還說不會喝酒 心裏自然曾有說不出的喜悅,低頭一笑

柔柔低聲道:「尹公子,慢點喝,你 尹劍靑拿起酒杯,正待喝下。

去, 說聲: 「小婢叩見總管。

,嗤的笑道

己的酒,莫非他們有什麼陰謀不成? 「這柔柔分明是在灌自 片劍青口中說着

果然又學杯一飲而盡。

公子誇獎,小婢可不敢當。」

柔柔是姑娘家,有人稱讚她,說她美

先吃些菜呀! 一面又替他斟滿了面前的酒。

看去,見來的是總管陸連奎,這就躬下身 柔柔急忙趨了過去,打開房門,一眼 就在此時,門上起了「剝啄」之聲-

劍青拱拱手道:「尹公子正在用膳,在下 陸連奎只點了個頭,急步走入 ,朝尹

尹劍靑一口把酒喝完 · 抬起臉,含笑

道:「陸總管有事?

, 位…… 沒什麼,且等公子用完飯再說不 陸連奎陪笑,說道:「尹公子請用飯

了一碗飯送上,低低聲說道: 柔柔不好再給尹劍青斟酒了 「公子請用 ,急忙裝

緊,陸總管有事,只管請說好了。 陸連奎已在旁邊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尹劍青一手接過飯碗,說道: 不要

吧!」
「真的沒什麼‧尹公子請用飯 柔柔忙送上面巾。 尹劍青道:「不用了。一 柔柔在旁道:「小婢給公子添飯 尹劍青匆匆吃了一碗飯,便自停筷

臉 「陸總管現在可以說了。」 ,隨手交給柔柔,一面朝陸連奎笑道 尹劍青站起身,接過面巾 ,抹了一把

子的,因爲莊主有一位好友,想見見公子 子說的是,在下是奉莊主之命,來請尹公 現在正在書房恭候大駕,請尹公子屈駕 陸連奎一臉笑容,站起身道:「尹公

尹劍青心中暗忖, 說道: . 這人果然

想必很熟了? 陸連奎道:「是是,他只來過一次, 一面問道: ,陸總管

莊主這位好友

在下並不太熟。

尹劍靑道:「不知這人是誰?

「在下只知道他複姓司馬,旁的就不知 陸連牽早就料到他有此一問,陪笑道

他們的談話的神氣,只是低着頭工作。 連奎的話,但表面上却又裝出一副並沒聽 柔柔正在收拾碗筷,她似是極注意陸

尹劍青點點頭道: 「好吧,在下就去

是,是。 「在下給尹公子帶路。」 」陸連奎連聲應「是」

說完,學步走在前面,跨出資舍 ,

,再從一道月洞門走出 尹劍青跟在他身後,只覺行過一座院

,巳是花影扶疏

園地不大,但一花一木,一塊石,一 陸連奎領着他,由一條清水方磚鋪成 ,莫不匠心獨運,佈置得極爲清 雅

跨上石階,就可以看到裏面燈光淡雅徑,走向一排之間精緻的樓房。

,正有人在說話 接着只聽裏面傳出金祥生的笑聲,說

他已隨着語聲橐橐迎了出來,拱着手 「快請,快請。」

道:「尹少兄,裏面請坐。 |和貴賓久候了。| |尹劍靑拱手道:「在下來遲,有勞金

莊主和貴賓久候了 金祥生呵呵一笑道:「尹少兄好說

少兄也是敝莊的嘉賓。 他引着尹劍青跨人書房,陸連奎只是

\$客室,大概是金祥生平日接待好友的這是三間書房的中間一間,佈置成精 ,自然並未跟着走入。

H74

,端坐着

走入,就含笑站了起來。 貌相清秀,擧止文雅的靑衫人,看到兩人

金祥生呵呵一笑道:「老朽來給二位 他一指青衫人,朝尹劍青道: ·兄,單名一個綸字

的高弟。 青尹少兄,九宮名宿擎天廬石東華老先生 接着又朝青衫人道:「這位就是尹劍

少俠風采爲幸。一的高足尹兄在此,所以要金兄作介、一識的高足尹兄在此,所以要金兄能起石老先生只恨無緣識荊,方才聽金兄說起石老先生 「兄弟久聞令師石東華石先生 司馬綸朝尹劍青含笑走上一步 一的大名

文

就點了點頭,但他並未開口

,只是靜聆下

尹 劍靑也連說: 「久仰。 生生

文爾雅,怎麼也看不出他會是金莊主和十,不僅年事極輕,而且風流蘊藉,一派溫 細看此人,生得眉清月秀,唇紅齒白 上同」。

司馬綸臉含微笑,抬抬手道:「尹兄

尹劍青也就不客氣,在司馬綸對面坐 金祥生對他似是十分恭敬,連連陪笑 「是啊,尹少兄快快請坐。

一名青衣童子没上茶盞,便自退下 司馬兄要見在下 想必

兄是石老先生門下高弟,必是少年雋才 司馬綸含笑道:「是的,一來久慕尹

尹劍青心中暗道: 一面含笑道:「司馬兄有什麼事, - 來了

生,二邪是魔劍桑同和劍煞秦中龍……」。 術聞名的高人,大家稱之爲『武林三絕劍就直說了,尹兄總知道武林中有三位以劍 司馬綸道:「尹兄果然爽快,兄弟那 「武林三絕劍」,尹劍青自然知道

『迷踪圖』,據那樵子說,是得之蓮花峯 ,魔劍桑同在黃山一個樵子手中得到一張 司馬綸接下去道: 「據說,數月之前

强奪取,用一錠金子向樵子購買,即此 此事也是由那樵子口中傳說出來的。 點,證明他並非那邪惡之人。 石壁,由魔劍桑同以一錠金子向他換來 尹劍青心中暗道:「桑老人家沒有恃

,正好江西武功門的神拳沈中慶也在文殊因此就找上文殊院方丈,活彌勒覺慧上人 邪派中的人,得了此圖,必爲武林之害 鎮河,首先得到訊息,認爲魔劍桑同究是 院作客,於是,這三人就一同去找魔劍桑 司馬綸又說道:「當時黃山世家的萬

始終沒追到桑同 但魔劍桑同早巳離去,三人一路追蹤 他說到這裏,略爲一傾,接着又說: ,銅鑼關附近一處小村落中現身 ,後來有人看到桑同忽在

> 有人在天柱山附近看到他,接着就此失踪 兩人還相約在一處山頂上比過劍 ,連那劍煞秦中龍也從此不見了。 ,最後又

傳給自己兩套劍法,其中一套『七劍連環 就是劍煞秦中龍? ,說是受朋友之託,代傳的 尹劍靑心中一動,忖道: 「那桑老人 ,莫非此人

巧的是,就在魔劍桑同在天柱山附近現身 大家幾乎不約而同的,到處進行搜索,但 和茅山冷清風四人,連袂前去拜訪尊師石 的當天晚上,覺慧上人、萬鎭河、沈中慶 老先生。之後,連同尊師石老先生在內 人的突然失踪,引起了江湖上許多猜測 一共五人,也告離奇失踪…… 司馬綸又道:「桑同和劍煞秦中龍一

會在此山附近,遇上尹兄,那時尹兄手中 鋒劍,不知此劍如何會在尹兄手上的? 請教的,也就在此,因爲五月前,金莊主 一柄劍,據金莊主說,正是魔劍桑同的黑 司馬綸微微一笑道:「兄弟要向尹兄 尹劍靑道:「在下就是在找家師 果然是因那柄鐵劍而起!

位老人家經過,看在下使的只是一把木劍 削的一把木劍,就在在下練劍之時,有一 方平整寬敞,在下練劍時使的 後,都要到南嶽廟前去練劍,因爲那裏地 五個月之前,就是覺慧上人、萬鎭河等五 人來找家師的那天晚上,在下每天晚飯之 ,就從身邊木棍中抽出 一此事說來話長。一尹劍青說道: ,乃是家師

司馬綸矍然地說道: 「果然是魔劍桑 (未完・丘)

僧相救才倖免一死,神州三傑找哈山克等算舊賬,王立出手制止 方御史立即和林田甫、馮子貞等人商議,决定廣結江湖豪俠之士,這日正準備在清河龜 會羣豪一一誅殺,屍橫遍地,第一次集會卽遭慘敗,林田甫痛心疾首, 開個羣英大會,却被萬家女父悉知一切,西廠、錦衣衞、太師府的鷹犬傾巢而出,將到 女的惡勢力,只要能覓得一批與神州三傑相彷彿的武林人物,假以時日,定可有作爲 前文提要: 珍,使方御史深信此人大有來頭,布笠人還道出,若要對抗萬家父 前文書至方御史與布笠人相見

閹賊如虎狼

出來作甚? 厲色說道:「少飛,你不待在地窖裏,跑 少飛結結巴巴的道:「人家在地窖裏 方御史一見是少飛,急忙回轉身來

都快悶死了。」 林玲又跟着南僧走了,也沒有人陪我玩 已經待了一個多月,旣不能去小廟練功

會玩。 「別提哥哥了,他只會啃書,根本不 「你哥哥不是常陪着你嗎?

在外面玩。」 「這是爲什麼?別人家的孩子都可以 快回地窖去,你現在不能出門。

「爹,誰想要謀害我?是不是萬家棟 「因爲有人想謀害你。

的爺爺,那個老奸臣?」 「嗯,大概差不多,快去, 沒有爹娘

的呼喚,千萬不可以再出來。

,那能完全體會父母的苦心,噘着嘴,慢 嘴裏這麼應着,但他畢竟是小孩心性

追殺禿少年

欲自殺,幸得南

,布笠人道出內幕秘事,

如數家

吞吞的往裏走

客廳的後門堵住,無路可走 **待他抬帽戴好再跑時,花三郎與張敏巳將** 費無極乍然從正門闖了進來。方少飛大驚 ,拔腿就跑,却不小心將帽子掉在地上 這一驚非同小可,方御史急如滾油澆 眞是合該有事·正當此時,哈山克與

再來叨擾。 聲,大概方大人是貴人多忘事,我們只好 人曾交代,二少爺返府之後,請即知會一 逍遙子費無極道:「記得上一次王大 故作鎮靜的道:「你們來幹什麼?

得及向王大人報告,四位請回 少飛這孩子,今天下午才回來 ,下官自會帶孩子去見王指揮 方御史指着少飛,忍氣吞聲的道: ,還沒有來 明兒一早

:「方大人,不必費事,咱們查證一件事楚的看到被花生擊傷的痕跡,聞言冷笑道 江湖浪子花三郎的額頭上,還可以清

「你們要查些什麼?」

張敏道: 「小事,講二少爺將帽子脫

冷笑道: 費無極臉上的二板長三印痕仍在 「爲何要脫帽? ,只是想看清楚

已經殺了那麼多孩子,難道還不夠?」 「你們到底要找什麼人?

哈山克說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林大人如果有疑問,可以直接去問貴妃娘

你不必拿萬貴妃來壓人,他日恢復早朝 鐵血御史方正不禁怒氣橫生的道:

得見皇上,一定要奏請陛下徹查此事。 在辦,請勿拖延時間。 一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現在的事却必須現 張敏根本未將方御史放在心上 , 道 :

方御史道:「小犬就在這裏、沒有人

花三郎道: 方御史道:「是否你們要找的人,一 ,何必要脫帽。 「請脫下帽子

費無極道: 方御史道:「抱歉,要看就這樣看 造成冤枉,這是爲二少爺好。」 一脫下帽子更清楚,免得

哈山克狗仗人勢,那會聽他的,

「那我們只好也說一聲抱歉,要自己動手

直走過去。 話落脚起,果眞大踏步的朝方少飛畢

H76

接着,費無極也跨步而進,與哈山克

那一邊,花三郎與張敏也揍上來了

水,却只有乾着急的份兒,一點法子也沒顆心快要跳出口腔,緊握的拳頭淌出了汗 方夫人與方少俊被堵在門外

捕殺孩童, 頂上有一塊杯口大的地方光滑油亮,毛髮 有足夠的理由相信 不生,更明白他的真正身份,而且方御史 方御史更急・他心裏雪亮 十九就是爲了少飛 ,萬貞兒父女此次大肆 • 少飛的頭

非朝廷命官 前去,阻住哈山克、費無極的去路,道: 頭,竟然無力施救,當下不顧一切的衝 可恨自己手無縛鷄之力,眼看大難臨 你們只是太師府的鷹犬爪牙,並 ·無權搜查民宅。

張敏、花三郎前面,道:「方御史乃我朝 同一時間 ,皇上倚畁甚殷,爾等不得無禮。 ,林田甫也衝了 出去,擋在

方御史不由心頭泛寒,暗暗叫了一聲:「 突聞門外響起一陣哈哈大笑,快刀王 ,身後還跟着一大羣錦衣衞

有沒有權搜查民宅? 小小的錦衣衞指揮,算不算得朝廷命官 指着自己的鼻子說道: 快刀王立搶在哈山克、費無極的前面 「方大人,我這

個

方御史冷哼一聲,道 「是命官也得

「下官正是奉旨行事

請拿聖旨來。

官奉的是密旨,倘有違失,方大

在法言法 ,王立立塲嚴正,方御史無

盼兩位大人三思! 動了,違抗聖旨,可是抄家滅族的大罪, 「方大人旣然無話可說,下官可要採取行 快刀王立更加得意 , 趾高氣揚的道:

張得令人窒息。 提着大刀,越衆而前,屋內的氣氛緊

對我爹爹無禮一 倒在地,方少飛不忍爹爹受辱, :「脫帽就脫帽,有什麼了不起,休得 方御史上前强行攔住, 被王立一把推 大聲吼叫

抓住帽沿,當真就要往下脫

脱,怕什麼。」 小友之言不差,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 ,一頂小小帽子,何須大費周章,脫就 **窻外突然有人接着他的話頭說道:**

卜常醒。 有一個紅臉大漢破窻而入,正是醉俠

與玉面觀音彭盈妹也接踵而至 人影晃動,燭光搖曳, 牌仙包不輸,

隻手掌却壓住了方少飛的帽子,反而脫不 **卜常醒的話是這樣說,伸手一拍,一**

堵在外面,快刀王立疑雲滿面的說道: 三位來方家有何事?可是又要舉行羣英大 神州三傑鼎足而立,正好將張敏等人

扣帽子,三傑此來純料是巧合。 包不輸連忙搖手道: 王大人請勿亂

到底是怎麼個巧合法? 快刀王立臉孔陰沉沉的道:「巧合?

彭盈妹道:「我們兄妹三人是跟蹤廬

州三兇來的,如此而已

眞是陰魂不散。 就好像被人咬上了,原來是你們三塊料 張敏罵道:「難怪一出太師府,尾巴

刀王立掃了林田甫一眼,道:「林大人該 會也是跟蹤張管事他們來的吧?」 ,這等於替三傑洗清嫌疑

串門子,王大人別想歪了 林田甫冷言冷語的道: 「下官只是來

英大會就好・馬友德、馮子貞的殷鑑不遠 盼勿重蹈覆轍。 快刀王立語帶威嚇的道:「不是開羣

還不脫? 王立又道:「二少爺說要脫帽,怎麼 方御史面帶冷笑,沒有答腔

是你們故意在打岔。 方少飛怒道:「本少爺早就要脫了

帽子拿了下來。 毫不遲疑,方御史剛叫了一聲: 」還沒有來得及阻止 · 方少飛已經將

那來的秃頂 帽子下面,好一頭烏黑發亮的頭髮

候,好像看到一塊杯口 ,眞是怪事,剛才這小子俯身檢帽子的時 花三郎不由的看傻了 大的秃髮,怎麼不 道

過度,未老先衰, 卜常醒道: 花三郎 老眼昏花看走了眼 ,我看你是酒色

差不多都唸遍了,感恩的言詞更是沒完沒 娘娘、玉皇大帝 是有神靈庇佑,暗地裏,觀音菩薩、王母 少飛的頂心怎麼一下會長出頭髮來,以爲 方夫人更加驚奇,她怎麼也想不透, ·所有她知道的神仙

H77

神州三傑暗施助力,但究竟毛髮是如何長 王大人現在可以看清楚了吧? 出來,他也不甚了了,對快刀王立道:「 方御史自然不會作如是觀,心知必係

王立死盯着方少飛滿頭的黑髮不放 「嗯,是看清楚了。

「可是王大人要找的人?

「不是就好,現在夜色已深,諸位該 「似乎不是。

樓外樓之會,三位考慮的怎樣了? 論,聞言訕訕一笑,轉對神州三傑道:「 ,免得被他抓住把柄,在廟堂之上大發議有十足的理由,連王立也不敢輕易招惹他 方御史言詞逼人,巳下了逐客令,沒

定當準時赴宴,親聆教益。」 「承王大人厚愛,敢不從命,屆時敝兄妹 醉俠卜常醒未加思索,便朗聲說道

提施一禮,轉身就走,一霎時,所有 附屬的有點喜不自勝,道:「承三位看得 時間的有點喜不自勝,道:「承三位看得 以下某就此謝過,咱們後會有期。

的鷹犬爪牙便奔走一空。

顆虛懸的心總算落下來。 林田甫、方正這才長長的喘了一口氣 方夫人將少飛緊緊的摟在懷裏,喜極

,已是熱淚盈眶

P.可能早已沒命,請受我方正一拜。 方御史道:「若非三位暗施助力,小

這樣,此乃我俠義道中份外之事,何足掛

林田甫道:「少飛的頭髮是如何長出 ,可否請明示一言,以啓茅塞。

長度相當,羣魔又將注意力集中在方少爺 只是雕蟲小技,不值方家一笑,卜某是藉帽米,指着頂心杯口大的一個洞說:「這 的頭上,沒有發現破帽子,故而輕易蒙混 於頭皮之上,恰巧皮毛與頭髮顏色相同, 那一拍之勢,以內家眞力將一塊皮毛附着 **卜常醒從方少飛的手中取過那一顶皮**

的。」的。」 技,道:「卜大俠怎知小兒頭上禿頂?」 包不輸笑道:「我們追三兇來到屋外 醉俠說的輕鬆,方御史却驚爲天人神

宴?! 手稱慶,下官不明白爲何又答應王立的邀 戲辱三兇的事,北京城的老百姓莫不額 林田甫道:「三位在樓外樓大展雄風

可就大了 一塲軒然大波,三傑生死事小,時間一久,如果我們兄妹一口回絕,免不了會掀起的緩兵之計,試想,在剛才的那種情况下 萬一被他們發現方少爺的破帽子, 彭盈妹一本正經的道:「那是我大哥 麻煩

似有天助,三位此來京都,不知有何要事 名滿江湖,下官早已聽人說過,只惜天各 方,無緣識荆,今日得見俠面,冥冥中 方御史語意深長的道:「神州三傑

兄妹是爲尋仇而來,事實上也的確與三兇 醉俠卜常醒道:「表面上來看,我們

> 同憤,是想來請教高明 ,動輒殘害忠良,尤其清河鎭一戰,武林有點過節,實則是因萬貞兒父女太過囂張 :有無除奸報國之

時間上來說反而提前了 神差鬼遣,竟被花三郎他們引來貴府,在 ,我們本來就决定要拜訪兩位大人,今夕

種决定,道:「三位俠肝義胆,下官敬佩 無已,今有一事相求,尚祈俯允 方御史的雙目一陣轉動,似已有了某 **卜常醒見他神色有異,情知事非等閑**

凡能力所及,敝兄妹絕無二言。 ,忙道:「是什麼事?請方大人明示,但 方御史指着方少飛道: 「想請三位收

小兒少飛爲徒。」 ,結果只是收一個小徒弟,起先不免心 神州三傑原以爲是什麼驚天動地的

敢不從命,只是卜某三人德不足以潤身 等人的所言所行,覺得方少飛定非普通孩 技不足以保命,恐怕有負二少爺的優異資 作沉吟後,隨即正容說道:「辱承見重 子,方御史此擧定有其深意在。卜常醒略 薄雲天,應非自私自利之人,再證諸王立 裏有點失望。但繼而一想,方御史爲人義

位為師,是少飛前世修來的福

大禮。 立刻命少飛當場行了三拜九跪的拜師

行,請帶着少飛連夜離去吧。

待三兇事了之後

方御史道: 一卜師父過謙了,能拜三

官失禮,旣不準備爲三位接風 行禮旣畢,方御史立又說道: ,亦無暇餞 恕下

> 快走? 弄得包不輸滿頭霧水的說道:

怎麼快也得讓我們娘兒倆再敍一 方夫人也大表反對,道: 一老爺 晩,明兒

!娘子,我又何嘗不想跟孩子多敍敍,然 而,王立、張敏他們都是鬼靈精,我是担 心他們很快就會發現破綻,去而復返,果 不幸而言中,少飛的這條命可能就保不住 了。

他們要殺像少飛這樣禿頂的孩子? 林田甫道:「正是如此,像這樣的孩 彭盈妹道:「方大人的意思是,王立

敢如此橫行? ,已經被他們殘殺了很多 包不輸道:「這是爲何,他們憑什麽

個賴痢頭的孩子陰謀篡奪江山 ,萬貴妃假設託夢中之事,向皇上誣指 方御史道: 據下官方多打聽的結果

地,以策安全。 禿頂之疾,可謂危在旦夕,請火速帶離此 殺流落民間的皇子,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太師父女爲了排除異己,有的說是爲了捕 ,可能二者皆兼而有之。不巧小兒亦患有 方御史痛心疾首的道:「有的說是萬 **卜常醒道:「實際的目的又何在?**

稍用心思,便可省悟過來,事不宜遲,我:「適才之事,的確破綻甚多,王立只要 心中似已明白了二三分,鄭重其事的道 哦--哦--**卜常醒一連驚哦了兩麼**

飛,立與包不輸、彭盈妹穿

少飛,出門在外 小,請彭師父多費心。」 方夫人追至懲邊,淚流滿面的道:「

心,我們會把少飛當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就說不出來了。彭盈妹道:「請方夫人放 對不會有問題。 。只要我們兄妹一息尙存,少飛的安全絕 方少飛叫了一聲:「媽~

話落,人已越過後花園的粉牆

却聞前院有人直着嗓門叫:「方大人

人果然又折轉回來,心頭不由一震,道 方御史飛步而出 見是王立、張敏等

「王大人可是忘了什麽東西? 快刀王立逕直的來到客廳裏,道:

沒掉東西 方御史故作不懂 倒是忘了一件事。」 也不追問。

見一面?」 王立道:「二少爺呢,可否請出來再

林田甫道: 費無極道: 「剛才一時疏忽沒細看 「剛才你們不是已經見過

想再檢查一下二少爺的頭 方御史回答道:「對不起,少飛他不

在。」

剛剛才走親戚回來。」 兒去了?假如張某沒有記錯 這麼一會兒工夫 張敏眼睛瞪得老大,道:「什麼?就 二一少爺就不在了?到那 方公子好像

一次是到我娘家去 方夫人靈機一動 這一次是跟我妹妹走 信口胡謅道:

H78

的 花三郎說道: 走親戚那裏有趕夜路

有急事,故而連夜出城。 方夫人道 :「舍妹來京玩 ,是因爲臨

詳細地址吧。」 張敏道:「保定府那麼寬,總該有個 方夫人道:「很遠、在保定府哈山克道:「令妹住和那兒? 「很遠、在保定府

方御史道:「我們根本沒去過,誰

廳裏。」

林田甫道:「走了,跟諸位只是前後

指着破洞給王立看,道:「王大人,你瞧却被花三郎找到方少飛的那一頂破帽子,找不到方少飛,也不可能揪出神州三傑,快刀王立半信半疑,下令搜查,自然 的老小子攪的鬼,我說嘛,花某怎麼可能,破洞的大小正好遮住禿頂,一定是姓卜

少爺剛才戴的那一頂?」 「方大人,這一頂皮帽可是」 ,王立仔細的端詳一番,對

方御史斷然否認道:「不是。」 「這是一頂舊的,那一頂是新的。土立道:「我倒覺得完全一樣。」

「這麼巧」勾一個圓洞? 一這個洞是怎麼來的?」

「可能是本官記錯了,那也許是火燒

痕跡 「方大人,是火燒的,應該有燒過的

灰塵? 一時間久了,焦痕自然會消退。 可是,帽子上乾乾净净,怎麼沒見

有潔癖的人,不應該將破舊的帽子放在客 「哦!方大人說謊的本領太差,一個一賤內有潔癖,是她經常清理。」

是跟神州三傑逃跑了,此時追人要緊,何趣前附耳說道:「王爺,我看方少飛八成史無詞以對,也使事情更加明朗,花三郎 必跟姓方的泡蘑菇。」 是跟神州三傑逃跑了,此時追人要緊, 王立詞鋒犀利,步步爲營 ,逼得方御

,領着大夥兒立刻退出方家 快刀王立亦有此同感,果然不再言語

即逮捕歸案,若有人胆敢反抗,可就地正 傑與方少飛這樣的人出城而去。並說道 下錦衣衞,去各城查問,看是否有神州三 去通令各門守軍・見到他們四個人,應 就在大街之上,作了一番調度,命屬

帶着方少飛,巳出正陽門南遁 ,消息傳遞 才休息片刻,已有消息傳來,神州三傑 錦衣衛遍佈各地,眼綫更是無孔不入 . 異常迅捷,王立返回紫禁城

姓方的小兒?」 王立追問道:「的確是神州三傑與那

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出城而去 ,不難辨認,南門守軍會親眼見他們帶 回報的錦衣衛道: 「神州三傑各有特

「大約半個時辰前後。」 「這是多久的事?」

> 外衝,差點跟從門外進來的張敏撞了 快刀王立精神一振,提着大刀就往門

二人一陣錯愕後,王立道:「如何?

咱們那位主子怎麼說? 娘,娘發了火,我第一個挨刮,罵咱們娘敏擺下一副苦瓜臉,道:「別提了

辦事不力 全怪咱們 都是神州三傑從中搗鬼,這也不能 ,連一個黃口小兒也捉不住。

下海口,一定要將方少飛捉回來 小弟也是這樣說,並在娘娘面前誇

已查明,他們是從正陽門逃走的 這不難辦,目前神州三傑的行踪業

小弟代爲傳達兩件事。 「這我知道、娘娘也得到消息、特命

「娘娘有何指示?

動。三十六值緝手全部投入捕殺行十二刀客、三十六值緝手全部投入捕殺行

組成, 交王立秘密訓練, 準備執行特殊任 手中親自挑選,或收買江湖上的亡命之徒 最得意的一張王牌,由她的親信在大內高 務。對這些人的本事,王立知之甚詳,現 扎手,憑王某手中寶刀,不見得對付不了 他大大地吃了一驚,道:「神州三傑固然 在萬貞兒居然要一下子全部投入 ,用得到這麼多人? 十二刀客,三十六值緝手,是萬貴妃 ·不禁使

放走一人 許成功,不許失敗,寧可錯殺百個,不得張敬肅容滿面的道:「娘娘面諭,只

「娘娘還有何旨意?

揮

「有,這一次的行動由萬大人統一指

「那個萬大人?」

前去太師府會合? 「就是娘娘的兄長萬大才萬大人。 ,是他 咱們是在此待命,還是

再行會合 「爲免過於招搖,命咱們先至城外 ,太師府那邊巳有專人通知

心。」 傑就算脅生雙翅,也休想逃出王某的手掌 老夫這就去調集人手,諒他神州三 · 這事就這麼辦 · 張兄弟請在此

一流的將才 ,三十六偵緝手,以及轄下錦衣衞調集 快刀王立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也是 整裝而發。 何消頓飯工夫 - 便將十二刀

候在那兒 道:「萬大人,王立率衆報到,請大人示 來到南門外萬大才與廬州三兇早已 王立趨前爲禮 恭恭敬敬的說

楚 表面上由我指揮 實際上你看着辦吧 道:「王大人,我吃幾碗飯你又不是不清 在朝襄弄了一個閑差事幹 法治事,武難以克敵,憑着父姐的關係 ,聞言自我解嘲的笑笑,拍着王立的肩膀 萬大才從小就是一個花花大少,文無 成天花天酒地

二刀客居中,錦衣衞稍後,自己與萬大才 立命三十六名偵緝手以扇形隊形前導,十 廬州三兇殿後 這種事王立巳習以爲常,不再多言 向南放步投進。

各種辨識敵踪的本領·有一對夜貓子似的 三十六值緝手都是追踪的好手,具備

> 漏網的機會。 眼睛,有一雙猿猴似的腿,敏捷迅速,神 ,任何人只要被他們釘上,很難有

鬼火 箭衝天而起,箭簇之上還閃閃發光,好似,前面數里處「嗖!」的一聲,有一支響 一口氣追出去百十來里 ,天將破曉時

4 提並論 音? ,聽到響箭,連忙問道:「這是什麼聲 萬大才的輕功自然不能與王立等人相 ,這一陣緊趕下來,已經是氣喘如

絡用的。」 快刀王立道:「是響箭,偵緝手供連

什 麼? 萬大才道:「那閃閃發光的鬼火又是

磷粉,晚上就會發光。」 張敏道:「回大人的話 ,箭頭上塗以

萬大才茅塞洞開的道:「這樣說來

現他們不敢亂放響箭。 發出響箭,就是表示已有發現?」 快刀王立道:「應該是這樣,沒有發

着一名錦衣衞,口裏塞着四張天九牌,人 還活着,就是不能說話。 巳有四名刀客趕到現場,一棵大樹之上綑 脚下陡地加快,來至前面一看,只見

個鬼地方做什麼?」 命你在北京城裏釘神州三傑的梢,跑來這 王立取出他口中的天九牌,道: 一我

此地的。」 ,道:「大人、屬下就是釘他們的梢釘來 被縛的錦衣衛在同夥的協助下鬆了縛

稟報? 「混帳,發現他們開溜,爲何不及時

下根本沒有機會。

「依屬下看並非走運,而是想借屬下

的口,傳幾句話給王爺。」

老趙,神州三傑說什麼?」 萬大才、王立相視一驚,張敏道:

無法赴王大人樓外樓之宴,同一時間願在 保定府『醉仙樓』與大人把酒言歡。

們往那裏去了?」 快刀王立的眸子陡地一亮,道:「他

面是一條三岔路,一往保定,一去山東 步走錯很可能就要錯失逮回方少飛的機 茲事體:大.請萬大人作主。 快刀王立雙眉微揚,沉聲說道:「前

兵分二路如何?」 實實、實實虛虛,難有定軌,爲兩全計 萬大才沉吟一下,道:「天下事虛虛

: 兵分必弱

兄此言極是,老夫亦有此同感,咱們往東 棧道,暗渡陳倉之計 「實則虛之,虛則實之,他們用的是明修 快刀王立猛地一擊掌,道:「着,花 花三郎是個鬼靈精,足智多謀 .必然繞道向東。」 , 道 :

八百的,誠誠懇懇,不像是騙人 快刀王立一巴掌打過去,怒冲冲的斥 「可是 ,卜常醒正經

「哼,沒有殺掉你算你走運。」 「心們速度太快,好像奔喪一樣

錦衣衞老趙道:「卜常醒說,很抱歉

正是往保定去的。」 錦衣衞老趙指着往保定的岔路道:

,况且神州三傑絕非庸手,怕的是兩頭落 快刀王立道 ,兵家大忌

去。」

錦衣衞老趙道:

責道: 見你的大頭鬼,滾回去捲舖蓋吧 ,錦衣衞裏沒有你這樣的膿包。」 發出訊號,通知十二刀客,三十六值

緝手,原地左轉向東而去。

奔跑下來,早巳進入山東境內。 尖,三餐完全以乾糧充饑,二日二夜一路 掉以輕心,不曾投宿住店,亦不曾吃飯打 出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依然不敢 神州三傑的確是往東邊去的,儘管使

夜。 個偏僻山村裏,找了一家小店,好好的吃 了一頓晚飯,要了兩間上房 緊張的心弦這才稍稍放鬆一些, 方少飛出身官宦之家,幾時吃過這種 ,準備在此過 在

入睡了 背負,依然疲累不堪,前 苦,雖然一多半的時間係由三位師父輪流 醉俠卜常醒見包布書的臉色怪怪的 一上床,便呼呼

道: 是那裏不舒服? ·二弟,這兩天你好像下對勁,是不

一沒有,只是心裏覺得好窩囊。 牌仙包不輸勉强擠出一絲笑意,

玉面觀音彭盈妹道: 「窩囊?窩囊什

突然變成喪家之犬,沒命似的逃 外樓時何等風光,曾幾何時,一夜之間却 夠窩囊? 迢的趕到北京,是爲了找三兇算帳,在樓 包不輸振振有詞的道: 「咱們千里迢 ,這還不

在懷疑我們是否值得爲方御史受這麼大的 「一弟,愚兄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你是 醉俠卜常醒拍一下包不輸肩膀 ,道

乎不該爲了一己之私拴住三個人,斷了咱 們的除奸報國之路 血御史,這個做兄弟的當然知道,但也似 方御史爲官清正,敢言直諫,是有名的鐵 包不輸並不否認,一本正經的道:

深意,少飛這孩子一定大有來歷。」 你可能錯了,依小妹看,方御史此擧必有 彭盈妹有不同的意見,道: 一一哥

思過半矣,再證諸萬貞兒大張旗鼓的架勢 感,方御史雖未明言,但察言觀色,當可 少飛應非御史親生,這就是愚兄爲何答 **卜常醒欣然點頭道:「愚兄亦有此同**

言臉色一整,說道: 應收少飛爲徒,千里亡命的原因。」 向挺着胸脯走路的他,實在嚥不下這口窩 這些道理包不輸當然也懂得,只是一 時想不開鑽到牛角尖裏去了,聞 「難道……少飛真小

話至此,三人突然齊聲一喝: 「什麼

彭盈妹則守在床邊 未敢輕離。 包不輸奪門,二人閃電

管三七二十一・劈面各擊一掌 堵上去,身手敏捷, 二俠眼見屋頂之上瀉落一條黑影,不 威力無邊。 ,人也跟着

硬將卜包的千斤掌力接下來,道 快請住手,老夫是專程來奉告少飛的身 來人身手絕佳 雙掌齊出 ,分拒二人 兩

耳目莫辨,卜常醒已瞭然於胸,抱拳說 此人頭戴斗笠 「閣下大概就是少飛所設的啓蒙之人 周邊還圍了一圈黑布

H80

熟睡中的方少飛。 布笠人點點頭,沒有說話,揚目望着

知道少飛的身世?」 彭盈妹迎出來說道: 「布笠人,你眞

老夫前來說明。」 心存疑慮,更爲了確保少飛的安全,特命 布笠人道:「當然,是方御史怕三位

的是皇子?」 包不輸迫不及待的道: 「少飛莫非真

生,由假面人偷抱出宮,輾轉寄養在方家 的 小聲地說道: 布笠人環視一周,見四下無人,這才 「沒有錯,少飛係紀宮人所

少飛自己知不知道? **卜常醒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的道:**

將他當成方家的人好了,將來長大成人, 機成熟後,方大人自會說明一切,在此 布笠人道:「不知道,往後三位仍然 務請守口如瓶,以免節外生枝。

彭盈妹道:

「依閣下高見,咱們兄妹

某眼拙,可否請教閣下是那位大宗師?」 老夫另有難言之隱, 布笠人笑道:「不敢,卜兄抬擧了 **卜常醒頻頻頷首應命,道:「請恕卜** 眼前還不便以眞面目

收歸門下・親自調教?」 疑在我們兄妹之上,且有啓蒙之實,何不 包不輸道:「以閣下的功力修爲,無

非得巳,尙祈三位海涵。 布笠人仰首一歎道:「理由相同

資賦極佳,且已有相當的內功基礎 不知當如何調教,請示一言。」 彭盈妹道:「小妹發現,少飛這孩子

> 下苦功外,宜開始傳授拳掌刀劍之技 四年以上,以後除應在內功修爲上繼續痛 練武的上駟之材,修習內家吐納之術已有布笠人道:「少飛的確天賦異稟,乃 以時日,將來必成大器。惟一令老夫担心 的還是安全問題。 假

還會有問題?」 醉俠卜常醒道:「此處距京城已遠

布笠人道: 距此尚不足半天的路程 「事實上快刀王立巳率衆

得他再陰魂不散,死纒活纒。 來我們的暗渡陳倉之計是白玩了。這樣也 ,乾脆將姓王的解决掉,一了百了,免 包不輸大吃一驚,道:「這麼快,看

西仙也不見得能穩操勝算。 三十六值緝手,就是南僧、北毒、東丐、 ,廬州三兇不算,他還帶來了 布笠人道: 「請別低估了王立的實力 十二刀客

布笠人道: 「火速離此,找一個荒僻

切不可逞一時之勇。」 無人之地隱居下來,須知皇子安全第一

山之上冒出一團火光,布笠人惶聲說道 糟了,值緝手已經發現咱們 勇字尚未出口時,驀見不遠處一座小

緝手傳遞消息的訊號? **卜**常醒莫名所以的道:「這火光是值

萬貞兒的鷹犬很快就會圍攏上來,快,咱用的訊號,烽火一起,就表示發現敵踪, 布笠人道:「烽火,響箭都是他們慣

,有如火燒屁股:彭盈妹連

思考的餘地都沒有,抱起熟睡中的方少飛 ,跟着大家奔離客棧,來到大街上

頂而過,打落了一頂綉有「十三」字樣吃手一點也不敢大意,猛一矮身,天九牌擦毛一點的鐵牌暗器,名震江湖,值緝 帽子。 頭,包不輸二話不說,打出兩張天九牌 **侦緝手動作好快,已有一人出現在街**

位,布笠人已一掌貫頂而下 快,十三號偵緝手還沒有摸不清楚他的方 人去如烟,布笠人動作更

塲倒地了帳,魂歸離恨天。 牌亦適時打到,插入他的左右肋骨中 噗!噗!兩響,包不輸的第二波天九

支響箭 在他臨氣絕前的一刹那 却

刀客馬上就到,咱們從街尾走。 以最快的速度,取回四張天九牌 磷火升起有十餘丈高,布笠人睹狀大驚 不輸,道: 響箭尖銳的聲音劃破夜空,碧綠色的 「以後最好別留下任何綫索 ,交給包

尾已黑忽忽的站定一個人。 愧!」大家發足直往街尾奔,猛抬頭,街包不輸收起天九牌,暗道一聲:「慚

上揹着兩把大刀,當街而立,像一座山的寬厚胸膛上有一個刺靑字:「五」, 此人身材高大,赤裸着上身 7,古銅色

下是成为更是或仁!换句話說,殺不了刀訓練的刀客,又叫死士,他們的信條是: 緩下來,小聲說道: 布笠人作了 一個手勢,叶大家的步子 「這就是萬貞兒秘密

條豬交給老夫了 醉俠卜常醒道:「這個卜某理得,這

猛的掌風已自捲起一股狂濤,狂濤之外 刀光映月,五號刀客已掄起雙刃,撒下一 身形一長,彈飛而起,人尙未到,剛

攔,就在大街之上,大打出手。 卜常醒大怒,硬衝硬撞,刀客强封强

大辱、從而也更加堅信布笠人所言非處。 地位,沒能制伏這無名刀客,却引爲奇恥 十合,卜常醒是佔了上風,但憑他的身份 刀光掌影,快動猛打,霎時便交手三 一念及此,輕敵之心頓斂,立將功力

叫足十成十, 一分危險,布笠人那還顧得下江湖規矩 事情急如燃眉,多拖延一分,就增加 全力拚搏。

鐵鐧刀架住,另一把刀也爲布笠人封死, 客回刀橫斬,欲斷他右臂,却被包不輸的 招招手,與包不輸齊步縱出。 **卜常醒掌若烙鐵,疾取中盤胸膛,刀**

變成十一刀客了,三十六偵緝手也剩下三 十五個了。」 彭盈妹道:「死的好・這下十二刀客

刀客一掌擊實,骨碎肉裂,留下一個三寸

的預備手,死一個補一個,死一對補一雙 緝手只有號碼,不用名姓 , 殺也殺不完, 死也死不光。」 布笠人道:「彭女俠 ,而且還有充足 ,這些刀客,值

的確不含糊,道:「這樣看起來,想除掉 萬貞兒父女確非易事,擺在眼前的將是一 對刀客的本事,卜常醒是領教過了

> 之計。任重而道遠,勿爭一日之短長,勿思,聲東擊西,故佈疑陣,皆不失爲可用之內,紹不可稍作停留。路綫尤宜煞費心 位護着少飛,即刻上路,十日期間,千里守勢,廣結善緣,將希望放在將來。請三 負御史大人重託。」 布笠人道:「所以方御史才决定採取

起,我們兄妹願作喪家之犬,埋名隱姓,神情激動的說:「請回報方大人,從此刻 就不會有事。 浪跡天涯,只要神州三傑一息尚存,少飛 包布書深爲布笠人的凜然言詞感動

我要找我娘。」 醒,一見布笠人,喜不自勝道:「布笠人 ,追是什麼地方,好黑啊,快帶我回去 經過那一陣激烈的打鬥,方少飛已驚

不放 一躍下地,撲向布笠人,抱着他的手

打萬家棟,殺大奸官。」將來長大成人,學得一身好本事,再回來將來長大成人,學得一身好本事,再回來 「少飛,萬家棟要打你,大奸臣要殺你布笠人輕撫着他的頭,好言安慰道

,經大夥兒說好說歹的一番勸勉,這才回,艱辛備嘗,思母心切,硬是嚷着要回家 方少飛畢竟還是一個孩子,離京之後

重, 及萬大才率領的大隊人馬却隨時都有出現息已經傳出去,其餘的刀客、偵緝手,以 的可能,事情仍然十萬火急,大家互道珍 隨即分手。 十三號值緝手,五號刀客雖死,但消

又是一路狂奔,急急如漏網之魚,喪

家之犬,餐風固不待言,連宿露都不可能 處,有時連乾糧都買不到 ,其艱難困苦之處,較前數日猶有過之。 走的都是荒山野地,單挑人跡罕至之 ,必須以野果溪

須走曲綫,拐彎路,甚至故佈疑陣,九轉 八彎的走下來,更加艱困坎坷,疲憊不 爲了要躱避可怕的偵緝手,有時又必

沒再遇上可怕的十二刀客死士所幸,沒再見到厲害的偵緝手 快刀王立的大隊人馬也始終未曾正面 ,沒再見到厲害的偵緝手

算算距離,當亦在千里之外 由山東折轉直隸,渡黃河,到達河南 終於,平安的度過了十天

止。 在吹鬍子,瞪眼睛,爲找不到咱們而發愁 那個老小子,此刻不知在什麼地方可能正 鎮飽餐一頓後,包不輸道:「大哥,王立 ,咱們大可在這兒好好歇上三天,再定行 大家總算可以喘一口氣了,在一處小

的道:「不!不怕一萬 刻入山露宿 醉俠卜常醒却大不以爲然,鄭重其事 ,就怕萬一,咱們

少飛一聽說又要走,馬上愁眉苦臉的道:好不容易吃一頓飽飯,歇一下脚,方

不過黑夜,怎麼到得了天明。一个話,你應該十分瞭解,別說孩子話,熬的話,你應該十分瞭解,別說孩子話,熬 就被卜常醒打斷了,道:「少飛,你是讀 僅僅叫了一老一大師父」,以下的話

> 山神廟歇下來。 買了一些乾糧,這三大一小又匆匆進

全部睡足醒轉。 臨深履薄,輪流守夜,直至日上三竿 頭地上,感覺比睡龍床還舒服。神州三傑 知肉之甘美,十天不曾好好睡過,躺在石 人眞是最奇怪的動物,天天食肉,不

應該爲未來的去處有所决定,以便安定下 旬日奔波,應已擺脫閹賊掌握,我們是否 來好好調教少飛這孩子。」 伸了一個懶腰,彭盈妹道

眼前盤纏將盡,却更爲迫切。一 想過,最安全的去處最好是遠走邊荒,但 醉俠卜常醒道:「這件事愚兄昨夜已

到銀子快要花光了,沒有銀子如何遠走他 鄉,齊聲說道:「這可該怎麼辦? 搶,只有潛回廬州老家,籌足了銀子再走 經他這麼一提,包不輸、彭盈妹才想 **卜常醒道:「咱們旣不會偷,也不能**

王立巳並肩走進來。 山神廟,廟門口人影閃動,萬大才與快刀 一條路。」 包不輸、彭盈妹一齊稱善,正要離開

張敏、廬州三兇緊隨在後,一大羣錦

刀客一個個手握雙刀目射兇芒,已越牆而 衣衞左擁右護。 三十六值緝手站滿所有的圍牆,十一

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說道: 入,將山神廟團團圍住。 ,簡直蚊蚋不入,滴水不漏,包不輸機倫 山神廟乃依山而建,現在被三面包圍

之初,就已被偵緝手掌握,只不過老夫爲 調集人手,以便好好的招待你們,到現 :「不快,你們的行踪早在昨晚入山快刀王立行至相距丈許之處才停下來

卜常醒命彭盈妹小 「王大人,你一路緊追,到底意 心護住方少飛,沉

故問,只要將姓方的小兒交出來就沒事了 如三位願意入仕爲官 快刀王立哈哈一笑道: ,相信老太爺一定 「你這是明知

籠找不到,可別把到手的榮華富貴往門外 人之下,萬八之上,這種機會別人打着燈 萬大才說的更露骨 「老太師可是一

什麼東西? 彭盈妹聽得刺耳,寒臉說道:「你是

的廬州知府萬大智是我堂兄—— 老太師正是家父,萬貴妃是家姊,新上任 「本官萬大才

餓死路旁,也不會吃你們萬家的飯。」 有一個好東西,神州三傑即使淪爲乞兒, 「閉上你的嘴,你們萬家一門奸惡,沒 以下的話被彭盈妹憤怒的吼聲淹沒了

从不要,單選死路走,埋骨荒山萬大才勃然大怒道:「彭盈妹 ,豈不 ,妳別

生死由命,富貴在天,神州三傑可不是嚇 見到萬家的人就有氣,怒不可當的道:「爲了萬大智,彭盈妹含恨十五年,一 ,你少來這 一套。」

H82

快刀王立望了卜常醒一眼,道:

飛的事卜大俠怎麼說?」 位是否投效老太師 ,暫且別談 ,關於方少

常醒只好硬着頭皮說:「什麼怎麼樣?」 皮毛又早已不知去向,杯口大的秃髮處大 家有目共睹,此刻想再遮掩已來不及,卜 匆忙離家,方少飛忘了戴帽子,那塊 將方少飛交出來。」

「你憑什麼要帶走方少飛?」

「這麼小的孩子會犯法?」 因爲他是欽命要犯。」

「罪證就在他的頭頂上。」 「天下禿頂的孩子多得是,王大人別

濫殺無辜。

是聖人的旨意。」 「寧可錯殺一萬,絕不放走一人,這

可能如此殘暴。」 「我看是萬貞兒父女的私意,皇上不

個不相干的人,斷送了你們兄妹自己的 「信不信由你,卜常醒,犯不着爲了

以支持多少招?」

教過了,如果十二死士一齊上,你自信可

「卜常醒,五號刀客的功力你已經領

是不相干的人。」 「王大人,你聽清楚,少飛現在可不

「是老夫兄妹新收的徒弟。 「他是你們的什麼人?

豈不是引火自焚,放着現成的榮華富貴不 上一掃而過,陰陽怪氣的說道:「你們這 偏偏將禍害往自己身上兜。」 太監張敏的三角眼,從神州三傑的臉

太貴,很可能會賠上三條命。」 花三郎冷笑一聲,道:「高興的代價 包不輸眼一瞪,道:「老子高興!」

包不輸好暴燥的脾氣,手一揚 「放屁,老子先宰了你一 ,打出

衣衞却來不及躱,慘嘷聲中,一死二傷。 花三郎嚇一跳,閃身避開,後面的錦

話。 **卜常醒,說道:** 卜常醒,說道:「你還沒有回答王某人的,連頭也沒有回一下,雙眸直瞪瞪的死盯 死了一個人,快刀王立似乎無動於衷

醉俠卜常醒說道: 「假如老夫說個不

「命喪野廟,魂歸九幽!」

高招。 「好,你可以動手了 ,卜常醒願敬領

考慮? 「一念之差,陰陽兩隔,你不多考慮

某不會將自己的徒兒往虎口裏送。」 「旣有師徒之名 ,自當情同父子,ト

義 「哼!多少都一樣,大不了一死以全

「九思也是同一個答案,神州三傑即 人死不能復生,盼再三思。

、廬州三兇立身之處攻上去。 妹帶着方少飛突圍而出。當下一聲獅子吼 取同一行動,殺出一條血路來,好讓彭盈 使粉身碎骨,也要與爾等周旋到底!」 ,一個用掌,一個使鐧,照準王立、張敏 給二弟使個眼色,叫包不輸與自己採

殺! 萬大才站在一旁發號施令道: 給我

而出 哈山克、費無極如響斯應,首先電縱 ,從左側包抄,花三郎、張敏從右側

> 攻來,王立的大刀劃下一道銀弧 想死王某就成全你們! , 道 :

虚名。 猛銳凌厲,石破天驚,神州三傑確非浪得 是殺手狠招,掌風呼嘯, 鐵鐧一接觸,卜常醒昆仲猛地一個大迴旋 ,捨正面不攻,撲向側面,而且一出手就 刀快如風,迎面就砍,甫與包不輸的 鐧形如山 ,端的

退。 巳呈不穩,可恨刀客却寸土不讓,寧死不 容錦衣衞是實,一陣猛打猛攻,對方陣脚 二人聲東擊西,攻王、張是虛,攻刀

天九牌如箭激射,又連傷數名錦衣衞。 下腹,刀客馬上癱下去,接着鐧頂開花, 布書之口,二人心意相通,全力拚搏,噹 ·鐵鐧雙刀架住,包不輸曲膝一搗,正中 同樣的一個字,同時出自卜常醒、包

條血路。 下重創而倒,錦衣衞東倒西歪,巳殺出 與此同時,另一名刀客也在卜常醒掌

將缺口完全堵死。 的刀客,更多的錦衣衞巳如潮水般湧來 ,彭盈妹、方少飛才衝出去二三步,更多 可是,一絲喜悅的念頭甫自腦際掠過

不僅如此,包圍圈一下子又縮小許多

依然是敞開的。」 俊傑,只要交出這個小雜種,萬家的大門 ,將四人逼到正殿的門口 萬大才大呼小叫的道:「識時務者是

包不輸破口大罵道: 「你放屁!」 (未完・四)

胆敢夜闖絕塵山莊!」

道人影宛如夜鳥般疾撲而下 只聽「嗖」 「嗖」衣袂飄風之聲,四

立。 這般整齊,正好一字排開,面向徐少華而 長劍,落到階前,就是預先排好, 那是四個一身天藍勁裝的漢子,手仗 也沒有

微微一怔,問道··「你們這裏可是千毒谷 徐少華聽他自稱「絕塵山莊」 ,不覺

才發話的是左首第一個,敢情是四人中的 爲首之人,只見他神色冷峻,哼道。「你 擅闖絕塵山莊,不用多說,還不束手就 難道還要咱們動手不成?」 這四人差不多全是三十上下的 人,方

?大哥,不用和他們說了!」 嗆的一聲掣出劍來。 史元哼道:「絕塵山莊有什麼了不起 手腕抬處,

胡老四、余老六也不怠慢,各自掣出刀 藍如風看他拔劍,也從身邊抽出長劍

擺,寒光閃動,朝徐少華喝道:「看劍! 還敢撒野!」 」刷的一劍急刺而出 爲首漢子冷笑道: 左手向空一揮,右手長劍一 「到了絕塵山莊

同時揮動長劍,朝史元、藍如風、胡老四 的攻擊暗號,另外三人行動極為迅疾, 他左手向空一揮,正是向其他三人發

余老六四人撲攻而上-刹那之間,九個人分作四對,刀劍齊

却說徐少華眼看對方不容分說就舉劍 戰作了一堆。 心頭不禁大怒,喝道:「好個狂妄

H84

之徒,徐某難道怕你不成?」

覺對方劍勢沉重,脚下浮動,身不由己的 但聽「噹」的一聲,雙劍交擊,徐少華只 喝聲中,手腕一振,長劍急洒而出

揮劍進擊,又是刷刷兩劍,急刺過來。

匆忙劃出兩劍,又是噹噹兩聲金鐵交鳴 徐少華幾乎連人都還未站穩,對方劍

掉首』!」 聲音說道: 「快朝右閃出 ,使一招『神龍

向右刺出,那是空位,根本沒有敵人! 己向右閃出,是閃到了敵人的左方,劍再 音,但「神龍掉首」,劍刺右方,他要自

老二急促的聲音催道:「我的少莊主,還 這原是他心念閃電一動間事,只聽賈

姑且依言身向右閃,使了一招 長劍向右方空位上刺去。 這聲音已極急促,徐少華心中一動 「神龍掉首

下就好像是他凑上來的,劍尖正好朝他右 徐少華前面,正待攔着發劍,那知徐少華 晃,身法奇快無片,居然後發先至,搶在 正好一記「神龍掉首」 子眼看徐少華忽然朝右閃出,立即身形一 ,長劍刺出,這

切之間,揮劍封架已是不及,只得一吸圓 爲首漢子一身武功確實了得,在這急

被震退了一步。

那爲首漢子一招得手 ,就緊跟而上,

光巳一閃而至,心頭又驚又怒,右手連揮 但感右腕劇震,長劍差點被震脫手! 就在此時,突聽耳邊响起一縷極細的

徐少華一怔,他聽出這是賈老二的聲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對方爲首漢

是慢了半步,徐少華的劍尖已從他肩頭掠氣,身子朝後飛退,但縱然見機得快,總

的血溝! 過,雖然沒被刺中,

也劃破了一道三寸長

些像峨嵋派的「亂披風劍法」 元一手劍法使得輕快無比,劍光亂閃,有 藍衣漢子,雙方一言不發就動上了手 史デ長劍揮動,敵住了撲上來的一個

不準,是以才攻了三劍,史元却已經還刺 ,就是因爲他劍刺得快到目不暇接,捉摸 藍衣漢子在功力上應該勝過史元甚多

片藍光,劍上分明淬過奇毒! 柄長劍色呈淡藍,揮舞之間,不時漾起一 乏經驗,劍上功力也似乎不够, 知他辛辣的只是「劍法」,和人動手,快 藍卯風的劍法,出手辛辣,但一望而 ·只是他一

攻, 手上這柄淬毒長劍心存顧忌,不敢放手搶 胡老四、余老六也迎着一個藍衣漢子 藍如風才能暫時保持不敗。

藍衣漢子當然看得出來,放因爲對他

間,配合極爲得宜。 動手,心有默契,你攻左,他攻右,你攻 其他們兩人在江湖上一向焦不離孟,和人 們是兩打一,兩柄朴刀對付一支長劍。尤 動上了手,如論單打獨鬪,只怕在藍衣漢 上盤,他就攻敵下盤,互相呼應,攻守之 未必走得出十招八招,但如今他

們甚多,但在幾招之內,也休想佔得了上 來,藍衣漢子武功縱然高出他

招之間的事, 間的事,也就是徐少華一劍劃破爲首以上的情形,只不過是雙方動上手幾

拜見老 山主

入絕塵莊

近千毒谷的地段,便由他領路,通過水簾洞進入「人間絶境」

「自在天府」

·史元見接

打交道,桃花娘娘不過是一個半老徐娘裝扮,他們囚禁丐帮主是另有野心...

的丐帮新任帮主章凌雲救出,說是奉雲龍山莊少莊主來救他的,俾公子等以後好和丐帮 過侯如海,直到地下室見宮主將丐帮分舵主吉直夫用毒迷倒,趁他們離去將囚在地窖巾

主盡歡而散,至於賈老三

文提要:

買老二等一共六人把路魕,桃花宮總管侯如海送了一程,算是賓

前文書至徐少華、史元、藍如風三人解別桃花宮的宮主,和

一路談笑風生,把桃花宮的秘密,探得一清二楚,他佯醉瞞

・ 真會被他們嚇一跳呢- 藍如風道・「如果事前不 如果事前不知道巨石中

橋是一條白石的大路,兩旁是一片梅林橋上還有白石橋欄,石柱上鐫着獅頭。1 清溪,溪上是一條白石鋪成的寬闊石橋 抱中間的一片平地, 石門內居然豁然開朗,那是在四 暗香浮動,正是繁花盛開的时 前面不遠,就有一 山環 道

面站立, 動,當然也是被人點了穴道 橋邊又有兩個身穿天藍勁裝漢子 同樣的對來人視若無覩,一動不同樣的對來人視若無覩,一動不

但都已穴道受制,任由來人長趨直入。 步朝白石大路上奔去。這一路上 幾對勁裝漢子,在道路兩旁對面站立 徐少華沒有再看, 一手按着劍柄 - , 至少有

迎面矗立着一座宫殿式的樓宇 極廣,此時不見一點燈火,也闃無人聲! 白石大路盡頭, 是一片平整的廣場 看去覆蓋

見三級白石階上,緊閉着兩扇朱漆大門 來至樓宇前面, ,只

> ,這份氣勢,大似閥閥門第一 前兩旁還蹲立了一對比人還高的白石獅

見的武士一般無二,也早已被人制住了穴藍勁裝的跨刀漢子,他們情形和一路上所 ,呆若木鷄。 大門兩旁,也雁翅般站着八名身穿天

的呢?心念這一動,不覺回頭問道:「賈此人旣已入內,裏面怎麼會毫無動靜 連 不會原式不動,站立得如此整齊。 制住,而且此人出手奇快, 人影都沒有發現, 人先到了一步,才會把谷中這些武士 徐少華心中暗暗嘀咕, 已被制住 看情形, 對方很可能 穴道,不然

總管來了沒有? 他話聲甫出 只聽賈老二的聲音從身

三位公子跑得太快了, 後遠處傳了過來, 。」他剛從廣場上跑了過來。 應道:「來了,來了 小老兒沒法跟得上

徐少華心中暗忖 道:-「看來不是他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喝道 「什麼人

漢子右肩的同一時候

位公子快請住手,這裏並不是千毒谷! 就在此時,谷口飛也似奔掠過來兩道 人還未到,已有人大聲叫道:「三

了一聲道: 賈老二就站在戰圈的後面,聳着肩哈 「王老八、 壬老十,

和笑面財神壬貴! 原來這兩道人影正是三眼二郎王天榮

面叫他「王老八」?但此刻他已無暇去理 **脒賈老二,只見他跑得滿頭大汗,上氣接** 王天榮是什麼人?平時你敢當着他的

了四五劍,逼得非後退不可。

有,也跟着大叫道:「諸位兄弟,快請收 大聲叫道:「三位公子快請住手 不住下氣,甚至專喘息的時期都沒有,就 壬貴胖嘟嘟的臉上,連一點笑容都沒

呼四名藍衣漢子,雙方正在動手的人,果 他們兩人一個招呼三位公子, 一個招

然一齊停下手來。 、壬貴,你們兩個原來和千毒谷早有勾結 史元冷笑了一聲, 叱喝道: 「王天榮

王天榮急得連連抱拳,說道:「大 公子……明鑒,這裏並不是千毒

「那會是什麼地方?」 「這裏不是千毒谷?」 史元一怔道·

老山主養息的別莊! 壬貴連忙陪笑道:「這裏是自在谷

史元身軀一震,愕然間道:「你說什

麼?:

「哈哈!」 一聲清越悠長如同老龍吟

有一個領長的青袍人面含微笑緩步從門中 聲的長笑,適時從大門口傳出一 兩扇朱漆大門不知何時業已敞開,正

臉色白皙紅潤,類下留着五絡飄胸黑鬚, 這人看去約莫五十出頭,修眉鳳目

長劍,一齊躬下身去! 豐神淸逸,飄然有出世之概! 這一瞬間,那四個藍衣漢子慌忙收起

面財神壬貴! 這一瞬間, 身去的還有三眼二郎王天榮,笑

口中才叫出一聲「爹」來! 史元也優住了,過了半晌

,他怎麼會在這裏的呢? ,是二弟的爹,自己曾在鳳尾帮總舵見過 這人,徐少華當然認識,他叫史其川

兄弟,老夫早就知道元兒會領你來的,哈 徐少華慌忙納劍入匣,走上一步,恭 既然來了,還不快請到裏面坐?」 史其川跨出大門,就含笑道:•「徐小

父。」 輩見過史伯父。」 敬的作了個長揖,說道:「晚輩見過史伯 藍如風也跟在大哥後面作揖道: 「晚

史元忙介紹道:「爹,他是三弟藍如

裏是千毒谷的?」 老夫養息的別莊,怎麼會告訴元兒,說這 「小兄弟,你是不是覺得奇怪,這裏既是 史其川含笑還禮,一面朝徐少華道:

莊,爹從來也沒有說過,怎麼會騙我說這 衣袖,搶着道:「就是咯,這裏是爹的別 徐少華還沒回答,史元已經拉着爹的

裏是千毒谷的?!

,詳細的告訴了元兒,讓你們找到這裏來人知道呢,所以老夫才故意把這裏的走法 耐,如何去得?把小性命送在那裏,還沒 審谷是何等所在,憑你們兩個區區一點能 址,一定會和小兄店偷偷的找去,試想千 天元兒探老夫的口氣,詢問千毒谷在那裏 老夫就知道元兒胆大妄爲,探聽到了地 大笑了一聲,回頭朝徐少華說道。「那 「哈哈!」史其川一手携着史元的手

史元叫了聲:•「爹……

而且也好增長一點閱歷。」 插口道。「找上這裏來,就沒性命危險, 「史老爺子這話一點沒錯!」賈老二

問道:一這位是誰? 史其川回過頭去,看了賈老二一眼

來見過史老爺子? 四、余老六二人招招手道:一你們還不快 的總管。」說到這裏,又連忙回頭朝胡老 搶着道: 「小老兒叫賢老二,是三位公子 質老二不待徐少華、史元開口 ,連忙

爺子。 禮說道:「小人胡老四、余老六見過史老 胡老四、余老六立即抱着拳, 躬身一

財神壬貴二人,义道:「王老八、壬老十 在……」他义指指三眼二郎王天榮,笑面 笑道:「他們兩個,是小老兒的手下,現質老二聳着肩,走近史其川身邊,陪 也撥到小老兒手下 ,小老兒又多了兩個手

自己二人說是他手下,一時敢怒不敢言 王天榮、王貴聽他在史其川面前指着

甚至連瞪他一眼,都不敢瞪。

哈, 史其川含笑道。「原來是賈總管,哈

徐小兄弟、藍小兄弟、賈總管,請裏面坐 、藍如風、賈老二三人和蔼的含笑道: 史其川一手携着史元的手, 朝徐少華

字行過長廊,來到:問自成院落的小客廳門進去,他領看三人折向左首一道腰門, 扇緊閉着的朱漆二門,史其川却並未朝二 進入大門,穿過一排門房,迎面是兩 賈老二搶着道:「史老爺子請。」

瓜子、酥粞、蜜錢等茶食。間一張紫檀圓桌上,放着一盒九宮格,有 光柔和而明亮,窗明几净,佈置雅潔, 小客廳中早巴點燃起兩蓋琉璃燈, 1 燈

他自己首先在上首一把椅子上坐下 便坐,老夫不喜俗禮,大家不用客氣。 史其川走到上首,含笑道:一大家隨

沏的茶來。 桌落坐。一名青衣使女立即給五人端上新 大家看他這麼說了,也就依次圍着圓

史元道:「爹,我到了這裏,好像作

你們的後援?哈,王天榮、王貴的武功,以為約了王天榮、壬貴做帮手,就可以作訴了你千毒谷的所在,後界有多嚴重?你 告訴你的地方,是這裏自在谷,要是真告 兒,你知道這次犯的錯是多大,幸虧爲父 元看去,神色顯得有些嚴肅,說道:「元 史其川端起茶盞,喝了一口,就朝史

們這一行人,只怕連千毒谷的谷口都到不充其量不過是江湖二三流之間的角色,你

史元紅着臉道: 「爹,你還說這些幹

史其川道:「爲父要你知道天外有天

要想替令尊報仇,只怕還差得遠呢!」 手,方才只和老夫幾名守谷弟子差不多, 也要知彼知己,魯莽不得,以小兄弟的身 不共戴天,身爲人子,自然非報不可,但 人外有人,行走江湖,任性不得!」 轉臉朝徐少華道。「徐小兄弟,父仇

是。 徐少華俊臉一紅,說道。「老伯說得

父仇,將來在武林中也必然是出類拔萃的 點,勤加苦練,再有三年深造,不但報雪年未晚,小兄弟秉賦極佳,如能得名師指 史其川呵呵一笑道:「君子報仇,

的。 又插口道:「少莊主將來一定會出人頭地 史老爺子這話說得極是一 質老二

山莊的總管? 賈老二聳着肩蹈笑道: 史其川微微一笑道: 「賈總管是雲龍 「從前不是,

現在是。 史共川又道:「那麼買總管從前在那

他好像頗注意賈老一。

命是少莊主救的,所以……嘻嘻,小老兒從前……什麼也沒有在那裏,小老兒這條質老二聳聳肩,嘻的笑道:「小老兒 所以就跟定了少莊主,要跟少莊主,總得

封小老兒當總管的。」 都有一個總管,好像蠻神氣,才要少莊主 有個名目,小老兒想起京城裏那些王府

個極普通的人了 徐少華救過他的命,那就表示他只是

看得出來,賈總管是一位好總管。! 「哈哈!」史其川點着頭道:「老夫

任。 位公子是一片忠心,譬如打尖落店,照顧 照顧三位公子的起居飲食,小老兒還可勝 ,小老兒也並不怎麼好,只是小老兒對三 賈老二連連拱手道。「史老爺子誇獎

的蒸餃, 牙箸,接着端上四盤小菜,一籠熱氣騰騰 ,拿開九宮格,在圓桌上放好瓷碟和五雙 說話之時,從廳後走出兩名青衣使女 史其川笑道:「那就是好總管了 和一籠八寶蒸糕,替每人裝了一

客氣,隨便吃吧!」 波了半夜,想必腹中早已飢餓,咱們不用 史其川拿起牙箸,含笑道:「你們奔 碗小米稀飯送上。

,才準備好了宵夜在等我們! 史元道: 「爹好像知道我們今晚會來

夜找來,這點心是你們來了之後,老夫才 老夫就知道了,只是沒想到你們今晚會資 要厨下準備的。 史其川含笑道:「你們進入大別山

史元道:「多謝你老人家。」

是。」 時間不早了,E 像客人呢!」一面舉筷,道:「來、來、 史其川笑道:「聽你口氣,倒眞有些 用過點心也該及早去休息才

H86

大家也就不再客氣,各自吃着點心

弟是雲南藍家的子弟了? 史其川轉臉朝藍如風問道:「藍小兄

頭雕了聲:「是。」 藍如風被他一口叫了出來,只得低着

是小兄弟的什麼人?」 史其川又道:「不知藍啓天藍老哥,

說的,正是家父。 爹的熟人了,一時不禁紅着臉道:「老伯 藍如風聽他稱爹「藍老哥」 ,想必是

說道:「好、好、好極了,老夫和令尊論 交,小兄弟和元兒又結爲兄弟,眞是巧得 「哈哈!」史其川爽朗的大笑一聲,

是 藍如風不敢隨便多說,只是應了聲

上了茶。 大家用過宵夜,使女撤去碗筷,又沏

妳領他們到賓舍去吧!」 藍公子,和這位賈總管,該去休息了, 史其川朝一名使女吩咐道:「徐公子

等三人站起身,朝史其川告退,就隨着青 衣使女走出小客廳。 那使女答應一聲,點上燈籠,徐少華

你收拾好了房間。」 史其川含笑道・「爲父早就要他們替 史元問道:「爹,我睡在那裏呢?」

話問你。 史其川道:「你且坐下來,爲父還有

史元喜道:「謝謝爹。

什麼呢? 史元依言坐下,抬目問道:「參要問

鳳尾帮以後的情形,你要說得越詳細就越 史其川說道:「爲父想聽聽你們離開

好

史元道:「這話說來很長。

帮帮主,一直說到今晚爲止,源源本本說

史其川又間道:「你說賈老二武功不

不過,但他輕功還不錯。 史元道:「他連胡老四、余老六都打

室救出丐帮帮主章凌雲的?」 史其川道:「那他如何能從桃花宮地

是偷鷄摸狗之輩,開門開鎖,自然最內行 也沒有了。 史元笑道:「賈老二從前在江湖上原

前面? 今晚你們入谷之時,賈老二是不是走在最 史其川一手摸着垂胸長鬚,問道:

史元道:•「不,賈老二走在最後的

史其川又道:「你可以確定?」

還回頭叫了他一聲,他就跟在後面沒有錯 參問這幹麼?」 史元道:「大哥在快到莊前的時候,

入本谷,暗中替你們開路?」 到莊前,二十四名守莊弟子,全被人家熊 了穴道,難道還另有能人在你們之前, 史其川沉吟道:「這就奇了 ,從谷口 潛

點了穴道,一路進來,都是如此,那决不哥在跨入谷去之際,就發現兩個武士被人 「哦!」史元道:「我想起來了,

會是賈老二,爹怎麼會疑心他的呢?

史其川沉哼道。「眞人不露相,

史元咭的笑道:「人家說江湖越老

江湖,豈可以貌論人?

喜歡吹牛, 越會疑人疑鬼,爹怎麼也會這樣?賈老二 只要他不是有意混到絕塵山莊來臥底的 史其川頷首笑道:「好,爲父相信你 但决不會是什麼高人。

就好。 看你和大哥很合得來,是不?」 接着看了史元一眼,含笑道:「爲父

史元被爹問得臉上驀地一紅,叫道:

「爹,我不來啦!

佳,是練武的好材料,但憑准揚派那點藝 大哥確是不可多得的好青年,尤其資質極 技,實在是埋沒人才。 史其川含笑道:「爲父看得出來,你

弟? 的,問道: 史元聽得眼睛一亮,望着爹,喜孜孜 「爹是不是有意要收大哥做徒

個意思,會讓你把他帶到這裏來嗎?」 史其川微微一笑道。「爹若是沒有這

天我就和大哥去說。 史元聽得大喜過望,說道: 一爹, 明

慢的來,過一天爲父先露一手給他瞧瞧 讓他心悅誠服,出於自願才好。」 人,豈肯質質然拜爲父爲師?此事只有慢 知道爲父的身份,何况他是馬陵先生的門 史其川微微搖頭道:「不,目前他不

找會勸大哥的。」
只有拜在參門下學藝,才有報仇的希望 史元道:「大哥要立志替他爹報仇

史其川藹然笑道:「看你,大哥的事

比你自己的還急哩!」 史元不依道•「爹……」 「好了,時間不早,你也可以去休息 史其川一面抬頭道:「春風,妳領

爹道了晚安,訊隨着使女往後進而去。 史其川又抬頭朝門外叫聲道:「滕管 門口一名青衣使女答應一聲。史元和

進

元兒到臥房去。」

老者,躬身道:「屬下在。」 只見從門外走入一個面貌冷肅的瘦高

有一個偷鷄摸狗的人,叫做賈老二的?」 史其川道:「你去查查看,江湖上可 瘦高老者躬身應「是」,迅快的退了 他還是對賈老二有些放心不下。

井,兩邊木架上,放着數十盆蘭花,幽香 院落之中,三間樓宇前面,還有一個小天衣使女領着穿行長廊,來至大厦西首一座 徐少華、藍如風、賈老二三人,由青

出一名青衣使女,欠身道:「小婢蘭鳳, 見過徐公子、藍公子和賈總管。」 青衣使女剛走近石階,只見從階上迎

子和小老兒的?」 嘻的道: 賈老二聽得大爲高興,聳着肩,笑嘻 「蘭鳳姑娘,妳怎麼認識二位公

杜管事派人來吩咐的,說徐公子、藍公子 和一位賈總管要住到這裏來,要小婢好生 青衣使女低垂粉頸,答道:「小婢是

賈老二點着頭道。- 「原來如此,小老

兒還當妳認識咱們呢

欠着身道:「二位公子,賈總管晚安,小 那領着三人來的青衣使女脚下一停,

徐少華道:「姑娘只管請回 0

蘭鳳躬身道:「一位公子、賈總管請 青衣使女轉身退了出去。

副楹聯,左右兩邊也掛有四張書畫屛條。 的小客廳,中間一張八仙桌,兩旁各有 在這裏用膳,左邊一間是書房,右邊有一 蘭鳳邊走邊道: 她領着三人入屋,那是一間相當寬敞 ,上首壁間掛着一幅山水中堂和 「這是客室,平日也

間臥房,樓梯就在屛後,樓上也有一間休 息室,兩邊各有一間臥房。」她走到右邊 伸手推開了房門。 賈老二跟着走近房門,說道:一這樣

子住好了。」 正好,小老兒就住在這裏,樓上讓二位公

道樓梯登樓,中間是一間起居室,左右各 有兩個房間 蘭鳳領着三人,穿過客廳,從屛後一

住右邊一間好了。」 藍如風道:「大哥睡左邊一間 ,小弟

去 蘭鳳欠身道:「三位請坐 ,小婢沏茶

晚,我們也要休息了,姑娘不用招呼我們 徐少華搖手,道:「不用了,時間已

公子和賈總管洗把臉。」說完,翩然下樓 而去,不多一回,就捧着面盆,没到兩間 蘭鳳道:「那麼小婢去打臉水,二位

> 子還需要什麼,只管吩咐小婢好了。」送去了,二位公子也好去洗臉了,不知公房中,說道:「賈總管的臉水,小婢已經 一一位公子也好去洗臉了,不知公

徐少華說道:「多謝姑娘,妳去休息

朝右首房間走去

管 ,我有話問你。」

什麼事? 賈老二聳着肩,問道:「少莊主,有

都有莊中武士站着崗

道。 徐少華道: 但這些人都被人點了穴

賈老二驚奇的道: 他們不是少莊主

這麼快的身法手法?這些人幾乎全部站在 徐少華道:「我那有這麼大的本領?

賈老二驚奇道:「那會是什麼人制住

來,旣道: 徐少華含笑道:「難道不是你嗎?」 我空

蘭鳳欠身道:「小婢告退。」返身下

賈老二也待起身,徐少華道:「賈總

徐少華道:「我們入谷之時,一路上

幾個。 賈老二道: 有、有、少說也有二十

原處,一步都沒有移動過。

的?」

會飛,少莊主怎麼會想到小老兒的?嬉嬉 ,小老兒眞還願意是小老兒幹的,有這麼 「小老兒走在最後一個,除非 賈老二绺着肩,哈的笑出聲

徐少華微微一笑道:「但方才我和

個武士動手的時候,要我使一招『神龍掉

藍如風道:「小弟去洗臉了。」起身

制住的嗎?

高明的身手,小老兒會高興得發狂!」

密」了。 首一的,總是你吧? 主一直後退,心裏一急,就隨便將招式喊 剛才小老兒就站在少莊主的身後,看少莊 雲龍三折』等招式、都是極厲害的殺着, 法中有『神龍掉首』、『潛龍升天』、『 兒說的沒錯,小老兒聽說過雲龍山莊的劍 和在耳朵邊說話一樣,那就不是「傳音入 了出來。」 到用「神龍掉首」?實因這招「神龍掉首 劍法,每招每式都已純熟無比,豈會想不 了笑道: 掉首」的,那豈不是未卜先知了?當下笑 方會閃到自己右方來,才叫自己使「神龍 ,怎麼也用不上的 ,若非預先料到對方會閃到自己右方來 賈老二聳着肩,笑道:「那倒是小老 站在身後,他在低着聲音說話,豈不 徐少華自然不會相信,自己練了十年 買老二當然更不會承認他早就知道對

論史老爺子說什麼,你都要答應,不可說 一個不字。 「少莊主到了這裏,凡事都得謹慎,不 賈老二忽然凑上一步,壓低聲音說道 「好了,你去睡吧!

徐少華怔了一怔,問道:「這是爲什

少莊主安歇吧,小老兒告退了。』說罷 轉身下樓而去。 順着他敷衍敷衍,總比鬧得不愉快好 賈老二陪着笑道:「這就是江湖經驗

大哥在和賈總管在說些什麼呢?」 藍如風洗完臉,從房中走出,問道

谷中所有武士都被制住了穴道,我問他 徐少華道:「你總記得我入谷之時 然學藝不精,也要以淮揚派的武學手誅仇 不覺心頭一陣激動,咬牙切齒道:「我縱

脸呢!

時不見,如隔三日

藍如風道:

要多忍耐才是,好了,時間已經很晚了,在又沒仇人在你眼前,何苦咬牙切齒的,有志竟成,將來一定可以手双親仇的,現 大哥進去洗把臉,也該休息了。 ,輕笑道:「大哥,看你氣成這個樣子, 藍如風看他精神激憤,就拉着他的手

使一招「神龍掉首」之事,詳細對他說了

徐少華就把動手之時,賈老二要自己

後面,大哥怎麼會認為是他的呢?

藍如風奇道:「賈總管一直跟在小弟

是不是他幹的?」

去睡了。 徐少華點頭道:「三弟,你也該回房

送到徐少華房中,欠身道:「徐公子,可

說話之時,使女蘭鳳已經端來臉水

豈不如隔三日嗎?

道:

見

,如隔三秋,那有…

賈老二從史元身後閃了出來,就接着

一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一時不見

剛起床,洗了把臉,公子就來了。」 說道:「史公子,你早啊,小老兒也不過 床,就聽樓下傳來賈老二的聲音尖着喉嚨 史元忙問,道: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徐少華剛起 「大哥不知起床了沒

賈老二道:「少莊主就是還沒起床

道:「公子請徐公子、藍公子、賈總管

等兩人盥洗完畢,蘭鳳欵步上樓,欠

聽到咱們在說話,也該起來了 史元沒有和他說話,就登登的往樓梯

放好四副碗筷,四碟小菜,和一大籠肉包

四人一起下樓,小客廳的方桌上已經

怕還沒起床呢,吵醒了,挨罵的可是我小不見你的影子了,眞像一陣風,少莊主只 你不會走得慢點 賈老二在他身後叫道:「噫,史公子 ,小老兒話沒說完 ,就

稀飯送上。

你準備了一份,快坐下來吧!」

徐少華含笑道:

二弟,蘭鳳姑娘也

四人坐下之後,蘭鳳給每人裝了一碗

道:「賢弟早 迎了出去,史元已經到了門口,這就含笑 徐少華聽得暗暗好笑,趕忙打開房門

夠?

共十六個,每人可以吃四個,四個怎麼

質老二用手指數着肉包子, 說道:

很有意思收大哥做徒弟呢!」就會遭到攔擊,我聽史伯父方才的口氣,

徐少華微微搖頭道:「愚兄是准揚派

們這點武功

只怕千毒谷還沒找到,中途 ,小弟覺得他說得很對,憑我 道千毒谷的,不知他肯不肯說?」

徐少華沉吟道:「我想史伯父一定知

藍如風搖着頭道:「史伯父若是肯說

哥打算怎麼呢?」

得賈總管人蠻好的,說到這裏,忽然哦了

藍如風道:「大哥說得是,小弟也覺

一聲又道:「大哥,這裏旣非千毒谷,大

反正我看他對我們不會存什麼壞心眼。」

徐少華道:「這個愚兄也不知道了

明,大哥是不是認爲他深藏不露?」

有時候說話嚕嚕唆唆,有時候又好像很精

藍如風偏頭想了想,說道:「賈總管

徐少華又把賈老二說的話兒,和他說

藍如風貶着眼睛,問道:「他怎麼說

史元望着大哥,一脸喜孜孜的道:

你

徐少華道

. 「我

好

,餘下的三個都給你,那總夠了?

藍如風道:「你真饞,我只要一個就

史元也道:「我也只要一個,三個給

二哥這麼早就來了,你看,我們都還沒洗正好藍如風也開出門來,含笑道:「

他想到雲龍山莊四十餘口慘遭毒掌

只聽買老二的聲音接口道:「這叫做 一你說錯了,只有一日不 我了。」口中説着,用手抓起一個,只兩 ,就把一個大包,吞下肚去。 有十個就差不多了,少莊主不用再給一鉤了、夠了!」 賈老二連忙搖手道

兒習慣,早晨起來就得喝上兩口,但小老 莊的總管,眞給大哥丢人。 副吃相,倒像餓了三年似的,還是雲龍 「這個,嘻嘻,史公子就不懂了,小老 史元道:「幸虧這裏是我家裏,你這就把一個大包,看了」 一點也不丢人!」買老二聳聳肩

吞下幾個包子過過瘾。 藍如風道: 「你酒癮發作,和包子有

兒的寶瓶裏,早就空了,所以不得不快速

史元道:「二弟請坐一回。」回身入房

徐少華回身道:「謝謝妳。」一面朝

蘭鳳又給藍如風端來了臉水,藍如風

一陣風般回房盥洗。

什麼關係? 「怎麼沒有?」賈老二道:「這可有

一個故事,從前有兩個人搶着說不會喝酒 :那有什麼稀奇?我看到和尙就醉了 一個說:他看到酒糟就醉了,另一個說 監如風問道: 「看到和尚,怎麼會醉

呢? 尚是吃饅頭的,饅頭是發酵的,所以小老 賈老二嘻嘻的一笑,說道:

兒吞幾個包子,不是和饅頭一樣可以過癮

在邊上,也掩着咀,忍不住好笑 大家給他說得都笑了起來,連蘭鳳站

吞虎嚥一口氣吃了六個包子。 賈老二邊說邊吃,等話說完 ,已經狼

笑道:「賢總管,這個也……」 徐少華吃了三個,指着剩下的一個

裏那個包子已經不翼而飛一 剛說到「也」字 他要說:「這個也給你過癮吧」,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

H88 父遇害,家師失踪,愚兄豈能見異思遷? 弟子,已拜在師叔馬陵先生門下,如今先

巳把它吞到肚裏去了。」 ,才嘻的笑道:「公子不用說了,小老兒 只見賈老二咀巴動了兩動,就已嚥下

加證實,此人準是一位風塵異人無疑,也,怎麼沒看到他伸手拿包子的呢?心中更 就不再多說。 徐少華暗暗奇怪,自己就坐在他對面

果然把一碗熱氣騰騰的稀飯一口就喝了下 三碗稀飯,蘭鳳剛給他裝來第四碗,賈老 了,小老兒還有一口就好。」話聲甫落, ——看三人都已停筷,忙道:「好了,好 停下筷來,賈老二又吃了四個包子 徐少華三人各自喝了一碗稀飯,便已 ,連喝

燙壞肚腸。 藍如風道:「你喝得這麼快,也不怕

,比稀飯還燙呢! :「沒關係,小老兒喝烈酒,在肚裏發 賈老二用衣袖抹了一下咀角,嘻的笑

走走,中午,爹要給大家洗塵。」 三弟難得到自己谷來,要小弟陪你們到處 史元站起身道: 「爹昨晚說:大哥,

咱們洗塵,小老兒叨公子的光,也有酒喝 賈老二接口道:「妙極,史大莊主給

朝徐少華道:「大哥,我們走吧。」 史元回頭道:「你眞是酒鬼。」一面

進入第二進,只見正有七八個藍衣少年, 一行四人出了蘭苑賓舍,從西首院門

小師弟,只是我也沒有見過。一徒叔叔的新收的弟子,司徒叔叔還是爹的 史元低聲道:「我聽爹說,他們是司

> 們練的劍法,攻勢凌厲,身法快捷、勝過目不暇給,他幼練劍,自然看得出來,他 二十左右,但身法劍法,都練得極爲純熟 本門「雲龍劍法」甚多。 尤其劍法,出劍如風,變化繁衍,使人 徐少華看那些練劍的少年,年齡全在

我們快些走吧!」 江湖上有不成文的規定,不是本門中 「不要緊!」史元道:「大哥、二弟

走的。」 又不是外人,何况是爹要我領你們到處走 當下就領着大家從廊間轉出,跨出中

練擒拿手法,這些漢子年紀都在三十出頭一二十個靑色勁裝漢子,兩人一組,在演 院腰門,又看到一片練武塲子,塲中正有 個個身壯力健,學步沉穩。

見天下之大,人上有人! 十八式」,心頭不由大爲驚異,也由此可 擒拿術,不論技巧手法,無不勝過「雲龍 雲龍十八式」名震江湖,看了他們操練的 徐少華出身淮揚派,正是以擒拿手

滕管事跟爹多年,我小時候,也跟他學過 這些粗笨的功夫,是縢管事教他們的 史元在旁說道:「他們是本莊的莊丁

史元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賈老二接口道:「他就不肯教了

莊主親自傳授武功,滕管事自然不肯再教 公子了,譬如咱們少莊主將來有了兒子 也只是猜想,公子年紀稍長,自然由史大 賈老二聳聳肩,嘻的笑道:「小老兒

> 式自然不敢再教他了 爹、娘學家傳的武功了,小老兒的莊稼把 可以逗着他玩,等到他年紀稍大,就要跟 小的時候,小老兒的一兩手莊稼把式,還

史元忽然臉上一紅,啐道:一你就喜

的武學… 也許是大有來歷的名門之女,也有她家傳 派,有家傳的武學,將來的少莊主夫人, 點也沒有胡說八道,咱們少莊主出身淮揚 賈老二眨着眼睛, 說道: 「小老兒」

大哥的手,朝長廊走去。 史元道: 一大哥,我們走!」他拉着

叨就自己嘮叨,我們走啦!」急忙跟去。 賈老二也急忙跟了上去。 藍如風回頭笑道:「賈總管,你要必

處? 林,東西兩側,濃林葱鬱,都是參天古木 隆冬,梅蕚怒放,暗香浮動,看去一片花 在谷佔地極廣,除了莊前一片梅林,時值 旭日剛從遠山昇起,放眼四顧,但覺這自 ,另有碎石小徑,穿林而去,不知通向何 ,正當夜幕低垂,看不清谷中景象,這時 ,但覺羣山廻繞,宛如屛嶂,昨晚來時 長廊繞過前進,來至大門口,跨出大

在練劍,劍光掩映,宛如二三十團巨大的 ,也有二三十個青衣武士,正

不知起身沒有,我們應該去拜見他老人家 動手的壯漢,人家正在練劍,自然不好過 去,這就回頭向史元道:「二弟,史伯父 徐少華認得他們正是昨晚和自己等人

> 候、大概在書房裏呢!走,我領路。 史元道: [参一向起來得很早,這時

從長廊出月洞門,這是正屋東首的一座偏 一排五楹,極爲幽靜。 ,小天井中放着不少盆栽花木,石階上 他領着大家回入大門,折而向東,

川清朗的聲音,笑道:「元兒,是你們來 史元領着三人剛走近石階,就聽史其

史元道: 是大哥和三弟來看你老人

史其川呵呵笑道: 「快請。」

到門口,一名青衣使女已經掀起棉帘,讓 大家入內,才放下帘子。 史元却領着大家朝東首一問行走,剛走 書房中間一間,是佈置精雅的起居室

昨晚諸多簡慢,還住得慣吧?」 站起身來,藹然含笑道:「二位小兄弟, 籤,俱是古籍。史其川巳從一張高背椅上 書房中窻明几淨,四壁圖書,玉軸牙

,小侄兄弟都很好。 徐少華連忙欠身答道:「史伯父太客

家裏就好,不用客氣。 來,可以多盤桓些日子,把這裏當作自己 胸黑鬚,微微一笑道:「你們難得到這裏 「住得慣就好。」史其川一手摸着垂

史其川抬手道:「坐、坐、大家坐下 徐少華道:「多謝史伯父。」

青衣使女給四人端上茶來。 來好說話。」 徐少華、藍如風告了坐,才行坐下

一次來,老夫取名絕塵山莊,原是要擺脫 史其川含笑道:「這裏連元兒也是第

六合劍」、「破形意劍」、「破衡山流雲 「破華山太白劍」、「破八卦劍」、

不知道。」

,小侄失敬之至!」

徐少華道:「原來史伯父是潛心著述

寫些東西,所以連老夫的一些老朋友,都

塵俗,不想有人打擾,才可以靜下心來,

全給他破去了?各大門派的武功,豈非全 都一文不值了? 壓當今天下各大門派威震武林的拳劍豈非 這十五册手抄本,如果眞實不虛,那

兄弟把老夫看作隱居林下的高士,老夫豈

「哈哈!」史其川朗笑一聲道:「小

他不待徐少華開口,續道:「其實老

成? 這位史伯父,竟能精通各大門派的武藝不有全盤瞭解,才能找出它的缺失來,難道 奥之處,要破某一種拳、劍,必須先對它 各家武學,千百年相傳,都有它的精

你可不相信麼?你怎不取下來看看呢?」 際,只聽史其川呵呵一笑:「徐小兄弟, 徐少華對着這一格書正在怔怔出神之

正好把黑衣這一式劍法破了。下面也有細劍法」,另一個穿白衣的人,使的劍法, 和註解,但在每一式下面,却繪了兩個持 摩三十六劍」,每一式都繪有詳細的圖形 都是如此。三十六式「達摩劍法」果然一 在,說得極爲詳盡。再翻了幾頁,每一頁 字註解.說明這一式劍法的缺失和空門所 劍的人,一個身穿黑衣,使的正是「達摩 一破解無遺。 的一册,翻了開來,只見上面寫着「達 ,就隨手取下「破少林達摩劍,羅漢棍 徐少華也正有此意,聞言應了聲「是

破法圖解。 面一樣,有詳細圖解的棍法和兩人對打的 下面半册是少林「羅漢棍」 ,也和前

投地,合上書本,放回一處,一面說道:約,心頭對這位史伯父,不禁佩服得五體 徐少華雖然只看了一册 ,等於可窺全

> 知這些各門各派的秘本,史伯父如何找來 「史伯父胸羅萬有,小侄萬分佩服,只不

是老夫批註的。」 但這些本子。有些是先人留下來的,有的 江湖一眼就看出你是那一門派的弟子了, 多巳不是秘密了,所以只要你一出手,老 展他們本門的招式,因此各派武功,差不 少年來,各門且派弟子行走江湖,總會施 史其川含笑道:「這也並非難事,多

是越是凌厲的劍法,破綻也越多…… 全十美的拳劍,總歸是會有破綻的,尤其 實天下武學,不論你如何精奧,也沒有十 他不待徐少華再問,接下去道:「其

刺出去,耍花招,劃圓圈的時間,看起來 要先來上一圈花招,什麼左右開弓的,才 有什麼用?有些道士和尚,要刺出去,還 說誰快?現在大家都只知道耍花招……| 你耍花招的時候,我直截了當的一劍 眼花繚亂,實際上可不管用,你想想看, 嗓子插口道:「劍是殺人的利器,講劍法 史元哼道:「你懂什麼?」 「史大莊主說的沒錯。」賈老二尖着

花招,花招越多,雕真功夫也越遠了,你 多變化,這些變化,就是每一代加進去的 們祖宗的劍法,代有闡發,也就加入了許 有千年,少說也有二三百年,後人精研他 一點不錯,各大門派的劍法,傳下來的巳 們練劍,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史其川大笑道:「元兒,賈總管這話

大行家呢!」 史元失笑道:「賈總管,爹說你還是

行家不敢。」賈老二得意的道:

家都只知道祖師爺了呢! 師還高明多哩,再過上一百年,江湖上 來看去,史大莊主真比達摩祖師,三豐祖得清潔溜溜,小老兒活了一大把年紀,看 小老兒可不會使劍,史大莊主才是大行家 劍劃來劃去,不是真的拚殺,才有此感 小老兒看許多人練劍,就覺得他們把一支 ,你看,把八大門派的劍法,拳法,都破

受用,只是拈鬚微笑 他說得口洙橫飛,聽得史其川也極爲

,可以一劍殺死一個高手。」會知道一個人,那就是賈總管,不用花招 史元披披咀道:「不,後世武林,還

兒一劍殺一隻蟑螂,倒可以辦得到。 兒一劍殺一個高手,那可沒把握,要小老 史其川含笑道:「賈總管風趣得很 這話聽得大家都不禁笑了起來。 賈老二聳着肩,笑嘻嘻的道:「小老

也很投老夫的胃口…… 賈老二沒待他說完,忙道:「這叫做

一見如故。」

缺少一名總管呢!」 小兄弟的總管,不然,老夫這絕塵山莊也 史其川道:「可惜賈總管已經當了徐

人說過一客不投二主,小老兒怎好見異思 賈老二連忙搖手道:「這個不成,古

遷?這個萬萬不可! 主,不是一客不投二主。 史元道:「你說錯了,是一客不煩二

「對,對!」賈老二聳聳肩,笑道

「就是這句話。 史元道: 「但這句話你也用錯了。

(未完・十

雲掌」、「破八卦掌」、

「破形意拳」

「破衡山冲天拳」、「破六合拳」

伏虎拳」、破「武當綿拳」、「破峨帽飛 都標有牙籤,上面寫着:「破少林羅漢、 上格是「拳術」,下格是「劍術」。 之中,又分爲上下兩格,拳、劍兩大類,

「拳術」這一格中,共有八本,每本

不由心頭猛地一跳!

這一格的書,敢情都是手抄本,一格

妨瀏覽瀏覽,對你們也許不無裨益。」

徐少華聞言不覺走了過去,這一瞧

道:「你們三個小兄弟,有空的時候,不

他伸手一指西首中間一排書格,含笑

些意見,也許能有助於武林罷了!」

雖然分門立異,實則同出一源,同歸一理

,因此在閒暇之時,就各派武術,批註一

塵囂,想到各大門派閉關自守,秘技自珍 不過一年之中,有兩三個月到這裏來聊避 夫只是一個武夫,那裏談得上潛心著述,

,又囿於門戶之見,未能領悟天下武學,

「破武當兩儀劍」、「破峨嵋亂披風」、牙籤標着:「破少林達摩劍、羅漢棍」、

「劍術」這一格中只有七本,也各有

們認出,雖然走脫,但凌天鳳念念不忘神鼎眞經之事,找到伍쀓,知道凌浩田到襄城, 雲將他撞個滿懷,發生爭執,繼而動手,凌浩田見凌英英兄妹來助陣,邊打邊走,被他 手打傷,可能已返西域,心裏淸除了威脅,告辭雕去,在路上無意中遇到温劍南,丁潔 便親自帶領兒子去跟踪,凌英英沒有去,反被萬高樓知道,來凌家將她捉拏制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木師太將武功傳授凌浩田 林祖德,見他學成

念舊報恩典

你賣了祖屋,日後住在那裏? 他代賣祖屋。那老頭訝然道:「好侄孫, 次日一早,丁潔雲便去找他叔祖,請

「侄孫想到登封去了……嗯,跟我:

寧作階下

賣?」 既然你們已經决定,何不等你出閣之後再

丁潔雲紅着臉道:「叔祖公您說到那

裏去了?誰說我要出閣。

麼?

那老頭恍然大悟 道 「原來如此

他上路。

浩田

料不到一個時辰便辦妥了,丁潔雲恐怕凌

,會改變主意,一交易完畢,便拉着

本來以爲要幾天才能辦得了的事,誰

忽然有人道:「凌浩田

檔麵食,便坐下裹腹,那碗麵尚未吃完

,你不請酒鬼喝酒

兩人信步而行,到午後見路旁有一攤

的。」 地問道:「伍前輩,你爲何趕得滿頭大汗 但當他回頭見到伍鐘時,不由一怔,訝然 爲知道他叫凌浩田的,只有少數幾個人 凌浩田不用看也知道來的是伍鐘,因

透,還有點氣喘。 運,還是我好運!」伍鐘渾身都爲汗水濕 「小子,能夠找到你 ,也不知是你好

個姑娘! 然不賣酒,但煮的麵倒也不錯!啊!對啦 ,晚輩忘記爲你們介紹,伍前輩,這位是 凌浩田道:「誰好運都一樣,這裏雖

還有心情慢慢吃?凌天鳳正帶人找你晦氣 伍鐘一把將他拉了起來,道 「虧你

/西門丁

可

,還不快走!

凌浩田吃了一驚,忙拋下幾個銅板

替你侄孫賣掉吧,多少錢都沒所謂,侄孫 丁潔雲忙道:「叔祖,你不必多問

·嗯,不如老夫替你 「既然是這樣 問道: 英名,幾乎爲你喪盡-才噓了一口氣 開禾塞,舉起酒葫蘆,仰天喝了幾口 一條小村,到達一座村林才停下 伍鐘拉着他向田野跑去,一口氣繞過 「凌天鳳在什麼地方? , 道 : 「好險,我酒鬼一生

只想拿筆錢防身。

吧?」蹄,趕來通知你!嘿嘿,你沒有遇到他們 道: 老夫醒來之後 老夫,從老夫口 伍鐘道: 「伍前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凌浩田恍如丈八金剛摸不到頭腦,問 ,已不見他們,所以馬不停 「凌天鳳不是人,他灌醉了 中得知你去襄城及登封,

買吧,日後你回來,也有個地方歇脚。

丁潔雲喜道:「好極了,價錢隨你付

,老夫也想買一楝…

那老頭想了一下,

,侄孫回家拿屋契過來給你。

「沒有,晚輩剛離開襄城」

酒來 嘿嘿,算你命大!」 「哈,也許他們走的路跟老夫不同 伍鐘說罷又仰頭喝起

晚輩幹甚? 凌浩田道: 「但晚輩還不明白 ,他找

當然不會放過你! 仇,傷了他兒子徒弟,他這人心胸狹窄,以要找你,此是一;第二則是你跟他結了 「唔,他以爲你知道眞經的下落,所

多謝伍前輩報訊之情

眞是羨煞老夫也! 是爲你!嗯,這位丁姑娘是你女友?哈, 誤事,我這是亡羊補牢,是爲我自己,不 瞧不出你這傻小子,還不時有美人相陪 伍鐘連連搖手,道: 「都是酒鬼貪杯

鐵木師太委託晚輩送她回家的,不料 麥浩田紅着臉吶吶地道: 人都已死了,所以 一丁姑娘是

伍鐘也不多問是那 一位鐵木師太,急

何處? 道:「好,酒鬼不再跟你說笑,你準備去

,所以想去那裏找尋親人! 「晚輩已知自己的身世,乃登封人氏

鳳人多勢衆,如今正在找你,依酒鬼之見 ,你還是暫時別去!」 ,或者看不起你,做人理該識時務,凌天 伍鐘沉吟道:「不是酒鬼長他人志氣

忘記你曾經打傷他兒子和徒弟麼? 經』的下落,就算他找到我也沒辦法! 伍鐘跺足道:「你怎這般死心眼?你 凌浩田道:「晚輩根本不知『神鼎眞

較哩! ·他們害得我還不慘?晚輩都不跟他們計「那是因爲晚器爲了自衞才打傷他的

不必匆匆地趕來報訊!」 知道麼?何必送死?早知你如此,酒鬼也 伍鐘怒道:「凌天鳳爲人如何你還不

去,也躭誤不了正事! 長期留在登封,等他們走了之後,咱們再 理,咱們就暫時避一避吧,相信他們不會 丁潔雲道:「凌大哥,伍前輩說得有

位姑娘比你還聰明!」 伍鐘「哈」地叫了一聲:「想不到這

生涯也十分厭惡, 伍鐘說道: 凌浩田道:「好吧・其實晩輩對武林 「酒鬼責任巳完,就此告 避開他們就是!

凌浩田忙道:「伍前輩,晚輩還未請

你喝酒哩!

夫尚有事要辦,後會有期!」 他說罷展開 老夫,今日這一頓就暫時欠下吧,因爲老 伍鐘笑嘻嘻道: 「你的喜酒不許漏了

H92

輕功向山坡那方馳去,眨眼間便已不見 丁潔雲道: 「這位前輩眞是神龍見首

「他表面雖然骯髒,又不修邊幅,

助是熱心人!」 丁潔雲問道:「废大哥,如今咱們先

去何處?」

跟那些人來往,甚至連見到也覺討厭! 之後,咱們找個沒人到的地方,開荒闢野 我也不知道……以我的性格,我根本不想 自耕自足,你說好不好? 丁潔雲忙道 **凌浩田望着灰暗的蒼穹** 「凌大哥,等你探了親 ,嘆息道

田? 凌浩田喜道:「你肯跟我隱在深山耕

家可歸,不跟你還跟誰? 丁潔雲雙頰酡紅,道: 「小妹如今

:」 废浩田忽然泛現愁容

意 ,不讓小妹跟你?其實師父要小妹跟你 ,她老人家的意思已很明顯: 潔雲急道:「凌大哥,你又改變主

怕他們不放過我,假如你跟着我,會連累 麥浩田道: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

未必找得到咱們!凌大哥 咱們走吧!」 丁潔雲道:「我才不怕!而且他們也 ,你不必担 10

「有路就走 **慶浩田反問一句:** ,總之暫時不去登封一 「去那裏?

河而聲名遠播一 金店,地方雖小 在登封附近打轉。登封附近有個地方叫大 話雖如此,他們走了幾天,結果還是 ,但因爲出了個富家金天



當二朝奉,自此逐漸在押店這行漸露頭角 滅師之後,很快便被人聘講至另一間押店 傅和大朝奉的做法,一一記在心裏。三年 ,但自小定下大志,遠至應天府押店當學 不久甚至做起老闆來,押店由一家而發 憑他的聰明,加上是個有心人,把師 金天河早年不在大金店,出身亦貧窮 ,其後連揚州、蘇州、 杭州都有

分店,更兼營河南與江淮之間的土特產貿 ,成爲一方之豪。 今日金天河的子孫都巳長大成人,金 十年之前,金天河在洛陽和信陽再開

亦因此而大大揚名。 院子,在家享清福,大金店這個小地方, 天河便告老回家鄉,在大金店建了一座大 金天河這次回大金店,頗爲鄉民做了

些好事,算是發財立品。大金店亦有了市 ,集裏有座小客棧,他倆開了兩間房 ,逐漸熱鬧起來。 這天凌浩田跟丁潔雲在黃昏進入大金 ,因爲恐怕碰到废天鳳,便一早

後來聽見喊殺聲似在遠處,而且聲音並非 ,起初凌浩田還以爲是衝着自己而來的 不料,睡至半夜 • 這才放了心,重新睡下。 ,忽爲一陣殺聲震驚

房門忽被敲响,凌浩田低聲問道: 外面傳來了丁潔雲的聲音:「凌大哥

「別怕!不是衝着咱們而來的! 凌浩田打開房門,將她迎進去,道:

你聽見聲音麼?」

甚麼事?一 一小妹不是害怕……嗯,你說發生了

紛紛互相詢問原因,一忽,有個小二道: 「好像是金老爺家遇賊刦!」 此刻,客棧裏的人也都被驚醒

這夥刦匪,也是瞎了眼,蒙了心,敢在太 ?嘿嘿,他是大富豪,家裏還缺保鏢麼? 一個房客道:「可是金天河金老爺麼

被他們刦去沒有?」 **刦匪人數可也不少哩,有些還騎着馬!」** 小二道:「俺剛才出去看過了,那夥 一個大嗓門的房客道:「到底金老爺

在屋外面厮殺,金老爺好像有朋友助拳哩 !那刦匪的老大像是姓海的,俺倒未聽過 小二道:「俺也不知道,只知道雙方

得去看看,假如他有危險,好歹也得助他 有這麼一號綠林好漢,許是外地來的!」 大哥?不行,海大哥對我恩重如山,我可 ,忖道:「姓海的刦匪,莫非是海山關海 這些話都傳到房裏 ,凌浩田吃了一驚

聲問道:「凌大哥,你在想甚麼?」 丁潔雲心思仔細,見他眉頭合攏,輕 「丁姑娘,你在房裏等我,我出去看

丁潔雲攔住他,問道:「你要去助金 ,不過你千萬不要出去!

刦匪老大是姓海,我怕是一位對我有恩的 大哥,假如他有難,我可不能坐視!」 丁潔雲急道:「但你自身難保,還要 凌浩田壓低聲音道: 「剛才小二哥說

> 我日後能長命百歲,活着也不能安樂! 如山,如果他有難我竟然袖手旁觀,就算 理,但做人該飮水思源,海大哥對我恩重 凌浩田正容地道: 「我不懂得說大道

去也行,可得答應小妹一個條件。」 凌浩田已穿好鞋子,急道:「是甚麼 丁潔雲知道再勸無效,便道:「你要

一帶我一齊去!」

後立即返回襄城,或者去找你師父!」 !不過萬一有事發生,你千萬莫露面,事 凌浩田略一沉吟,道:「你要去也行

潔雲緊緊跟在他後面。 **愈子,跳了出去,朝人聲吵雜之處走去。** 路!」不分由說,推開人叢鑽了進去,丁 ,他回房拿了劍,兩人也不走大門,推開 ,遠處火光照天,凌浩田道:「請讓讓 不過轉過兩條短街,前面便圍了許多 丁潔雲只求他帶自己去,便一口應允

亮,人影幢幢,幾組人殺得正緊張,只是 丁姑娘,你在這裏等我,要不我便不高興 距離遠,看不清面貌,废浩田回頭道: 大段距離,只見一座大院前,火把風燈光 原來看熱鬧的人,離打鬥之所還有一

帶去!」可是凌浩田話一說罷人已走遠! 天鳳父子師徒,其中還有許多面生的人, 星寨的弟兄,而且厮殺的對手,赫然是凌 凌浩田走到那裏,不但發現 封匪是七 丁潔雲解下長劍道 「凌大哥你把劍

十多個,起初他們忽見背後衝來一個人 七星寨帶來的人,都是精英,只有二

估計是金天河家的護院。

足智多謀 時,又覺一怔。「賽吳用」楊浩在旁押陣 都吃了一驚,及至後來發現來者是凌浩田 ,叫道:「林兄弟,快到這邊來 ,他得先摸清凌浩田的來意。

在這裏。 凌浩田奔了過去,道:「原來二哥也

凌浩田無暇跟他訴別情,急問 楊浩問道:

二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兄弟,當日李三弟被殺你也在塲吧?」 仇,就跟他鬥起來了,接着便混戰起來! 不料剛好碰到凌天鳳父子在金家,他力阻 金老爺借糧,老大想起李三弟被他殺死之 楊浩道:「咱們來向金老爺借些糧 他話中之意甚是明顯,奈何凌浩田無

心咀嚼,又問:「依二哥之見 咱們的勝算如何?」 楊浩道:「林兄弟請數數對方尙有多 ,這一仗

少高手未動手,勝負如何,已然分明! ,他發誓要殺凌天鳳,他肯退麼?再說現 楊浩歎息道:「老大跟老三感情甚篤 「那怎還不退?

在要退也來不及了!」 付海山關和卓七,依然從容不迫,而其他 凌浩田放眼望去,見凌天鳳一個人對

寨的宗旨,是不濫殺無辜,除非迫不得已 因爲金家有許多孔武有力的家丁 即使七星寨欲以多爲勝,也未必能如願 的梁老四和唐老五等人,情况亦都不甚妙 ,否則也不會使這一招的了 而且金天河還有兩個護院在一旁監視

頗感意外,忙道:「林兄弟,你一個人去楊浩本來還對他生疑,此刻一聽,又 可改變不了!」

他說罷,頭也不回地大踏步走過去。 照我的話辦就行,否則小弟終生難安!」 凌浩田十分嚴厲地道: 「總之楊二哥

喝道:「你讓開,我不想對付你! 一個金家的護院走過來,凌浩田大聲

浩田 砍去-,我也要打發你!」 ,你分明是七星寨的一夥,你不想對付我 那護院姓韓,一聽便冷笑道:「小子 他揮動厚背刀,望凌

己還不知道而已。此刻見對方厚背刀砍來 大半年的指點,已是一流高手,只是他自 武林中已罕有對手,加上經過鐵木師太的 ,左臂一翻,反勾對方的右手腕! ,雖急而不穩,雖狠而不密,他擰腰一閃 凌浩田打通了任督二脈,功力之厚

那姓韓的護院亦禁受不住 ,但凌浩田的右拳已擊在他右脅下空門! 這一次大出對方意料,連忙將刀一橫 這一拳他雖然只用了三四成真力 ,大叫一聲,倉 ,但

惶而退-凌浩田身子一掠自他身旁飛過,直奔

棒上,那家丁只覺雙臂發麻,手指不由鬆 指合攏,緊緊抓住長棒,右腿一抬 凌天鳳,一個金家的家丁見到揮棒掃來! 凌浩田覷得眞切,雙臂一翻一抄,十

夜天鳳腰際發去,叫道:「凌天鳳,你不 凌浩田手持長棒,標前兩步,木棒向

> 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及,叫道:「小子,這眞是天堂有路你 凌天鳳左臂一沉,將木棒撥開,目光

地也來了?」 海山關則警喜地道:「林兄弟,你怎

我來殿後!」 凌浩田道: 海大哥,你快帶人去

近身纒住,因此凌浩田雖然未曾習過棒法 棒一陣急獸,由於凌天鳳被卓七和海山關 立即走,要不我今生都不安!」他說着長 ,亦給予他極大的威脅,幾番遇險! 海山關大喝道:「不行,你快走! 凌浩田道:「海大哥,你聽我的話

他! 過來,凌浩田急叫道:「七哥,請你擋住 岑原見師父危險,捨下唐老五,殺了

然有板有眼 掃、擊、戮、圈、絆,幾個字訣使來得居 的護院只得下塲,接住卓七。凌浩田長棒 唐老五與卓七雙雙衝前,另一個姓何

誰為師? 海山關詫異地道:一林兄弟,你拜了

海大哥你再不跑,我就不跟你做兄

攻得手忙脚亂,忙道:「林兄弟,老四快 不行了,你快去助他! 海山關游目四顧,見梁老四被凌英武

殺死,不敢不報仇,還是你去!」 凌浩田道:「我親眼見李三哥被他們

老四處飛去,可是楊浩却在此時吹起收兵 海山關略一循疑,果然收刀飛身向梁

七星寨的人開始退後,海山關略一循

,也慢慢後退,大聲叫道:「林兄弟

凌英武叫道: 「來得去不得!大家衝

是要海老大? 得身,他低聲道:「凌天鳳,你要我 凌浩田長棒亂掃,凌天鳳幾番都近不 "還

使我殺不了你,要殺你徒弟兒子,可也不 處置,若要海老大的,我便跟你拚命,即「你若要我的,我便留下來,任由你 「要你又如何 ,要海老大又如何? ,我便跟你拚命,即

調虎離山之計,快回來-言聳聽,當下忙道: 凌天鳳見識過他的能耐, 「武兒,提防中他們的能耐,知他並非危

急道:「老二,你快想個辦法!他葫蘆裏?」他還轉過去,却讓楊浩一把抓住,急海山關急問:「林兄弟,你有何辦法 快走,我有辦法逃生,不必以我爲念! 力,衆人一聽急忙收步回身,海山關一見 ,又要衝過來,凌浩田忙道:「海大哥, 調虎離山之計六個字,似有莫大的威

法,微笑道:「小弟也不知道他有何妙法個冷靜的人物,却不說破凌浩田報恩的做 ,剛才他來的時候,便對小弟說他有辦法 楊浩心中對凌浩田十分欽佩,但他是

「嘿,他這傻瓜有什麼奇謀妙計

小弟估計他必會以『神鼎眞經』爲餌,拖麥天鳳上次抓住他,也讓他逃脫的事麼? 楊浩心頭一動,急問道:「大哥忘記

> 爲上着,再慢慢打聽和訟法營救,凌天鳳住對方,再慢慢想辦法溜掉,咱們還是走 若要得到眞經必然只會帶兒子和徒弟上路 ,屆時他們的人少了,咱們便不怕了!

讓出路來 盜向村外馳去,看熱鬧的人都鷄飛狗走 ,當下立即揮手下令撤退,路聲响處 這席話說得合理,不由得海山關不信

要的是假如她失手被擒,便再無人可救凌己也要成爲階下囚,這還不打緊,更最重樣衝過去,不但救不了凌浩田,反而連自 格 浩田了。 一驚,但她自小禮佛,養成恬淡嫻靜的性 ,心念一動,便知道憑自己一人,就這 丁潔雲見凌浩田被他包圍住,也大吃

即返回客棧,拿了衣衫銀子又悄悄離開 她將利害想清楚,便混在人羣中,隨

凌天鳳目光一凝,道:「凌某實行了

殺要打,隨便你! 隨即將木棒拋落地上,高擧雙手道:「要 諾言,不知你又會否食言! 凌浩田對他雖然痛恨,但二話不說

俠,這小伙子是什麼人?」 個老江湖,見狀走了過來,問道:「凌大 巳有許多年了,早年走南闖北,算得上是 金天河的護院領班袁鐵翅,跟金天河

知之甚詳,凌某有意慢慢拷問!原兒,還雖然不是七星寨的一夥,但對海山關一切 不拿繩子來,將他縛住! 凌天鳳道:「此人是海山關的義弟

兢兢地上前 自有金家的家丁送上麻繩,岑原戰戰 ,把凌浩田雙手和雙脚全都縛

上踢了幾記,道:「小子,想不到你也有 住。縛實了之後,他忍不住伸脚在他身邊

田身上戮了幾記,封住了他的啞穴和麻穴 然後吩咐樊愛弟扛他進莊 凌天鳳這才收劍走過來,伸指在凌浩

服得五體投地,相救之德,更是沒齒難忘 下,不損毫毛!凌大俠高風亮節,金某佩 小事,何足掛齒,何况此乃咱們學武之人 人也多,說話十分得體,恍如老江湖。 !」他因生意做得大,去的地方多,見的 「今夜幸得凌大俠拔刀相救,使寒舍上 废天鳳微微一笑。「金兄言重,些微 金天河聽見賊人已退,親自下階迎接

勞了半夜,必巳飢渴,請先上廳休息!」 「金兄客氣了!請進!」 「金某巳吩咐下人準備酒食,諸位辛

進客房,自己才回房休息 ,至四五更天才散席。金天河親自送他們 。俄頃,下人送上酒食,賓主擾攘了一番 兩人推讓了一陣,結果還是並肩上廳

逢! 把燈光弄暗,再解開凌浩田的啞穴,說道 扛進自己的房間,他將燈蕊按下一截,先 「林祖聰,咱們眞是有緣,先後數度相 凌天鳳記掛着凌浩田, 忙叫大子將他

忤,又笑問道:「你知凌某爲何此刻要見 废浩田當作沒聽見,凌天鳳也不以**爲**

雲是否會落在他們手中。凌天鳳見他三緘 其言,甚覺沒趣,只好續說下去。「其實 夜浩田還是不開腔,心中只担心丁潔

> 鼎眞經』在何處?」 你該知道凌某的目的,快從實招來, 河神

,道:「只要你供出真經的下落,凌某自 凌浩田依然不開腔 , 凌天鳳把臉一沉

去拿麼?」 假如我知道『神鼎眞經』在何處,我還不 凌浩田道:「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

是已經得到了?若非如此一一一次。 飛猛進二 ,你武功怎會突

「那是我得到名師指點?」

「誰是你師父?」

上大覺庵麻煩師太,哎啊,這件事實在說亡,我若供出鐵木師太來,只怕這些人要後便是因爲一本神鼎眞經而被攪至家破人變浩田心頭一動,暗忖道:「當日爹 不得!」

功,世上又有誰,可以令你在短短的時日哈,道:「若非你習了眞經上面記載的武 ,脫胎換骨?」 凌天鳳見他欲言又止,不由打了個哈

凌浩田吶吶地道:「我真的不知道真

某的耐性有限,你以爲不開口便行麼?哼 他再度沉下面來,厲聲道:「林祖聰,凌 ,凌某的手段,你又非未見識過! 陣,除了幾塊碎銀之外,別無他物 凌天鳳怎可相信?伸手在他懷中摸索

打死我,還是得不到,依我看根本就沒有 凌浩田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就是

「放屁!你道凌某是三歲小孩 ,這種

> 在你臉上再添幾劍?」 話也騙得了我?林祖聰,你是不是要凌某

那本眞經根本就是不祥之物,你又何必去 凌浩田好像沒有聽見,續道:「其實

麥天鳳截口道:「你怎知它是不祥之

父親…… 許別人爲了得到它,會把你殺死!就像我 ,至今已有多少人?假如你得到真經,也「不是麼?爲這本真經受傷和被殺的

凌天鳳目光一變,急問: 「你父親如

本真經恨之入骨,又怎會想得到它?」 人打死,所以的自小便成爲孤兒!我對那 但也知道不能告之實情,他期期艾艾地道 「先父便是因爲爲了爭奪那本眞經已被 **凌浩田雖然腦筋不靈活**

落! 「你不想得到它,不等於你不知其下

幾遍才相信? 凌浩田不耐煩地道: 「你到底要我說

你的胸膛,看到你的心 凌天鳳陰森地,說道:「除非我剖開 ,否則我怎也不相

其實是個……奸詐的小人!」 凌浩田怒道:「凌天鳳你枉爲大俠

也不能例外 誰看清楚我的眞臉目,誰便要死 你說得不錯!世人爲何稱我爲大俠?因爲 **凌天鳳將劍抽了出來,冷笑一聲:** ,你當然

「我本就該死在絕谷中了 凌浩田目光居然沒有一絲畏懼之色 ,能多活這些日

, 巳是意外!

悟的,凌某就… 道:「凌某再說一遍,你如果還是冥頑不 ,不由一怔,他輕輕吸了一口氣,沉聲 凌天鳳從未遇到像他這樣淡于生死的

友! 音,道:「爹,你莫忘記,他還有一位女 話未說畢,門外忽然傳來凌英武的聲

是不是在你女友處?她叫什麼名?」 凌天鳳哈哈一笑。「凌某幾乎忘記

知道,而且跟她毫無關係!」 凌浩田暗吃一驚,忙道:「她完全不

她抓來,不怕她不說!」 裏搜索一下,那女子一定還在客棧裏,把 凌天鳳大聲道:「武兒,快派人到集

...我說.... 凌浩田脫口道:「不要難爲她!我:

處? 性的話,必然十分感動,說吧,真經在何 是你多情種子,那姑娘如果知道你爲她犧 废天鳳哈哈大笑,道:「林兄弟果然

個優徒弟呢? 萬高樓哈哈笑道: 凌英英吸了一口氣,道: 「乖徒媳 「我……我 ,老子那

不知道!」

找你? 「你沿途跟他雙宿雙樓,難道他不來

「你胡說!

的人。」難道你這樣快就忘記?想不到你是個寡情 胡說?當日你跟老子那優徒弟拜堂的事,萬高樓又是一陣怪笑,說道:「老子

,虧你還有臉說出來! **凌英英又羞又怒:「這一切都是你迫**

迫你,你怎不一頭撞崖自盡?嘿嘿,老子 「如果你對他毫無一絲情意,老子若

我……我恨死你-废英英粉臉通紅,結結巴巴地道:

來,可沒欺侮過你,你恨老子什麼?」 之學,但自從你跟傻蛋拜堂之後,一路以 萬高樓道:「老夫只對你有一次不軌 「如果不是你……我……我今天又怎

「你今天如何?如果不是老子,你早

巳跌死了! 「誰要你救?

心求死,現在已可以死一百次了 萬高樓怪眼一翻,怒道:「你如果有

此人便是與「高樓萬里心」萬高樓齊名的 「長劍一杯酒」酒長劍! 废英英不由語塞,那白袍客不耐煩地 「老萬,你廢話說完了沒有?」 原來

?抓到小的,還怕老的不出來?」 酒長劍問道:「凌姑娘,令尊凌天鳳 萬高樓冷哼一聲:「老酒,你急什麼

在何處?」

不在麼?我可不知道他去了那裏!」 凌英英道:「我雖然是他女兒,家父 凌英英道: 酒長劍道: 「你真的不說?」 「昨夜我還見到家父,他

道! 很多時,有事也不會告訴我! 萬高樓說道: 「但凌英傑却推說你知

H96

凌英英冷冷地 道: 「對他無利的事

一向都推在我身上!」

下

酒長劍手上稍稍用力

子的手段,你最好老實一點!」 你年紀還小,未聽過老子的大名,不知老 上,解開他的啞穴,道:「凌英傑,也許 痰飛出,「巴」的一聲响,射在凌英傑頭 妹弄什麼玄虛!萬高樓嘴巴微張,一口濃 酒長劍與萬高樓面面相覷,不知他兄

知道,不信你問舍妹!」 凌英傑急道:「老前輩,晚輩真的不

迫供的手段你一向比我高明,還是看你的 酒長劍哈哈的一笑,說道: 一老萬

回利息,但若還不說,便念他是一條好漢 先替我取回本錢,再刷掉他一對招子,討 徒弟的眉毛連肉切掉,你就依樣劃葫蘆, 咱們只好自認倒霉!」 萬高樓當仁不讓,道: 這小子將我

倆碎屍萬段才怪! 聲道:「你們敢?家父知道之後,不將你 他未說罷,凌英傑已經臉色大變,澀

傑嚇得身子亂抖。 刷刷」兩下,先剃下他的一道眉毛,凌英想找他!」他邊說邊走着,舉起長劍,「 「那就更加要在你身上做功夫?咱們正 酒長劍與萬高樓齊聲大笑。酒長劍道

怕他以後反要說我護着那傻蛋了 凉薄,也就忍住,暗道:「我若開聲,只 凌英英有點不忍,但想起他對自己的

拿不準,人家說我不公平! ,這一劍該落多深,你總該說一說,免得 酒長劍劍双放在額上, 問道: 老萬

克之外,沒一個好-萬高樓道:「姓處 「姓凌的一家,除 八,把他的耳朶也割设的一家,除了這個

> ,尚未往下削 「又將責任推給大哥,二哥果然是個

凌英傑已經怪叫一聲:「我說我說! 酒長劍並不收劍,冷冷地道:「老夫

性子急得很,你最好一口氣說清楚!」 「家父他們去襄城和登封!」凌英傑

「去襄城和登封作甚? 「這是千眞萬確的!」

「嗯……是去找林祖聰!」

甚?他爲什麼要去找他? 萬高樓挿腔問道:「林祖聰去襄城作

弟 爲昨天下午那小子打傷了晚輩和晚輩的師 知道……不過,家父是去找他晦氣的!因 「林祖聰爲甚去襄城和登封,咱們不

子徒弟不夠人打,親自出馬!他還帶了誰「哈哈!打得好!凌天鳳好無恥,兒

「家兄及敝師兄弟ー

後輩,還要勞師動衆!」萬高樓冷笑一聲「想不到凌天鳳胆小如鼠,對付一個 · 他是爲什麼的? 「凌英傑,你莫當老子是傻蛋!說明白

酒長劍目光一亮,急問:「消息可是『神鼎眞經』的下落!」 家父懷疑他知道 凌英傑略一猶疑,酒長劍手上即稍加

!是否確實,晚輩不敢說! 凌英傑道: 「這是『酒鬼』伍鐘說的

凌英傑用怨毒的目光望了妹妹一眼過這句話,是爹**爹**自己思疑的!」 凌英傑忍不住道:「胡說,伍鐘沒說

:「晚輩是聽家兄這樣說的!

凌英傑恨得牙癢癢的 ,却又不敢反駁

等還是去找他們? ,酒長劍鬆了手,道:「老萬,是在這裏

明明想追他們,却故意來問老夫!」 萬高樓瞟了他一眼,道:「老酒,你

你,你不要狗咬呂洞賓! 萬高樓又哼了一聲,道: 酒長劍微微一笑,道:「老夫是尊重 一把這兩人

小鷄般,大踏步走下大廳。 都帶去吧!」酒長劍一手一個 夜家的家丁家將見狀, 連忙在庭院中 ,像麻鷹捉

不耐煩麼?」 列陣攔堵,萬高樓冷哼一聲:

小姐,咱們便放你們離去!」 一個家將大着胆子道:「放下少爺和

子不放人呢?」 在酒長劍身前,冷森森地一笑。「假如老 萬高樓怪笑一聲,單足一跳,晃身立

勇氣也散失了,色厲內荏地道: 人的,如何向主人交代?」 人飯,替人效勞,兩位這樣,叫咱們做下 那家將見他滿臉殺機,那僅有的一點 「咱們吃

條胳臂登時軟軟地垂了下來! 開第一腿,却讓他第二腿踢中右上臂,一 身子已斜飛而出 「那還不容易?」 ,連環腿蹬出 酒長劍話未說畢 ,那家將閃

的臂骨踢甩了臼,則未曾見過!雖如此,飛脚踢斃的人之技,絕不爲奇,但將敵人 大俠,交遊廣闊,連帶下人們見聞亦廣; 這些人雖然武功不高,但主人是武林

紛紛讓開。 亦曉得厲害,當下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

老子也可代勞!」這一說 萬高樓道:「諸位若還怕交代不了 ,那些人更作鳥

闊步走出凌家莊! 酒長劍及萬高樓大笑提着人質,昂首

酒長劍與萬高樓乘來的坐騎,便停在那裏 · 酒長劍輕嘯一聲,兩匹馬踱着散步跑過 是以莊外尚有一塊空地,以顯其氣派。 凌家不但是武林世家,且是鄭州富豪 ,把凌英傑拋向萬高

落時,恰好臀部坐在馬鞍上! 樓的馬背。只見凌英傑半空轉了一圈,跌 萬高樓並不領情。「老酒,咱們把人

酒長劍左臂一甩

質換一換。」 要跟老夫計較?」 酒長劍哈哈一笑。「老萬,你這個也

「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 ,老夫爲

道她跟着你,便沒有危險?難道你是柳下 酒長劍的臉色微微一變,說道:

已經腻了,絕對不會動她一根毫毛! 接觸過女人,才會對她無禮,但現在老夫 「老夫跟你不一樣!上次是因爲久未

俗粉,便是勾欄女子,又怎可跟凌姑娘相 「這些日子以來跟你相好的,不是庸脂 **凌英英只聽得暗暗心驚,酒長劍說道**

夫只求有個女人 「此正是老夫對你不放心的原因!老 『下火』 ,而你却不是如

,越是漂亮、越是年輕的,你越不肯放

地說道:「萬高樓 酒長劍仍將凌英英放在馬鞍上 ,你幾時變得愛揭 ,冷冷 人瘡

但她是老夫的徒媳,老夫不能讓她給你萬高樓道:「老酒,別的女人我不理

問道: 是跟那糟老頭?」 酒長劍伸手解開凌英英的啞穴 「凌姑娘,你願意跟酒某同乘, ,柔聲 還

暗道:「爲何我凌英英這般命苦,教我屢,教人難以拒絕。凌英英心頭突突亂跳,生好感,萬高樓跟他一比,眞有天淵之別 遇禽獸: 他眼波多情,態度溫文爾雅 叫人心

不便開口,酒某便代作主了: 酒長劍聲音更爲溫柔。「姑娘害羞

凌英英脫口道:「我要跟他……萬高

而去,悻悻地說道: 笑容可掬地說道:「酒某愛命! 酒長劍目光閃過 「老萬,希望你守信 一絲失望之色 一一他轉身 ,但仍

一,忖道:「老夫子ヨリンの過少」
香,禁不住心頭一蕩,急忙吸氣,抱元守 鼻端嗅到她身上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幽 凌英英背後,他沒有手臂,不能扶住凌英 不會『扒灰』!」萬高樓飛身上 「老夫雖然不是什麼正人君子 鞍、坐在

,馬匹洒開四蹄飛馳

忙叫道:「老酒,停一停!」 顯簸,凌英英嬌軀搖晃,秀髮不時在他鼻 上擦來擦去,敎萬高樓難以收攝心神 。胯下雖然是駿馬,然而奔馳不免也有點 ,連

事需要老夫代勞?」 酒長劍勒馬轉頭微笑道:「老萬,何

一輛雙套大馬車,安置人質一來比較方便 ,二來也免路上引人注意!」 萬高樓也報以一笑,道:

速度慢,躭誤行程,連累了令徒一條生命 ,可別後悔!

吧!你我多年共生死,莫要因此而壞了感萬萬樓忙說道:「你趁早死了這條心

去年才會去找你!你且等等吧! 酒長劍去後不久,即駕着一輛四匹馬 「老夫命苦

車!

顆瓜核 的穴道,你自個上車! 废英英連忙點頭,萬高樓嘴裏吐出 ,射在她腰側,凌英英四肢便能活

他轉頭問道: 馬匹前進,酒長劍駕車隨後,馳了一程 萬高樓仍端坐在鞍上 「凌姑娘,你覺得酒某像不 ,以脚代臂指揮

凌英英紅着臉道:

酒長劍長嘆一聲: 「那死鬼害得我好

「請您代購

的大馬車過來。「萬大俠、凌小姐, 請上

萬高樓低聲道: 「小英 ,老夫解了你

,她根本無意逃跑 ,因此乖乖爬上馬車

像是個色中餓鬼? 「我……晚輩不知

酒長劍道: 「馬車雖然比較舒服,但

酒長劍嘆了一口氣,道:

上動

慘,無端端侮辱我!」他見凌英英不作聲 真的,但每個女人跟酒某在一起,雙方都 沒有一絲勉强的成份!」 ,又道:「酒某一生有過許多女人,這是

男女之間互相愛慕,算不算得是好色?」 凌英英雙頰發熱,聲如蚊蚋地道: 酒長劍邊駕車邊道:「凌姑娘,你說

酒某還道姑娘是個坦率的人,原來跟令尊 晚輩……不懂… 樣,都是口是心非之輩!」 她聲音雖低,但酒長劍依然聽見

非? 凌英英忍不住道:「晚輩如何口是心

男女間的情愛,這還不是口是心非?」 「你明明是林祖聰媳婦兒,還說不懂

姑娘對林祖聰是沒一絲情意了!你們還未 是個傻瓜… 正式洞房吧,如此你又怎算是老鬼的徒媳 凌英英道:「這是他……强迫的!他 酒長劍哈哈一笑,道: 「如此說來

凌英英瞿然一覧, 忙道: ·傻,但却是個好人!」 「他雖然有

,倒眞教酒某難明所以了! 酒長劍嘆了一口氣,道: 「姑娘這樣

晚輩的事 凌英英胆氣一壯,大聲地道: ,與前輩無關,你又何必多管閑 「這是

這樣做,只是爲了得到你! 身大事着想,假如你對林祖聰沒有情意的 一酒長劍續道: 酒某担保可以叫老鬼替你們解除婚約! 酒某不是多管閑事,只是爲姑娘終 「你此刻心中自然會說我 唉,其實酒某

走,酒某也絕對不會爲難你!男女間的感喜歡,連話也不必與我多說一句,扭頭就已說過,我絕對不會勉强別人!只要你不

情,只要有一絲兒勉强的成份

,便完全沒

,兩人堅持到日出之後,便先後也倚轎而要緊,當然也睡不着。不過人終非鐵打的張望,他雖然沒有凌英英的煩惱,但生命凌英傑斜倚在她對面,不敢拿眼四處 眠

危言聳聽!

一個又傻又醜,又沒趣又沒一絲情感的丈危言聳聽!像你這樣的美人,數十年對着

可,我相信你心中也明白,將來必無幸福

「假如你格於形勢非要嫁與林祖聰不

酒某痴長你幾歲,見聞比你豐富,

絕非

夫,還不如一頭撞死的好!

這席話說到凌英英的心坎裏去,深有

,腦海中浮起凌浩田那張又傻又醜的

,但今早他們便已離城。
。昨天下午,有人也來找過凌浩田這個人
。昨天下午,有人也來找過凌浩田這個人
馬車在第六天黃昏才到達襄城,可是

,但若要與他做夫妻,那眞的不如死了好面孔,甚覺討厭,暗道:「傻蛋人雖不錯

也要休息。他的理由也十分充足,人可以不歇,他的理由也十分充足,人可以不歇,即追趕,可是酒長劍堅持在襄城過一 萬高樓估計是废天鳳等人,便主張立 ,人可以不歇,馬匹 夜

正路途不短,只要用得着酒某替你效勞的欲擒故縱地道:「姑娘不妨慢慢考慮,反

酒長劍對女兒家的心事,

瞭如指掌

,酒某絕不推辭ー

废英英心潮起伏,只**覺滿懷煩憂,恨**

到達登封。登封縣城因爲靠近嵩山少林寺 因此也頗有些武林人士來往 次日他們又上路北行 ,又走了三天才

天鳳等人今晨巳離城,至於他們去何處,酒長劍出去查訪了半天,巳間清楚凌 則不得而知。

讓一切煩惱化爲烟塵,隨風而逝 不得遠離煩囂,到一個沒人的地方生活

後,馬車停下來吃飯,萬高樓悄悄

「傳音入密」

對她傳言

照所知相告,萬高樓詫異地道:「那優小甚是奇怪,忍不住詢問凌英英,凌英英乃甚是奇怪,忍不住詢問凌英英,凌英英乃 子莫非臨行改變主意,不來登封!

,老子絕不騙你,你雖然跟林祖聰有婚約 「小英,酒長劍此人,男人方可與他爲友

但是否要結合,全在乎你們兩個

,老夫

然優,你又何必再去找他?」徒弟都未死,你緊張什麼?其實那小子旣,登封不會發生過什麼事,無論如何,你 「酒某巳問過 ,這幾天來

> 老夫自己也覺得奇怪 萬高樓嘆了一口 氣。 ,也許人老了,連性 氣。「此事說來,連 「此事說來

酒長劍冷笑說道: 「變得婆婆媽媽起

小子,老夫跟凌姑娘如今還在絕谷中受苦 「不是婆媽 ,而是念舊!要不是那傻

酒長劍沒好氣地道 「如今你又有何

萬高樓沉吟道 「且在此處住一兩天

們來了,您該放我回去吧! **凌英傑急道**: 「老前輩,晚輩巳帶你

鳳之前,你都別想離開!」 萬高樓冷冷地道: 「放屁!是老夫帶

「但家父不知已去了何處,不一定能

天鳳養你一生,你嚷什麼,再吭 萬高樓截口道 「找不到老子便代凌 一聲,老

樓大聲道: 酒長劍忽然解開凌英英的麻穴,萬高 「老酒,你幹甚?」

身體不利,趁現在沒事,下來走走吧!」英英道:「凌姑娘,妳四肢久不活動,對 凌英英輕聲道:「謝謝!」她跳下床 酒長劍似乎沒聽見他說話,自顧對凌

遠,如今壞人多得很!」 萬高樓在背後道:「小英,你不要走 ,走出房去。

酒長劍長笑一聲: ,老夫去買點酒食來!

> 着他,但心念一動,又坐了下來。 失陪了!」言畢閃身而出 酒長劍怒道:「要去你自個去 ,等下咱們一齊出去吃 ,萬高樓也想跟 一,老夫

嗎?」 一哥,你可曾見到一個穿紅衣的姑娘出去 大堂,恰好有位小子進來,忙問道:「小影,心想這丫頭走得倒快,當下急忙走出 酒長劍走出走廊,不見了凌英英的踪

在一起麼? 小二道: 「沒有啊,她不是跟你們住

心! 夫再去鄭州找你,不怕你能飛出老夫的掌暗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他日老 ,遠處街角似乎有個黑影一閃,顏色不符院,心頭一動,飛身躍上屋頂,放眼望去 踪,心想莫非這妞兒跑了,頗生悔意 ,他也沒留意,便跳出圍牆,在街上找尋 ,可是他走了幾條街,却不見凌英英的芳 酒長劍略一猶疑,走回裏面 ,經過庭

回來,問道: 酒物,便返回客棧,萬高樓見他一個他怕萬高樓思疑,買了一罈酒和一 「小英呢?」

老夫管得着麼?你也該知道酒某的性格 老夫絕對不會勉强女人,更不會霸王硬上 「笑話,腿生在她身上,她去何處

你不會完全不念你我往日之情,我出去吃 萬高樓略略放 ,說道: 「老夫相信

飯台 他信步走到對面一座飯館,畢直正至

度較慢,為了追及凌天鳳,酒長劍只歇了的心湖,使她久久不能平靜。由於馬車速

這幾句話又像一塊石頭,投入凌英英

「我那時看了似感覺到:如果我是善 逃犯逞兇

郝將軍護送回京,如果護送有功,賞贈封賜,定有好處……郝舜才原是諸葛先生提拔的

人,未嘗不存報答栽培之心,又是一項建功立業的美差,也是一件光采的事兒,立即滿

命官,有的是權貴,有的是武林名宿,至於戚少商手中的血證與秘密,隱住不談,希望

明這次捕神之死,株連不少的人,有的是皇親國戚,有的是朝廷 前文書至無情按照劉獨峯的遺言去找郝舜才,道明來意,說

前文提要:

口應承。無情藉官兵掩護,認爲足够安全,無需雷捲、戚少商、唐晚詞一起護送,怕招

惹傅宗書派出的人注意,雷捲、戚少商放心不下,决定暗中護送,以策安全…

這傲然不拔。 文士風流之名來行汚穢之事,我就喜歡他 其狷,在落難挫折中,不易其狂,也不藉 過决不是軟骨頭,在脂粉叢中,他亦不改 貧而有志,文采蓋世,他是既狷又狂,不 晚詞語鋒如刀,「當年,我初見納繭,他 善則要行徹,僞善我是萬萬不幹的。」唐 事,這樣不如不帮,我寧可不行善,要行 是要他們發奮圖码。如果高兒就發一發慈 悲心帮他一下,反正也不是跟他一輩子的 而是激揚踔厲,不是讓他們自作多情,而 ,就拿出實際的帮助,絕不溫言甘詞

別人看不見的,却無時無刻不煎熬着你五 十七八道傷,但却只是外傷,你患的,是 種頑疾纏身,戚少商被砍斷了一臂,身上 才是我心目中的男子漢。由於我粗通醫理 柔起來。「他是不需世間予同情的人。那 我初初見到你的時候,便曉得你有七八

一提到納蘭初見,她的語氣就愈漸溫

而接近你嗎?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個需要 可憐的人呢?」 依爲命,共渡患難,這其中沒有誰是弱者 捲,問··「這前後我都說了。我跟你是相 你保護似的。我看了, 傷,重得不能再重,但却不許任何人碰你 孤高無人可近,自潔傲岸的樣子,身上的 十指交剪着負在背後,剪水雙瞳斜也看雷 ,就此相濡而染。你看我像是爲了同情你 一方面,却又敬你。」她偏着頭兒,雙手 ,殘弱的身子在那兒一站,彷彿人人都受 她艷艷柔柔的一笑。 便想去惹你,但另 「可是你,

行兩個字。 知行小慈小悲,唯你能持大慈悲心。可惜 唐觀音,只有大娘跟我說:晚詞,世人 的說法,很多姊妹們都笑稱我爲不慈不悲 我們行事下手,都辣了一些,够不上善 她沒有等雷捲回應,便說:

爲看起來無情,其實比誰都多情。」 同情,其實是讓人不必再求同情;你所作 雷捲向她微微笑道:「你表面上不

體在他身邊輕輕扭動,雷捲不禁爲之動心 雷捲笑着摟住她。一具熱力四射的胴 唐晚詞刮臉羞他:「你幾時學會那麽 打聽,知道黃金鱗等果然中計,心懷稍寬 把追兵引走,殷乘風着副寨主盛朝光派人 打扮成息大娘、鐵手、赫連春水等,確已 ,向鐵手、息大娘、高鷄血、赫連春水 本來「青天寨」派出了數十人,喬裝

甜嘴滑舌的!!

,只喚道:「二娘……」

忽聽雨聲中,一陣噪吵。

兵分二路,一往翼東山,直撲浮塘,難免 敵之功,免戰得勝。」 非要二三十天不可能回頭,這可是你們誘 會被我們的人引領到柴家集一帶繞圈子 在三官廟窮耗着,一往南下,經過墳山 出三十里。看來再過二十餘里,官兵便會 唐肯、喜來錦等人報告這個大好的消息。 「兩位計策確是要得,可把那一羣煞星引 殷乘風向謝三勝和姚小雯嘉許地道:

避避再說。

有人叱道:「是自己人!」

有人大喊道:「拿下!」 有人大聲呼道:「有刺客!」

也有人喝道:「住手!」

最後那個聲音,正是無情。

雷捲與唐晚詞彼此看了一眼,

一齊飛

去的人 ,才把黃金鱗一干狗蛋攪得團團轉。 謝三勝謙道:「主要還是殷寨主派出 ,精於易容,敢於誘敵,擅於隱躱

兵厲馬 該謝 殷寨主和各位對咱們患難相助,秣 殷乘風等揖謝道:「兩位妙計退敵,自是 息大娘盈盈立起,向謝三勝姚小雯和 . 嚴防厲守,更是銘感五中,謝循

薛丈一五人全都回禮 殷乘風、謝三勝、姚小雯,盛朝光

?我們只是做該做的事,這樣又道謝,反 不要謝,千萬謝不得。 而顯得我們做的勉强,做的艱難,不要謝 薛丈一還大聲道:「大娘客氣作什麼

兄身上可帶着傷?」 禮時在左邊上身似有些不便,就問:「謝 「息大娘眼头,覺得謝三勝站起來還

的 謝三勝說道:「舊傷,已癒,不碍事

> 天寨衆好手道:「官兵巳去,我等也應趁 息大娘回盼了赫連春水一眼,又向青 殷乘風奇道:「官兵才剛剛拔隊,鐵

,養好傷再說。我在易水對岸八仙台那兒 ,住着家父的一位世交,可不妨先到那兒 待風平浪靜後才走?」 赫連春水道: 「鐵二哥就先留在此處

二哥等傷勢仍未復元,何不多躭一頭半月

托山了?」 當年八拜之交,人稱『鬼王神叟』的的海 在八仙台住的朋友,想必是令尊赫連大人 殷乘風還未說話,盛朝光已問道:

便知道必是海托山莫屬了 聽赫連春水要往八仙台投奔,左右一想 煩擾南寨,彼此一向相安無事,盛朝光 决不欺壓良民百姓,海托山的兵馬也從不 寨的質力强大,在武林中素有清譽,而且 出身武林,頗了解黑白兩道的難處,青天 是赫連神侯託情說項,還使他在易水以南 從此洗手不幹,官府也不再追究,主要便 打不相識,一正一邪,結爲知己,海托山 綠林大盜,跟赫連春水的父親赫連樂吾不 多聞。海托山在這一帶頗有盛名 一帶作了個學足輕重的紳董州官,海托山 ,知道盛朝光粗中有細,心思縝密,博見 赫連春水近日來跟「青天寨」的相處 原是名

果然赫連春水開言答道: 「便是海伯

伯。」 風道: 盛朝光不再打語,望向殷乘風,殷乘 「有幾句衷心話,說了得罪人,公

子不要見怪。海老武功雖高,尤其擅發『

成? ?難道是做寨有怠慢之處,冒犯了諸位不 肚,人多勢衆『青天寨」多年基業,只怕 地心奪命針』 不留在做處,却要再冒險露臉,過江投奔 要比八仙台的朋友稍强上一些,諸位又何 ,稱絕武林 ,但若論兵强馬

托。原來息大娘昨晚已找他和高鷄血一衆 吃官府大軍圍剿,跟毁諾城、連雲寨一般 此離開,以免見好不收,萬一牽連南寨 而今追兵跟自己被騙追錯了方向,正好趁 下場,豈不疚悔無及? 人馬議定,叨擾「青天寨」已好些時候 赫連春水忙說不是,一時不知如何推

顧惜朝那一干毒人。 段夠毒,正好可用來對付文章、黃金鱗 息大娘想:海托山在綠林時心狠手辣, 一向以義氣爲重,而今當了見得上光的官 大禍。赫連春水便提出海托山這個去處 處,處境微妙,犯不了爲自己等人而惹上 ,大概也不會忘了武林同道的義氣,而手 因念及此,息大娘深覺殷乘風大有難 但

不料殷乘風却亟力反對

復常業。 拖累諸位,故走投海神叟,也好讓貴寨恢 我們恩重如山,歎待厚遇,我們焉有不知 我們在此已渡過最危艱的封難,不能再 息大娘只好道:「寨主及各位兄弟待

薛丈一搖頭大聲道:「說錯了, 說錯

看有爲富不仁的,下山出溝,打打秋風 一句,敝寨一向自耕自織,自吃其力,偶南寨,是敝寨無上光榮,不怕諸位笑話說 一句,敝寨一向自耕自織,自吃其力 盛朝光接道: 「諸位來此,是看得起

沉重,可以揣想得出,「青天寨」必有不 這時兩僮雖未說明情形,但四人心頭

内房

率先與戚少商,以及雷捲、唐晚詞、走入 余大民拱護着出來,無情再解釋數句,便 滿腹的話要說

這時連郝舜才也驚動了

,由梁二昌和

,唐晚詞便端水給二僮喝了,二僮似有

銅、鐵二劍僮。

只見兩名小僮

都衣衫破損

. 唇焦額

府上驚擾各位,恕罪恕罪。」衆人才知是

無情道:

「是在下的兩名僕僮,誤闖

劍聚在一起,臉上都洋溢着久別重逢的親

會氏兄弟、林閣等人正在收回拔出的武器

,而另有兩名小童

生得精乖可愛,跟銀

情戚少商及洪放等數名侍衞都在

倪卜、

雷捲與唐晚詞掩撲至堂前,才發現無

身掠出上房,直撲堂前

H100

利的變動。

索,這樣連累大家, 怕官兵搜追了個空、疑心上貴寨,回米搜 息大娘心頭感動: 我們於心有愧。」 「實不相關 ,我是

麼? 兒,萬一給官府知道了,就不會牽累海家 盛朝光問道:「諸位如躱在海托山那

可不是把南寨兄弟的熱血看作寒水鳴?」寧可牽累海神叟,不願連累我們靑天寨, 高鷄血連忙站了起來,說道:「寨主 息大娘被問得一時啞口無言 「諸位,這可是你們的不是了。你們 , 殷乘風

言重了,是找們多慮,請諸位大哥萬勿介

布嗎?這樣走出去,穿府越縣的,豈不招 再說罷,赫連公子,你的指頭仍繃着血哩 多盤桓數日,待鐵二哥、息大娘的傷痊癒 ,還有高老闆,你那張臉,還不仍流着傷 如此,如承各位仍看得起,那就再在敝寨殷乘風這才展顏堆笑,說道:「旣然 殷乘風這才展顏堆笑,說道:

尤知味多少記耳光 踹了他多少腿子,不把尤知味恨得心癢癢,一路上已不知打了 過都沒下重手就是了。 打砸的,不提起這件事尤可,提起來他就 高鷄血的臉可是給尤知味行刑逼供時

薄帛便是疤結,心中恚怒,息大娘見殷來 高鷄血摸摸那張臉,手指觸着的不是

如此,還要再叨擾幾天了。」風等拳拳盛蔥,知道不好推辭,便說:

謝三勝忽然間 道:「大娘是怕追兵回

息大娘道:「文章、顧惜朝都是極精

往易水北支方向誤折,直入老龍口,這樣對路,回頭暴索,我也留下縫索,要他們師妹出去一繼佈下疑陣,就算追兵發現不 把他們攪得團團轉,以杜絕他對青天寨之 乘風說道: 謝三勝說 一講樂主給我三數人,我跟姚 我有辦法。」遂向殷

握 殷乘風猶豫地道: 謝三勝微微一笑,說道:「我自有把 一這危險啊

疑

願 隨謝師哥一道去,請准察主 殷乘風沉吟一陣,道:「我跟你一道

去

謝三勝即追:一寨裏的事・還要寨主

臂助。」 們一道,他足智多謀,地面又熟,可 能有版

却爲此事跋涉,偏勞偏勞 小雯表示親熱,道:「你們本是客人,

姚 謝三勝說: 「什麼話:自家人。」

【疾雨】堂四名好手,盛朝光則挑了「追便由謝三勝,姚小雯挑了「迅雷」、

風」堂兩名精兵,拜別而去。

股乘風道:「不如,盛副寨主且隨 主持大局,我和姚師妹便緯縛有餘。」 姚小雯站出來向殷乘風抱拳道: 謝三勝也不再推搪,盛朝光却向他和

九匹快馬,疾馳出拒馬溝

宴嚷道:「兩位是要追上官兵麼?」 雙腿一夾,追上了謝三勝與姚小雯,在風 追了近十里,巳接近寧家舖子,盛朝光 謝、姚二人勒韁放吆,按轡徐行

三勝笑道

,便要碰上官兵了 兩位這樣的打馬奔馳

們先趕去寧家舖子,再作計議。 姚小雯知是打趣,巧巧的笑道:

處落脚,」又眺了眺廊 一看道上踣迹,便道: 再馳一程,已接近 不要過去。 」又眺了眺廟頂 , 口接近了花神廟, 盛朝光 ,伸手作攔阻

廟給邪神佔了,平案不敢入內,黃金鱗那是廟子裏有人生火,這一帶村民,都 盛朝光指指天上的一股灰烟 姚小雯奇道: 道

如我們繞道往野墳地去聚議,準情沒人料盛朝光道:「只是因地頭熟而已。不必,不要道:「盛寨主果然細心。」

耆

謝三勝策馬趲程,往翼東領山路追去

:「當然不是,追上去給官兵殺

們攬個團團亂轉。」

神廟,荒廢已久,可先到那兒再作安盛朝光道:「好,寧家舗子村口有一

「官兵昨晚曾在此 道

還有傳書健鴿,方便通訊。 向勢頭不對,一路上留下人來監守,想必 文章、顧愷朝不悅能人,可能見追踪的方 ,都傳

到了野墳地,東一塚,西一堆,三人又繞了道,往墳地馳去。 ,還留

> 謝三勝也命部下取出水囊,供大伙喝此歇歇罷。」遂取出乾糧,分予大家吃。 有半月陽宅,破落不堪,盛朝光道:

盛朝光忽道:

等入警覧折回,我們也以其人之道,把他人擒下,逼問他們聯絡之法,萬一顧惜朝此地,我們不如挨到晚上,掩殺過去,把 盛朝光邊吃邊道:一狗官既派人留守 謝三勝廣近問道:「請教。

盛寨主不愧智勇雙全。 謝三勝豎起大姆指讚道:一好辦法

怎樣着手? 這半桶子這一路格登响。却不知兩位打算妹子才是成竹在胸,眞人不露相,不像我 盛朝光謙辭道:「我看謝老弟和

他們見前面獵物仍在逃,是故尚未生疑罷 理由不曾防着青天寨出手救人,只不過 顧惜朝這些都是聰明的人,老江湖,沒有 水囊遞了過去,說道:「文章、黃 姚小雯見盛朝光吃得告一段落 金鱗 便把

補給,一邊說:「對呀!所以,一旦他們來趕程,渴比飢甚,出汗太多,更需水份來趕程,渴比飢甚,出汗太多,更需水份 寨上頭去。 發現走了冤枉路,還是很可能疑心到青天 盛朝元咕噜咕噜喝

」給他 謝三勝走近盛朝光 謝三勝接過:一這似乎是無可避 , 盛總光把水壺遞

萬全之法 盛朝光笑道 , 」目光落在他左膀子上: 我總覺得謝老弟已有

路追緝,躲到這裏,都怪你那位年輕寨主 ,根本弄不清楚我們是什麼人,便收留了

向有『獨臂劍』之稱的周某了。」
惜你以為我是謝三勝,自然就不聯想起一 周笑笑笑道:「你覺得自己反應不如盛朝光想說話,一開口,就吐血。

隻巧奪天工,不細辨幾乎分不出來的木製謝三勝爽快地撕下左手袖子,露出一

盛朝光道:「似乎不大靈便

我們。你居然看出我一隻手有點異相

,可

謝三勝笑問:「似乎怎樣?」

·謝老弟的左手

,似乎

假手,「我的確只有一隻手。

了輕量的迷藥,你喝了也沒什麼,决不致,要是蒙汗藥,只怕也騙不過你,我只下要是盡樂,以你精明,未會吞下定必察覺 **廖一些些,又怎麼躱得掉我們的暗箅?**」 暈迷,只反應遲鈍了一些;只要你慢了那 你死得心服。這袋子裏的水,是加了料, 平時快,才着了道兒是不是?也罷,這教 轉首問惠千紫: 一是嗎?

光給他看,邊道:「你看,當年留下這傷

咬斷的,」他把衣袖掀至肘部,凑近盛朝

謝三勝道:「我的手,是給一種毒物

謝老弟的手是幾時遇事的呢?」

盛朝光詫異地道:「沒想到是真的

惠千紫也笑了: 「他巳聽不完你這番

又站了起來。

臉而過,身子一仰立即彈起,鯉魚打挺

盛朝光大叫一聲,仰身便倒

,鋼針掠

出一枚小刺蝟團般的暗器!

修然,叮酌一聲,那假手的肘部疾射

他死時仍瞪着眼睛。

他死的 也在其他四人的出手狙擊之下身 時候,他帶去的兩名「追風堂

鋒鋸齒刀,一個衝步,全扎入盛朝光的腰謝三勝一劍已刴下他的右腕,姚小雯的短

,射在盛朝光的臉上,盛朝光掩臉拔劍,

謝三勝手中的水壺,激噴出一道水箭

惠千紫妮聲笑向周笑笑,道:

半身側倚着一棵老樹挨倒下來,仍瞪着眼

盛朝光慘呼半聲,挺着腰痛跳幾步

睛厲視兩人。

道:

「盛舵主,你完了。

謝三勝把劍壓在靴子一抹血跡,邊笑

盛朝光艱辛地道:「你不是……謝三

歩っ 周笑笑摟着她 ,一臉邪笑道: 咱們

師兄師妹,好久不曾親熱親熱了

他們還在啊 惠千紫的樣子也姣得似滴得水來:

力量,重新做個頂天立地的英雄!」的髮,除掉他所有的朋友,然後仗官府的在廟裏的官只請過來,我要剷平無情所有 周笑笑道:「還不簡單,叫他們把守 惠千紫斜睨着他,那笑意說有多媚就

英雄?」有多媚,英雄?不知你要做個那一門道的

過美人關的英雄! 周笑笑用手擰擰她的臉蛋: 「做個難

二日即返大寨。」 領四名弟子沿路佈局,以引官兵上當, 向殷乘風報稱: ,仍必被引走,盛副寨主因不放心,轉 周笑笑與惠千紫只帶兩員弟子回寨 「巳佈署穩妥,縱官兵折

情 穩重,智計多端,這等作爲正合乎他的性殷乘風深信不疑。他知道盛朝光一向

殷乘風畢竟不是伍剛中

沒理由自作决定,不先作稟即行有所行動 自然就會知道盛朝光旣然 | 向審愼,便斷 。殷乘風畢竟仍太年輕。 要是老寨主「三絕一聲雷」伍剛中

三十里外 加防守青天寨, 他要派薛丈一在這數日領一舵弟子嚴 ,一直設到寨外

必這般費事? 周笑笑問:「官兵巳不可能折回

全 殷乘風答 「還是不能大意,以策萬

力 兩堂弟子,讓我和師妹列入暗卡,以盡棉 周笑笑道 「旣然如此,請寨主也發

唐肯和喜來錦佈防,五舵輪流列班,赫連三勝與姚小雯,另一堂則交給傷得較輕的殷乘風只有五堂子弟,把一堂子弟,交謝因自己等人而起,也向殷乘風請將巡防, 息大娘、赫連春水、高鷄血等知道事

> 調配,也參與戍守 春水及高鷄血也不閑着 ,把帶來的人手作

防範歸防範,衆人聽說官兵經已遠去

但真正的意外,常常都是在人鬆一口

,莫不鬆了一口氣

氣的時候發生的

尤知味身上被下了七道鐵鎖。

他 全盛,都對他十分鄙夷、憎惡,有一餐沒 他 一餐的,或在餐中偷工減料,故意的整治 ,南寨的人知道他骨出賣朋友、害死馬 這幾日來,壓根兒就沒有什麼人理會

苦屈之處可想而知。 選餚,而今面對粗食淡水,都求而不得 尤知味生平美酒佳食 ,最擅巧手調味

巳遍體鱗傷,見着胖影子就害怕 記,尤其是高鷄血,因恨他殺死萬全盛 一着他就拳打脚踢,詛罵咒斥,尤知味早 不過,他倒希望赫連春水等人把他忘

早日攻下青天寨 攻下青天寨,所以無論再怎麼苦,都日子實在難熬,尤知味總是盼望官兵

要熬下去。 尤知味怕的是死

痛苦、堅持原則,才會自尋死路 得不如意、不自由、不順遂,或爲了免除 個人活得好好的,誰願意死?只有在活 自古以來,沒有什麼人是不怕死的 ,尤知味

手 拚着活一天是一天,也要活下去。 只是他不大明白爲何自己還未遭到毒

息大娘進來了兩次。(未完。卅二) 不過,她很快也想通了

H102

案,追殺了九九峯的連目上人·被無情 ,她是『天姚一鳳』惠千紫,我們犯了大給我在途中殺了,我是『獨臂劍』周笑笑 謝三勝點頭道:「眞正的謝三勝早已

千門奇俠故事 可飛 •

華裔科學家

一個賭局正在進行

級的國際俱樂部。因爲這裏有不少外國人出現 ,除了喝酒談天之外,主要的還是爲了賭博。 這是一間俱樂部,甚至稱得上是一間頗高

慣了稱他做「白先生」。 裔,是香港一間出入口行的大老闆,人家都習 大的外國人 中年人,輸得額角在冒汗;贏家則是個鼻子大 在貴賓房內進行的賭局,有個鬢髮微白的 這裏的人都知道他是白俄的後

白先生一臂之力。 眼旁觀的千門奇俠游天虹,認爲有人從中助了 種遊戲的人都承認他是「高手」 白先生賭得非常高明,懂得賭「沙蟹」這 「名; 只有冷

算一下,今晚他已輸了五十萬港元左右。 相反,那個中年人似乎太老實了。約略計

面上的「2」一對,再加上一隻「3」,許多 人都在猜他的底牌可能也是「2」,否則他不 眼前這一手牌,白先生分明處於劣勢,表

別是:「KAQ」,三隻全是大牌。有人猜他 白先生的則是最小的「2」。 「隔紗A」,亦有人猜他博「順」」 最後派給中年人的一張牌是「A」,派給 再仔細看看大輸家的中年人,他的牌面分

目然會輸給中年人。 會贏的。萬一又不是「2」,又不是「3」, 怎麼樣也贏定了 A」,亦即「三條A」的格局,而白先生的底 先生底牌是「2」,亦即「四條2」的格局 結局只可能有二・・一是勝一是敗。如果白 相反,中年人如果底牌是「 -也就是「2俘虜」,還是

酒店內失踪

只可以猜測而已! 局外人都不知道雙方的真正底牌是什麼,

曾極大· 一般想法應該是白先生當「旺」,勝出機

可能性就只擁有「A」 中年人最可能想博「順」 ,所以十分大的

格局。 是「三條2」,結果他博來最後一隻「2」 所以旁觀者猜他即使不是「四條2」,亦會是 「2俘虜」 白先生要不是「2」「3」各一對,也會 一亦即「三條2」加「3」一對

來又會再敗一局。 無論如何,白先生的鸁面九分 ,中年人看

也爲他暗暗地感到焦急! 白先生很有把握地噴了一口香烟:「黃先 中年人不断用手帕去抹額角的汗,游天虹

中年人强作鎮定,將枱面上的錢都推了出

生,請你下注碼!」

中年人明明是輸定了,他面前那一堆鈔票也不 賭沙蟹雖然講胆色,但是眼前這一手牌

有眼巴巴見到他慘敗! ·眼巴巴見到他慘敗!只要白先生一聲「跟進可惜他又不知該如何去制止中年人才好,惟 ,枱面中央那麼一大堆鈔票就全都屬於他的 游天虹是此中高手,他幾乎可以預知結局 鷄」的話,簡直就是妙想天開。

少也多過他十倍以上,所以中年人假如想「偷 過是四至五萬元左右,相反看看白先生的,最

,道:「黃先生,我三條2怎麼可以贏得你三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白先生只淡然一笑

先生竟然就此乘牌! 條A呢?還是省回道五萬元吧!哈哈……」白

中年人這才舒了一口氣一

說也超過一百萬元左右。 犯了賭沙蟹的大忌!何况枱上這一局的注碼少 一了,他爲什麼「見錢繞道走」?這分明又是 但是游天虹可以肯定白先生分明是「嬴定

白先生態度瀟洒地站了起來 人也忙於收拾那一大堆鈔票;他臉上

不愧是個高手,可否讓我們到酒吧那邊去喝一 的肌肉至此才告鬆弛下來一 白先生對中年人恭維地笑着道:「黃先生

「好極了 ·」中年人苦笑一下 : 「承蒙過

真是不打不相識,他們居然變了知己,讓才不至慘敗,讓我來作東道吧!」 游天虹彷彿墮入五里霧中,抓抓後腦問他

老實,說不定是個大老千。」 身旁的小牛:「你猜這是一個什麼局?」 小牛也感到莫名其妙地說:「中年人外表

人的背影雕開貫賓室:「白先生才是高手,他游天虹立刻更正:「你錯了!」他瞪住二

剛才那一手牌分明是四條2,但我不明白他為 「不過要用這許多錢去結識一個人,這個人可 麼要棄牌作輸。」 「也許他要藉此結識對方呢。」小牛道:

不簡單啊!」 「對了,我也這麼想,所以我想知道雙方

首先跟了出去; 的來龍去脈。」游天虹向 講半句也明白對方的心意。 他們師徒二人向來有點默契,故此有時不用多 - 小牛則由走廊的另一方向走游天虹向小牛打了一個眼色

H104

游天虹來到走廊的盡順處,在一扇門板之

,那度目動門隨即「卡察」一聲開

上輕叩兩下

否未卜先知好嗎? 又說:「讓我先猜猜你今回的來意,看看我是 中年男子却在呵呵笑聲中用手勢制止他:「游 龙弟,等一等!」那男子一邊站了起來,一邊 室內的電眼傳眞已經一目了然一 他在一張沙發之上坐了下來-游天虹進來之後就想說話,但是室內一名 「這主意倒也不錯。」游天虹也很隨和地

內綫電話機以及直綫的。 前面的几子之上則分別放了許多電話,包括了 秘路電視監視這間俱樂部的每一個角落;沙發 這裏面有一系列的電視傳真鏡頭,分別以

人出老千,是不?」 那中年男子說道:「你大概又在懷疑這裏

出現早已瞞不住對方。他笑道:「你猜錯了。 剛才那間貴賓房的鏡頭在內,所以想像到他的 游天虹看看那一系列的監視系統之中,有

原來眼前的這人正是江湖上人稱麻子老三

懷疑那個姓黃的金山伯麼? 麻子老三怔了一怔:「游老弟,你不是在

「是的,一個白俄與一位金山伯賭沙蟹的 「剛才第五號貴賓房內的情形,你已見到

情形,我的確見到了。 「那麼, 你一定見到最後一手牌的局勢

分明是白先生佔了絕大的贏面吧? 「對啊!

什麼白先生不肯贏,反而要輸?」 麻子老三苦笑道:「我以爲千門奇俠只會 「現在,我要請教你的問題剛剛相反;爲

休息室;門外有電眼,任何人未接近這門前 這是一間辦公室,也是這間俱樂部的首腦 去晉? 抓出干的人,怎麼連人家沒有興趣贏錢你也要

「不是管,只是覺得奇怪!」

要裝輸? 最後一手牌他分明是四條2的格局,為什麼他 是的,我也覺得白先生的闊綽令我難明;剛才 」脈子老三很認眞地想了想・「

「那姓黃的又是什麼來頭?」

士學位。」麻子老三說。 一名金山伯,但我知道他是個科學家,得過博 一黄博士剛由美國回來,許多人誤會他是

「科學家?」游天虹怔住了一陣。

懂賭錢之道,想不輸錢亦難。但結果他却贏了 ,眞是奇蹟! 麻子老三道:「是的,所以我說他根本不

的。 「不過,無可否認,這一個奇蹟却是人爲

但是想不到,結果却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電視監視住,以防有人混到我這兒來出老干 因爲他們的注碼賭得大,所以我一直用秘路 「對啊 - 這個賭局,由開始時我已留意到

百萬元,要是沒有特別目的,沒有理由會見錢 總道走啊! 「是的,賭桌上面最後的注碼總數超過一

然則你以爲白先生到底有何目的?」 定有目的而來。因此脈子老三又順口反問:「 性格,他絕不會無中生有的;也就是說,他 麻子老三也知道干門奇俠游天虹這個人的

個白先生到底又是何方神聖? 「這就要你帮帮我了。」游天虹道:「那

出入口商行的大老闆,約半年前才加入我這間 三又說:「那個白先生是個白俄後裔,乃一間 我才不會向你透露任何會員的資料。」麻子老 都是有頭有面的。要不是你的爲人我最清楚, 「不妨坦白對你說,到我這裏來玩的人。

俱樂部。

在貴賓室之內,我好像聽到他講廣東話呢。」 游天师道:「看來他可能是土生的,剛才

我那一番說話,你切不可對外面的人談及。 是高級俱樂部,保密工作一向做得不錯。剛才 肯定的。」麻子老三又提出警告:「我這一間 「是否土生我不清楚,但會講廣東話則是

會倒你米的。」 「放心好了,三哥,我也是江湖中人,

老三的辦公室。 游天虹說完之後笑了笑,隨即離開了麻士 來到酒吧一角,小牛正在那兒獨自喝着啤

博士的存在。 酒;游天虹放眼四望,在這昏暗的環境裏,他 彷彿見不到白先生的踪影。也好像沒有那位黃

游天虹還未坐穩就問:「他們呢?

過是一名剛由美國回來探親的學者。」 : 「我剛査過了,黃泰萊並非一名商人,只不 「轉移陣地,到外面去慶祝!」 小牛說道

這裏?」 「學者?」游天虹道:「他有什麼親人在

白先生很喜歡他。 「這點我仍未進一步查清楚,但可以肯定

「當然,否則怎肯白白地送給他百多萬元

呢?

跟踪他們?」 游天虹忽然又問小牛: 「爲什麼你不繼續

見來向我交代。」 江强的助手大頭夏。等會兒他自然有電話到這 小牛胸有成竹地說:「放心好了,我遇上

就叫他「大頭夏」。 個綽號「大頭蝦」,其實他原姓夏,漸漸大家 他很機靈,但有時却又糊塗得可以,總之做事 十分情緒化。所以他的老闆江强就給他改了 游天虹知道大頭夏這年青人的爲人,有時

棘手案件紅强解决不了的,也會求游天虹師徒 偵探社」社長,目然也是全東東主。有時有些至於游天虹的朋友江强,則是「剛强私家 一人出馬。所以他們之間,經常都有來往。 游天虹看着腕表:「他們離開這兒有多久

小牛道: 「二十分鐘左右::

電話。小牛道:「一定是大頭夏-話猶未完,有一名侍者過來請小牛過去聽

說着他已離座,走進了第三號電話間。

豈料小牛剛拿起聽筒,就認得對方的聲音

休息去,否則我會不客氣!」對方顯得有些生 絕非大頭夏,而是另一個人的。 氣地說。 小牛,你最好乖乖的和你師父返家早些

小牛立刻追問:「你是誰?」

强,本來今晚我帶了大頭夏來這兒辦案的 算是什麼? 給你弄壞了, 「他媽的!怎麼你連我也不認得?我是江 後來我才知道他給你差遺,你這 却

頭夏的老闆江强。 小牛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對方竟然會是大

小牛又問:「你現在那裏?」

話我會宰了你!」江强在電話中說道。 錯,我今晚這一宗乃大買賣,要是給你弄錯的 「我就在另一間電話間,但你不要一錯再

「但是,我跟大頭夏約好,等他電話的

勸你少嚕囌,快些回家去睡覺吧!」 「他如果有電話來,我自會代你接聽,我

力呢。」 小牛好奇地追問:「也許我們可以助你一臂之 「可以告訴我,你辦的是什麼案子麼?」

「只要你不破壞我的部署行動,我已經非常感 一 工强在電話的另一端說道:

氣! 因爲江强的「無禮」,而是事實上他們師徒二 人的確帮過江强不少忙;想不到他曾這麼不客 電話匆匆掛斷,小牛很不服氣,主要不是

由電話間回到座位上,突然小牛感到好像

道:「我們走吧!」 賣」可能收下人家很大筆酬勞,只好對游天帄 小牛想起冮强的話,知道他口中的「大買

小牛離去。 游天虹以爲大頭夏有消息,急急就跟隨住

游天虹心裏奇怪:爲什麼對方會如此不客的電話內容轉告游天虹! 直至小牛一邊將汽車開走,才一邊將江强

行動。 氣呢,看來小牛可能無意中破壞了江强的部署

牛息怒。 至上,所以游天虹不但不會怪責他,反而勸小 江强既是商業化的私家值探, 自然是顧客

只不過愛理閒 他說:「反正這又不是件什麼大事,我們 事而已!

目,可能分到他傾家蕩產亦未可料! 故意先輸一局,藉此搭上了那位神秘富翁;下 只是故意放長綫釣大魚!貴賓房那一幕,分明 一步必然會輪到富翁大敗一局,而富翁輸的數 小牛却不以爲然,他說:「我認爲白先生

游天虹笑了笑:「這也不是我們的錯,算

回到家裏,已是麥晨時份

新聞報告」節目。 校時間學」錄映的,也是電視台的當日「最後 和小牛洗過黨之後仍無睡意,他們分別捧着飲 品在客廳裏看錄映的電視新聞。這是利用「預 這時間相信許多人都在夢鄉中,但游天虹

> 游天虹却喜歡先睹爲快!他覺得生活在今天這雖然明日早報多數會刋登這一節新聞,但 個社會,旣不可以與社會脫節,更加要分秒必

造衛星傳播過來的美國消息;美國太空總署宣 ,此人將登上太空穿梭機升空 ,有一位華裔美籍料學家多加太空穿梭活動

這時候响了起來! 小牛正讚賞着皇帝子孫了不起,電話就在

游天虹順手執起電話聽筒:「誰?」

天虹覺得對方是個很陌生的男人。 「對了,我就是游天虹,閣下是一 一」游

處理不當,可能危及全球人類的生命。一 -」游天虹一怔:「對不起,我不

大明白。」

辦一件事。」

找一位非常出色的私家偵探。」 種材料。」游天虹說:「不過我可以介紹你去

未找錯人,你一定可以替我們辦妥這件事。」 「你口口聲聲說『我們』,到底你是代表 「如果你是千門奇俠游天虹的話,證明並

「我是代表美國政府的—

「你太過獎了,其實我只會在賭泉之上捉

在最後新聞報告中,游天虹看到一段由人

「你可是姓游的?」對方問。

「請小心聽着,這個電話十分重要,要是

「明天早上,我會派人送你一筆錢,請你

游天虹心裏奇怪: 「到底是什麼事?」

「先生,我看你可能找蹟人了,我不是那「我希望你替我們找一個人。」

什麼團體?

呢? 來, 「我有什麼資格可以替美國政府辦事?」「美國政府?」游天虹幾乎忍不住笑了起 「你絕對有資格,否則我們又怎麼會找你

一正因爲他是個大老千,所以我們才找你

美國政府被人出千?」

大老千可能會落入俄人手中,我們就完了 **衞系統的機密,如果你不接受我們的聘請,這** 是的。而且,還是涉及整個自由世界防

是姓黃的? 晚曾經見過的白先生,只因他也是一名白俄 游天虹又忍不住問道:「你所講的 「俄人?」游天虹立刻身不由主地想到今

方反問道。 「對了,他正是黃泰萊,你認識他?」

「到時,你會擁有一切與他有關的全部質 「不!只是可能見過。」

料 「我可以拒絕這次的邀請嗎? 」游天虹忽

然又說: 就不可以拒絕。否則,你可能後悔!」 「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們只要選中你,你 「我對政治向來不感興趣!」

生氣。 「這算是什麼?要脅我嗎?」游天虹有點

不滿足 「我認爲我們已經非常尊重你,要是你仍 ,我也無話可說

我要休息了,有話改天再說吧!」 游天虹說完就將電話掛斷了!他不知道對 「對不起!」游天虹在電話這邊說道:

方不懂得做。不過無論如何,小牛覺得這件事小牛也覺得了天虹做得很對,要怪只怪對 以收買的人。 總之他是個很倔强的人,同時又不是用金錢可 方是什麼人,更不知道他下一步將會怎麼樣

似乎越來越變得複雜起來了。 翌日一早,門鈴就响,游天虹還未睡醒,

就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的興趣

納,不過,做保證的店號,必須經我同意。」 他對那中年人說:「你的建議,我可以接 「這點反而容易解决,現在就先請你收下

工作就是把黃泰萊交到你手上,對嗎? 游天虹收下了十萬元港幣,說道:「我的

黄泰菜的人很多,如果你太遲動手 ·泰萊的人很多,如果你太遲動手,就一無所「不過我必須提醒你「件事,就是希望找到「是的,工作就是這麼簡單。」中年人說

及一個傳呼機號碼。 最後,中年人只留下那個厚皮紙封套,以

意思? 小牛關上了大門之後沉吟道:「這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是信用,只知道一點江湖道義,萬游天虹笑道:「我不是做生意人材,所以

一我替你辦安這件事之後,我手上這張期票又

可以肯定他不會是美國政府派來的。 游天虹道:「他是何方神聖我不清楚, 「那麼,他一定是利用我們,只要我們找

所代表的一帮人,跟踪黃泰萊來了本港,但對 到黃博士,他們就會暴露出原形。」 「是的,我想像中的情形就是:剛才那人

利用我。 本港的環境又不熟悉,却知道我們不但愛管閒 ,還熟悉江湖中的情形,於是想辦法好好的 小牛道:「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國人。」 『金山伯』,然則,昨晚他可能已開始接觸俄 游天虹笑了笑,又将封套中的文件和照片等物 都傾倒出來:「這照片中人正是我們見過的 「有理沒理,先花了他這十萬元再說!」

說。 游天虹道:「不,這只是個開始而已。我 「然則,我們豈不是遲來一步了?」小牛

們先去找江强談談。」 「那傢伙只會利用我們,我怕他不感興趣

> 呢。」小牛想起那次在電話間的情形,心裏仍 在生氣。

有了我們手上這批資料,還用担心他沒有興趣 「你放心吧!」游天虹胸有成竹地說:

話猶未完,電話就响了起來。

小牛過去接聽,很快就認出對方正是大順 江强的助手,也是小牛的好朋友。

守的人!」 小牛道::「算了吧,我知道你是個忠於職「對不起,昨天晚上老闆不許我與你連絡。」 大頭夏顯然也認得小牛,他在電話中說:

頭夏又說:「關於那個金山伯的事,你想知道 「但是 ,我覺得對朋友也要負責啊。」

意。 視那兩個人 力,想不到大頭夏只是因利乘便,本來就要監名俄人,但當時小牛只以爲對方助自己一臂之 小牛知道昨夜大頭夏曾經跟踪黃泰萊和那 當然,這分明也是江强出的主

,我當然想知道更多關於那兩個人的資料。」 大頭夏這才說道:「那個大鼻子 小牛順口答道:「要是你不怕你老闆怪賣 俄國

在貴賓房談些什麼,我完全聽不到。」 器,查出他們到了一間高級夜總會,可惜他們 想擺脫我,結果,我就祗是憑一枚電子 人十分狡滑,他好像知道我跟踪他們似的,竟 小牛對於這些事一向很有經驗,他立刻問

道:「當時還有些什麼人在場?」

以前被人稱作「舞女大班」的女領班。 是新型的大舞廳,所以才有媽媽生——也就是事密商。」大頭夏所譯的「夜總會」,其實就 玻璃,我可以見到他們不時交頭接耳, ,我可以見到他們不時交頭接耳,分明有「媽媽生和舞小姐,但是,透過半透明的

現代化的大舞廳,都設有貴賓房,目的是

牛不敢開門讓對方入來,只好入去叫限 給游天虹ー 年人忽然又將上衣的口袋取出一個信封來,遞 與俄人交易,我們另外還有獎金給你。」那中

入來。 只有一個男人,沒有第二個人,於是開門讓他 游天虹帶着惺忪睡眼出去應門,發覺對方

左張右望,又要求游天虹將窻簾放下來。 那中年男子手挽占士邦型手提袋,入門後 游天虹忍不住問:「你可就是昨晚來過電

裏面有五十萬元美鈔,希望你不要拒絕我們的 那人點點頭,然後拍拍那個手提袋:「這

以不得不用這方法;要是你在一個月之內辦妥

了這件事的話,我們可以用現金換回這張期票 而且保證只會多付,絕不會少付分文。」

人說道:「但是我的上司須要向政府負責,所

然是很有信用,否則我們也不會找到你。」那

「闊下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千門奇俠,「這是什麼意思?」游天虹怔了一怔!

元,日期剛好是一個月之後的日子。

抬頭正是寫上了他的名字,面額則是五十萬美

這些訂金再說吧。」

游天虹拆開信封,發覺裏面有一張支票,

這時候小牛已將蔥熊落下,站在一旁戒備

白!」 惜,你的身份未明,於是這些錢也變得不明不 元全是美鈔,實在很吸引。」他又說道:「可游天虹與小牛交換了一個眼色:「五十萬

無法兌現的話,怎麼辦?」

「閣下雖則不是個生意人,相信你也明白

這裏的英國政府尴尬。」 萊博士的資料,我們想置身事外,無非是不想片和資料在玻璃几子之上,說道:「這是黃泰 又取出了一個啡色的厚皮紙封,傾倒出一些相 代得很清楚,我是代表美國政府的。」跟住他 中年人笑了笑:「我昨夜已經在電話裏交

「你肯定他在香港?」

此找買家。 來手上有一些非常珍貴的資料,所以一定會來 「是的,香港是各國間諜滙集之地,黃泰

覺相片中人正是他見過的黃泰萊。也就是麻子 老三口中的黄博士。 游天虹將紙袋裏面的相片拿過來細看,發

找他,那麼他手中的文件最少也值一百萬元以 上。」 游天虹說道:「你能够花五十萬元美鈔去

一是的,那些全是機密文件,你能阻止他

的。一 到法例上規定,開空頭支票是要負上刑事責任 「但是,我連開空頭支票的人是誰也不知

也身在異域,叫我怎麼找你?」道,如何追究?再說,一個月之後可能連關下

名氣的店號,在背上加簽,也等於有人做個保 證人,這是保證這張不會是空頭支票。」 手提箱:「這裏,我們已預備好了十萬元港幣 ,你先拿去,至於這張支票,我可以找一間有 「你講得也是道理。」中年人又打開他的

什麼要他代勞? ,美國政府派來東南亞的特務數目可不少,爲 可是足以代表美國政府的人?就憑游天虹所知 的;但是,這個中年人到底又是何方神聖?他 ,即使對方不給他一分錢,他還是要揷手追查 游天虹其實早已對這件事有了極大的興趣

可疑的地方太多,因此更加引起了游天虹

H106

地方,所以大頭夏所籌的青彤卜牛也不過這些為了方便一些商人在談生意。小牛也到過這些

小牛問道:「你現在何處?」 「我仍在家裏,但放下電話筒之後,我就

班去。」大頭夏道。

老闆呢?我有重要事情找他,叫他給我電話好 游天虹搶過電話筒說道:「大頭夏,你的

「好的,游大俠。」大頃夏「向很尊敬游

電話就此抖斷了

不喜歡江强的市儈態度,尤其是昨夜的無禮。 難題時,總會找他們師徒二人帮手。但是小牛 ,許多時候江强在接辦的案件中要是遇上什麼 因此小牛對游天虹說:「爲什麼我們不去 小牛也知游天虹與私家偵探江强是好朋友

變得沒有一覺好睡,我才不想呢。」 了他們,最後必然落入政治部手中,我們便會 及一名華裔科學家,而且還是關乎太空科技的 知本港警方對政治最敏感,尤其是涉及美國以 更加滲入俄國人,太複雜了。萬一真的驚動 游天虹笑道:「林浩是警方人員,他也明

可以義務爲他做跑腿? 「但是,江强是賺錢的商業偵探,我們怎

間去。 仍有睡意,却也睡不入眼了,於是跑進了洗手 强交換情報的。」游天虹打了一個呵欠,雖則 「你放心!我會站在互利的原則下 與江

記者們神通廣大,終於査出該名出色華裔科學息;據說,早些時美國太空總署仍在否認,但 又發現聯邦密探督多次到該名華裔科學家的家 家已不在太空總署上班有一段時間,同時記者 國電訊也有報導一名華裔太空科學家失踪的消 小牛開門把派上門的早報取入來,發現外

> 署才被迫承認此事。 ,太空總

太空防衛系統的機密? 的華裔科學家,是否知道一些什麼有關美國 於是敏感的新聞界又去忖 測, 該名暫列失

件云。 科學家叫黃泰萊 若照電訊報導·太空總署官員只承認該名 却沒有帶走任何「機密」 文

法向人民交代;更避免在野黨的攻擊 在記者面前隱瞞一些事實,以免執政的政黨無 不過一段評論却指出・美國政府官員習慣

有關美國太空「星戰機密文件」。 評論員大胆忖測:黃泰萊肯定帶走了若干

電話就來了。 息轉告他。游天虹正在閱讀該消息時,江强的 小牛等游天虹由洗手間出來時,將該段消

江强首先問:「大頭夏說你找我,有什麼

偵探,因爲對你來說,我比任何警方綫人更 游天虹半開玩笑道: 「應該是你找我吧の

些。」 「現在不 "開玩笑的時候,我正要處理

生的資料,你未必够我多。」 當然重要;但是我敢與你打賭,有關黃泰萊先 報,一邊又說:「你接辦的是一宗國原案件, 那麼爽快的。」 游天虹一邊看着手 做事一 樣,永遠都是 上拿着的早

「你說什麼?」

使你付給我一百萬美元,我也不會出讓。」 這方面的資料,那就必須向我道歉,否則,即 「我說的是一位美國太空專家 你想得到

來的資料?」他又問道:·「我幾時開罪過你老 工强的語氣立刻改變了過來·「你有黃泰

愛徒小牛,他生氣了一整晚呢! 「在賦子老三的俱樂部之內,你臭罵過我

什麼時候到我辦事處來?讓我們好好的談談好午飯,作爲賠罪。」江强乂任電話中說:「你 「那只是誤會而已,告訴他,中午我請吃

立刻到府上來 到的資料與我交換,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午飯我不吃了,你 -」 江强的反應很快:「那麼,我 條件之一應該是你把查

的。 你空手而來的話,小牛可能不會開門讓你入來 「喂!等一等!」游天虹提醒他:「要是

正樂得有個高手合作!這不是關乎酬勞問題, 「你放心吧!既然你已知道了這件事,我

而是關乎到世界和平啊 電話又迅速掛斷了。 小牛提醒游天虹:「江强這傢伙很沒對, 1

苦衷,何必斤斤計較?」 我勸你還是小心一些。」 「我們一向互相信任 他故作神秘 ,必有

不久,江强獨個兒挽住一個公事包忽忽而

「我可以向你保證,這間屋沒有人裝上竊聽儀白他的意思,叫小牛把門窗關好,才對他說: 器。一游天虹笑了笑又問江强:「可曾見過黃 他入門後十分小心地左張右望, 游天虹明

「氣。」
「是球大計』的人。我昨天晚上偷偷的拍了這 提及的美國華裔太空專家,也是少數參加美國 公事包,將一些照片出示:「這就是今天早報 「當然見過。」江强一邊說着,一邊打開

> 拍的 「他昨夜出手關語,是否意味到已經有

游天虹看看那叠照片,果然是在俱樂部偷

虹 給他大筆金錢呢?」江强用試探的口吻問游天

將一些資料出示;這些資料都是那名神秘人物大筆金錢,才有賭本的。」游天虹說到這裏,空科學家,入息肯定不錯,未必一定收了人家 交來的。 游天虹沉吟道:「身爲一位國際知名的太

打字紙打成的資料 江强首先注意那些照片,然後才看那些用 「你從那兒得來的?」江强一邊看一邊問

回答我幾個問題。 游天虹笑了笑:「你想知道的話,必須先

道

吞吞吐吐?」 「我們是好朋友,有話你不妨直講,何必

「到底是誰聘請你追查黃泰萊博士的?

道來?」 我倒想先問清楚,是否我說了出來 「本來這是業務秘密,但是你既要知道, ,你也照實

一游天虹輕輕點點頭

到的資料,十分有限;我正担心我的主僱不高 十四小時跟踪黃泰來,還要寫下詳細報告,按 交給我的主僱。但是,很不幸,昨天我所得 「不怕坦白對你說,有人出錢要我一日二

江强剛說到這裏,他腰間的傳呼機就响了

起來。

種,所以不用「覆機」給傳呼台。即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什麼人要傳呼他的那 辦事處;他腰間掛着的傳呼機是密碼式的,亦 **冮强說了句「對不起」,就過去致電他的**

要找他,所以他立刻與他的秘書連絡。剛才江强身上的傳呼機顯示出他的偵探社

遊的話,請與我一齊到酒店去一次好嗎?」 店裏面的房間沒有人。要是你對這件事還有與 去負責監視黃泰來博士的人,有電話報告:酒 話之後就對游天虹說道:「糟糕!我派到酒店 江强講電話的神色越來越緊張。他放下電

一個眼色,道:「小牛, 你先與江强去吧,我

江强却感到出奇地問:「你知道是那一間

游天虹指指几子上的文件:「這叠資料上

面有清楚的紀載啊 於是江强和小牛先走了 游天虹轉身入房

「你怎樣發覺他不在酒店房間的?」 江强在酒店門外一輛汽車內質問他的採員

惟有通知酒店經理。」 的;可惜我們趕到後門時,已來不及兜截,他 役,是他通知我們,說黃博士被人由後門押去 那探員道:「我們事先買通酒店內一名侍

警方人員。 鄉票?」江强發覺酒店裏面果然有一批

生被人綁票,因爲他沒有反抗的跡象,行李仍 一名警官對江强說:「暫時無法證實黃先

士麼? 「黃先生?」江强有些懷疑, 「不是黃博

熟,於是走進酒店裏面去。 他本來就是一名退役警官,與警方高層很

只是來自新加坡的一名商人,怎麼你會稱他博 「博士?」警官聽了反而怔了一怔:「他

H108

石 江强知道是弄錯了 ,反而是放下了心頭大

車之上,臭罵了手下一頓。 鬼祟祟的由後門雕去?侍役又怎麼會弄錯呢? 他很生氣,回到一輛裝備了偷攝器材的汽 但是,那名同樣姓黃的商人,爲什麼要鬼

賬。 爲了向老闆交代,他們决定找那名酒店侍役算 那班私家探員反而覺得被酒店侍役愚弄,

> 又或者有人從中安排,讓這位新加坡商人黃先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已遷出了「七〇五」號房,

毫無疑問,江强的手下遭人愚弄,黄泰萊

生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與黃泰萊互相對調他們

匆趕到 o 等到警方人員離開酒店時,游天虹亦已忽

酒店去。 小牛將情形轉告游天町,江强的手下已入

,侍役辯說他並未出賣他們。 一班私家探員悄悄找着那名侍役,質問他

房間的人客麼?」 侍役又說·「你們不是叫我監視七〇五號

行將見世界大亂!」

事很好笑麼?萬一黃泰萊落入恐怖份子手中

汇强心裹有氣,含怒說道: 游天虹忍不住格格大笑了一陣!

「你以爲這件

「是的。正是七〇五號房。」

你們,已盡了我的職實啊!」中年人正是住在七○五號房的 年人正是住在七〇五號房的。我及時通知了 「那怎麼會錯呢,剛才被人由後門帶走的

是他們沒有猶入酒店來,反而走向一輛停放在 附近路邊的汽車——那輛正是江强的手下們所 警車上的警方人員正帶看一名中年人落車,但 這時候,酒店門外忽然又駛來一輛警車

們報案 ?」他又指指那名中年人:「這位先生是住在 悄悄由酒店後門溜到警局去,由朋友陪同向我 這間酒店的住客,他發覺你們形跡可疑,所以 一位警官對江强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人,而不是來自美國的黃寨來博士,難怪人家事;眼前這個姓黃的,果然是來目新加坡的商不用再說下去,紅强也明白這是怎麼一回

江强是領有牌照的私家偵探,當然有權監

他的手下默然地點點項-

江强忍不住破口大属:「哼!你們全是飯

任何人亦會被瞞過。」他又拍拍江强的肩膊:計劃的行動,那麼,對方顯然亦非弱者,相信 「來吧!讓我們設法到七〇七號房看看

進入酒店之後,游天虹與江强直上七樓

他們輕易偷進了「七〇七」號房,只要推

原來「七〇七」號房的蔥口對住山邊,蔥

道。 」號房的窓口爬出去,再沿住屋外的太平梯落 去,抑或在別人的要脅底下離去,暫時還未知 到後面山邊,逃離這間酒店的。至於他自願離 似乎毫無疑問,黃泰萊博士是由「七〇七

造核子彈,又是激光武器的設計家,試想想, 爲黃泰萊只是一位華裔太空專家,他還懂得製

假如這個人落入國際非法組織的手上,後果將

游天虹聳聳肩:

「我從未想過事情會這麼

外間人知得太多;他與游天虹一邊步向對面馬

江强向警方人員交代完畢之後,也不想讓

——那是酒店的方向,「邊說道:「你別以

這件事連想到恐怖份子的身上?

他收歛了臉上的笑容,道:「你怎麼會把之渾身一凛!

游天虹聽到「恐怖份子」這四個字,也爲

就在這時候,房間裏面的電話突然之間响

找他,就會將電話接入來。 方面一直以爲這間房的住客在房內,所以有人 面仍留下房門鎖匙,他們已經心裏明白,酒店 游天虹和江强交換了一個眼色,再看看枱

江强把電話筒執起,立刻聽到對方有人問

他已失踪了?」

地遊客的良好印象,當然亦要接受投訴。總之 視他業務中的目標人物,但是警方爲了保持外

,這件事判那間由秘密變了公開,由神秘而化

游天虹勸江强冷靜。他說:「這既然是有

他們都是有經驗的人,要騙過侍役的耳目乃易

樓都有人當值,絕大部份的侍役都會躲在一起 如反掌的事;何况這一類旅遊酒店,未必每層 聊天或賭博

加坡的黄姓商人,分明被人巧妙地加以利用

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位來自

愈外望,他們立刻明白黃泰萊爲什麼要換房。

同了,那兒的窓口對住大街,所以那位來自新 結果還是被他發覺。 加坡的黄姓商人,輕易就可以見到對面馬路旁 監視,實在易如反掌。但「七〇五」號房可不 邊的情形,江强派來監視的人雖則小心翼翼 口外邊不遠處就是太平梯,由這間房逃避一切

號遷到對面的七〇七號房去。但是現在,七〇 調房間,根據管房部紀錄,他由原來的七〇五

出來,他向江强報告:「黃泰萊博士曾與人對

這時候,江强一名手下正匆匆由酒店裏面

七房也空無一人!」

江强彷彿被利針刺了一下:

誰?」 「是的。」江强順口答了,說道:「你是

成問題,就依足你的意思去做吧!博士。」對「我們談好的事,我問過波士了,價錢不

匆匆掛斷。 江强正想問他一些什麼,但對方已將電話

部

「是誰的電話?」游天虹在旁問道。

還有另外一帮人希望購入博士手上的那些東 江强沉思着說道:「看來,除了俄人之外

西? 游天虹忍不住地問道:「到底是些什麼東

道 引起這許多人的注意。」工强跌在電話機一旁 信一定是美國星球計劃的一部份,否則决不會 「還用多問麼?當然是微型罪林之類,相

游天虹道:「怎麼你不乘機約會他?」

電話來啊!」 就將電話掛斷了。照我估計,這像伙可能還有 一句『就依足你的意思去做吧,博士』,跟住 「我正想誘他說出見面的方法,他只說了

「那麼,我們似乎應該還要在這裏等下去

「留在這間房裏面?」

還會送上門來呢。」 「是的。」游天虹笑了笑:「說不定他們

麼,就讓我來佈置一下吧!」 然後他雙變退出「七〇七」號房間,臨走

江强想了想,也同意游天虹的說法:「那

〇心」號房。 出到門外,江强立刻吩咐手下,重返「七 時江强又順手將門匙帶走-

錢電通訊機,以便隨時可以連絡。 江强除了面授機宜之外,還配備了「具無

以第一時間通知他們師徒二人。 過臨行時他與江强約好,只要有新發展,必須 過一時間通知他們師徒二人。

單位,用錢買通管理員,暫時借用作爲臨時總 他在附近一幢大厦之內,找到了一個空置的 江强因爲目標曾經暴露,所以栗車入屋—

老五很年青,與游天虹和小牛都相熟,尤三却仍未起床,只由他的弟弟老五招呼他們。 游天虹則帶了小牛趕去找麻子老三,但老

千術?我們俱樂部經常有這一類江湖人物出現 其是最仰慕千門奇俠游天虹! 老五趁此機會問游天虹:「可否教我一些

付老千們,反之,他只想利用千術去贏錢。 毫無疑問,他想學懂出干,分明不是爲了對 游天虹笑了笑!他最清楚老五的嗜賭性格

我學會了之後,也知所防範啊!

五,你不要開玩笑吧,誰不知道老三的厲害? 可以,不過有條件——」 試問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你想學千術不是不 不過游天虹並沒有識穿他,只笑道:「老

「我知道了,游大俠,條件之一就是不准

以。山 游天虹說道:「這是理「當然的事,我最用來騙人,是嗎?」 老五笑道。 僧恨的,就是那些出千的人,不管是在賭桌之 上出干,抑或在商場上出干,總之騙人就不可

「放心!我保證不用犯規!」老五學起三

游天虹又說: 「還有條件呢

件事! 不會以此作爲號召,不過我要你先替我辦妥一 「不!此乃邪門小技,就算我收徒弟,也「可不是要小弟叩頭拜師吧?」

「什麼事?」

五

的人,對不?」 本地話的,我想一定是時常到我們俱樂部賭錢 老五抓抓頭:「俄人不多,只有一個會講

「對了,就是昨夜在你們俱樂部實質房出

聲响! 意時,自會教你如何識破一些千術的手法!」出現,就立刻偷偷通知我。當我認爲你做得滿 呼機號碼,不管今晚或明晚,只要你見白先生 現過的人啊! 就在這時候,游天虹腰間的傳呼機傳出了

俯視之下,很快就知道是江强找他。

「魚兒上釣了!」 不久,小牛回來了,他對游天虹打個眼也

與小牛開車趕往酒店對面——工强的臨時總部 游天虹於是立即與老五告別,並且迅速地

們應該怎麼辦?」 號房,約博士在第十六號碼頭交易,你以爲我

「距離現在還有四十五分鐘左右。」江强

,江强見狀急急閃避。

人去冒充他,我們先到碼頭去佈置。 萬一對方游天虹道:「你找個身裁與博士差不多的說道:「幸好第十六號碼頭距離這 蹇不遠。」

「你可認識俄人白先生嗎?」游天虹問老

」游天虹又說:「我給你一個傳

這是一具即時顯示的電子密碼機,游天虹

己配備的傳呼機號碼寫給老五,老五目然樂於游天虹一邊示意小牛致電江强,一邊將自

江强說道:「不久之前,有人致電七〇七

游天虹看了看腕表,反問道:「約會在何

出現,最好先去將他俘擄回來,問個明白。照 則一定夜長夢多!」 使館的特權人物,因此我們絕不可以報答,否 我估計,此人若非間諜,一定又是本地一些大

們。

江强也覺得有道理,於是依計行事。

不多,一時之間也不易找到一個適合的人選。 江强覺得自己的年紀和身數都與黃博士差 故此惟有親自冒尤一下黃泰萊

以不同的身份匆匆趕到第十六號碼頭。 游天虹則帶了小牛和江强一批手下,分別

大小車輛,同時亦有人將船上的貨物搬到貨車 這是日間,十六號碼頭附近停放了不少的 游天虹帶了一具望遠鏡,登上一處天台去

在不同的車輛之内,見機行事。 則配備了無緩電對講機,與江强的手下分別緊 ,居高臨下,俯視着十六號碼頭的情形。小牛 約會的時間到了,江强的「黄博士」也依

時乘計程車抵達碼頭,但是,電話中的神秘客

,船上的吊臂正將一個大木箱吊到碼頭上面來 所有人都等得有些兒不耐煩,就在這時候

道有人暗中保護你。」慢的走過來,切勿作出任何啓示。我們早已 準江强,箱中有人警告着說:「博士,你要慢,木箱的一旁有度活門打開,一支槍的槍管瞄 大木箱就吊落他的身邊,江强正覺得奇怪

咐,步向木箱 鴻邊。 江强有點無可奈何,惟有依足那聲音的吩

惟有游天虹居高臨下,可以見到江强正小牛和他的手下們此刻可能見不到他的行動 西遮擋,要不是汽車,就是貨物,總之他估 他知道他當時站立的位置前後左右都有東

有些不妙,於是透過無綫電對講機通知小牛他 步步地走進了一個大木箱裏而去,他感到情形

他們的掌握之中,因爲他們分乘不同的汽車 小牛和江强的手下們,本來以為一切盡在

無法遁去,但是,現在他們收到游天虹的通知停放在不同的路口,只要一聲號令,對力一定 離地面。 上的吊臂,正迅速把那個特製的木箱,再次吊 之後,才如夢初覺地仰望天空一 當時大貨船

移向海面上,再將大貨船的編號告知碼頭上的 游天虹看見這情形,惟有把望遠鏡的方向

上無法兜截,惟有依照游天虹的指示,趕到海 小牛他們既然知道江强被俘,也明知在陸

的甲板上面去!快艇迅速開走 大貨船的吊臂將大木箱吊到海上一艘快艇 小牛他們

加沒有辦法可想。 法也沒有。游天虹在大厦天台高處,自然更 他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跑到大貨船上面

分明是受人利用的。 受人所託,將大木箱吊到快艇上面去。看來他 去,找那個操縱吊臂的人,但是,那男子只是

快艇之上,江强正被人由大木箱中押了

請恕我的手下無禮,用這種方法把你請來。 「博士你好?」一名中年人含笑點頭:「

環顯一下快艇上的情形,只見艇上除了那中年 人,而那個中年人分明就是這班人的首領。 人之外,還有七八名槍手。他們看來都是本地 江强苦笑:「你們到底想怎麼樣?」他又

安全。」 人物,所以才不得不出奇制勝!」他又攤攤手 「隨便請坐吧,由現在開始,你會感到非常 中年人道:「我們知道你是個十分搶手的

了一杯酒遞給他:「博士,請先定一定神,回江强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有個人正捧

H110

华

「他不是黃泰萊博士! 雖然是個女人的聲音,但却分明不懷好意

口香烟。

江强這一驚非同小可,回頭只見一個女人

閉酒店太久,可能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萬一我我先聲明一句,你們把我帶到這裏,由於我離 了我騙妳有何用?」江强說道:「不過,

女郎迫視着他:「你真的是黄秦菜?」

們無法交易,責任並不在我,而是你們咎由自

無笑容,直盯着江强:「你最好乖乖的告訴我那女人只有三十出頭,梳了一個高醫,面 你到底是誰?」

那女人冷然一笑:「你以為很幽默嗎? 個名字吧,但姓氏就不可能改了。小姐。」 如果你是姓名學專家,那麼,不如由妳贈我 個什麼動聽的名字,除了黃泰萊這名字之外 江强苦笑道:「我還想不到我應該再改

要找的黄黍菜。」 她回頭吩咐二名大漢:「把他推入大海去餵鯊

的面色。 二名大漢空望那女郎,又回頭留意中年

爲什麼要冒充黃博士?」 他最後一個機會吧,喂!你到底是何力神聖? 中年人道:「既然妳說得這麼肯定,就給

過別忘記,除了你們之外,我還有另外一些買珍核彈的製法,我都事先拍攝成微型菲林。 不工强說:「由太空星戰計劃的藍圖,到袖

然後才談價錢!」女郎道。

得到一切麼?妳似乎太大貪了。」

「我們只想先知道文件是關乎那方面的,

江强苦笑搖頭:「小姐,妳想不付分女就

一些什麼機密文件?

女郎則問:「你帶出來的女件,到底又是

中年人道:「我們覺得這裏才是最安全的

要找的人,爲什麼不用用腦筋,改變一下態度明知我的來龍去脉,又明知我是各方而都急於 問我:爲什麼要改頭換面呢?」 江强仍然堅持下去,苦笑道:「你們既然

化了裝?」 ;她訥訥地間:「你的意思是,你改變身份,中年人回頭횧窒那女郎,女郎也有些動搖

定地燃點了一支香烟。 文件,又不是要我這個人,對嗎?」他强作領 江强點點頭:「反正你們要的是一些機密

中年人有點急不及待地問:「然則,那些訊號儀器的機掣扳開而已!

何展開這次交易?

中年人道:「廢話少說,到底我們應該如

其實,江强只是乘機將口袋裏面一枚電子

們的手中,這條命就凍過水!」 麼千辛萬苦亦無非爲了纏,相信你們也知道, 「錢呢?」江原攤大手擎笑了笑:「 我這 美國CIA與FBI的属害吧?萬一我落入他

我會不會蠢到把文件帶在身上?「江强抽了」「我有辦法逃過美國特務的追殺,你以爲文件呢?」

江强横掃他們一眼:「你們一定要全部資 「是的。」女郎囘答道:「我們要的是全

出讓手上的全部資料給我們?」她悠閒地問

女郎噴了口香烟,問:「你要多少錢才肯

果你們一定要全部,我必須和我的拍檔商量一 過全部一次過交易。」江强又故意說道:「如 「坦白說,我們只打算分批出售,從未想

你還有拍檔?」 出了反應:「拍檔?」他們異口同聲地問 豈料此語一出,中年人和那女郎都迅速作

爲我只是得一個人嗎?那就未冤太過天真了 「當然,」江强毫不考慮地說:「你們以

是一不小心,就會做了犧牲品。 知道他們的意思,他只知道這是生死關頭,要中年人又和女郎交換了一個眼色!江强不不過他們不出現,是担心我們一網成擒!」

我們保證不欠你的。 ,你把那些機密文件交給我們。至於錢力面 中年人回頭對江强說:「我們送你回酒店

個成員的身上。」 道:「我不妨向你們透露,那些文件和微型非 勢要堅持原則。同時爲保性命,他又故意說疏 林,並不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而是分散在每 「不,我一個人不可以作主的 。二江强作

假冒的,所以手上並沒有這些東西。第二,你

一定嫌命長。」

即使殺了我,你們也沒法得到任何好處,那

江强苦笑道:「你們用强迫手段太不文明

要得到全部資料,除非

第一,你根本就是

女郎道:「你沒有選擇之餘地,我們一定希望一次過賣給一個人!」

江强道:「你們似乎想做批發,但我並不

」中年人說道。

「我們要全部你帶來的東西,價錢由你開

只是一個人逃出美國的。怎麼會有拍檔呢?」來越懷疑你的身份,根據我們的資料,黃傳上 女郎又用凌厲的目光迫視着江强:「我越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可飛

> 判拖延時間,使高泰和江玉南很快療息復元,再和金長久、田榮會師,用詐降方法叫陣 代替主事,伍明珠亦不拒,小妮子聰慧過人,用人質換取解藥,救治高泰毒傷,利用談 支,閻五見自己領隊敗了項陣,看伍明珠處事慧黠,對井望天說出自己的見解, 漸漸適應,伍明珠建議繼續弄清楚黑谷的情况;金長久準備出谷領人手進來,誘黑谷毒婆婆中計,埋伏金長久和閻五二人,一舉擊斃毒婆婆。至於黑霧察 前文提要: 江玉南雖然生擒了一個黑衣女子,身受了很重的內傷。二人體力不 前文書至高泰一腿中毒,仍然配合伍明珠拏了兩個黑衣女子 一舉擊斃毒婆婆。至於黑霧瀰漫,衆人 推舉她

看接引神功

我準備一百火把,照明此谷。」 伍明珠道·「恐怕很難辦到。」 金長久道:「我驅不走谷中黑霧, 但

他們就可以趕到了。」 要他們調集人手趕來,在下相信,三兩天 金長久道:「七刀塘有的是人,我已

口 不會使諸位傷心。 ,只怕就難得犧牲大部份的人手。」 金長久道:「那些人是七刀塘中的人 伍明珠道:•「那時,單是要進這座谷

說,咱們再次進來的機會太渺茫了。」 人命總是人命,咱們應該一樣的珍惜,再 金長久歎息一聲,道:「照妳這樣說 伍明珠道:「不管他們來自何處,但

法,只有硬着頭皮闖進去了?」 伍明珠道:「咱們已入虎穴,就算不

的形態。 能得到虎子,至少, 也應該摸清楚這虎穴

收心甘情願,你如是覺着明珠姑娘的計劃 新定合作,雖然是早經協議,不過,可也 閻五冷笑一聲,道:「金塘主,叫們

富戦難尅敵

很不願和兄弟合作。」 不好,咱們仍不妨分道揚鏢。」 金長久笑一笑,道:「閻五,你好像

聽她之命行事。」 人就別信,咱們旣然信了伍姑娘,一切都 閻五道:「老叫化覺着信人不疑,疑

行,不論黑谷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兇險地方 珠姑娘,妳說,咱們要如何一個找法? 伍明珠道:「鳥無翅不飛,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明 蛇無頭不

,也該有一兩個首腦人物。」 伍明珠道:•「現在,咱們就是找到她 金長久道:「不錯。」

們那個頭子。 金長久微微一笑,接道:「對!只要

熟智慧,策略。 武功,只怕未必能順利通過險惡,還要用 中的頂尖高手,但且下咱們的處境,單是 制住了她,不怕她們不放咱們出去了。 了造物的神奇,諸位雖然都是江湖第一流 伍明珠道: 「這黑谷形勢奇特,顯示

金長久道:「姑娘可是早已經胸有成

不同,咱們瞧不到的,她們也瞧不到,她我們已經證明了,她們和咱們並無太大的 **絲馬跡,也並非全無可尋,她們也是人, 法出來,我們知己,却不知彼,不過,蛛** 都是那麼陌生,誰也無法想一套完美的辦 熟悉之故。 們能够來去自如的原因,完全是因為地形 伍明珠道:·「這地方的一切,對我們

金長久熙了縣頭,說道:「高論!高

這黑谷中有她們住的地方。」 去聽,我相信她們不會餐風露宿, 好的目力,也難及遠,但諸位可以用耳朶 一頓,接道:「夜暗加上黑霧,就算是最 伍明珠道:「誇獎!誇獎……」語聲 至少,

有選錯人。」 閻五點點頭,道:「對!看來咱們沒

中的人,每天就這麼黑暗相對,你不見我 以彼此互可相見的地方。」 我不見你,大家全憑聽覺交往,一定有 伍明珠道··「我也不相信這座黑谷之

很好的掩飾……」 金長久道:「是的,可是那地方必有

金長久道:「老夫正是此意。 伍明珠接道:「尋找不易,對麼?」

伍明珠笑一笑,道:「咱們不知道

放低聲音,說出了一番計劃來。

後, 望天的臉上,道:「井兄,離開了黑谷之 七刀塘想禮聘伍姑娘到兄弟那裏去, 金長久點點頭,突然把目光轉注到井

H112

樣子 任策士三年,不知二堡主能否割愛?」 他說時神情端莊,一點不像開玩笑的

行 怕兄弟作不得主,還得由伍大堡主决定才 井望天笑一笑,說道:「這件事,只

美言幾句,至於代價方面,兄弟能力所及 無不答允。」 金長久笑一笑,說道:「二堡主請代

兄弟是準得帮忙。 井望天輕輕吁一口氣,道:「這個

等離開黑谷之後,由伍姑娘自行决定。」 個先來後到, 伍姑娘的事, ,不過老叫化向不强人所難,這件事, 閻五道:•「金兄,什麼事,都該有 金長久笑笑道:「閻兄和兄弟搶生意 咱們已經約定

不用尋晚進的開心,目下對敵要緊。」

身子一側,當先向前行去。 老夫先打頭陣,田少俠,咱們走!」 金長久道:「好!這件事以後再說 高泰、閻五與金長久保持四五尺的距 田榮和小蛇女,緊隨在身後而行

最後 伍明珠、江玉南、井望天三個人走在

步落足之間,無不戒備烝嚴。 心之中,却是十分謹慎,他緩步前行,學 金長久表面上雖然是豪氣干雲,但內

經可以適應黑暗,以幾人過人的目力,本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他們目光都已

中的霧氣,限制了視力。可以看得遠一些,討厭的是那瀰漫在黑暗

的判斷,敵人就算常聚黑谷,能够暗中見 極盡目力,也只能看到六七尺外 一品刀豐富的閱歷,使他們相信自己

物, 功所能突破的條件,至少,金長久和田榮 一種自然的障碍、限制,那不是一個人內 這等濃重的霧氣,混入了黑暗中,是 但一樣的無法看透黑霧

都還沒有這種突破的功力。 黑谷中一片寧靜,靜得聽不到一點聲

突然間,金長久聽到了一 願然是耳聞重過目視。 習武人講究耳目並用,這時間、這處

他條地停下了脚步,凝神傾聽。

陣步履之聲

原因,那是我們不願諸位就這樣地無辜死可以把你們置於死地,所以遲遲不下手的 說道:「你們聽着,我們已經知道了你們 停身之處,這黑谷中步步凶危,我們隨時 响起了一個少女的聲響,帶着冷峻的意味 但那步履聲又復消逝不聞,耳際問却

,我不相信會在会審复图了不少的大風大浪冷說道:·「金某人經過了不少的大風大浪 但老夫相信你們也是一樣 黑谷中很兇險,目力難見一丈外的景物,

悉這谷中景物,谷中佈置,閉上眼睛也可那女子聲音接道:「不一樣,我們熟

身之處,暗中凝神提氣,手握刀柄 處,暗中凝神提氣,手握刀柄,準備金長久聽聲辨位,已發覺那女子的停

突撲施襲。

團監焰,着地生花,立刻熊熊燃燒了起來 呼的一聲,身前不足半尺處,閃起了 ·的一聲,身前不足半尺處,閃起了一但他還未來得及發動,突覺火光一閃

地之後,化作小碗大小一團藍色火光 在濃重的黑霧中,照亮了兩尺方圓 那是一種燃燒力十 分强勁的毒火

冷冷的說道:「臭丫頭,只有這一點能耐 金長久疾快的一閃身,避了入暗中

束手就縛,那就別怪我們心狠手辣了 「這是最後一次警告了,你們如若還不肯 朋女子聲音又傳了過來,冷冷說道

麼手段,盡管施展出來。 說話間,一條人影疾飛而起,撲向左

金長久道:「老夫見的多了,妳有什

子聲音傳來之處。 是金劍銀衫客田榮

他借金長久和那女子對話之中,

緊接着響起了一聲慘叫。 那是一聲尖厲的慘叫,一聽就知是女

子聲音。 伍明珠低聲道:「金塘主,請他快此

回來。」

弟 請回來吧一 金長久微微一笑,高聲說道:「田兄

伍明珠道・「你殺了她?」劍巳回入鞘中,神情間一片冷肅 步履聲中,田榮緩緩而歸

如何?」 金長久道:「姑娘,現在,咱們應該劍正中心臟,一呼而絕。」

那是一種毒火彈,破空襲來,並且來 羣豪的停身之處。 但見十餘點火光,劃破黑霧而來,落 **羣豪聞聲而散,同時各自揮掌拍出** 只聽汀玉南叫道:「快些讓開!」

在地上 勢甚疾,只見數十點光芒,劈劈拍拍,落 羣豪之中,雖然沒有被火燒中, ,爆裂出一團團的火花。 但

個個都心頭震動不已。 這些人,大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只 已瞧出那毒火彈的厲害。

去 只要被那毒火沾染到身上,就很難熄

毒火照明。 每一個人,都在毒火的照耀之下。 但他們停身的地方,都已經被十餘堆 羣豪雖然沒有人被這一陣毒火襲來燒

射過來。 立刻間,弓弦聲響,箭如飛蝗般,直

只聽到一個女子的聲音,冷冷說道:

起。 田榮大喝了一聲, 金劍揮動,飛身而

學。 但見寒芒如幕,響起了一陣陣卜

阻。 那如雨密集的長箭,竟被一片光幕所

聲道:「這是什麼劍法?」 井望天道:「後起三秀之士 伍明珠回顧了身側的井望天一眼,低 自非小

見首不見尾的神龍,江湖上很少有人認識是後起三秀之中武功最高的一個,但却如可,目下咱們已知其二,還有一人,聽說

他 「小花龍高泰, 也是其中

之

, 中 全給擋住 ,手中之劍運成了一片光幕,一田榮炫露了驚世駭俗的劍法, 一陣箭雨

火光照耀之處不行,想法子摸過去。 义現出身來,手執金劍,肅然而立 伍明珠高聲說道:「諸位,咱們站在 耳際間響起了一陣劈劈拍拍之聲,數

着向前撲了過去。 扣在手中,向發節之處投擲過去,人也跟 田榮突然俯身撿起了地上幾支長箭,

金長久道:「老弟,等等我,不可孤

身涉 緊緊追在田榮的身後

在這裏,也不是辦法,倒不如涉險和他們閻五低聲道。「小叫化子,咱們困守小蛇女也放步追踪。

突然舉步向前追去。

出了數十丈,旣未遇抵抗之人,也未見什這黑谷的範圍,相當的大,一口氣行江玉南、伍明珠,也隨着一路跟上。 麼可以存身之處。

法, 追不出什麼來。」 伍明珠低聲說道:「停一停,這樣追

羣豪停下脚步 ,圍了過來

她們。」 地形熟悉,咱們追,她們跑,永遠追不上 地形熟悉,咱們追,她們跑,永遠追不上

金長久道:

咱們先找出那個地方,才能在黑谷中長久

來::

住自己的性命,才能摸出她們的底細。」來,可能是三天,也許是十日,咱們要保

人,可以找出她們住的地方。」東西是死的,不會跑,咱們追不上她們的

,咱們只要找出一面山壁,就不難找到她搭建一座房子,定然是住在天然的石洞中

有不少年代了吧?」

黑谷谷主說道:「老身居此巳三十餘

身爲什麼要接見你們?」

黑谷谷主一怔,道:「接見你們,老

伍明珠笑一笑道: 「谷主隱此潛修

只聽一個冷厲的聲音接道: 「不用那

伍明珠道:「黑谷。」 那人應道:一你們身在何處?」

金長久很想接口,但他却輕輕咳了 **州人道:「不錯,老身就是谷主。** 伍明珠道:「黑谷谷主?」

「明珠姑娘有什麼新鮮的 「這追法不行。 她們一般的暗施算計吧! 明白白,妳是一谷之主的身份,總不能和

伍明珠道:•「人是活的,可以跑,但 金長久道:「原來如此! 可能是三天,也許是十日,咱們要保

小蛇女李青青道:「她們不會在谷中

华

們進來,你們决到不了此處。」

黑谷谷主道:「如不是老身有意引你

伍明珠道:「可惜的是,我們已經傳

怕是第一次進入貴谷的客人。」

伍明珠道:「三十餘年之中,

咱們只

聲

們就死定了,對你們有什麼好? 相見,那是最好不過,」 伍明珠道:「谷主親自現身, 黑谷谷主冷冷接道: 「老身現身

和我們

伍明珠笑道:「至少,我們會死得明

楚明白?

們。

見物的地方。」

伍明珠道:•「是!咱們希望死在目能

黑谷谷主冷冷說道:「你們想死得清

黑谷谷主說道:

「好吧!老身成全你

伍明珠道:「妳是誰?」

那人道:「老身就是這裏的主人。

又强自忍了下去。

那地方可點起燈火,可以煮食用之物, 伍明珠道:「她們一定有個住的地方

金長久接着立即問道:「長久的住下

伍明珠笑一笑道: 「我說的長久住下

神聖。」

她見見咱們

見咱們,老叫化要瞧瞧她究竟是何方閻五低聲道:「明珠姑娘,想法子叫

接見我們?

伍明珠高聲說道:

「谷主準備在那裏

但黑谷谷主沒有瘋,也不像活腻的樣

趕來,也無法進入黑谷。」

夫當關,萬夫難入,就算你們有千軍萬馬 黑谷谷主道:「這地方形勢險要,一出了信息,大批人手,即將找來黑谷。」

疑。 太大的口氣,反使金長久心中動了懷

我可以既往不究,只要你們答應我一件 伍明珠道:一谷主很大方,但我還得 。「叫化子,你相不相信她的話?」 停住了笑聲,回頭望了閻五一眼, 閻五道·「我聽到了。」

,閻五這樣答覆,有着並外之音,他不願這句話有些答非所問,但金長久明白

只怕,我們力難 這就使金長久更震動了,閻五怎會有

非完全是在吹牛。

承認這老婦人的話,但心中又覺着,

她並

這種想法?

「就憑

會有這種想法。 其實,他也應該懷疑自己,自己又怎

其實,那黑谷谷主說出「殺你們」二

個字,一種殺氣已由她身上散發出來。 這也是金長久突然停下笑聲的原因 一種習武人的本能,使金長久感受到

那股無形的殺氣。 黑谷谷主冷然一笑,道:「金長久

你不信老身的話?」

就算金長久眞的信了,也不能承認

那咱們就試試看!」 他搖搖頭,道:•「是不大相信。」 黑谷谷主緩緩站起身子,道。一好

站了起來,道:「殺鷄焉用牛刀, 這時,坐在兩側的中年婦人,忽然都 由弟子

等出手就是。」 黑谷谷主道:「都坐下

多接口。 四個中年婦人依言坐了下去 未見她帶兵刃 ,赤手空拳的由座上行 ,不敢再

內 突然的變化,兩人留在門口,不肯先行入但老練的金長久和閻五,都防範到了

了

如是咱們談得投機,各位就可以平安離開

黑谷谷主說道: 「那是以後的事情

對的……

伍明珠說道:

「晚進相信谷主之言是

你們之中,有不少都是江湖上很有名氣的

黑谷谷主哈哈一笑,接說道:•「聽說

主等先行入內,兩人才隨後而入。 衆人進去之後,兩扇石門立刻關上

事。

黑谷谷主說道:「你們傷了我不少 伍明珠道:「谷主請說吧!」

多

然都是很有名氣的人,如七刀塘的金塘主

號稱一品刀,還有鐵面神丐閻五

、井望

計算她和羣豪之間的距離,準備發動。

人交談,金長久和閻五

,却在暗中

伍明珠道:「不錯啊!我們之中,確

二十多張小木椅。

紅潤, 但却不見皺紋。

是不是都在這裏?」

伍明珠心頭一震,道:「看來,妳谷

黑谷谷主冷冷一笑,

接道: 「這些人

主常在江湖之上走動?」

,老身三年未離黑谷,對江湖中事, 黑谷谷主道:「秀才不出門,能知天

一樣瞭如指掌。」

她 色冷漠,似乎是天下所有的人,都得罪了衣,但却完全沒有半老徐娘那種風韻,臉 老徐娘,四十左右的年紀,也穿着一身黑

在谷主身後。 六個佩劍的黑衣女婢,一字排開 站

話,號稱江湖上後起三秀的人,是否在這黑谷谷主道:「妳還沒有回答老身說

伍明珠道: 「那眞是難得的很……

執燈的銀瓶,和另一個年輕少女,分

列在老婦人的左右。

身就是黑谷谷主,你們請坐吧! 只見居中而坐的黑衣老婦人道: 珠道:「護坐了。」

但見火光一閃,濃濃夜霧中,亮起了 銀瓶,亮燈,引他們到客室中去。」 黑谷谷主放聲而笑,道:·「那很好,

如 和羣豪依序落座,接道:「谷主準備

落, 了谷主的階下囚了。」 任明珠道:「也許片刻之後,咱們就任明珠道:「也許片刻之後,咱們就 無谷谷主淡淡一笑,道:「談不上發

羣豪行入了一座

身份,是這黑谷的谷主了。 身黑衣的老婦人,頭髮已白,臉色也不見 。室中的景物,也逐漸清晰。 在那黑衣老婦人兩側,分坐着兩個半 只看她坐的位置,大概已可確定她的 第上首,一張虎皮椅上,坐着一個全 這一座石室不大,但也不太小,擺了 石門關上之後,石室的光亮增强了很 直等到執着燈火的銀瓶,帶着黑谷谷

護法。」

伍明珠道:

「這個,

先聽聽,那是什麼事情。」

黑谷谷主道。「我想聘你們作本谷的

妳這一處不見天日的黑谷……」 金長久忍不住冷笑了一聲道:

响的武功,不答應的只有一個字:死!」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谷主,想處 黑谷谷主接道:「還有我一身不同凡

的武功,也讓你們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 功殺你們,使你們見識一下,什麼叫真實黑谷谷主冷冷地,說道。「我要用武

人。」 金長久哈哈大笑,說道:「好大的口 她的口氣太大,大到令人難以置信。

這種話。 ,一個老婦人,敢在閻五和自己面前講出聽過這麼狂妄的口氣,見過這樣狂妄的人原來,他忽然想到,數十年來,從未 笑聲和話聲,同時止住。

不是活膩了,就是瘋子 敢在自己和閻五面前講出這種話的人

H114

可以看清楚了附近的大略景物。白色的燈光,更具照明的作用,羣豪立刻

老身就下令,恭送你出谷。」 了下來,道:「老身再給你一個便宜佔佔 ,咱們動手一百招,你能接下我一百招, 金長久道:「哦!谷主的口氣越來越

再讓你先機,出手吧!」 黑衣婦人已然逼近了金長久,道:

赴死?」 黑衣婦人道:「小丫頭,可是想爭先 伍明珠突然喝道: 「且慢!」

自然不會出手。」 黑衣婦人道:「不錯,除非你們願束 伍明珠道:「谷主要殺光我們?」 黑衣婦人道:「那妳要幹什麼?」 伍明珠道·「晚進自知非前輩之敵

手就縛。 也希望在未死之前,問明幾件事情。」 伍明珠道:「即使咱們有這個意思

現在何處?」 黑衣婦人道:「嗯!妳問吧!」 明珠道:「帶咱們來此的絕情谷主

伍明珠一怔·道·「妳不認識絕情谷 黑衣婦人道•「什麽絕情谷主?」

黑衣婦人道:「老身自然是認識,但

們進入貴谷,要不然,我們怎知此谷的門 語聲一頓,接道。 伍明珠說道:「千眞萬確的,她帶我 「她穿着一身紫色

金花,銀瓶,妳們見過一個穿紫衣的丫頭 黑衣婦人哦了一聲,卽回頭說道。一

麼?

黑谷谷主說道:「見過,她到那裏去 銀瓶一欠身,道:「回谷主的話,小

谷去了。」 銀瓶道。 「借黑霧掩護,似是溜入後

銀瓶搖首道:「這個,小婢就不知道 黑衣婦人道:「溜入後谷幹什麼?」

跑不了。」 黑衣婦人沉吟了一陣,道:「量她也

目光轉到伍明珠的身上,緩緩說道:

谷主。」 「有這麼一個人混入本谷,但她不是絕情

其實,閻五、金長久、高泰、江玉南 伍明珠楞住了

等,全都聽得怔住了 難道那位紫衣姑娘,真的不是絕情谷

但聽黑衣婦人冷冷說道:「小丫頭 還是這黑衣婦人故意隱瞞她的身份?

妳 的事,老身已經回答了。」 伍明珠道:「眞是叫人難信啊!」

的身上,道:「你如心中害怕,可以要他 目光一掠閻五、高泰、轉注在金長久

也不願佔妳先機,你出手吧!」 金長久笑一笑,道:「老夫不吃這個

會敗,就算敗了,閻五等也不會坐視不管

何况還有田榮在側。

清楚對方的拳路,那就更好了

老身就要用一雙空手勝你,你可以不受限 ,兵刃暗器,隨便出手。」 黑谷谷主冷笑一陣,道: 「你聽着

制 你可以用刀: 黑谷谷主道:

那黑谷谷主口氣愈來愈大,心中暗生震駭 ,呆了一呆,接着間道:「妳還是不用兵

用刀用劍,悉憑尊便。」 我要用赤手空拳,對付你兵刃、暗器,你

妳谷主這樣狂妄的人,在下確也沒有見過 年,手中這把刀,也會過不少高人,但像 紅毛寶刀,冷冷說道:「金某人混了幾十 恭敬不如從命,金某人亮刀了。」 他在黑谷谷主,再三逼迫之下,不禁

黑衣婦人淡淡一笑,道。 「好刀,我

過很多次了。」 金長久冷笑一聲,接道: 「妳已經說

黑衣婦人道: 「我敗了,恭送你們出 ·什麼條件?」

自然,如是由別人先出手,使他能看

可惜的是,黑谷谷主,第一個就選中

金長久道:「老夫號稱一品刀……」 「那你是以刀法見長?

金長久究竟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見

黑谷谷主道:「是!我已經說過了

金長久手握刀柄,刷的一聲,抽出了

黑衣婦人道: 「現在, 咱們該談談條

金長久道:「條件-

金長久想了起來道: 「包括那一條千 而且·任你們取走任何需要之物?」

的放在一個玉缽之中。 黑衣婦人道: 江玉南突然接口說道: 那條白鱔,好好 「陰陽刀訣

是否也在這裏? 黑衣婦人道:「你就是要追查那份陰

陽刀訣的人。 江玉南道:「是

黑衣婦人道:「你能勝過老身

就交出陰陽刀訣。

此? 過,在下還是希望先知道,那刀訣是否在江玉南說道:「這個,在下從命,不

金長久退後一步,未再接口,他希望 黑衣婦人道: 「在!

江玉南能接過去,先自己出手。

竟然不再接言。 但江玉南似是早已洞悉了他的用心

接道:「你敗了,就留在黑谷?」 黑衣婦人目光轉到了長金久的臉上

金長久道:「作什麼?」

身久在這座黑谷中,已經住了數十年,

黑衣婦人說道:「作本谷的護法,

與老身何干?」 黑谷谷主道·「信不信是妳們的事了

們換一個人。」

他經過這一陣沉思,覺着不見得真的

身。 有七刀塘。 淺,很需要像你金塘主這樣的人,輔助老雖然有些好手,但他們見識不多,閱歷太 極思動,準備出而逐鹿江湖,我黑谷中, 黑衣婦人接道:「這也是老身特別重 金長久笑一笑,道: 「老夫之後,

視你的地方?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

「聽你口氣

似是已經吃定金某了?」

談好條件,勝負巳分,立刻履行,終生不 黑衣老婦人道··「所以,我們要先行

越來越大,大到連金長久這樣的人,也生 金長久未置可否,這黑谷谷主的 口氣

不聞金長久回答之言,那黑衣婦人臉

,如若願意死,什麼事,都不會放在心上色立刻冷了下來,緩緩的說道:「一個人

突然一側身子,右手疾探,向金長久

尺,右手紅毛寶刀,向上撩出,快如電光 金長久身軀晃動,閃電一般的避開五

是順勢出刀,快速無匹,是很難閃避的一 這一刀,談不上什麼奇異的變化,

但那黑谷谷主根本就不閃避, ,竟然用右腕硬向力上撞去。 右手向

寶刃名劍,但它的鋒利,却勝過一般的刀 劍,握在金長久這樣人物的手中,更是威 紅毛寶刀,雖非切金斷玉的

就是一根堅木,一根鐵條,在金長久

下,也要被劈成兩

只聽拍的一聲,黑谷谷主的右腕, 何况,黑谷谷主的血肉之軀。 竟

H116

就算練成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也金長久呆了一呆,忖道。這是什麼武

擋不住我這一擊才對

定然戴有極爲堅硬之物。 立刻知道上當,那黑谷谷主的右腕之上 但他究竟是江湖閱歷極爲豐富的人

谷主右手五指・巳經抓住了刀身。 來沒有遇上過這樣的事。 他明白上當時,已經晚了一步,黑谷 一品刀金長久,縱橫江湖數十年,從

他暗提填氣,用力一掙,竟然未能掙

脱。 黑谷谷主冷笑一聲,道: 「金長久

這是第二招。

棄刀而逃,一條是:揮掌硬接對方的攻 金長久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是 左手一揮,直拍過來。

勢 接下了黑谷谷主的掌力。 他心中雖然十分震驚,但却又有些不 他金長久選擇了後者,左手一揚,硬

服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金長久竟

然被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形勢迫人,他只好棄刀而退

要用你自己的刀殺了你。」 欺身而上,紅毛刀疾揮斬出 黑衣婦人冷笑一聲,道:「金長久 一片冷森刀氣,掠着金長久的頂門而

金長久和對方硬拚了一掌之後,血氣

避開一刀,但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還未平復,這一刀來勢又快如飄風,雖然 衣婦人的第二刀跟着劈了過來 他活的很舒適,實在不願意死。但黑

> 雷電光一般,只佔了一個快字,快的金長 久吸氣後退,勉勉强强避開了第二刀。 看不出她用的什麼招術,但出刀如迅

森寒的刀氣,直透肌膚。 人雖然沒有傷着,但前胸的衣服,却

一個個都爲之心中生寒。 不但金長久嚇的變了臉色,在場之人

了過來,封住了刀勢。 的風光,但竟被黑衣婦人逼的團團亂轉。 第三刀還未攻出,一個熟銅棍橫裏伸 一品刀在江湖上是何等的聲譽,何等

道:「谷主好高明的刀法。」 是閻五,他擋住了黑衣婦人的攻勢,

閻五道·「谷主別忘了,我們是一起身就殺了他,除非他能接下我一百招。」 的話,非要作到不可。他不投入黑谷,老 黑衣婦人道•「你閃開!老身說出口

同入黑谷,自然要患難與共。」 閻五道:「談不上架樑子,咱們既是 黑谷谷主道:「你要替他架樑子?」

是同時進入黑谷的。 閻五道・「雖有先後之別,但我們此 黑谷谷主道:「就老身所知,你們不

投入黑谷,一條是死於黑谷。」 老身一百招,否則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 你和金長久一樣條件,要動手,就要接下 刻却是合於一處了。」 黑衣婦人冷笑一聲,道:「你聽着,

定! 閻五道:「這兩條路,老叫化都不想

黑衣婦人道:「你可以不降,但死却

由不得你,老身要用你的銅杖打死你 右手輕揮,紅毛刀飛了過去。 回頭叫道:「金花接刀。」

如此强悍的人,吸一口氣,凝神戒備。 閻五走了數十年江湖,從來沒有見過 一個年輕女婢,伸手接住。

聲道:「江兄,你能勝過她麼?」 江玉南搖搖頭,道:「不能,她的武 伍明珠緩步行到了江玉南的身側,

界,已經破去招式的限制了。」 功造詣,已經到了隨手揮洒皆成文章的境 伍明珠道:「哦!」

不是他的敵手。 江玉南道:「恐怕咱們在場之人,都

機會了?」 伍明珠道:「這麼說來,我們是全無

先後順序不同罷了。」 伍明珠道:「如若咱們聯手拒抗?」 江玉南道:•「全無機會,只有敗死的

手 伍明珠點了點頭,高聲喝止道: 江玉南道:「有一半保命機會。」

說道:•「妳這小丫頭,鬼叫鬼叫,等一會 老身要撕開妳一張嘴巴。」 黑衣婦人正想出手,聞言而住,冷冷

生平僅見。」 黑衣婦人道:「老身在這黑谷之中 伍明珠道:•「老前輩武功高强,晚輩

變化的界限,自己還不太相信,今日試來 冥思武功招術變化三十年,終於突破招術 倒還有點用處。」 伍明珠道:「妳武功太强了,我們一

個個的和妳動手,誰也不是妳的敵手。

哦了一聲,道:「妳的意思是?… 之中,却被伍明珠這番話捧的十分高興, 黑衣婦人口裏雖然不吃這個,但心內

伍明珠接道: 「我們要聯手合戰妳

伍明珠說道: 黑谷谷主道: 「我不算數, 他們四個 「妳?還有誰?

三個,加上閻老前輩 伍明珠一指江玉南、田榮、高泰他們 黑谷谷主道。「那四個

之力一戰。
戰的情勢,唯一的保命之道,就是合幾人 其實,高泰、 但誰也說不出 田榮,都看出了今日之

伍明珠一語道破,三個人都爲之心 ,要看那黑谷谷主 前

一層自傲的藩離 好像主意不是自己出的,衡破三人心中不必等對方同意,有了伍明珠這一句話自然,如情形必要,四人就自行合手

妳要他們 伍明珠道: 「是!不知道老前輩是否 黑谷谷主冷笑一聲,道。「小丫頭 四人聯手對付老身?

黑谷谷主點點頭,道:「小丫頭, 也很聰明。 珠道:「老前輩誇獎。

他們也得先答應老身的條件。」 黑谷谷主道:「老身準備正式出現江 伍明珠道:「老前輩請說。」

黑谷谷主道:「老身可以答應, 人?」 回答了 不過 推的 兵刃 的事,今日只好破例了。」 走江湖三十年,從來沒有過和人聯手拒敵 走江湖三十年,從來沒有過和人聯手拒敵 只好 泰 身手下 多 們,只要他們答允;聯手一戰,仍敗於老選不錯,所以老身手下留情,沒有殺了他 諾言,就可以聯手出戰了。 的護法從衞。」 田榮也亮出了之里。高泰亮出了一對如意金環。 田兄同意,小叫化樂於從命。 江玉南道:「兩位都願一賭,兄弟田榮道:「在下答應。」 伍明珠沉吟了一陣,回顧江玉南、高 江玉南笑笑道:「在下暫時不用兵刃 黑谷谷主道:「老身已練成了無堅不 **江玉南道:「谷主不用兵刃麼?」** 高泰輕輕吁一口氣,道:「只要江兄 田榮一眼道:「三位意下如何?」 黑谷谷主道。「他們呢?要他們許下 伍明珠道:「好!晚輩答允? 神功,用不着兵刃了 黑谷谷主道:「你怎麼不亮兵刃? 從命了 也要一併留下 黑谷谷主道:「妳這女娃兒,主意很 伍明珠道: 時,那就請他們答允留此,作老身 「好!就此一言爲定。 , 只有江玉南未亮

之後,連環攻出 金環後應先至,分擊在黑谷谷主的雙

一碰下 閻五的熟銅杖,捲着一股强勁疾風

田榮的金劍,刺向前胸

時攻向完全不同的部位。

封死黑谷谷主的還擊 三個人不是合摶,但出手一擊,却是

只有江玉南沒有動手

圈子。 横裏閃開了五步, ,。閻五雙臂一伸,熟銅棍施展凌風八閃開了五步,脫出了三般兵刃的合擊但見黑谷谷主身子一閃,身子突然間

片棍影,挾着呼呼的勁風,當

幻化的棍影,籠罩了七八尺方圓 這是閻五的絕技之一。

陣乓乓乒乒之聲,那漫天的棍影,竟然 但見黑谷谷雙手一揮,忽然間響起了 黑谷谷主完全被罩在一片棍影之中。

然被黑谷谷主抓住。
,但聞一陣響聲過後,閻五的熟銅棍,已 人看清楚黑谷谷主用的什麼招術 完全被封閉開去

高泰突然大喝一聲, 一雙如愈金環

田榮的金劍也隨着出手,一下横斬忽然間分擊黑谷谷主的雙腕。 攔腰擊去。

金環、金劍,同時攻到

H118

左手一揮,擋開金劍,右手一伸,黑谷谷主冷冷說道:•「好劍法!」 抓

到了天衣無縫之境。 這等快速的出手和準確的計算,實已

能掙脫被黑谷谷主扣住的金環。 高泰暗運內力,猛然向後一帶,希望

已到了身前,雙手齊出,快如閃電

却不料暴退五尺的黑谷谷主,倏忽問

劍將要觸接的刹那之間

,收住了

力道

兩人都爲此分去了心神。

去

身

左手却抓住了閻五的銅棍。

然發生了。 這是武林搏鬥中從未有過的事,但竟 暗勁反推金環,擊向高泰前胸

竟被金環撞擊在前胸之上。 高泰竟無法控制住那反推金環的暗勁

向後一帶,連人帶劍,

向一側撞。

神力,把黑谷谷主的身軀拋甩出去。

閻五却大喝一聲,全力舉棍,想仗憑

田榮全力推劍之時,忽覺一股吸力,

金劍突然間推了出去。

血 ,這一擊竟然不輕 頓然間心頭一震,張嘴吐出了一口鮮 0

特異的吸力,田榮竟然無法控制自己

黑谷谷主却突然放開右手

9

輕輕一掌

這是四両接千斤的手法,再加那一股

戰之能 但覺眼前金星亂冒,一時間失去了再

主的右臂。 的熟銅棍,挾雷霆萬鈞之勢,擊向黑谷谷 這不過一利間事,幾乎在同時,閻五

這一棍也可以把她擊成兩斷。 就算那黑谷谷主一條手臂是鐵打銅鑄

量順勢加勁。

左手却發出內力,隨着閻五向上舉棍的力

黑谷谷主心分二用,右手

對付田榮

身一麻,軟雞在地上。

拍在田榮的後背之上。

那正是背脊上關節大穴,

田榮只覺全

的小腹。 初是電光石火般的快速攻勢, 田榮的金劍再攻出手,刺向黑谷谷主 生死存

主的力道,閻五竟然無法把握着手中銅棍

閻五本身的强大內力,再加上黑谷谷

劍劍身之上。 退五尺,閻五下擊的銅棍正擊向田榮的金 但見黑谷谷主的身軀,忽然間向後暴

之一呆。

遇上過此等事情,兵双脫手飛出,不禁爲

他行走江湖數十年,身經百戰,

從未

閃起了一串火星

脫手而出,遽然一聲大震

,擊在洞頂上

田榮發覺了,閻五

也發覺了,

但雙方

點中了他的穴道

黑谷谷主巳到了他的身前,

舉手一指

亡之變,間不容髮。

武功已到了收發隨心之之境,在銅棍,金 勢道都極快速,一時間,竟然收勢不住。 幸好這兩人都是武林中的 一流高手,

湖,逐鹿武林,需要一批人手,這幾個人

老身的開山功臣;如有那一個不守諾,休追隨老身,老身一旦霸業有成,你們都是追隨之身,必須要遵守約言,忠心不二的 再給老身一個明確的答覆。」 牽連所及,還要累及他的家人、父母、兄 怪老身掌下無情,把他擊斃當場,而且, 老死黑谷,不再作重出江湖的打算,如是 固然可以帶走失去之物,老身也可能就此 聽着,老身答允你們聯手一戰,也是給你 一個離開黑谷的機會,如是你們勝了, 目光環掃了羣豪一眼,接道:「你們

然遵守

黑谷谷主目光一掠高泰和田榮,

道

震 別的人都還好,伍明珠却聽得心頭一

大了 牽涉到家人,連累到父母,這威脅實在太 哀和傷痛,如若這位黑谷谷主,眞的能够 她剛剛喪兄不久,深深的體會到了悲

金塘主,

目光又轉到金長久的臉上,接道。

你已經輸了,要不要再參加一份

, 賭上你整座的七刀塘?」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

「妳一定能勝

們

千金的信義約束,就構成每個人很大的負撤開這些不談,單是江湖中那種一諾

羣豪無人接言

你叫閻五,人稱鐵面神丐?」

名氣

如若願亮兵刃的時候,在下自會及時出

黑谷谷主雙目盯在江玉南身上,打量

承諾不可,目光轉到閻五的身上,道:「黑谷谷主似乎是非要逼出每一個人的

之後,你再作决定也好。

决定吧!等老身和他們四個人分過了

勝

閻五道:「不敢,不敢,浪得虛名而

黑谷谷主道:「老身的話,你都聽到

了一陣,笑道:「很好,年輕人是該有點

了,告訴我,你有什麼想法?

閻五道:•「我,我看這一場賭約,咱

黑谷谷主道:「好!那你是遵守咱

們都是男子漢,一言如山,老身也相信你黑谷谷主格格一笑,緩緩說道:「你高泰、田榮相互望了一眼,點點頭。 的約定了? 們只有撑下去了。」 「你們兩位如何?

道。「你怎麼說?

黑谷谷主目光又轉到了江玉南的臉上

閻五長長呼一口氣,

點點頭

江玉南道:「如是約定了賭約

咱

才有博的機會,

哈哈一笑,接道。「金長久,你自己博的機會,對麼?」

過了我們五人聯手?

黑谷谷主道:「老身沒有把握

9

你們

黑谷谷主道:「聽說你在江湖上很有 閻五點點頭,道:「不錯。

杖攻出 高泰的如意金環,緊隨着閻五的銅杖

之間,很有默契,相互望了一眼,突然揮

閻五和高泰常年在江湖上走動,彼此

巳說完,諸位可以出手了

黑谷谷主笑一笑,接道:「老身的話

金長久口齒啓動,却未接言

落了下來,鏘然有聲。 道被點中之後,那擊在石洞頂上的銅棍才 黑谷谷主的動作實在太快,閻五的穴

世上會有人練成這樣的武功。 井望天呆住了,他從來沒有想到過

田榮冷哼一聲,首先發難,腕力驟發 右手食、姆二指,捏住田榮的金劍劍 黑谷谷主,已經制住了三位高手,餘下的伍明珠也呆住了,她心中盤算着,這

力量,只怕是無法和他抗拒了。 金長久也呆住了,豪氣至消,望着黑

他們聯手, 冷冷說道:「年輕人,剛才你爲什麼不和 主一擊,閻五、高泰、田榮,都是一樣。 安慰,不是他金長久一個人,不堪黑谷谷 谷谷主出神。但他在繁呆中,却有着一絲 江玉南凄凉一笑 黑谷谷主目光轉注到江玉南的臉上 莫非要獨自和老身一搏麼? 道 「一搏總是難

們同時出手?」 黑谷谷主接道: 「那你爲什麼不和他

江玉南道: 「我在看。」

引神功,能够用敵之力攻敵。」 江玉南道: 「看出來,谷主練成了接 黑谷谷主道:「你看出什麽沒有?」

你已有制勝之機了?」 名堂,既能瞧出老身用的接引神功, 黑谷谷主道:「瞧不出! 你還眞有點 想必

江玉南抱抱拳道: 「沒有, 在下也非

咱們一戰冤了。」 黑谷谷主道: 「好! ·識時務者爲俊傑

在下雖然明知非敵,也要奮力一戰。」 江玉南又搖搖頭,道:「那也不是,

樣的老江湖,竟把身側敵人忘去,被人如這是不該有的疏忽,尤其是像閻五這

此輕易的點了穴道

(未完・十二)

策略有偏差 主兇謀

武陵客· 文

·前文提要

屏一見梁丘皇,雖然心怯,回憶遭遇,火上添油,非殺之不可…… 羣邪殺得血肉横飛,梁丘皇在匡散擺佈之下,見狀怒從心起誓將叛徒斬殺,清理門戶,韓仲 仲屏得匡散解除本身毒性,恢復武功,欣然答應而去,來到浣花村,按照于冰援計而爲,將信所言,召集羣邪趕去成都。于冰見計得售,唆使真的韓仲屛趕去浣花村與梁丘皇火倂,韓 狄雲鳳居首,于冰帶來定譽禪師,捎函給梁丘皇,說韓仲屏與桑逸波同行,得知他們聚居成 都院花村內,請梁丘皇先發制人,免得韓仲屏找上門來當衆將他妻兒慘殺等語……梁丘皇聽 前文書至三才院變成了正、邪兩派的聚居地點,邪派以梁丘皇爲主,正派則以葉一龍

「你罪大惡極,背師叛逆,還不俯 梁丘皇目皆欲裂,忿極大

次遭人追殺,你既不仁在先,我爲何不可 不義,廢話少說,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劍式條改,一劍直指梁丘皇前胸。 韓仲屏哈哈狂笑道: 「我有何罪?屋

六天罡無一可活命,而且他那狐羣狗黨亦 測,暗道:「他方才展出的劍招委實凌厲 指,周身重穴無不俱在籠罩之下,幻奇不 可倖存,難道他尚未悟徹神奧麼?」繼又 梁丘皇面色微變,只覺韓仲屛劍勢所 ,詭異神奇,似未竟全力,不然,卅 ,莫非佛門三寶內那本『散花摩訶眞 「匡散言他習自五行院內,看來

> 頁 卷』,昔年在北天山爲人無意獲得一紙散 一切均可水落石出。」 ……這謎團無法可解,只有生擒韓仲屛

震之危,記住,老賊不動你也不動。 力就讓它發揮,但不可超越極限,慎防反 兩招半劍法應反覆連環,能發揮到多少威 蟻語傳聲道:「老弟,這是你生死關頭, 出,立判生死,決無僥倖之理,忽聞于冰 此刻,韓仲屛也緊張巳極,知一劍擊

而知他外表鎭靜內心却無比緊張。 但見韓仲屏額角微微沁出汗漬,不言

小老者聚精滙神凝視着此一畢生罕睹的生 樹上隱身的搜魂閻羅匡散及紫膛臉瘦

那高踞樹梢的黑袍老叟亦未離去,雖

,更要瞧瞧韓仲屛劍招來歷路數。 ,若梁丘皇死在韓仲屛劍下,則此行可免

猜猜看誰勝誰負?」 忽聞紫膛臉老者問匡散道:「老爺子

範圍。 劍法委實奇絕凌厲,超越了中原武林劍法 老朽尚未知梁丘皇功候深淺,但知韓仲屛 「不是勝負而是生死!」匡散道:

麼梁丘皇這麼多年來竟矇若無覺。」

分由三人攫奪,梁丘皇就是其中一人 未曾親眼目睹,事實全然不知,據說佛門 三寶並非放置一處,當時時機稍縱即失, 匡散微喟一聲道:「昔年北天山老朽 亟於前往瞿塘峽口削壁,却亟欲一觀究竟

「聽韓少俠說劍法實出自五行院 ,怎

止聞風而來能手搶去…… 「主使人是誰?老爺子知道麼?

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不但挨了一掌 ,而且秘笈亦爲人搶去,梁丘皇僅扯下 ,梁丘皇那時雖將那本武功秘笈到手,却 「不知,眼前恐只有梁丘皇一人知道

道: 紫膛臉老者聽得入神,似欲知究竟 「那搶去秘笈的人是誰?」

亦向無底壑谷翻飛落去……」 秘笈沾手之際,却被强勁山風刮離指外 掠去,又爲主兇一掌撞下萬丈深淵之下 莫辨彼此眞實來歷,那人得手後立即騰空 皇却瞧出身影似是同黨,當時却幪面黑衣 「梁丘皇不知,老朽更不知,但梁丘

「老爺子何從得知?」

扯下的一頁秘笈却是一張空白。」 實韓仲屛所知只是一鱗半爪而巳,梁丘皇 「老朽也是隱約得自韓仲屛談及,其

子越說越使小的糊塗了! 紫膛臉老者神情困惑,詫道:「老爺

助 魂珠無法顯露字跡,韓仲屏幸遇得珠人之 麼?那册武功秘笈全是無字天書,沒有返 匡散道:「你不明白難道老朽就明白

仲屏兩人 語聲突然頓住,目光凝向梁丘皇、韓

溢。 見一團劍殿隱沒梁丘皇、韓仲屛兩人身影 但聞急如驟雨一片金鐵交擊之聲隨風四 原來石破天荒生死拚搏已然展開,只

蹌退了數步 驀地 ,眩目劍颷突歛,梁丘皇身形跟 ,長衫被割破十數處口子,面

色蒼白無神。

中噴出泉湧鮮血,仰身轟然倒地不起。 劍利双,不然你何能逃去一死?」言畢口 色慘厲 獰笑道:「我恨未能覓獲一柄寶 只見韓仲屛渾身血污,兩目圓睁

來

,道:「恭賀梁院主親手誅戮得以清除門 搜魂閻羅匡散疾如鷹隼飛落,拱拱手

障說得不錯,他如有一柄寶刀利劍,在下 梁丘皇苦笑了笑道:「不瞒匡老,孽

早喪命他那劍下了。」 匡散知梁丘皇爲制死韓仲屛不惜施展

微笑道:「梁院主,你我急速趕往瞿塘峽 口,了却老朽諾言。」 邪惡武功,雖幸得逞但也受了極重的內傷 ,而內傷係因邪惡武功反擊之力所致,遂 一梁丘皇要緊的是擇一隱處調息

歸元,無奈不願被匡散瞧破 ,頷首應允。 ,更不容啓齒

着,暗暗冷笑一聲,道: 沉思,知梁丘皇爲掩飾身受內傷,故意裝 途中匡散發現梁丘皇步履緩慢,似在 「梁院主在想什

死了叛徒,有許多事必須在他身上找出答 梁丘皇嘆息一聲,道:「在下後悔殺

相候,容在下略作安排,何况今日也未必已死;拙荊犬子必可接出﹐前途尚有屬下 能趕至瞿塘峽口 者必死無疑。」說着微微一笑道:「逆徒 ,一經施展威力無匹,循若五丁開山當 「在下施展的乃曠絶奇學乾坤逆轉神 「那麼院主何以不將他生擒活捉?」

H120

只見前路現出七條迅快身影,如飛奔 匡散道:「但憑梁院主定奪!

安,裹紮吊懸肘腕在胸前,只是失血過多 將斷臂接好,外敷內服靈藥,以黃柏皮夾 ,臉色蒼白無神。 來人正是翟羽率領六名殺手,翟羽已

,自動閃身開去。 搜魂閻羅匡散知梁丘皇有事吩咐屬下

麼? 梁丘皇低聲問道:「翟堂主傷勢無碍

翟羽躬身道:「幸及時接好 諒可復

才院、監視葉楚雄等人不得離去及各項安 梁丘皇走前一步,附耳相囑速趕回三

翟羽等領命離去。

不安。」 咱們可以走了,有勞匡老久候,在下心甚 梁丘皇轉面向匡散含笑道:「匡老,

心。 置懷,只待瞿塘事了,老朽便可還我自由 之身,不過梁院主前路維艱,尚須謹慎小 外了,你我相交雖淺,這點小事老朽定能 匡散哈哈大笑,說道:「梁院主太見

指,不知可否明言? 梁丘皇面色微變,道:「匡老隱有所

言。 ,梁丘皇院主心中諒甚明白 匡散略 一 沉吟,說道: ,毋庸老朽贅 北天山往事

下亦是受害人,你我邊走邊談如何?」 梁丘皇長嘆一聲道:「匡老,當年在 匡散自然要聽,也知梁丘皇决不會吐

> 當即允諾所言。 前途安排歇息之處後,繞道返回三才院 棧歇息時須調息歸元,料出他必遣翟羽在 知梁丘皇受了極重的逆震內傷,今晚假客 實情,但却可在謊言中找出一點眞情,更

兩人並肩飄然行去

×

體, 院花村外地上孤另另橫陳着韓仲屛軀 一息奄奄,距死不遠。

屛身前,現出奪命閻羅桑逸波,目注韓仲 一條龐大身影疾如飛鳥般掠落在韓仲

來邱浩東、六眼靈獼霍元揆、少林耆宿奇 濤、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川東二矮笑面如 回一幢破敗民宅。 屏嘆息出聲,五指一把抓起,快步如風帶 宅內已有丐帮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

桑逸波道:「這要問葉賢侄了! 田非吾道: 韓仲屛是否有救? 行大師及葉一龍等數人。

室 順才可施救。」逐伸指點了睡穴,移住另 喂服而下,接道:「俟藥力化開,血行轉 功之能了。」說着取出一顆丹藥卸脫下顎 「命尚可保全,但此生此世永無學習武 葉一龍忙診扶韓仲屛脈象,太息地道

7 死莫蔽其辜,留得命在巳算是他的大造化 霍元揆冷笑道:「此人惡根天生,百

生之年倘不多積功德,恐無法超生。」 前愆,豈可活命,這也是孽,韓少施主餘 奇行大師合掌高喧了一聲佛號,宏聲 「我佛慈悲,如非葉少施主代他力贖

> 不是永墮阿鼻地獄,也無法超生的了 師你又來了,像我邱某昔年雙手血腥

皇重創,想不到竟大出意料之外。 常,我等前料韓仲屛兩招半劍法奇詭奧絕 ,威力無匹,雖未必勝,至少也須給梁丘 ,看來梁丘皇並非易與之輩,功力不同尋 辛鐵涵道:「兩位且莫說此題外文章

不致遭此重傷。一 極爲邪惡武功,另闢蹊徑,不然韓仲屛亦 薛海濤道:「梁丘皇施展的似是一種 桑逸波道: 我等原欲梁丘皇在韓仲

易轍不可。」 屏下劍後,逼使其投向主兇,如今非改弦

、郝元霸、蘋兒三人。 廳外突魚貫掠入三條身影,現出黎環

此人似是摩雲絕頂崖洞內主兇。」 大身影如鳥曳空飛去,倘弟子料測不差, 口後,正待躡踪其後,忽發現樹頂一條龐 中,目睹梁丘皇與匡前輩偕同前往瞿塘峽 黎環首先稟道:「弟子藏身村外奇門

實武功深淺,未來情勢發展只有待匡老回 他在樹下藏身了,此人必是窺察梁丘皇真 桑逸波忽轉喜容道:「看來匡老早知

玄璣等幾位似望三才院而去。」 郝元霸接着稟道:「擁翠山莊莊主丘

們爲何不及時回頭,自投羅網!」 葉一龍聞言大急,忙道:「晚輩立即 桑逸波面色 一變,頓足長嘆道:

婢子帶來密緘 郡主,葉堡主當可無虞,令堂與令師均命 蘋兒嬌笑道:「公子別急,婢子巳傳 ,命公子謹遵行事,令師業

追阻,以免家父罹受不測。」

心大寬 ,不禁面色微變。 葉一龍聞得其師已去三才院 ,從蘋兒手中接過密緘,一一拆閱一龍聞得其師已去三才院,不由憂

「老弟神色憂急,莫非外間情勢又起了 辛鐵涵對葉一龍極爲憐愛,見狀問道

乾坤逆轉神功……」 最後三章,可尅制主兇束雲指及梁丘皇的 遭反震之力成傷,命晚輩動習那散花秘譜 坤逆轉神功,無堅不摧,但功力不純者必 未說什麼?且待主兇授首之前趕至三才院 ,不過家師見梁丘皇適才擊傷韓仲屛乃乾 葉一龍答道:「不瞒老前輩,家母並

爲憂煩?」 內悟徹玄奧。」辛鐵涵微笑道:「老弟因 「以老弟資質稟賦,不難在短短時日

雪山人魔武鉞戈……」 在天月絕頂月池屠戮三十七名武林高手的 「家師說已瞧出主兇來歷,似是當年

「原來是他!」 **羣雄不禁駭然變色,田非吾失色驚道**

滅口。」 之前刦走,若此必激起梁丘皇兇殘之性, 梁丘皇是勝是敗,他家小無辜容其救出或 只恐掀起一塲滔天浩刦,更恐武鉞戈殺之 釋放,不料武鉞戈探悉,似欲搶在梁丘皇 諸位前輩用心一般 只聽葉一龍說下去,道: :罪不及孥,不論方才 「家師原意

丘皇如遭滅口 桑逸波長嘆一聲道: ,我等志在探明當年北天山眞象 ,當年死者豈非含恨九泉 「令師用意老朽 梁

梁丘皇臉色變得鐵青·對武鉞戈怨毒

,仇如深海,猛一轉念,但覺武鉞戈

嘯

鉞戈吐露眞情。 我等立即動身,全力相護梁丘皇:逼使武

郝元霸四人… 當下說走就走,僅留下葉一龍 、蘋兒

屹立長江中流, 諺云: (水旁)預

駭心忧目 崖間,濶峽容一葦。」有夔門天下雄之稱「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 其時春江水漲,波濤汹湧,急流澎湃

皇與搜魂閻羅匡散,柳絲籠烟,細雨靡靡 ,兩人衣袖飄拂,宛然人在圖畫 江濱一株老柳之下站着五行院主梁丘

紫膛臉老者,道:「老爺子,小的守候半 匡散望了梁丘皇一眼,道:「走!」,洞中並無動靜,亦無人出洞。」 一條人影電疾風飄飛掠而至,正是那

日

峭壁上除樹木枝葉密茂外,尚有籐蘿翳蔽崖壁不但險峻,而且林木森翳,尤其 ,難見天日。 兩人疾奔如風掠上峽岸巉壁危崖。

身三尺景物。洞徑深躡曲折,約莫深入百 洞穴在,决難發現,匡散與梁丘皇攀附籐 一怔 丈 腹幽暗如漆,雖窮極目力,僅隱約可見近 蘿掠上洞 梁丘皇鼻中只覺嗅有血腥氣味,不禁 洞穴下臨百丈,江流汹湧 口,小心翼翼先後躡入 ,非預知有 ,只覺洞

火摺 熖 匡散亦察覺有異,伸手入懷取出夜行 ,叭噠一聲,暗中燃起了一道熊熊火

> 躺着三具屍體,個個頭骨擰折 ,死後餘悸循存。 只見立身之處正是一間石室,地面上 、瞪目

影踪,不禁心如刀絞。 搜覓其餘兩間,發現衣物仍留

語氣甚是不善。 梁丘皇沉聲道:「這就要問你了匡散詫道:「此乃何人所爲?」

引來此處,豈非多此一學。」 也發現那

漏?

折,不禁精神一版,盾亦自宗斯折痕跡,料知必是扶負妻兒奔行無意碰

的黑衫高大老叟武鉞戈。 地止步旋身,只見是那摩雲絕頂崖洞藏身 梁丘皇聞聲不禁機伶伶打 一寒顫 , 倐

且梁丘皇並不知道武鉞戈江湖匪號雪 武鉞戈來歷只有桑逸波一人知情 山人而

張口

匠散不禁面色一寒,冷笑道:

爲。」目光疑惑的道:「莫非匡老屬下洩梁丘皇暗道:「不錯,顯然並非他所 難道是老朽所爲麼?老朽爲何還將院主

梁丘皇略一思忖, 頷首應允

具屍體距氣絕才不過半個時辰

匡散搖首道:「他乃老朽義僕,忠心

梁丘皇走出未及一里・發現身側枝葉 兩人出得洞口掠上崖頂,分向覓踪

身後突隨風傳來語聲道 梁丘皇賢

這石室一連二間,梁丘皇面色大變 ,妻兒却無

院主

遠,你我不如分頭追踪如何? 爲,帶走院主家小,山路崎嶇,去之必不 爲,帶走院主家小,山路崎嶇,去之必不

魔

梁丘皇淡淡一笑,說道:「原來是武 武鉞戈微微一笑道 愚兄在此現身

愚兄遺人救出移居安全之處侍奉無缺。 却是好教賢弟寬心,弟妹及二位令郎均被 「原來是武兄所救,此恩此德定當報答 梁丘皇暗暗大驚,却故裝歡喜之容道

麼?」說着面色一冷道:「愚兄相求賢弟 費盡艱辛在呼延罕手中救出又爲叛徒刦走 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難道賢弟忘了 一事,但不知賢弟可否應允?」 敢請武兄容小弟一見。」 武鉞戈仍自微笑道: 一賢弟 ,你又來

挾制。 此刻雖不妨虛與委蛇,到時自己不能受他 此人手狠心辣,妻兒落在他手該當數盡 ,敢不盡力以赴。」心中却暗下决心 梁丘皇道:「武兄所命只要力之所及 知

之滅口 多,請賢弟回三才院後,將丘玄璣等人殺 此互不相識,故而十數年來尙是謎團疑案 人主謀,其餘僅奉命行事,隱秘面目 但如今則情勢對你我不利,惟恐夜長夢 武鉞戈道: 「當年北天山只有你我兩 ,彼

小弟一定遵命辦到

落 捉,愚兄猜想匡散必知返魂珠及翠玉佛下 愚兄不用把話說明, ,至於散花降魔秘譜 第二件事,賢弟務必將匡散生擒活 賢弟諒知愚兄用意 一定仍在賢弟手中

勢如電 話落人起 ,眨眼無踪 ,只見武鉞戈冲霄奔空

> 應橋敞開,不言而知,二女由此窓掠出無只見葉玉蓉、程映雪二女巳無影踪,一扇雄面色一變,開門竄出,震開隣室室門, 疑 但聞隣室葉玉蓉發出一聲尖叫,葉楚,嘷聲凄厲,飄迴繚繞,入耳心悸。

想到搜魂閻羅匡散

道理,遂轉返原分手之處。

好候搜魂閻羅匡散差不多兩個時辰

,莫非匡散已取得返魂珠?竟是愈想愈有

因爲他斷定韓仲屏並非無師自通之學

揮全部威力,不然自己無法得逞,所以聯 委實不同尋常,所幸他未能悟徹玄奧,發 的話也未必沒有道理,死去的韓仲屛劍法

紛掠入葉玉蓉二女室中。 這時已驚動了翟羽,丘玄璣等人,紛

去! 麼?方才兩聲嘷嘯,分明不類生人發出,金萬森詫道:「難道三才院竟有鬼魅 葉姑娘必有所見 ,才與程姑娘由愈外追出

轉,决返回三才院將丘玄璣等人滅口再說 匡散迄未返轉,梁丘皇思忖良久,心意一

,動身望三才院奔去:

搜覓 專 狄院主愛女會在園內居住 ,翟某不信其有。」即命殺手入園四處 翟羽神色困惑道:「窗外夜園,往昔 ,未聞有鬼魅情

冷月當空,亭園景物凄迷。 葉楚雄等人亦紛紛撲入園內

向須共商大計,請諸位務必相候!」 樂丘皇院主不日趕返,囑翟某轉告諸位, 祭正皇院主不日趕返,囑翟某轉告諸位, 院不久,即見翟羽裹着斷臂返回,笑道:

長沙金府令主金萬森等人自到達三才

由强轉弱,漸至杳不可聞 驀然園中又騰起一聲凄厲惨嘷,嘷聲

翟羽亦未親眼目擊,只信口胡謅,繪

,煞有介事,羣邪居然不疑。

入晚,雙燕堡主葉楚雄獨處一室,拈

鄧元超詢問經過詳情

眼努凸 懸着一名殺手,四肢仍在掙扎顫抖,却雙 一泓碧波如鏡水池畔老柳橫枝上,吊 口張伸舌,猙獰恐怖。

絕斃命 待翟羽等人趕至池畔,那殺手已然氣

無如被梁丘皇暗中察覺傳聲恫嚇,此刻進

,思忖桑逸波勸他回頭是岸言語,

退兩難・無法自全

,不禁愁緒千結

裏糊塗讓人把柳枝繫繞在脖上嗎? 與人發生拚搏,亦未被點穴道,難道是糊 柳枝纒繞在脖子上 這道理委實令人難解,死者生前未有 翟羽不禁大駭 ,柳枝仍是連結在樹。 ,仔細觀察,只是一根

東面忽由窓外投下了一紙團,落向桌

H122

葉楚雄不禁一怔

,情知有異,忙舒展

,不由自主地面色大變,將紙重又揉

翟羽面色一變 諸人相顧失色 ,厲喝道: 「嚴密搜截

,格殺無論!」

與丘玄璣二人當先撲向一重高閣,追尋而 葉楚雄因二女不見影踪,憂形於色 殺手們四散,三三兩兩紛紛撲出

處麼? 身奇門禁制中,莫非三才院主狄洛仍在此 鄧兄,我看此事必有蹊蹺,而且我等亦陷 ,金萬森忽覺園中霧氣漸升,詫道: 鄧元超、金萬森父子四人正在婚疑之

死盡喪絕。」 有侵入者不被發現示警,除非那弐百餘人 將內外埋伏禁制悉數更動,防範嚴密,那 徒不下弐百餘人守護着,梁丘皇臨行之際 才院外由翟羽薦引投來的江湖元惡兇殘之 金獨白道: 「爹,孩兒看來未必,三

兒言之有理,其中必有蹊蹺,依爲父之見 ,不妨靜觀其變,暫不妄動爲是。」 金萬森只覺有理,答道: 「不錯,我

必傷

是,我等不如返回賓舍。」 鄧元超深以爲是,道:「金兄之言甚

丘皇殺之滅口。」 「你等仍不知悔悟,爲虎作倀,恐將遭梁 忽聞一個陰寒澈骨低沉語聲傳來道:

鄧雅集循聲望去,大喝道: 金萬森等四人聞聲駭然色變 「鬼祟行

茫茫一片 藏,爲何不現身露面。 原來夜霧轉濃,不有何影踪 ,只是白

麼?」 敢在我三才院中喝叱狂妄,你真不要命了 險峭寒冷語聲又起,道: 大胆

鄧元超聞言神色一驚道: 「尊駕竟是

> 狄院主麼?梁丘皇爲何要殺我等滅口 「我非狄院主,但亦是三才院中的人

麼? 聞飛鳥盡,良弓藏,狡冤死,走狗烹之語 當年北天山之事閣下等均曾參預,豈不

裊,此人巳走至甚遠 天山,從未參預其事,尊駕未免白費心機 「至死不悟,蠢材!」說到材字,餘音裊 !」只聽遠處傳來一聲漫長的太息道 鄧元超哈哈大笑道:「鄧某未去過北

父說話時暗中向金獨白示了一眼色,雙雙 鄧雅飛似察知此人身在何處,趁着其

,回來!」 金萬森大驚失色,喝道:「不可造次

入夜霧深濃中 不言而知,鄧雅飛、金獨白二人不死 但已無及,金獨白與鄧雅飛兩人已隱 ,只聽隱隱傳來兩聲悶嘷

如紙。 金獨白、鄧雅飛二人全身顫震,面 騰起撲向嘷聲傳來之處,撲至近處,發現 鄧元超、金萬森不由胆寒魂落,先後 色修

一扶金獨白 金萬概驚道: 「我兒怎麼了?」 伸手

五指 **樓**奇寒澈骨之氣循指襲臂,慌不迭地鬆開 那知指光才觸及金獨白身上 ,只覺

酷寒盡除。 候梁丘皇回來殺人滅口 無知,我也不傷他們性命,速回至資舍靜 突聞陰寒澈首語聲又傳來道: 一個對時後自會

鄧元超亦發覺其子中 丁奇寒冰罡

如何? 然望「金萬森一眼,道: 金萬森長嘆一聲道:「也只好愛他之 「金兄,現在該

稍減 鄧雅飛苦笑了笑道:「爹,我們走 伸臂挽着金獨白蹣跚走去。 鄧元超、金萬森兩人神色憂惶,隨於 這時,金獨白、鄧雅飛兩人似覺奇寒

其子身後走向賓舍。

自己並睡在於一張軟榻之上,不禁花容失 葉玉蓉、程映雪二女睁眸醒來,只覺

色。

同聲發出一聲驚叫一隨即倒下不省人事。 灰白人影 外傳來嘯聲有異,急推定外望 ,夾帶有一種異香 原來二女在賓舍中相與傾訴 面目淨獰恐怖;冉冉攫撲自己聲有異,急推窻外望 驀見一條 忽聞窓

的書齋,琴劍,書畫 紙硯 擺設雅緻不程映雪察覺存身之處是一間明朗爽潔 俗,詫道:「此是何處?」 兩人,撲勢似緩實速,一片奇寒之氣逼來 頓感頭目暈眩,不由

兩女翻身坐起:仍感微微暈眩,四肢

邪所擒抑或爲人相救,但我總覺得此非善 地,速設法離去爲妙! 葉玉蓉想起前事,道:「不知是爲凶

說對了,此處並非善地,被救或擒囚都是 覆紗巾,其中一女嬌笑道:「都被葉姑娘 一樣反正不至時機,二位姑娘恐不易離 門外忽盈盈走入七個捧劍少女,都面

葉玉蓉不禁一怔道:「請問姑娘是何

丘皇蓄謀調教未成氣候的毒人用以尅制其我等均是郡主身前七婢,那曰色怪魅乃梁院,葉姑娘當知狄院主愛女鳳郡主之名, 丘皇的意願。] 巴因種種原因未能達成梁 ,葉姑娘當知狄院主愛女鳳郡主之名, 那捧劍少女嬌笑道:「此處乃是三才 葉玉蓉、程映雪相顧愕然 , 詫道:

毒人? 「不錯」此乃眞正毒人・往昔江湖盛

詢問: 傳毒人均非眞實 一向甚少言語的程映雪,這時也開口 「風聞狄院主身罹重病,偕同愛女

及屬下離開三才院不知所蹤……?」

中止,兩眼凝向窓外,纖手打了一個手勢 罹奇毒尚須三日方能退盡… 道:「這些二位姑娘均無須知道,二位身那毒人帶來。」那幪面捧劍女婢微微一笑 ,方捧劍女婢驚鳴疾閃掠了出去。 ,梁丘皇始終幪在鼓中茫然無知,故而將 「不瞞姑娘,狄院主迄未離開三才院 …」語聲突然

透敵友莫辨、是非不明,姑娘可否明告麼?此間情勢委實怪異詭奇,令人猜測不密,說道:「姑娘莫非察覺了有什麼驚兆 程映雪人雖柔順,却比葉玉蓉心思縝

將令尊等人置於死地不可 陷在生死凶危中,原因是梁丘皇强敵已先 他而至。他們目前雖是對頭,但一致意欲 幪面少女搖首答道:「我只知妳我已

程葉二女聞言花容失色

葉玉蓉眸中露出惶急之色道:「這又

知驚兆,轉身飛掠而出 二女更是惶急,葉玉蓉眸中淚光瑩然 少女答了一聲:「殺人滅口!」似聞

莊主恐凶多吉少。

鄧元超冷笑道:「就是你這個孽障

鄧府能手多人,神色不安左右巡視不止。 鄧元超,鄧雅飛父子四人及嶽麓山莊澄波

鄧雅飛道:「看來葉堡主父女及丘老

妲憂急無用

葉玉蓉鼻中冷哼一聲道

笑聲中 內 ,只見一幪面葛衫老叟飄然進入室

> 好了,我等身陷維谷,進退兩難!」 也要全始全終,免眙虎頭蛇尾之譏,現在 澄波,你爲迷戀葉玉蓉這個丫頭,說什麼 院花村外爲父便看出情勢不利,意欲轉回

鄧雅飛滿面通紅,囁嚅答道:「孩兒

就知是功力卓絕武林前輩人物,忙襝袵施 出眼孔,兩道眼神烱烱若電,攝人心神 二女察覺老叟銀鬚白髮,幪面黑巾露

鳳郡主未雨綢繆,預佈下小諸天旗門禁制 制中,這樣也好,免得令尊身傷在凶邪之 詭波譎·稍一不慎,立罹殺身之禍,幸虧 當之無愧,眼下三才院情勢迷離幻變,雲 ,諒暫可無虞,令尊與丘玄璣,巳陷身禁

得其門而出,毫髮無損,老朽知道妳們二

二女緩緩隨着其後而去…… 老叟轉身飄然慢步走出。

雲樹叢中不時飄忽傳來一聲聲悸厲忧 月色凄迷,雲滿林谷 爲什麼?

程映雪曼嘆一聲道:「事已如此,蓉

:「恨不能手

禮道:「老前輩!」

反弄巧成拙。」

暫不必爲此爭執,金某只覺其中大有蹊跷 ,那白色怪魅不知是何來歷?犬子與令郎

金萬森忙道:「令郎說得也是,目前

顧,梁院主返回發覺我等不告而去,那時 認爲澄波人手尙留在三才院,不應棄之不

葉玉蓉道:「家父無恙麼?」

人憂急,意欲帶你們出去瞧瞧如何?」 老叟呵呵笑道:「你放心,令尊只不

耳的低嘯,令人不寒而慄。

一株古檜下突閃出金萬森、金獨白

持三尺青鋒誅此妖孽! 「就憑妳們兩人麼?」一聲蒼老宏亮

老叟呵呵大笑道:「老前輩三字老朽

復原,但暗中那人說話莫非梁丘皇真有傷 方才中了寒毒,現在經服下純陽靈丹雖已

人滅口之意麼?」

二女聞言欣喜不勝,立即允諾

空中轉身落向來路撲去。

瞧見白衣怪魅,但怪魅却失去對方踪影, 不由激怒得發出悸耳嘯聲。 小諸天奇門玄奧奇極,金萬森等人可

」猛然鋼牙一咬,沉聲道:「只有姑

翟羽道:「此人本性暴戾兇殘,除敝

金萬森驚問其故。 翟羽憂急奪口出聲道:

非天生瘖啞? 鄧元超詫道: 此人似無法言語,莫

難以奉告!」 翟羽搖首苦笑道:「在下委實不知

藏藏,終非善策,不如設法除去。」 金萬森雙眉一皺,道: 「似這等躱躱

這時,才看真白色怪魅長相,原來怪

,敝院主不久可回:只有敝院主能制伏此 翟羽道:「徒然喪失性命,無補於事 白衣怪魅胸頭怒火如焚,頻頻發出刺

出半里之遙,忽見樹幹之前屹立着一黑衫 耳嘯聲,張牙舞爪,獰牙惡態。 須臾,白衣怪魅忽轉身走去,約莫走

高大老叟,正是梁丘皇强敵雪山人魔武鉞 武鉞戈目注怪魅道:

除體內毒火之禁。」 葉楚雄三人,你若知恩報德,非要做到不 濟於事,老朽要你殺却金萬森、鄧元超、 事尚未做到回來做甚麼?殺了兩名殺手無 ,老朽說話算話,必助你恢復言語 一老朽要你辦的

白衣怪魅搖首,喉中發出急促狺狺之

三右六,横踏子午,河洛九轉,必可找到 他們藏身所在。 ,不要緊,老朽巳瞧出奇門奧秘,緊記左 武鉞戈道:「你說失去」對方踪跡麼

出門戶,離此凶危之地。

不可信其無,趁着梁丘皇未曾趕回時,找

鄧元超略一沉吟道:「寧可信其有

多名殺手神色惶急疾奔而來。 翟羽也發現了金萬森等人,不禁大喜 說時林間人影紛現,瞧出是翟羽率帶

道:「原來金山主鄧大俠也安然無恙在 金萬森冷冷一笑道:「梁院主不是有

殺人滅口之意麼?」 翟羽聞言不由心神巨震,但仍鎮靜如

恒,故作笑容道:「金山主請莫胡亂猜疑

怪魅似作沉吟狀 ,忽地騰身拔起 ,华

天拔起,眨眼無踪。 殺得一個就是一個。」雙肩微振 之內又見一片腥風血雨,此刻藉怪魅之手 老夫還有九日即可功行圓滿,到時武林 武鉞戈嘴角泛出冷森的笑容,忖道 ,潛龍升

低鬢,明眸皓齒 ,宛如月宮嫦娥,清麗出塵。 突見狄雲鳳率領七婢紛紛現身,雲鹭 ,一襲淡黃羅衣披拂翻舞

只聽狄雲鳳道:「老賊委實博學淵深

,後患無窮。 ,竟然瞧破了小諸天奇門奧秘,此人不除

憂心。」 察破一二,未必他能破解得了,郡主何必 旁立一婢道:「小諸天奇門只被老鬼

何時才可趕來!」 久他可窺破玄奧,我憂心的是葉公子不知 料這老鬼明晚還要再度前來,此陣奧秘終 狄雲鳳搖首道:「話不能這麼說,我

乍聞之下不禁毛髮筆立。 林樹遠處忽隨風傳來數聲凄厲惨嘷

以光電飛,破空疾嘯。 白衣怪魅團團圍住,佈成陣式急攻猛搏 山莊長沙金府雙燕堡澄波鄧府能手多人將 疾掠如風而去,只見翟羽率領殺手及擁翌 不能讓金萬森、鄧元超喪命!」率着七婢 狄雲鳳忙叱道:「快走,此時此地還

萬鈞。 影,忽東忽西 白衣怪魅凌空飛撲,十指幻起漫空指 ,宛如神龍翻波,威勢雷霆

這批殺手端的出手犀利無匹 ,白衣怪

忍住。 不知其生死下落,怪魅也因此未能訓練成 遠一處山腹內指定一人訓練,無奈此人現 敝院主用來抗禦對頭凶邪,在五行院外甚 但不知是眞是假,抑或挑撥離間,又强行 **教,原本禁在秘室,無法任意活動,那知** 功,由是院主將其帶來三才院意欲親自調 ,二位方才不也瞧見了那白色怪魅麼?係 只聽翟羽長嘆一聲道:「也難怪二位 辨面目,白衣白鞋白襪,雙手亦是慘白如 魅銀白長髮披拂將整個面部遮住,自然不 然發覺鐵牌珠光,立即停住。 向翟羽等人冉冉飘浮而來,似緩實速,猛那白色怪魅在翟羽未取出鐵牌時,即 兩面嵌有五粒紅珠,泛出赤紅光華。 且一試了。」說着忙取出一塊烏黑鐵牌, 院主外無人能制,現日變成半具毒人,更

對,有心說出那藏身暗處老者示警之事,

金萬森不禁望了鄧元超一眼,想想也

現在。」

解奇毒,傷人於不知不覺之間,怎會到得

敝院主如有加害之意,院主身懷無形不

動

,因霧氣籠繞,怪魅更顯得若有似無

速退!

林樹翳密

,金萬森等人疾撤

,隱匿在

樹幹後。

「要糟!

人暗中縱放?」 金萬森道:「他何以能逃出,莫非有

紙。

奇門中,難道翟老師亦不知麼? 道……」翟羽正說之間 鄧元超巳自不耐 森嚴:那白色怪魅藏處只有院主及在下 ,冷笑道:「這話不提,我等現巳陷身在 「在下也有此疑 ,但三才院內外戒護 知

逃出

面目猙獰恐怖,無異一尊惡鬼。

只聽翟羽一聲大喝道:一你胆敢私自

~還不速回原處,院主稍時趕回,必

逃不出金萬森,鄧元超銳利目光,可辨出

山風吹動怪魅披掩面門長髮,却

遭酷刑重懲。」

以免强敵來襲,二位當知强敵是誰? 解,如在下所猜不差,必是院主預爲佈設 翟羽目露惶惑之色道:「在下亦是不

不知, 這麼一個人而已,此人來歷姓名形貌全然 金萬森搖首答道:「其實我等只知有 可說與翟堂主一般。」

似凍蠅穿窻般不得其門而出 言而知那白色怪魅亦陷身小諸天奇門內 悸耳低嘯聲愈傳愈近 游廻快速 ,不

尺

H124

一條白影現出立在十餘丈外,一動不

個個倒地翻滾不止。 寒虹疾閃過處,六名殺手忽狂叫了聲 六名殺手電閃竄出 翟羽面色一變,向殺手喝道:「速亂 ,刀揮若電。

刀分屍。」

修揚,喉間發出狺狺低嘯。

怪魅似無畏懼,兩臂緩緩上抬

,十指

,喉間仍發出狺狺低嘯。 白衣怪魅毫髮未損,身形已後退了一 六名殺手突停止翻滾 ,眼耳口鼻噴出

如泉紫黑毒血。 翟羽見狀不勝駭然 ,喝道: 「速退ー

魅身上現出多處刀口 敢情怪魅刀槍不入 ,却不見流出半點鮮

金萬森、金獨白、鄧元超、鄧雅飛則 地面上出現五具屍體倒臥在血泊中

置身甚遠,似隔岸觀火無動於衷 天際遠處忽隨風傳來一聲清越長嘯

絕 飄廻山谷, 翟羽聞聲心中大喜,知院主梁丘皇已 像波浪 般,四散開來,裊裊不

天而起,身在空中疾轉如輪。張臂頓足,白衣怪魅似亦爲嘯聲所驚,突一鶴冲 然趕回 身如流星曳空,眨眼無跡 ,不禁精神一振

者是誰? : 「方才本座目睹一條白影冲空而去,來睹地上屍體狼藉,不禁一怔,目注翟羽道 就此片刻之差,梁丘皇亦已趕到,目

梁丘皇面色一變,怒道:「他怎能逃翟羽惶悚稟明一切經過詳情。

椿並無異狀,似無人侵入模樣! 出秘室外? 翟羽道 「屬下亦不明其故,山外伏

覺察不出! 才院內外佈設了奇門禁制,怎麼本座爲何梁丘皇鼻中輕哼一聲,道:「你說三

設奇門禁制,一切如常,不由臉色大變。 翟羽聞言大駭,四巡了 一眼,那有擺

一時均須受毒火焚身之苦,也許丘莊主, 怪潛跡之處,他去之不遠,因其每日子午 梁丘皇面色一沉,喝道:「速搜覓老 葉堡主及兩位姑娘被他擄去。」 梁丘皇面色一沉,喝道:

翟羽領命率衆奔去

還有發現? 「方才翟羽已向在下稟明一切,兩位是否 梁丘皇走向金萬森等四人身前,道:

臨去之際還留了一句話。」 隱身老者之言,抱拳答道: 現,只不過此人身形奇快,一閃即隱 金萬森巳向鄧元超商量過 「我等確有 ,决不可 吐

發 露

貌?留了一句什麼話? 梁丘皇神態驚愕,道: 「此人是何形

難以出口 他言說……」似難於啓齒,囁嚅良久,仍形貌,但身裁高大,身着一襲黑色長衫, 金萬森答道: ,但身裁高大,身着一襲黑色長衫 「身法奇快,無法辨明

說了什麼話?」面色微微一變。 自衣怪魅也必然是他**釋放了** |衣怪魅也必然是他釋放了,忙道:「他他,哼,此賊委實欺人太甚。」連想到 梁丘皇不由心神猛凜,暗忖: 「竟然

一笑道: 道:「言說樂院主意欲殺金某四人滅然不假,正好說破樂丘皇的心病,淡淡金萬森想不到隱身老者告訴自己的話

皇眞有此意,也等不到現在了。」是神色一變,繼而哈哈大笑道:「若梁丘 「金山主難道信以爲眞?」 梁丘皇更

兄弟也是受害人之一,多年來兄弟處心積減了,不禁長嘆一聲道:「並非兄弟有爾彰了,不禁長嘆一聲道:「並非兄弟有意隱瞞,但此事及此人來歷越少知之越好,否則有害無益,事既已至此,兄弟也無法不說,此人就是昔年北天山主兇,其實 梁丘皇心知自己失態,被金萬森、 鄧元超道:「此人是誰?

> 慮無非志在除去此人,免貽武林無窮之害 此平靜無波 不然,武林各大門派和諸位那得多年來 這話居然一半不假,也使金萬森、

竄出 無存,掠上絕頂不見。 火彈,想把怪魅活活燒死,不料激怒怪魅 渭自恃藝高人胆大,躡至洞外擲入一把硝「屬下巳查出那怪魅藏至兩嶺崖洞中,馬 忽見翟羽慌慌張張疾奔而來,稟道 ,將馬渭抓裂生吞活嚼,片刻間屍骨

去尋覓怪魅踪跡。 密戒備,我等死無噍類矣。」喝命翟羽閃 「這厮竟激發先天食人兇殘之性,若不嚴 梁丘皇不禁駭然色變,頓足搖首道

去

你我恐將埋骨他鄉了 金萬森望了鄧元超一 眼 ,苦笑道:

片陰雲,長長地嘆息一聲

遭毒手,那麼丘玄璣等四人如今何在?」中生吞活嚼,不料並無一絲痕跡,顯然未 翟羽惶悚不知所答,事實上他也不知

無法察覺? 一重玄奥的無形禁制,怎麼本座竟一絲都 梁丘皇道 : 「你說三才院內外似佈有

宛如胸頭如山重壓 其實翟羽答不答話都是一樣 ,不言而 知 ,這三才院

聲走字出口,便與翟羽雙雙穿空而

鄧元超無言以對,霎那間心 頭蒙上

爲丘玄璣、葉楚雄及二女亦遭怪魅擄入洞山林中梁丘皇向翟羽道:「本座原以

令

,梁丘皇

內另隱藏得奇人異士 道人是誰?

六合門主?三才院主狄洛?抑或另有

且自己也岌岌可危 倘或是真,不但葉楚雄四人性命可慮 是武鉞戈麼?金萬森之言是否可信? 前

是遍寬無着,懷着一腔懊喪偕同翟羽進入處搜覓,幾乎沒有將石壁磚牆拆掉,但仍 暫認定四人仍在三才院內 **外知情對自己越有利。** 鄧元超非及早除之不可 於是,梁丘皇帶着翟羽在三才院內逐 梁丘皇决定先尋覓葉楚雄四 9 ,當年之事 否則 人下落 金萬森

丘皇更未料到自己處處都墜入旁人算計中翟羽决不曾料到三才院另有奧秘,梁 密室商議。 ,並且牆壁有耳,一舉一動

都爲人窺聽無遺。 一言一語

格外清新悅目 露水浸染,似經過了一塲雨冲刷洗濯 朝陽正上 ,晨霧霏霏 滿山蒼翠欲滴

人震慄 壓谷中忽騰起顫聲呼嘯,尖銳悸耳

嚛嚛獰鳴。 忽從濃枝密葉中掠出白衣怪魅,似爲 ,張牙狺狺,喉間發出

古柏之後轉出了梁丘皇,手持鐵牌,目光 道眞不怕死麼?」 你胆敢私自逃離,行兇吞嚼老夫手下 烱烱電射注視白衣怪魅面上,大喝道: 須臾,顫聲呼嘯戛然寂滅,一株參天

頓現驚悸之容 手中鐵牌一拍 魅先還獰惡張牙舞爪 ,牌上迸射出三道紅光綫 ,繼見梁丘皇

你不想解救體內毒火焚身之苦麼?」 皇冷笑道: 笑道:「你不想恢復人言! 麼

魅聞言點了點頭

之世,除了我恐無他人能夠相救於你。」對恢復你人言,亦未解除毒火之苦?當今能,一定聽了那凶邪煽惑言語,爲何他並能,一定聽了那凶邪煽惑言語,爲何他並 怪魅似在傾聽

梁丘皇突大喝道: 「你相信我還是相

怪魅躊躇了一下,兩腿一屈跪地他?如果信任我,速屈膝點首。」 ,頻

就算準大哥必須駕臨,但請當面敍話一樂丘皇忽仰面陰陰一笑道:「兄 頻點首 設話,何

必躱躲藏藏!

展翅般電瀉落地,正是武鉞戈。 聲大笑中只見一龐大黑影疾逾大鵬

爲何不信守諾言 梁丘皇道: ,若兄弟橫下决心 「兄弟已遵守承諾 ,置妻 大哥

兒生死不顧,閣下又能如何?」 而昨先梁院主而至三才院 「老朽就是爲了樂院主天性凉薄,故

補 任我梁丘皇,而且先行趕至,非但於事無愧不敢當,不過彼此一樣而已,大哥不信樂丘皇冷笑了笑道:「天性凉薄四字 而且弄巧成拙。」

探明了梁院主你心懷叵測。」說着望了白 武鉞戈宏聲大笑道:「事實三老朽巳 :「梁院主意欲使此

H126

製 泛老朽 ,豈非痴人說夢

不,一經施展,你我同歸於盡。」 如閣下聽說過我梁丘皇懷有不解奇毒之事 武鉞戈聞言,不禁目中微現驚懼之色

身外之物 冷笑道: 「兄弟有什麼不敢?妻子兒女亦無非 ,大哥如此相遇 「你不敢! ,只好同歸於盡

兩指飛出 望樂院主信守承諾,老朽說話算話。」忽武鉞戈目光沉凝,頷首道:「好,希 虚空點向白衣怪魅

形震飛了出去,口中噴出一股如泉鮮血。 白衣怪魅如中萬斤重擊 ,惨嘷 聲 中

這厮委實厲害!」取出三顆丹藥。前,發現怪魅傷勢沉重,不禁暗驚道: 梁丘皇大鱉,忙騰身落在白衣怪魅身瞬眼即杳。

麼?

鮮 白衣怪魅業已昏死在地,口中仍沁出

月 良久 與其推宮過穴,將震散氣血復導主經梁丘島掀脫怪魅下顎,將傷藥喂服而 露愧疚之色 ,白衣怪魅才悠悠醒轉,翻身立起

人實非好相與, 兩臂舞動, 白衣怪魅突目露兇光,喉間狺狺低,非好相與,虧你居能相信於他!」樂丘皇鼻中冷哼一聲,冷笑道:「 作欲擇人而噬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明 不明,你腹中毒丹迄無練成之望,與這,我决成全你,不過你主人尚未返轉,梁丘皇道:「你欲報這一指之仇麼?

> 白衣怪魅右臂攫揚 ,神態猙獰

白衣怪魅接踵而起,兩人一前一後,這厮。」說着喝了一聲走字,騰身而起。 疾逾飄風投向三才院而去。 梁丘皇長嘆一聲道 : 「好吧 ,明晨這

雙燕堡主葉楚雄及擁翠山莊莊主丘玄

閣 爲尋覓葉玉蓉、程映雪二女撲向一座高

閣高三層 ,金碧輝煌,崇簷飛角 ,瑰

西竄 宮,武林推崇精絕獨步,竟無法悟出玄奧葉楚雄道:「丘兄奇門八卦,河洛九 更無法出得閣樓,兩人不禁相顧駭然樣,竟迷失了所在,不知自身存身何。 葉楚雄道:「丘兄奇門八卦 那高閣之內竟如九曲迷宮・二人東奔 ,掠登閣樓 。到處景色佈置却是一模 在,不知自身存身何處 0

只聽傳來一聲陰沉冷笑道:震開此樓必然出困。」 毛而巳,不過丘某施展退元鈞天一炁掌法江湖之大,能人輩出,自己前習僅不過皮 丘玄璣赧然苦笑道 「丘某今天才知

死無葬身之地麼? 丘玄璣不禁一怔,厲聲道:「尊駕何 「你不怕

法自保 主若妄自逞强,更引發機關消息,則恐無兩位闖入閣中時觸發禁制迷失方位,丘莊 人?請現身出見。 自無法瞧見在下 ,怪得誰來

「這倒未必 丘玄璣聞言不由激發拗性,冷笑道

> 主亦可推得一乾二淨 舌,梁院主旣有殺他們天南四霸滅口之心 ,天幸他們自蹈羅網,若不幸身亡,梁院 忽聽另一個語聲起自遙遠之處 ,這等老悖昏庸之輩,何必妄費唇 道:

又是何人? 然失色,心知這兩人並非梁丘皇黨羽 葉丘二人聽得清楚無遺,不禁相顧駭 ,那

當年北天山我等實參與其事,其時黑巾幪 面彼此不識,但事後却已明白。」 危言聳聽,梁丘皇實有殺我等四人意圖 當下葉楚雄低聲道 一丘兄 ,這並非

即使殺却我等四人,他也難逃公道。一 急需用人之時,殺人滅口,於事何補 葉楚雄道: 丘玄璣詫道: 「事無對證 一梁丘皇現已勢薄力單 ,焉能置他入

丘玄璣不禁默然

罪?

奥! 主之敵,碍難相救走出困境,以丘莊主諳 晓奇門術數,澄心靜慮 在下等雖非梁院主之友,亦不是梁院 但聽語聲又起說 ,不難悟出奇門玄 「兩位最好稍安勿

,日後老朽當有以報德 葉楚雄高聲道: 「奪駕何妨略加指點 0

內困住將近兩個時辰 葉楚雄、丘玄璣兩人不知不覺在高閣 寂靜無聲,不言而知此人業已離去

現喜容道: 丘玄璣潛心靜慮默察奇門變化 「在這裏了 ,突面

鳳 數有九,號元於一之意,樑柱壁牆雕龍畫 ,蛇豸蟲鳥,刻篆精細,無不栩栩如生 原來這座高閣名喚「九一」 ,寓含其

,飾金漆朱,綺麗輝煌。

並非木質,心中一動,脫口驚呼,兩指迅 一幅「百鳥朝鳳」,鳳目朱晴,似是嵌裝 丘玄磯仔細觀察一下,發現東壁雕有

漫眼目,鼻中襲入一股異香,葉楚雄驚呼 那知壁上鳥獸口內噴出 「不好,丘兄速摒住呼吸。」 一蓬烟霧,瀰

地昏死過去。 語音方落,與丘玄璣天暈地轉雙倒

處已換了一處清淨的廳堂,亦向葉玉蓉稱 旁 心中一怔,張目坐起,只見葉玉蓉侍立其 ,不禁面現笑容,說道:「多虧我兒相 這時丘玄璣亦立了起來,他們存身之

謝

知 葉玉蓉道:

身旁聽其女葉玉蓉嬌脆呼聲道:「爹!」 不知多少時候,才甦醒過來,葉楚雄

「並非侄女相救,稍後便

,爹,你知道娘來了麼?娘要與爹單獨

敍話。」

也來了!現在何處?有你丘伯父在此 葉楚雄聞言不禁一怔,詫道:「你娘

現在廳後,爹逕自入內吧!」

隨即快步轉入廳外,發覺那是一座佛堂 葉楚雄抱拳笑道: 「小弟暫且失陪

,幹嗎每個晚上我

、死但如活

刀戈・譯

是空虛和一所寂靜的房子,一所死亡的房 邊歡欣地等着我,但是現在,迎迓我的只 亮着燈的窻子後面,她一邊弄着晚膳,一 還要回到家裏去呢?那房子是那麼的寒冷 那麼的黑暗,那麼的空虛。從前,在那 寞。 望進去,我所見到的將會仍舊是空虛和寂 所房子即已經不再黑暗,但如果我從窗口 是沒有生命,沒有希望和沒有信誓的,那 和信誓的季節。但在我來說,我却覺得它 現在是春天了,這是一個希望,新生

,她已經死了

管它叫做「家」的。 房窻子的前面,他不願意進入那處寂靜、 傷心和空虛的地方,而那處地方,他曾經 動着那畏懼和沉重的步伐,終於站了在厨 因爲我深愛的太太綺連娜不在那裏。 他緩慢而又勉强的走向那所房子,移

進行着的。有一個人站了在爐子的旁邊, 而那個人的樣子 可是今天晚上,裏面却是有着什麼在 ,却像……不!那是不可

的影子?沒有了她,我便沒有了一切,而 傷會使人變成一條空虛的,模糊的和孤獨 知道這幾句話是誰說的?他們知否那種創

而憑着時間的帮助,痛苦便會逐漸減弱

我知道必須鼓起勇氣去面對我的損失

我眞希望我也已經死去!

…一般人就是這樣說了。但是,他們可

時間便變成了是一種永恆的痛苦,永恆的

及安慰我? 個親戚:: ·到來帮我料理家務,烹飪,以

工作… 綺連娜! 靜,讓他獨個兒的靜一靜!誰人這般的 來,逐漸地氾濫。他們爲什麼不讓他靜 人代替她的地位,仿效她的步伐,做她的綺連娜!他不需要別人的帮助,不需要別 ,以爲她可以代替他的太太,他心愛的

疑 她的臉孔 ,但後來却像整個人也給快樂淹沒了 綺連娜?她沒有死?難追他一直在做 現在那女人轉過身來了 。他的惱怒,隨即變爲困惑,懷 ,於是他見到

無缺的在活着一 將會和往日一樣?她的臉色看來有點蒼白 着一個惡夢,而現在他已經醒過來,一切 ,而且愁容滿面,但那的確是她,完整

在他的夢裏那般,現在他却害怕着過去的 眞的是一個夢 ,向她示愛或者把她擁抱起來,生怕她像 溜走。但她却繼續忙着

能的!但那裏的確是有一個人! 也許是一

忽然,他感到一股惱怒在心頭上升起

他不敢立即走到厨房裏把她看個清楚

小弟就在此與賢侄女閒聊無妨。」 「丘伯父有女兒作陪 「葉兄請速與嫂夫人相見

意

,爲 拳笑道:「夫人別來無恙?此是何處?」 ,夫人正在佛龕默念經咒,遂快步走前抱 葉夫人緩緩起立,面寒如冰,道:

堡主請坐,此乃三才院內-

三才院!夫人,妳是如何進來的?」 葉楚雄聞言不禁目瞪口呆,詫道:

皇用八人大轎抬着妾身進來的麽?堡主至 俠一番苦心俱巳付之流水了。」 今爲何仍執迷不悟,爲虎作倀 葉夫人冷笑道:「堡主,難道是梁丘 ,看來桑大

「夫人怎會與他相識?

,恐悔之晚矣!梁丘皇有殺堡主滅口之 「堡主不要顧左右而言其他,不聽良

丘皇殺我滅什麼口?」 葉楚雄淡淡一笑道: 「在下想不通梁

心。」言畢緩步向前廳走去 堡主自己看見梁丘皇是否有殺堡主滅口之 個堅不承認,妾身暫不說破你 葉夫人冷笑道: 「你還裝聾作啞 ,容妾身使

着夫人走向前廳。 多疑問,苦於無法宣出於口,默默無言隨 葉楚雄內心非常震驚,他胸中有着甚

亦是,彩飾輝煌,栩栩百態 室內端坐梁丘皇,翟羽及白衣怪魅三 一間秘室內四壁均是雕龍畫鳳,承塵

院殺手及遠道而來的依附同道,其中不少 人均有求去之意? 「啓稟院主 ,情勢險惡

「有這等事麼?你知道是那些人,不能半 厲聲道

情罵俏,他們的笑聲,以及他們所共有的是他們之間的愛情的回憶,他們之間的打 哭的起來。一幕幕的回憶在困擾着她 着。她拉開了焗爐的門,取出她的晚餐—生的意志是非常堅强的,她慶幸她仍能活 就在他的旁邊,跟他一齊死去。因爲她求 ——份奇異的晚餐。她透過如霧似烟的淚 初的那段日子裏一樣,被困住車廂裏面 但她已經不再希望着,正如她在傷心的最一日她也不會忘記他的死亡是她的過失。 車,那眞是一個可怕的晚上 盯着它看,因爲這時候她還沒有真正 ,她知道有生

物的氣味。不過他替自己解釋,這是因 他的樂趣,全部貫注了在爐子旁邊的那個

她的工作,生前的工作

她一路走向門邊。

但她却一句也聽不到,一味自顧自的做着

她一定已經是幽靈了。我跟她說話

但她却走開了

綺連娜,你轉過身來看看我

,摸摸我

點冤誣

無聞無覺

白衣怪魅閉目定神,宛如老儈入定

他叫着她的名字

,並且張開雙手

,準

的鬼魂啊!留下來陪我一會吧!不要離開

綺連娜!我鬼魂似的太太啊!我太太

我吧!

但是,他並不感覺到溫暖,他聞不到食

這個房間由於有人在烹調一定會比較溫暖

他終於也進入那厨房裏去了。他知道

,而那只鍋子裏面,也一定會有食物的

・ て人り割傷。這個時候他應該回來她瞧瞧壁上的時鐘,淚水在憑吊着那一和理想…… 皮話,他的笑聲,他的呼喚,以及叫,她彷彿仍舊能夠聽到他的聲音,他,打從那厨房門口回來,雖然是在回

戰慄和驚駭的心靈中的囁嚅 !」她的聲音只是她 聲音只是她的

動作。她渾身抖顫起來,在那開着煤氣爐種她所熟悉的愛撫,妨碍了她關上爐子的 她感覺到有些什麼在愛撫着她的手臂, 那煤氣爐,她本能地伸手去把爐子關掉 前面無力地跪下 她感覺到有些什麼在愛撫着她的手臂 一股寒冷的空氣把她包圍住

希望和理想…

「也難怪他們,這如何是好。」

待翟羽稟完,梁丘皇忽長嘆一聲道

梁丘皇頻頻皺眉

,面色陰晴不定

翟羽忙附耳密稟

翟羽道:「依屬下之見,不如殺鷄儆

着她的名字… 的俏皮話,他的笑聲, 憶中,她彷彿仍舊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過去了不久的創傷。這個時候他應該回

她驀地抬起頭來。 綺連娜?綺連娜?

綺連娜?綺連娜?

個無人地帶……甚至我也好像不存在的! 是一處漆黑的真空,一個死寂的潭穴,一

,只見她獨個兒回來的最初那一刹那,像

綺連娜終於愁容滿面的回到厨房來了

那厨房的寂靜。

H128

除非他不叫她的名字

一叫她便

一定

她將永遠也後悔着那個晚上的堅持自己駕

她知道時間是冲不淡它們的

。她知道

容不迫地走動着的女人

解到沒有了你,我便沒有了一切多好! 起,和你一齊死去呢?如果當時我已經了

他凝注着那個在厨房裏默不作聲和從

起勇氣去面對她的損失。憑着時間的帮助 永遠也跟朋友在一起的。她知道她必須鼓 的存在,到處都使她記起了他。但她不能 是非常害怕似地,她儼如到處都發現了他

但是犯罪感和道德觀,時間也能

進港灣深深的海水裏,我却僥倖逃脫!

噢,綺連娜!我是否應該和你躭在一

意義就是一去不復返了。而她却是一個死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鬼的。死亡的

,她被困在車廂內,和車子一起跌

她是不是……會不會……是一隻幽靈呢? 她很接近的,她活像……噢,我的天啊! 我的聲音,或者見到我似的。而我却是跟

我這裏來吧!因為我已經迷失了,綺連娜

綺連娜!回來找我啊!綺連娜,回到

這裏很黑啊!這裏很寒冷啊!這裏簡直

她去的地方,活人是不能夠去的

她沒有回答他,她已經不見了。因爲

他立即便把這個想法推翻了

的戰慄和駭然的靈魂中。

有些什麼一定是出錯了

!她並沒聽到

但他的聲音却只响在他的心裏,响在他

他跟着她,沿途叫着她的名字

綺連娜!綺連娜?

他並不存在似的。厨房又是一片空虛了

但她已經走了,在他身邊擦過

他只感覺到唇上有着她的名字的溫馨

「誰?」梁丘皇詫道: 一是你麼?

院主親自動手?」

森、丘玄璣、葉楚雄、鄧元超四人麼?

翟羽道:「屬下雖正是此意,但却非

「你的意思是叫當着他們

的面殺却金萬

梁丘皇知翟羽話中涵意,不禁一怔道

不知生死下落,須知他們四人同心,必須 有殺:他們滅口之話,院主何必猶豫? 「旣然金萬森等有離去之意,武老鬼也 梁丘皇搖首道:「葉楚雄、丘玄璣尚 「是他!」翟羽手指白衣怪魅,接道

身事外 害! 屬下不知讓他出手,事成與否院主都可置 翟羽望了白衣怪魅一眼,道

網打盡,打蛇不死反成仇,留下無窮禍

梁丘皇乃聰明絕頂之人

-」隨低喝道:「黨進!」 白衣怪魅倏地張目站起。 ,點了點頭,微笑道: ,恍然已明白 「由你去辦吧

也救不了你 命行事,若違忤抗命,到時如有差錯,我 梁丘皇厲喝道:「你隨翟堂主前往聽

白衣怪魅疾隨翟羽走出秘室之外

隣室葉楚雄、丘玄璣窺見。 三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不料均被

大白天裏亦令人不寒而慄。 三才院山谷中隨風飄廻耳怪嘯,雖在

不由面色一變,道:「糟,院主前脚一走 若外敵來犯應如何對敵,聞得怪嘯,翟羽 金獨白、鄧雅飛等一干手下聚在一處商計 ,怪物又來逞兇,恐無人能制!」 金萬森等人方才已聞聽翟羽說出梁丘 翟羽與一羣殺手及金萬森、鄧元超、

有志不必相强,是以翟某奉勸各位離開此 勢險惡,有求去之意,院主亦知,謂人各 因而梁丘皇心亂如麻,尋覓主兇藏匿巢穴 皇妻兒尚未救出,被主兇搶先一步刦走, ,意欲救回妻兒。 只聽翟羽道:「翟某知道諸位察覺情

魅兇殘,離去之人須防遇上,不可力敵。 處必須及早,主兇遲早必率黨羽來犯,怪 經這麼一說,欲求去之人反而不好意

嚴奇門,怪魅侵人恐不容易,翟某因受院 離及早,三才院內院主臨行之際已佈下森 主付託之重,不容言雕,諸位請吧!」 思,不禁面面相覷。 翟羽忙道:「此乃翟某由衷之言,欲

回長沙吧! 無用,徒然碍事,不如遵從翟堂主之言返 位伯父及兩位姑娘,必遭不幸,我等留此 金獨白道:「旣然如此,爹,葉丘兩

終之譏無法出口,沉吟不語。 金萬森望了鄭元超一眼,碍于爲德不

可以生離麼?豈非做夢。」突高聲道: 翟羽暗暗冷笑道:「老匹夫,你當真

> 途珍重,轉身緩緩走去。 諸位有不願離去者速隨翟某出外佈守奇門 以防萬一。」言畢抱拳微拱,道了聲前

肩而行 謂我倆… 手下外,其餘殺手及江湖羣英均各有去處 外走去。鄧元超疾行了兩步,與金萬森並 吧,免得夜長夢多。」昂然邁步向三才院 ,金萬森咳了一聲道:「諸位請隨老朽走 但雙燕堡、擁翠山莊人手回去之後,必 頓時,不願離去者紛紛趨向翟羽身後 ,低聲說道:「隨行之人除了我等

那流言蜚語,這點金某已有主意,待我等 一出得危境外再作計議如何?」 **「只要我等胸懷坦蕩,無愧無怍, 金萬森已知鄧元超話中含意,冷笑道 何懼

院二十餘里外,但仍在羣山綿亙,叠嶂險 鄧元超點點頭不語。 一行多人疾奔如飛,片刻已遠離三才

驀地

崖中。

鄧元超道:「不好,這不是白衣怪蛛 金萬森一行人等不禁臉色大變。 一聲刺耳尖銳長嘯冲起,飄迴山谷

黨湛,他原是高黎貢山食人生苗與母狒所 練成鋼筋鐵骨刀槍不入,還身蘊劇毒,我 習得一身上乘武功,後被易院主收伏,更 生,兇殘暴戾,力能生裂虎豹,不知跟誰 嘯聲麼?他怎會跟踪而至。. 一名喚許英殺手驚道:「這怪魅名叫

等若然相遇難有活命機會。」 金萬森詫間道:「辱駕怎知道這麼清

楚? 許英道:「在下未在五行院時本出身

蠻荒,對黨湛知之甚深,却未料到黨湛意 其隱秘。 爲梁院主收伏,日前在下目睹黨湛方知, 但在下却隻字不露,因梁丘皇最恨有人知

取在手中,足步放緩,功行兩臂,如臨大 金萬森等人,不禁面色沉肅,兵刄各

忽見許英驚叫出聲,身形倒退了數步

露出黨湛張牙舞爪猙獰神態

許英低喝道。 「我等快快分散,他僅

,一式「漫天風雲」攻向黨湛後胸,鎚影 鄧雅飛不知在何處弄來一柄軟索鋼鎚

鄧元超道:「不錯,幸虧尊駕神色不

動,不然早被梁丘皇毒手慘害了。」 突聞怪嘯愈傳愈近,那嘯聲令人神悸

目露驚悸神色,低喝道:「速退!」

來愈厲

金萬森、鄧元超二人而去 只見黨湛突身形一躍,疾逾狂風撲向

胸腹要害重穴 右腕一振,長劍旋出十數朶寒星襲向黨湛 金獨白厲喝道:「孽畜胆敢逞兇!」

漫空撲着一片銳嘯勁風,勢若雷霆萬鈞打

手,那知竟遇上了遍體金鐵不入,人獸雜 白、鄧雅飛乃武林中後起之秀堪稱頂尖高 一前一後夾攻,招式電閃雷奔,金獨

只見樹叢深處冉冉隱現一條白影,漸

怪魅黨湛喉中發出令人心悸,嘯聲愈

萬不可力敵! 人難以兼顧,能逃得一個就算一個,千

諸人聞言急急分散了開來

飛兩人而去。 雙臂疾張,不退反進,攫向金獨白、鄧雅 **畜,不由激發了先天兇殘戾性,怒嘯起處** 生的怪物黨湛,黨湛更最忌恨旁人叫他孽

抓了一個正着。 花,金獨白、鄧雅飛雨人一條右臂被黨湛 地反震彈回,不禁大駭,眼前但見人影一 中黨湛身上,只覺右腕如受重擊,劍鎚條 金獨白、鄧雅飛兩人一劍一鎚同地擊

起一道噴飛血雨 雅飛兩人一九條右臂被黨湛生生擰斷,帶 只聽兩聲凄厲慘嘷騰起,金獨白、鄧 金萬森、鄧元超兩人大驚失色,雙掌

湛撲勢。 猛推而出,擊出雄厲如潮的掌罡,撞上黨 幸得有此一着,才算將黨湛擋住,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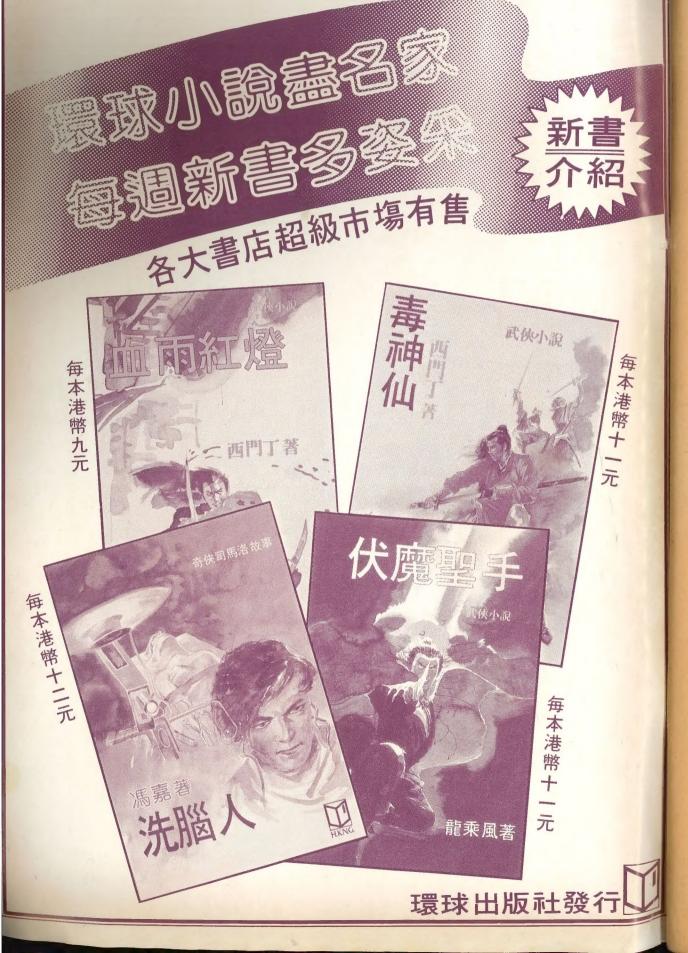
出,兩臂如電般各抓着一人,雙手十指抓 發,見對方四散逃走,身如離弦之弩般追 府人手拚死救出逃離四五丈外。 獨白、鄧雅飛幸能活命,長沙金府澄波鄧 黨湛身形被阻得緩得一緩,更兇性大

喝道:「快走!」竟不擇徑掠去。 勢,倏地仰腰倒竄而出,發現其子被擒 裂胸腔,抓出兩顆血淋淋人心吞嚼。 黨湛目賭衆人狼突豕奔分向逃去,咧 金萬森、鄧元超二人四掌阻住黨湛撲

腦後腥風襲來,知怪魅黨湛撲至,暗道: 窮美味,目中神光忽轉注金萬森、鄧元超 着一張血盆嘴,吃了兩顆人心後,似覺無 去向,怪叫一聲,身形追撲而去 金萬森、鄧元超兩人正逃之際,猛感

(未完・卅四)

「我命休矣!





各大藥原有售

40